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劉子》新探索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指導教授：游 志 誠 博士

研究生：黃 承 達 撰

中 華 民 國 一〇八 年 六 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摘要

本論文以「劉子新探索」為題，討論《劉子》的作者，版本、與明清兩代的評點。

作者部分，分成兩部分來討論：一是從陳志平先生最新的考究文獻為據，進行商榷與補充；另一部分則以類感說為據，進行《劉子》、《文心雕龍》的比對，利用新文獻與新方法，從兩部分把《劉子》的著作權還給劉勰。

版本部分則蒐羅目前考據的版本文獻，歸納版系的系統，作為研究文獻的基礎工程，並以新梳理出《劉子》版本的學術脈絡。

評點則分成明代的文學性評點與清代的版本校勘類評點，討論明代的孫鑛、蔣以化與清代的咸伯恭和張紹仁等四家。明末的孫鑛、蔣以化在文壇上都是復古派陣營的人，對於當代追求新變的聲浪不是完全認同，但又希望可以找出一種兼解的方式，於是《劉子》在兩人心中各自成為一種能融古鑄今的典範，兩人以文學性評點為《劉子》解讀，可深刻地看出：除說理明晰外，《劉子》文學性極高，可以翻轉《劉子》文學性不足的新評價。而清代日人漢學家咸伯恭與張紹仁的「版本性評點」，可以補足善本的優劣，理解各代在用字遣詞上的細微差異，更能進一步了解傳統漢學的校勘與版本的操作。而最終通過兩代的差異比較，可以看出《劉子》學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關懷點，反映時代命題。

關鍵字：《劉子》、《文心雕龍》、劉勰、版本、評點

DOI:10.6814/NCCU201900182

A New Exploration of Liu Zi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with the title of "A New Exploration of Liu Zi", discusses the author of Liu Zi, as well as its versions and literary critique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autho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supplemented by Mr. Chen Zhiping's latest paper; the other part is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Liu Zi and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how the world is perceived via human sens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literature and methods, to return the copyright of Liu Zi to Liu Xie.

It also collects and categorizes the literary texts of the current versions as the base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organizes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versions of Liu Zi.

As for the critiques, they are divided into the literary critiqu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version collation from the Qing Dynasty by exploring the four scholars—Sun Kuang and Jiang Yihua of the Ming Dynasty along with Xian Bogong and Zhang Shaore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Late Ming Dynasty scholars Sun Kuang and Jiang Yihua were considered conservativ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y did not completely agree with the contemporary pursuit of new changes, but hoped to find a way to compromise in between. Thus, Liu Zi, was interpreted by them respectively as a paradigm to fuse the new and the old. Both Sun and Jiang applauded the literar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value of Liu Zi in addition to its solid arguments, which could be served as new critiques to reverse the previous ones that Liu Zi lacked literary value. In addition, the critique of the version collation made by the Japanese sinologists Xian Bogong and Zhang Shaoren helps supplement the merits and flaws of the previous versions and comprehend the subtle differences in their choices of words, which facilita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version collation method adopted by the traditional Sinolog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critiques mad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of Liu Zi,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value different academic interests that correspond with their times.

keywords："Liu Zi", "Wen Xin Diao Long", Liu Wei, version, commentar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目次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擴大龍學研究的視域 1

二、《劉子》研究成果綜述 6

三、研究步驟與範疇 17

第二章　論《劉子》作者 22

第一節　外緣研究：文獻與舊說的檢討 22

一、前言：陳志平觀點的轉變 22

二、《劉子》劉勰著的提法 23

三、新說法的辨證與補述 26

四、小結 38

第二節　內證研究：《文心雕龍》與《劉子》的類感論 40

一、問題的導出：劉勰《文心雕龍》類感論的源頭 40

二、漢代易學中的象數學如何發揚類感論 45

三、由漢易象數學脈絡再探《文心雕龍》的類感說 55

四、《劉子》的類感模式 66

五、小結 76

第三章　《劉子》的版本 79

第一節　《劉子》版本的研究現況 79

第二節　傳世版本研究 83

一、唐寫卷 83

二、宋後四大版系：舊合字本、子彙本、道藏本、漢魏叢書本 91

三、相關版本 116

四、小結 117

第四章　《劉子》評點類型之一：文學評點 119

第一節 孫鑛評點《劉子》研究 120

一、超越與轉向：文法為導向的評點 120

二、闡述與比較：兩種方法為主的評點 125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三、技巧與修辭：文學評點 134
四、內容與主題：經、子、集融合的評點 144
五、小結 147

第二節 蔣以化本評點《劉子》研究 149
一、蔣以化的復古與奇趣 149
二、評點命題：形式的「奇」和內容的「學」 153
三、時代命題：「學」如何能「奇」 170
四、小結 176

第五章 《劉子》評點類型之二：版本校勘 178

第一節 咸伯恭評點「寶曆本」研究 178
一、寶曆本的重要性 178
二、咸伯恭對寶曆本的考訂和修正 182
三、咸伯恭對寶曆本袁註的保存與廓清 199
四、小結：咸校的釋義功能與價值 210

第二節 張紹仁評點「盧校程榮本」研究 211
一、評點《劉子》條目最多的作者 211
二、張紹仁的校定和考證： 213
三、小結 296

結論 301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現況反思 301

第二節 延伸思考與未來研究展望 311

徵引與參考文獻 313
一、傳統文獻 313
二、《劉子》專類 313
三、《文心雕龍》專類 316
四、其他書目 318
附錄一、張紹仁校本的異體字差異 321
附錄二、評點本的袁註差異比較 322
附錄三、劉子匯評（含序跋） 350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緒論

一、研究動機：擴大龍學研究的視域

《文心雕龍》體大思精，以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為起點，近百年來，學者們投入《文心雕龍》的註釋校勘和理論發展，鑽研許久，代有專精，開啟近代龍學的發展，深受各地華文學界的重視，及今雕龍結穴，有「文心學」之稱號，蔚為大觀。[1]

其中臺灣在六、七零年代更是兩岸三地龍學研究的重鎮：王更生在《臺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研究論著摘要》將民國三十八年至八十八年間的臺灣龍學分為四期：初期開拓的艱辛、中期發展的猛進、近期成果的輝煌、晚期趨於平緩。由此敘述，檢視臺灣龍學現階段的研究成果，似乎有轉淡的趨勢。[2]而劉渼於王書出版兩年後所出版的《臺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學」研究》一書，則以為在四期之外，更可以加上第五期：轉型期，謂臺灣龍學仍有研究優勢，需重新亟尋龍學新生命「轉型」的方向，方能延續龍學研究的拓展。[3]

然而想要拓展，就應該檢視前人豐碩的研究成果中，還有甚麼努力的空間？過去百年的文心學，大概可以分成「校勘」和「理論」兩類：

「校勘類」又分成兩部分，即「文本校勘」，和「劉勰生平考證」：「文本校勘」，專精於《文心》一書的校注訓釋，精於考索字句，溯本追源，然而在諸字的定義上，如「自然」之「道」，是何種自然？何種道？各家說法雖能自圓其理，

---

1 「文心學」一詞可參見《文心雕龍學綜覽》一書，此書綜述《文心》研究在兩岸三地、日、韓、美、歐、前蘇聯的脈絡起伏與發展概況，可窺見龍學在華文學界所受到的重視。見楊明照主編：《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上海書店，１９９５）。

2 王更生著《台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研究論著摘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９），頁６－１２。

3 劉氏以為「轉型期」（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〇年）之特色在於：「此期《文心雕龍》研究從多角度、多層次、多方位再度出發，有朝著自由化、學術化、科技化、整合化、全球化等方向發展的新趨勢，其轉變是相當明顯的。」參見劉渼：《台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學」研究》，頁３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但不見得能得到最正確的解答；「生平考證」，則窮究於劉勰出生年月、生平歷鍊與仕宦交遊，按年繁事非常詳備，然劉勰生卒之年究竟是終於五十六歲（公元五二二），或七十二歲（五三三年），卻尚未有公定的說法，雖說考據過程有助於劉勰生平的廓清，但除非新證據的出土，否則生卒與後半生經歷懸案，永遠只能懸而未決。

理論類則往往借西方理論，利用跨界研究，重新貫串其體系，試圖深化理論思考，建構體大慮周的新龍學。只是中西彙通者，雖所在多有，然而學術源流本來就不一樣，一但兩相類比，便自陷於中國「印象批評理論」的缺失。[4] 沈謙曾為此辯駁，也只能說印象式批評，「雖有偏失，然貢獻亦不可磨滅也」，便可看出理論組頗有竟志未深之感。總此看來，不能不說理論組雖企欲突破，但仍有相應的焦慮。在這個基礎上，黃維樑先生對於「龍學應用」別出機杼，為了避免文化失落、乃至於文化自卑的況味，試圖進行了《文心雕龍》理論的實際應用，以駁正傳統批評法受到的批評，其文〈讓雕龍成為飛龍——《文心雕龍》理論「用於今」「用於洋」舉隅〉，便是很好的示範。[5]只是文論研究需要找出系統性，才能

[4] 茲舉《中國古典文論現代觀照的海外視野》的漢學家為例，其中提到夏志清和普實克、顏元叔三位先生，為了擁護或反對傳統文學批評，曾有針鋒相對的筆戰－－對於擁護傳統批評法的夏志清先生，雖替傳統批評法中的「感性」、「閱讀」經驗說話，也將兩者努力融合成為一位「以建立印象為法則的批評家」，可是對傳統的「印象批評法」卻也有相應的焦慮。書中寫道：「無論是普實克的「主觀批評」，還是顏元叔的「印象主義批評」，這類責難首先說明了夏志清文學研究中鮮明的批評家感性特點。那麼，夏志清到底是不是以「主觀」、「印象」為主呢？這讓人聯想到中國古代文學中非常典型的印象式批評。劉勰之「玩」、「味」，鍾嶸之「品」，嚴羽之「妙悟」都注重讀者對文學作品的主觀感覺和體會，其發展至極致則難免以讀者的主觀感覺代替作者本身，甚至讀者的主觀感覺、瞬間頓悟亦是「羚羊掛角，無處可尋」；與此相適應的批評方式，則以印象式詞語、形象之喻為主，意義模糊，難以界定。夏志清自己對古代詩話「用的批評字眼，給人飄忽不定，含糊不清的感覺」頗有微詞。」這段話可看出所謂傳統批評的「印象式的批評理論」，多半是以直覺思維的方式去觀照和體味批評對象的整體審美風神，故容易以讀者的主觀感覺代替作者本身，而少了系統性的理性分析和邏輯的推演過程，使得讀者的主觀感覺、瞬間頓悟亦是「羚羊掛角，無處可尋」；夏志清先生所謂的能「建立印象為法則的批評家」，其實包含了分析和比較在內，進而也有發展出了一種中西會通的批評式觀照法，夏志清先生的作法，既是對全然西化的一種反撥，也是對傳統印象式批評的改造，建構了個人的「體悟式批評」，即便如此，仍不免受到外界對傳統批評的責難，而有些失去信心。另外的重點是從三人的論戰裡，可看出來古典文學批評方法上受到的挑戰，其中還特別也點名了劉勰的《文心雕龍》之「玩」、「味」都是典型的印象批評，實側指龍學理論研究的限制性，在於感性、閱讀經驗的互文論證，難以系統化的問題。見李鳳亮：《中國古典文論現代觀照的海外視野》（台北：威秀資訊科技，２０１６），頁２１９。

[5]所謂「印象式批評」指「批評者訴諸主觀之感覺而發之批評者」、「判斷之批評」即「根據既定之規則與標準以衡視作品者也」，此語的定義及其批評可參見沈謙：《《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真正建構出應用的方法，有鑑於此，筆者的碩士論文，就以《文心雕龍創作論實際批評》為題，延伸黃維樑先生的發想，試圖建構文心創作論體系，並推演其如何實際操作在所舉的文章中，以論述其批語並不空泛，實際上是有非常精密的分析過程的，只是中國文學批評，重要的從來不是言說，而是不言之處，這也是理論和實際無可避免的矛盾。

是以筆者在進行碩士論文的時候，仍不免發現：校勘和理論組，雖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對於校勘組來說，劉勰生平學術，志趣、懷抱、文章字義……等還有許多申論的空間，對於理論組來說，也受限於《文心雕龍》材料本身的範疇，除非得到可以互參的新證據，否則難以結合成劉勰其人與著述的擴大研究。

不論是窮究劉勰生平，或是深耕理論研究，文心學都在找一個可以尋找突破的點，如何提升「文心學」為「劉勰學」，正是筆者企欲提出的觀察重心，筆者認為《劉子》評點就是這個擴大的起點之一。

那麼，我們想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劉子》可以當作擴大的起點？他的價值是甚麼？可信度為何？就是本論文接著思考與著力的地方。

完成於魏晉南北朝的《劉子》，其思想體系，上開宇宙形上的論辯，下承經世致用的道理，雜揉諸家以用世，體制完備。楊明照研究並彙整後代學者對《劉子》的評論，評道：

> 《劉子》是北朝子書之最優秀者。前賢稱其詞采秀倩，豐腴壽整，腴秀逸俊，遒煉雋逸，並非過譽。全書五十五篇，二萬九千四百餘字。部頭雖然不大，內容卻相當豐富，涉及的方面也較廣（含哲學、政治、經濟、農業、軍事、文藝等方面）。[6]

（台北：聯經出版社，１９７７），頁９５－９９，另黃維樑之文乃收錄在上海復旦大學第二屆中國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篇名，全名曰：〈讓雕龍成為飛龍——《文心雕龍》理論「用於今」「用於洋」舉隅〉，也提出了印象式批評，不一定沒有系統，而是可通過詳銓，進一步應用。

[6] 楊明照：《新增劉子校注》，（四川：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其謂「北朝子書之最優秀者」，是綜合文辭與內容二者來看，除了肯定文辭的秀逸外，更點出了《劉子》一書在當代傑出的思想成就。祈志祥觀察美學發展的脈絡，亦指出：

> 《劉子》一書的美學思想是中國美學史上值得關注的一個點。該書會通儒道，一方面以「神恬心清」、「謙下守柔」為人生最高境界的美，另一方面又援儒入道，主張以儒家的「忠孝仁義」、「中和」之道節制「情欲」，走向道家的「神恬心清」之美。它不僅在適性之美和適用之美方面發表過發人深思的意見，而且在審美的主客體辯證關係方面作出過深刻分析，是對劉勰等人相關思想的重大發展。[7]

祈文認為《劉子》不但會通儒道，更援儒入道，將兩者如何適性和適用，做了簡要說明，同時，也看到了《劉子》值得關注之處，事實上，所有的美學背後，必然有堅實的哲學底蘊，尤其，當祈文指出了《劉子》是「劉勰等人相關思想的重大發展」的同時，如何重大？怎樣深刻分析？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也反映了《劉子》思想細究上還有很大的空間。然而至黃侃文心學研究伊始，百年間卻未有更多學人對此作更多深入的研究。又以八零年代後，《文心》學碰到轉型的瓶頸，恰巧，在歷代著錄文獻之資料，以及近代出土敦煌寫卷作「劉協作」等多項證據，推定當為劉勰之作的同時，《劉子》一書便躍升為《文心雕龍》最新可以研究的資料。正如今人程天祐云：

> 現存各種《文心雕龍》研究的專著、論文，鮮有涉及《劉子》者。近來，

[7] 祈志祥：〈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廣州大學學報》第四卷第七期（２００５年七月），頁１２。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學術界有的論者重新提出《劉子》的作者問題，認定劉子的作者是劉勰而不是劉晝或其他人，並主張在《劉子》書名之下，直接署名梁劉勰撰。這不能不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如果論者確有的據，則對既往之《文心》之研究有如爆發一次九級地震，一切都要翻一個過，取得一次學術研究的重大進展。但是如果張冠李戴，以訛傳訛，則不啻於一池清水中，濫施朱黃，把已經相當複雜的劉勰思想研究攪成一鍋粥。在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如果發生這麼一場混戰，於學界是幸耶？抑是不幸？[8]

程文預示此書若為劉勰之作，將帶給文心學界彷彿九級地震的震撼，然而若未仔細的判讀，反而會造成更大波瀾；雖指出濫施朱黃，可能會帶來的弊端，但從另一面想，《劉子》一書的研究價值，也在於此：如果能夠更進一步的解讀劉勰，將可以找到更精博的劉勰思想原貌。近代龍學起步至今，《文心》研究已蔚成大觀，然《劉子》研究著作和《文心雕龍》龐大的研究量相比，單篇論文不過數十篇，學位論文甚至不到十本，幾乎可說是開展未全，真是《劉子》研究的一大缺憾，更遑論「劉子學」與「文心學」兩者的整合研究，幸而近年以來，逐漸被重視，討論也漸漸變多，我們可從兩岸研究現況作為分項檢視，也透過資料文獻的檢證，找出《劉子》何以開拓《文心學》的疆域，成就新龍學的可能。

本文以為龍學研究的轉型，透過《劉子》一書的深入探索，必能有新的質越，若再細究，更能深入劉勰思想的博大精深，成就「劉勰學」的偉岸。[9]但《劉子》並非拔地而起的熱點，許多有識之人，早在數百年前，見證了其價值，楊明照先生提出，《劉子》流傳廣，版本多，從隋季虞世南的《北堂書鈔》起，采掇、因

[8] 程天祐：〈劉子作者辯〉，《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６期，（長春），１９８６年。

[9] ２０１３年山東大學會議中，由詹福瑞先生所作的序言也說：「《劉子》研究對全面認識劉勰及《文心雕龍》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次會議有林其錟、陳志平與拙作分別都有討論《劉子》與《文心雕龍》的關係，見戚良德：《儒學視野中的《文心雕龍》》（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１４），頁６－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襲者不乏其人，而在唐代有特別突出的現象。[10]李隆獻考證說：

> 天子如唐太宗，后妃如武則天，史臣如虞世南、魏徵、長孫無忌，方外高士如釋道世、湛然，詩人如李太白、白樂天，或採其文入書，或受其影響。[11]

從本段可以看出，上至天子，下至名僧、名士皆讀《劉子》，此外，我們還可從陳志平的〈從《劉子》在唐代的流行看其作者〉的考究裡發現，連民間《隨身寶》、《一切經音義》這樣的普通讀本，也收錄了《劉子》。[12]反觀《文心雕龍》，要待宋以後才漸次更多關注，也就是說劉勰的《劉子》實比《文心雕龍》更早受到重視，也更早被世人發現其書的價值，直至學術熱點的轉向，才一反態勢。

是故，從龍學擴展為「劉勰學」，除了《文心雕龍》本身深耕外，還要拓展材料，以建置更大的體系，而《劉子》研究，正是得以拓展的材料範圍，成為轉型期的亮點之一。除了《劉子》思想內容的探索和掌握，還有諸多值得開展的空間，如明清蓬勃的評點學討論《劉子》的名家很多，如著名的評點家孫纘、和嘉隆末五子集團友好的蔣以化、還有日本著名漢學家－－皆川淇園（漢名咸伯恭）、清代黃丕烈、張紹仁……等等都曾聚焦於此，或討論作者真偽，或對內容和版本提出意見，有很多評點條目，及其書序來印證，可做為劉勰學的一個側面，俾使其人其文面貌更為清晰。借鑑於評點家的眼力，挖掘《劉子》的內涵，為「劉子學」立一根基。

二、《劉子》研究成果綜述

大體上來說，《劉子》的研究仍以校注為多，單篇論文焦點多著眼於作者的

---

10 楊明照校注、陳應鸞增補：《增訂劉子校注》（四川：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６。
11 李隆獻：〈劉子者問題再探〉（台北：台大中文學報，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頁１。
12 陳志平：《魏晉南北朝諸子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２０１７年）頁３１０－３１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爭論，真正討論《劉子》內容與思想性的專著還是太少，一直到２０１０年才有了質的進步。兩岸的《劉子》研究，雖互相有消長，但仍有各自的殊性，可以互相對話，大體上說來，台灣自王叔岷先生的考證起，便和楊明照先生分庭抗禮，在版本研究、考據上，打下了基礎，惟台灣處理了比較多思想、內容性的問題，成了一個時期的獨立熱點，大陸地區，則起步較晚，並且著力在作者問題，思想研究則是近十年來才得到更多的關注，茲分兩岸研究內容說明之：

（一）、臺灣地區的研究現況

臺灣地區研究《劉子》的學者有王叔岷、游師志誠、江建俊……等，其中王叔岷先生在《劉子集證》中對於《劉子》的版本、序跋，收錄的資料非常詳細，專精於校正考索，他以《劉子》的道藏本為底本，「綴輯諸家之說，修正補苴，寫成集證十卷」，該書備總說，審取捨，多創見，注釋完善，也明白指出《劉子》思想內容的豐富性，對於入門的研究者提供相當多的資料，可說是臺灣《劉子》研究的領頭羊。[13]但未及評點和袁註的討論，便是本論文在版本考證上，可進一步研究之處。

江建俊先生的《劉子新論》重點再將《劉子》一書譯成白話，可供入門研究對《劉子》有初步認識，導言也對《劉子》內容做了數千言的概論分析，綜論了劉子的修養、政治、人才、正名、兵學、美學等七個向度，系統性的介紹了《劉子》一書，是系統性研究的前鋒。[14]

單篇論文上，多著墨於劉子作者問題，可以李隆獻先生為代表，在李隆獻先生１９８８年寫出〈劉子作者問題再探〉，認為是劉晝的作品後，當時學界缺新證據對話，大部分論點也差不多，無從有新論點激盪，故李文可作為當時的一家代表；[15]另，李軍先生的單篇論文〈劉晝《劉子》教育思想初探〉，文中則專對《劉

13 王叔岷：《劉子集證・自序》（台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１）。
14 江建俊校注：《新編劉子新論》，（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3月。
15 李隆獻：〈劉子者問題再探〉（台北：台大中文學報，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子》的教育內容發揮，有對內容作分析，可說是在前賢的基礎上，開始就專門領域來深入探討。[16]方介：〈《劉子．正賞篇》與《文心．知音篇》之比較〉[17]則討論了兩文的讀者論述，比較兩者的異同。

此外，後續研究的碩士論文方面僅有四篇，是市立臺北教育大學應用語文所在職進修班，莊淑萍的碩士論文，題為《劉子思想研究》，[18]從形上的哲學觀分述其政治、教育、文藝……思想等，算是臺灣較有系統的研究了，此後還有高師大的歐志祥：《劉子》儒家思想研究，[19]與彰師大王薇寧《劉子對道家思想的轉化與繼承》，[20]政大張雅華：《劉子》的政治思想研究，[21]分別從儒、道與政治方面對《劉子》進行分析，然而在作者考究部分，皆未斷言《劉子》一書的作者是劉勰，也不和《文心雕龍》相論，自然也就未得從「劉勰學」的角度發揮了。

故，綜觀臺灣地區對劉子與劉勰的研究，確實有待學界進一步開拓。然而，在臺灣《劉子》研究的學術史上，游師志誠寫成二書，一方面解決了自八零年代後，對研究《劉子》作者問題，停留在劉晝說法的諸多盲點，進行深入的分析，另一面，也分析了《文心雕龍》和《劉子》互文性，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是游師在２０１０年先出《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希望透過學術流派分析，重定位《文心》和《劉子》二書，他歸結二書皆宗於易學思想，且多所匯通，不但思辯之法、體系、成書結構、關鍵詞都多所相同——游師甚至逐篇將《劉子》和《文心雕龍》相似處比較，認為既然兩者背後使用的思維體系完全相通，要說二書成於不同人之手，實難信服於人。

如同游師所言：

---

16 李軍：〈魏晉南北朝儒學教育理論的復興與發展－劉晝《劉子》教育思想初探〉，《孔孟學報》，１９９４年3月，頁１５３－１８１

17 方介：〈《劉子・正賞》篇與《文心・知音》篇的比較〉，《中華文化復興月刊》，１９８４年９月，頁６２－６７。

18 莊淑萍：《劉子思想研究》（臺北：市立台北教育大學應用語文所在職進修班，　２００６年）

19 歐志祥：《《劉子》儒家思想研究》（高雄：高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２０１５年）

20 王薇寧：《劉子對道家思想的轉化與繼承》（彰化：彰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２０１３年）

21 張雅華：《劉子》的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在職進修班，２０１３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與《文心雕龍》二書之基本思想相通，歸究其極，無非子論之雜家。《文心》一書看似「言為文之用心」，但此書為文，為文章之文。凡聖賢書辭，經史諸子之文，《文心》皆視之為文，故而《文心》一書所論在文章，所涵蓋之學問，皆兼包經史子。難怪彥和學術之歸屬，多屬「雜家」之列。但是，雜家一詞當作深解。所謂雜，非謂駁雜，蓋乃匯聚諸家，雜合為一家之學。這是自魏晉以下，子論興盛之後，智士才子勤勤志學，自期一生成就之所在，此一時期之讀書人，撰仿篇章，已不能冒經仿經，亦不敢隨意私撰史志，而集部以個人篇章，彙為一集，此時集部非專指文集之集。故而個人著作往往自期高超。冀能匯為一家之言。所以，像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適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胸懷，殆為子論之共同志趣。於是，像《呂覽》、《淮南子》書等作，皆在雜家之列。雜家竟在「牢籠天地，範圍宇宙」，即使未必盡善，亦每望「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自漢以下，王充《論衡》、葛洪《抱朴子》，可謂典型之作。而劉勰《文心雕龍》與《劉子》二書，順流而發，別開蹊徑，結合文集日盛，文論日繁之集部學，與子論家之胸襟抱負，撰作此二書，相較於彥和以前之學術，既有承襲，亦有開創，但總歸之子論雜家之學，實為至論。[22]

本段先說明《文心》實乃子論之書－－可證明魏晉以下，士人皆希望成就一家之子學，故而劉勰也有「牢籠天地，範圍宇宙」之志，並以子家自居，自然也會進一步創作《劉子》，自期為一生成就之所在。同時也在此段說明了《文心》也是融裁經典而來，《劉子》內容更是對前賢經典的繼承，實有高義，絕非論者以為遠不及《文心雕龍》，將《劉子》視為龐雜沒系統的雜家。《劉子》的核心思想非侷限儒道二家，而是統合百家後以呈現一家子學，後世學者若能以子學家來看待劉勰，便能由此身分重新建立新系統，使劉勰學得到新的開展。書中並以〈明刊

[22]游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２０１０）　頁２７８－２７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批校本《劉子》跋析論〉、〈《劉子》與《易經》初論〉、〈《劉子》思想溯源〉、〈劉子非劉勰所作考辨〉、〈《劉子》與《文心雕龍》比較〉等專節中，對《劉子》深廣的了解進行深入的討論分析，也將劉勰學做進一步的衍生，此書可說是對《劉子》開拓性研究的起端。

而後在２０１３年，游師則進一步寫成《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此書批評由於目錄學家長期的錯誤著錄，將文心分在集部，卻未知劉勰述志的用心。故游師以子學為基，替《劉子》翻案，強調劉勰以子著書，以文通子的決心，遂有《劉子》傳世，展現劉勰博通的學術功力，真正做到「子集合一」的學術融合，更重要的是《劉子》一書的價值，較《文心》更能代表劉勰學術的重心。

游師還說：

> 文心與《劉子》貫通經史百家之學的文本性之繁複多元意義，完全符合西方文本理論有「互文性」的本質存在，至於《劉子》末章提出「儒道二化」之說，採用的是當前學界最流行的「跨界」思考。這種跨領域跨文化的思想方法，不是只有在《劉子》出現，《文心雕龍》也一樣，因此，用跨界的概念，最能描述劉勰一生總體風格的理論特色，展現劉勰子集合一的學術性格，標誌劉勰情理雙修，以及「儒道二化」的跨界內涵。全書最後引用「跨界」概念總結劉勰文心與《劉子》二書的特色，寄望博大精深的劉勰學術推向當代世界的思想高峰，並確立《劉子》的作者當為劉勰。[23]

游師目標在匯通二書，並引進跨界的概念，將兩書比對，以百萬字篇幅論述《劉子》，找出劉勰如何儒道二化，又如何情理雙修，將「子」、「集」作為完整的統一－－游師認為《文心雕龍》、《劉子》最適宜用跨界來理解跨界，不論是學術源流上的「儒」、「道」；修身致道的「情」、「理」；分類上的「子」、「集」劉勰都將

[23] 游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台北：華正，２０１３）　頁１０６８－１０６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其了成功的「跨界」，兩書合觀便更能將博大精深的劉勰學術推向當代巔峰。較２０１０年的《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更進一步，該書主要將兩本相通處提出比對，本書則以「互證」、「內證」研究，除定位《劉子》是劉勰所著的說法，並提出對「劉勰學」提出整體性的宏觀，進一步討論《劉子》深厚的義理影響，《文心》文論和《劉子》思想間如何相生相成，從文化脈絡進行影響分析，展現跨界的重要論述成果，也由此得證《劉子》研究必能開拓「劉勰學」的道路，擴大龍學的世界。

游師的兩部書可以說是現階段台灣對《劉子》研究裡，開始系統、專門化的介紹《劉子》與《文心》，對作者問題、內容思想、和《文心雕龍》的理論如何互參，成為研究論述的堅固基石。

（二）、大陸地區的研究現況

大陸地區主要討論可分三部分來談：

其一是校注訓釋：

首開《劉子》校注先鋒推楊明照先生，１９３８年便在《文學年報》上發表了《劉子校注》：[24]他以舊合字本為底本，輔以多個本子，針對《劉子》版本作出精細的校勘，也作了全面的注釋，修正了唐人袁孝政的疏漏之處，王叔岷先生評為是「近人討治劉子，用力最勤者」[25]。

傅亞庶先生在《劉子校釋》一書中以舊合字本為底本，並收錄了袁註，加以考訂，同時援引了諸多旁證，包含類書、子書、拾遺補闕等，復以自己的論斷，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下，還有自己的評註，其書的最大貢獻，在書後對於《劉子》主要版本序跋詳細列出，對於研究《劉子》的版本學多所助益。[26]後來，更有陳應鸞先生針對楊明照先生的校訂作增補，加入了〈何允中本〉、〈子苑〉、〈纂要〉、

24　參見：楊明照校注：《劉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１９８８年４月。
25　王叔岷：《劉子集證・自序》（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頁１８。
26　傅亞庶：《劉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１版，２０１０年４月北京第３次印刷。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雜說〉、〈金丹〉、〈寶曆本〉、〈雲笈七籤〉等版本，作成《增訂劉子校注》，也修正了部分傅亞庶修改的意見。如果一定要選出一本研究《劉子》不可或缺的版本，則是２０１２年，林其錟先生所撰的《劉子集校合編上・下集》，本書乃費三十年積漸而成，以寶曆本為底本，囊括了多種西域敦煌殘卷、宋刻本、明、清抄本、刻本等四十種，不但收錄了唐袁孝政註，加以和近人傅增湘、羅振玉、孫楷第、王重民、楊明照和並對版本、作者都作了一番考證，居功厥偉。[27]

其實，任朝霞在〈《劉子校釋》簡評〉已對多家的校釋進行評論[28]，在他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劉子》的校釋，是前期研究的熱點。不過大體看來，大陸和臺灣一般，仍未做深論述論，亦未及與劉勰結合之研究，有待進一步生發耕耘。

而後世除了對於《劉子》作者有疑慮外，《劉子》一書的別名也有爭議，據此，陳志平〈論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劉子》〉則對書名的流傳做了一番考據[29]。他認為《劉子》一書雖然有多種名稱，但像《德言》、《石匏子》、《雲門子》、《孔昭子》等四種稱呼，是文人和書賈為了增加銷售量而易名再版。而《流子》一名基本上是在敦煌地區流行，從中可以窺見此書在當時流行的程度，至於何以改作《流子》，顯然是假借字的問題。

又，《劉子》稱為《劉子新論》或《新論》，則是諸名稱中最值得討論的問題，從目前的史志、公私書目和筆記、類書來看，南宋還沒有稱《劉子》為《劉子新論》或《新論》的記載，此稱謂在明代筆記、類書最為多見。陳志平先生對目錄的掌握甚深，目前唯一能證宋代《劉子》稱《劉子新論》的是孫星衍的南宋小字本《劉子》，但該書的目錄和一、二卷是以明刻本添補，已不足證。根據袁孝政簡注來推測《劉子新論》或《新論》出現的時間，合理程度還有待檢驗。在目前版本考據的情況下，陳志平先生認為《劉子》是該書的本名，《流子》是「假借

27　楊明照校注，陳應鸞增訂：《增訂劉子校注・序》（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８－１３。
28　任朝霞：〈《劉子校釋》簡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５期（２０００年）。
29　陳志平：〈論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劉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６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名」，《新論》或《劉子新論》是明代才流行的新名，《德言》、《石匏子》、《孔昭子》等名則可能只是為譁眾取寵、醒人耳目而已[30]。

其二是思想內容：

就思想性，討論較多的主題是「《劉子》的文藝美學觀」討論過的學者有：張辰、曹俊英：〈劉晝文藝觀初探〉、[31]皮朝綱、詹杭倫：〈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32]、陰曉儒〈劉晝美學思想評述〉[33]，內容不脫討論質文的辯證，美醜的相對性，實用為美的立論，比較近期的則有蔡欣〈劉子文藝範疇辨析〉以名實、性情、聲樂、賞評四個方面分析[34]……皆能分析《劉子》一書對文藝作品的評賞價值，其實也拉近了《劉子》和《文心》的距離，只是仍未確立《劉子》即劉勰作，也就難拓其思想核心。

特別的是兩岸皆關注了《劉子》的教育思想，燕國材在其〈劉晝的教育心理思想〉一文中，認為《新論》包蘊著深厚的教育理論，涉及形心神關係、學習心理、德育心理、差異心理與測驗心理等，體現出罕有的辯證思維和科學素養，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35]還有侯應南在〈《劉子》論述人才與教育〉一篇中，用《劉子》書中的觀點來看其對後世教育態度的影響[36]、韓玉蘭的〈《劉子》與《顏氏家訓》比較〉則是將《劉子》一書的思想與其他重要著作分析與比較[37]都

---

30 參見陳志平、陳明華：〈《劉子》名稱考〉，《黃崗師範學院學報》第２８卷第２期（２００８年４月），頁４２。

31 張辰，曹俊英：〈劉晝文藝觀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１９８９年第３期，頁１９－２６。

32 皮朝綱，詹杭倫：〈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１９８４年０４期，頁９５－１０２。

33 陰曉儒：〈劉晝美學思想述評〉，《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１年０４期，頁５７－６０。

34 蔡欣：〈《劉子》文藝範疇辨析〉，《嘉興學院學報》第１９卷第１期，２００７年1月，頁８０－８５。

35 燕國材：〈劉晝的教育心理思想〉，《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２７卷第１期，２００５年3月，頁２６－３２。

36 侯應南：〈《劉子》論述人才與教育〉，《新華社北京》（６月９日）。

37 韓玉蘭：〈《劉子》與《顏氏家訓》比較〉，《青島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４期（１９９６年）。除此之外，相關議題的討論還有：楊明照〈《增訂劉子校注》前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４期（２００１年）、譚家健：〈《劉子新論》新論〉，《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１７卷第２期（２００２年５月）、涂光御：〈《劉子·貴農章》經濟思想考察〉，《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３期（２００７年）、林其錟：〈魏晉玄學思想與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算別具一格的作品。

此外，也有多篇致力於《劉子》與《文心雕龍》比對，如林其錟：〈魏晉玄學與劉勰思想——兼論《文心雕龍》與《劉子》的體用觀〉[38]、周振甫：〈《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差異〉[39]。雖然立論不一，都在透過內證法辨別作者問題，也可以旁觀出「劉子學」蓬勃發展的可能。

其三是作者爭論：

研究《劉子》的大陸學者有楊明照、鄭韶、程天祐、杜黎均、李慶、曹道衡、陳志平等都發表過「關於《劉子》作者」這個主題的期刊論文或文章。例如：李政林〈《劉子》作者為劉勰之說商榷〉針對「劉勰一說」作更進一步的探討[40]、孫蓉蓉〈關於劉勰「文集」的考辨〉是認為《劉子》一書作者不是劉勰，並對此書進作者身分的考察[41]，主要以版本考究「紀錄為劉晝」為多，故認為作者應該還是劉晝；另，周紹桓先生認為是劉晝原因是，有才無位的劉晝為行其書，而竊取劉勰之名，編造了劉勰負《劉子》候沈約的故事所導致的，諸家皆就袁注的論點發揮，質疑《劉子》是劉勰的可能性，但也未確實斷言一定不是劉勰的作品。[42]

而其中林其錟、陳鳳金兩位先生對於《劉子》的研究最為受到注目，並獲得多位學者的認同，且輯校《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論及：《劉子》版本、成書年代、流行朝代等。林其錟、陳鳳金先生，以歷史考據為背景，分析出作者為劉勰的結論，也開啟了《劉子》作者的爭議。

勰思想——兼論《文心雕龍》與《劉子》的體用觀〉，《許昌學院學報》第２７期第４卷（２００８年）。

38 林其錟：〈魏晉玄學與劉勰思想—兼論《文心雕龍》與《劉子》的體用觀〉，《許昌學院學報》第２７卷第４期，２００８第四期，頁４３－４８

39 周振甫：《文心雕龍二十二講》（四川：重慶大學，２０１０年）。

40 李政林：〈《劉子》作者為劉勰之說商榷〉，《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３０卷第３期（１９９９年９月）。除此之外，相關議題的討論還有：陳志平：〈《劉子》作者和創作時間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４期（２００７年７月）、陳應鸞：〈《劉子》作者補考〉，《文化遺產》第三期（２００８年）、陳祥謙：〈《劉子》作者新証〉，《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１０卷第５期（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朱文民：〈再論《劉子》的著作者為劉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０９年１月）。

41 孫蓉蓉：〈關於劉勰「文集」的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５期（２００３年９月）。

42 周紹恒：〈從劉勰負《劉子》候沈約的故事看該書的作者　——《劉子》為劉晝所撰新證〉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學研究》第３期（２０１６年），頁４－１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作者論之所以轉向劉勰作的說法，除了林其錟先生力主劉勰作之外，和２００５年朱文民先生出版了《劉勰傳》一書，提出了「劉勰學」的新觀察，有很大的關係，他在總結說到：

> 我在研究《劉子》作者問題時就把楊明照先生的反駁考慮在內，對各家的不同觀點和論據作了比較，並結合劉勰公認的所有著作和劉晝生平及《劉子》一書的內容，尤其把劉勰及其著作放到六朝玄學思潮大背景下綜合考慮，試圖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要求：「與立說之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認為林其錟和陳鳳金二先生的論據比楊明照等先生的論據充分得多。儘管有的學者尚不同意《劉子》作者為劉勰，但我認為承認《劉子》劉晝作是荒唐的。因為既然承認《劉子》已載入阮孝緒《七錄》和劉杳、劉遵等梁人書目中，而梁人書目成書之時，劉晝是一位尚不能著書的小孩子，這一問題不能超越，其他理由都將不值得推敲。而林、陳二先生的《劉子作者考辨》發表後，反對者提出的否定《劉子》作者為劉勰的辯駁論據是經不起推敲的，也難以令人信服。而《劉子》與劉勰的《文心雕龍》與其他公認的著作，與思想基礎到語言風格和謀篇布局，又是那樣驚人的相似，因而，我主張把《劉子》的著作權還給劉勰。[43]

朱文民先生以《劉勰傳》為其治學的首要著述，他從《劉子》在目錄學上記錄的時間，對應了劉晝生平，發現書目成書之時，劉晝還是小孩，駁斥了劉晝作此書的可能性，他不但關心劉勰生平，也關注到《文心雕龍》、《劉子》二書的相似性，可以說是看到了「劉勰學」重要的連結。朱文民的《劉勰傳》一書以歷史學背景，仔細考證劉勰生平，並結合《劉子》一書產生的背景，論點信而有據，我們在此

[43] 朱文民：《劉勰傳》（西安：三秦，２００６）　頁４０９－４１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段雖不能確知《劉子》的成書時間，但「《劉子》已載入阮孝緒《七錄》和劉杳、劉遵等梁人書目中，而梁人書目成書之時，劉晝是一位尚不能著書的小孩子」至少可證明《七錄》成書時，《劉子》已面世，按繫年來說，絕不可能是劉晝所寫，職是之故，成為否定劉晝作的鐵證。

此外，後續研究的碩博士論文方面僅有五篇碩論可以一提：劉向輝的〈《劉子》研究〉[44]著意於以文學性評價子書，自然是承襲明代以後的評書觀點，給筆者一些啟發，但其文未定論作者，申論之處不免受到限制，蔡欣〈《劉子》文藝思想研究〉[45]承其期刊論文而來，論述分析了《劉子》的正賞觀、均評觀、因窘而發志、美醜無定形、不以名實眩惑、不為古今易情之道，也側指出《劉子》和《文心雕龍》有隱然的連結，另外還有晁瑞蓮：〈《劉子》詞匯及語料價值研究〉[46]重點論述了《劉子》雙音節複音詞各類型的結構方式，和詞性構成並對其詞彙特點作了歸納，也針對其多襲用、套用前人用語的特點、從字、詞、句、語法等方面對《劉子》及其源文獻進行了系統的異文整理和研究。然而，這些論文在作者上，仍未斷言是劉勰所作，所以也未能成為劉勰學的論述基石。

更值得注意的是，山東大學在龍學大家戚良德先生的坐陣下，在２０１５年出了一本碩論，陳家婷：〈《文心雕龍》與《劉子》文藝思想比較研究〉[47]，通過比較兩者文藝思想，去探究二書的相同，釐清《劉子》作者是劉勰的說法，很有參考的價值，另外２０１６年萬明：〈《劉子》的人才管理思想研究〉[48]，也呼應這個脈絡，從劉勰的生平角度，討論當時的官制、拔擢人才的方式，對劉勰用世之心的打擊，而決心寫出改制的人才管理方式，可是都還沒正式的博士論文提出研究，可見學界還有許多更值得深入、更值得進一步開拓的空間。

---

44 劉向輝：〈《劉子》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１年）。
45 蔡欣：〈《劉子》文藝思想研究〉（江西；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５年）。
46 晁瑞蓮：〈《劉子》詞匯及語料價值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７）。
47 陳家婷：〈《文心雕龍》與《劉子》文藝思想比較研究〉（山東：山東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５）。
48 萬明：〈《劉子》的人才管理思想研究〉（廣西：廣西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三）、小結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版本的校注訓釋、到作者和思想內容的探討，可以看出兩岸對這個議題關注的人變多了，尤其對於作者和思想內容與《文心雕龍》互訓互參，幾乎可說是新的研究指標。值得注意的是，相對現代的研究，古代的研究成果亦不得輕忽。只是，《文心》與《劉子》的數量相比，《劉子》的研究真需要再加把勁，倘或研究有成，復能以兩書合觀，豈不更能證成「劉勰學」的重要性，以豐沛龍學學術史的內容，而《劉子》評點能藉由古人眼光，更深入理解《劉子》內容。

職是之故，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我們可以看到諸多學者立基於版本註釋、作者思想的研究上，進一步再去梳理整合作者、版本、思想三要素的基本功夫，又復以評點為新範疇，關注《劉子》版本與文學評點，希望可以為《劉子》的新探索，下文介紹拓展的方法與範疇。

三、研究步驟與範疇

當今學界如果能以《劉子》材料當作範疇，再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便能重新認識劉勰的學術身分，辨明劉勰的學術流派，也能夠擴大龍學研究視域，替《文心雕龍》注入研究活水。是故，為達成辨明《劉子》、《文心雕龍》為同一作者，本文擬進一步提出最新的學術觀點作參考和辨析，並進一步對兩書思想基模進行比對，觀照其不同於六朝一般子學思考模式的「內證」，作為兩者可以彙通的證明，進而將《劉子》材料再深入爬梳，以評點為底，重探其價值。

除了確立《劉子》作者和劉勰的身分，為了劍指《劉子》學的核心，本論文並透過版本的系統性梳理，加上收集寓藏於國家圖書館評點本的善本資料，當作研究範疇，進行「過校和分類」，輔以「精密閱讀」，耙梳評點內容，復又和《文心雕龍》「相參，互校」，方得《劉子》學及其評點研究範圍的完整性，茲分述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究方法如下：

（一）過校、分類、精密閱讀評點本

要討論《劉子》，自然又以「精密閱讀」《劉子》文本為第一要務，而《劉子》精密閱讀，實即明清兩代之《劉子》評點。透過古人對《劉子》的評點，借古人閱讀《劉子》的方法，及批語之關懷，評論之新說，便能立基於歷史的肩膀上，見這些文學家、藏書家、評點家在讀《劉子》的同時，如何多元豐富的生發其義，並旁通子集。

就筆者目前整理的評點裡，最大宗是版本的考訂，許多看似簡要、近乎不需要註釋的地方，卻常常是評點者再三細究的關鍵字詞。這些字詞的選擇，牽繫著時代風氣、語用環境、評注者學養與思想體系的參照，實在大有來頭，評點家以版本的互校參對，決定去留存參，本就是一種在發明。若我們輕率略之，其實是失去了看問題的眼光，甚至是發現問題的能力。是故，如何精密閱讀評點者的版本，多家彙整和比較，成為機械、繁複的梳理，卻真正踏實接軌《劉子》學術的一大關鍵。

又，在另一些不屬版本相校評點裡，或談《劉子》之文章辭氣，或較《劉子》之結構佈局，或析《劉子》之思想精象，或判《劉子》之子學新創，可謂批語精要，短言片語，其中孕含多少《劉子》文本之奧旨。

是故，註解雖附麗於文本，但實際也是作者理解、詮釋的再閱讀，甚至以文注我，所以讀評點的時候，或多或少也能進一步括探評點者的宏圖與想法，這麼一來，《劉子》一書，不僅可作子書讀，亦可幫助文章至妙之評賞。而此種《劉子》雙重身分之閱讀法，悉保留在《劉子》評點善本書中。《劉子》評點學之重要價值，當可自本論文之研究成果而呈現之。也就可以將《劉子》評點學用在文心學的新研究領域，並看出《劉子》評點學之前瞻價值。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二）與《文心雕龍》互著、別裁

再來，為達此目標，首先一定要援引古人在文獻著錄與校讎通例的方法，即利用「互著」、「別裁」之兩體例，重新解讀、比較，與歸納劉勰《文心》與《劉子》二書之實際內容，方能辨別《劉子》一書正確的內涵，與兩書作者的關係，此方式游師已在《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舉一校正的誤證為例，即《劉子》開篇的〈清神〉章：

>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始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蔽於攻取，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靡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這是說人的耳目鼻口等五官，即精神受到動搖的門戶，而志氣則是人生作用出來的心神力量，可以使役感官的發用，如果陷溺於感官，便會精神志氣便騁騖不守，拘絆不捨，流連於荒淫奢靡的環境中，敗壞德行，虧損生命。傅亞庶先生透過前人典故的考索，以為劉子既雜揉諸家，便引先典為據，參考王念孫的《讀書雜志》改《淮南子》的方式來更動原文，將「志氣者，五臟之始候也」的「志氣」，修改成「血氣」。[49]這麼一來，就把原文的「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始候也。」改成「血氣者，五臟之始候也。」[50]雖語意仍通順，但文句的層次就不能被梳理出來，五臟已有「血氣」之意，而七竅五臟亦停在「血氣」的層次，

49　就陳應鸞增訂的校注中提到：「按：文子〈九守〉：『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臟之使侯。」韓非子《喻老》：『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而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王念孫《讀書雜志》謂『氣志』當作『血氣』。傅亞庶據此說改『志氣』為『血氣』。見陳應鸞：《增定劉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７７。

50　所引見：傅亞庶先生在〈劉子・清神章〉注〔二三〕：「血氣」原作「志氣」。「志氣」當作「血氣」，《淮南・精神》篇：「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騖於外而不守矣」據改。見傅亞庶：《劉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頁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無法和「精神」一起控制之。

如果參照《文心雕龍》同樣用「志氣」的地方，就更能發現「志氣」較「血氣」佳。〈神思篇〉說：

> 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51]

劉勰認為文思需先觀照外物，孕育寫作之情，才能鋪展文詞，組構篇章。而「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談運思成文之過程，不是只有神思而已。尚須藉助作家之「志氣」統管一切文思，非僅僅只有文思運作。清楚表明劉勰講作家神思，需先依「志氣」統合感官接受的關鍵，才能物無隱貌地表達作家真正的體悟。

故《劉子》的〈清神〉「志氣」一詞不能被修改，拿《文心雕龍》來參照，便可知其「志」所創發之義，實超越前人，並非全然援引，一但被傅亞庶先生修改成血氣，便失去了劉勰的匠心獨運。

從此例觀之，更能針對劉勰《文心》與《劉子》二書的思想體系一致性之特點，引用「理校法」出校，進行《劉子》原典的義理論證，便能增加《劉子》校刊的可信度。[52]

關於二書內證與互見，如前所述，已有游師志誠二書先開展其寬闊的視野，筆者更一步想提的是明清兩代之《劉子》評點，如前所述，三法互見可以開展劉勰學的可能，是故，筆者認為只有奠基於二方法之研究成果基礎，再繼之以「精密閱讀」之《劉子》文本，用這三法來理解《劉子》，不但可以與《文心雕龍》

---

[51] 本論文引述《文心雕龍》原典文句，皆據《元至正本文心雕龍》為底本，另與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對參，此本集 16 家評點，可謂備矣！並與近人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李曰剛：《文心雕龍斠詮》，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王更生：《文心雕龍讀本》等互作參照、校正，下文引《文心》之文皆省略。

[52] 此說據游師志誠說法，亦可見游師：《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台北：華正，２０１３）頁１０８７－１０８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達到互見的效果，俾使劉勰其人其學，再次顯豁於學界，展示文心學之新面貌，還可以更正確的解讀《劉子》。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二章　論《劉子》作者

第一節　外緣研究：文獻與舊說的檢討

一、前言：陳志平觀點的轉變

緒論已提及，本論文目的是想藉《劉子》研究擴大劉勰學的可能，故，第一個直面不可迴避的問題，便是《劉子》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劉勰？在文獻回顧時，我們發現：台灣目前現有關於《劉子》的碩博士學術論文，要不是停留在王叔岷至李隆獻先生當年的結論，將「劉晝為作者」的說法，存而不疑，要不然就是避談作者爭議，僅就《劉子》文章進行片段分析。

然而，就後者操作的方法來說，去掉作者脈絡，頂多只能就文本上進行分類，怎麼進行思想分析？怎麼詮釋？尤其在面臨難解的爭議時，缺少外圍的證據來協助解決，便只會在字詞上爭議不休。所以我們還是要再一次釐清問題，去解決《劉子》作者的議題。

這時，我們可從最新的研究資料裡，去理解《劉子》作者的問題，《劉子》作者研究的考辯裡，陳志平先生作了很多史料的辨析工作，他本來是反對劉勰作《劉子》的悍將之一，２００６年的舊作：〈《劉子》作者和創作時間新考〉的論述，提出：

> 《劉子》是魏晉間的作品，產生的時間是公元２２０－２８８間，作者未詳。[1]

從其文內容來看，他先前不認同《劉子》是劉勰著的原因，乃是囿於四庫館臣的

[1] 陳志平：〈《劉子》作者和創作時間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２００７年７月，第４期），頁１４－１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三點反對意見——「其一：史惟稱其傳《文心雕龍》、其二：〈樂府〉「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辨樂〉篇中「殷辛作靡靡之樂，使為北音」，兩者迴異、其三：劉勰長於佛理，《劉子》歸心道教。」再加上，他考察《劉子》對梁武帝名號並不避諱，認為該書不可能是劉勰所著。不過，陳志平先生當時也不贊同是劉晝所作，因為從劉晝生平與史傳紀錄，根本不可能完成該書。然而，十年後，陳志平先生修正了他的想法，他服膺於林其錟先生的考證，呼應游師志誠的說法，和朱文民先生一樣，成為把《劉子》著作權還給劉勰的同路人。也可以說，陳志平先生將《劉子》作者確認為劉勰，其實背後有很多前賢研究的累積，如果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陳志平先生的觀點，不但可以爬梳出學術史的意義，還可以了解更多《劉子》的生平思想與劉勰的相容處，以確立其如何互文的可能。

陳志平先生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的《魏晉南北朝諸子學研究》提出的觀點，成為《劉子》為劉勰作的最新翻案文章。[2]文中洋洋灑灑以萬餘字，橫陳新證，一方面再駁劉晝作的可能性，一方面論述劉勰作的原因，陳志平先生的轉向不是孤立，標誌學界的新風向，實際上，在２０１１年，陳志平的〈三十年《劉子》研究綜述〉[3]，就已經討論《劉子》學術史的動向的轉變，可以看出來陳志平先生的轉向，再經過學術研究史的梳理，也確認了學界將《劉子》的作者標記為劉勰的方向是正確的，且其中有諸多觀點皆可以進一步發明與補充，下文論述之。

二、《劉子》劉勰著的提法

過去陳志平先生駁斥劉晝作《劉子》的說法，在舊文中著墨較少，只引劉晝生平論述劉晝年紀太小，不能成《劉子》一書，原文主力在引四庫館臣的說明，來申論劉勰不可能是作者的原因，然而他在《魏晉南北朝諸子學研究》的修正說法裡，提出《劉子》的作者不可能是劉晝的原因卻大幅的增加篇幅，並以此側面

[2] 陳志平：《魏晉南北朝諸子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７）
[3] 陳志平：〈三十年劉子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研究》，２０１４年０１期），頁３２５－３４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論述是劉勰的可能，他提出五點：

第一，論者多以袁孝政的注，與唐代張鷟撰寫的《朝野僉載》的兩則紀載，判別《劉子》是劉晝所作，因為二人是唐人，離時代近，且袁孝政為注者，張鷟為鴻儒，故值得一參——然而這兩條材料都大有問題。

首先，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與章如愚《群書考索》對袁孝政的唐人身分提出質疑，認為他是「近出之人」，也就是袁孝政乃是宋人，非唐人，降低了袁注的可信度；而袁孝政考證多所錯誤，余嘉錫認為袁是「粗識之無、不通文意者」，又是說，即便袁孝政有考索作者的問題，仍不具太多的參考價值。簡言之：袁孝政離此書成書時間甚遠，較近的唐代多以為劉勰所作，卻被一個學識普通的偽注者，翻轉了著作權，而現代學者寧信其材料，實在很需要再進一步討論，所以這一條證據的可信度很低。

而張鷟的《朝野僉載》，更是一大問題，此書在明代已亡佚，今本是後人拾掇，多所錯誤，疏漏百出，又本書性質本來就是野史，可信度更低。再說張鷟以為劉晝竊取劉勰之名來行書，更值得懷疑，一來劉晝名氣不小，同時編入《北齊書》和《北史》的〈儒林傳〉，無須借劉勰之名，再來行書為名，豈有竊他人之名，反掩蓋自己的名字以行書之理？以及劉勰是佛教徒，而劉晝堅決反佛，怎麼可能借劉勰之名來流傳著作？

是故，兩條據傳為是唐代的材料皆不可信。

第二：最能證明《劉子》是劉勰所作，還是應該回歸書目的紀載，就各種史書的書目紀錄來看，宋元後雖主張劉晝者聲勢漸強，但唐代之前其實皆標注是劉勰所作。陳志平先生批孫蓉蓉先生的考辯，認為孫先生雖列出１３家支持劉晝，只有４家支持劉勰的說法，但是作者問題不能靠「多數決」來辨析。陳志平又舉從《一切經音義》、《隨身寶》……到清嘉慶《莒州志・藝文》與民國《重修莒州志・藝文》的統計，錄著《劉子》是劉勰著有１９家，難道就能夠確定作者是劉勰了嗎？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值得探究的是，史書上的書目之所以列劉晝著，實際上僅是按照當時所見書目著錄的作者所標，以示存真，並非真的肯定作者是劉晝，諸家所引書目，實際上乃據趙希弁、陳振孫、晁公武的判語來的，但其判語顯然也對「劉晝是作者」抱持存疑，並不能作為一定是劉晝的依據。

第三：陳志平更以南北方風俗分野來考證《劉子》，他先提四庫館臣著，指出他們懷疑劉晝生平和《劉子》文風、思想差異太大，可能不是《劉子》的作者。雖然余嘉錫以痛惜天下分裂，衣冠文物存於江表，而非流離於江表，便能夠稍解釋劉晝從未來過南方，何來「播遷江表」的疑問，但仍嫌牽強。就陳志平先生細讀以後，此書肯定是南方人所傳，不可能是劉晝所著，因為：文中用字多以南方景物多，如：樟木、合歡、採菱、揚荷……等都可見《劉子》對南方風俗的熟悉。以從未來過江南的劉晝，不可能如此信手拈來。

第四、陳志平先生還考證了唐宋時代的流行史，認為唐代《劉子》此書廣為流行，從小類書《雜抄》、佛經、《一切經音義》、《隨身寶》、乃至《舊唐書・經籍志》……咸認為是劉勰所作，可以說，唐人普遍認為《劉子》的作者是劉勰；北宋時《劉子》流傳不廣，但歐陽修的《新唐書・藝文志》，仍以其作者為劉勰，直到南宋時，帶有袁孝政著的《劉子》一度流行，然袁注實是宋人假托，《直齋書錄解題》等書目轉引袁注，才引起爭論，後又以黃震、王應麟逐步「建構」出來劉晝的可能性，然陳志平提出的問題是：今人不信時間距《劉子》更近的文獻和正史，反信南宋人「轉引」的資料，豈非怪事？故，應以更近於《劉子》原著的時間點的唐人看法，可信度應較高。

第五、陳志平先生也探討了劉勰創作《劉子》的心態，要言之《劉子》一書乃子學傳統著作，繼承傳統子書的寫法，重點在議論說理，少有個人生活和情感的紀錄，故而隱去作者並不奇怪；就生平考索看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昭明太子登基服務，為未來的皇帝謀劃，可說和呂不韋替秦始皇籌作《呂氏春秋》目的相同，然昭明太子去世，希望破滅，劉勰不希望自己涉入宮廷鬥爭中，也不希望此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書再有昭明太子的影子，便將時代和作者信息悉數隱去，然此書又未被作者毀滅，仍希望傳世，故也較難從書中的信息，找到作者的影子了，此又可作為《劉子》作者之所以不明顯標註是劉勰之因。

三、新說法的辨證與補述

針對陳志平先生的說法，我們可進一步提出分析，首先陳先生認為非劉晝作的部分，其實和２００６年舊文的方向一致，只是在新的文章中，又再一次從非劉晝的考辯裡，探究是劉勰的可能，這種做法比較容易出現需要增補的空間，以增加說服力，便是本文需要進一步著力的地方。

早年陳志平先生提的四庫館臣的說法，其實禁不起進一步的辨析：史「惟」稱其傳《文心雕龍》，不代表史傳未稱《劉子》為劉勰所作，就足夠作為不是其作的證據，其二：〈樂府〉「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辨樂〉篇中「殷辛作靡靡之樂，使為北音」，兩者迥異，原因在於〈樂府〉討論的是音樂的起源，而〈辨樂〉要辨別的是淫樂的問題，兩者本就扞格，其三：《劉子》並非歸心道教，而是著重在儒道彙通的嘗試，進而應用，實為子學家身分的自居，絕非館臣以為的道教之流，也不可以佛教徒身分貶斥之。另外，六朝文避諱並不嚴格，以《劉子》不避梁武帝之諱，便作非劉勰的證據未免輕率。[4]陳先生雖未駁正自己過去的觀點，但實際上已難以服眾。

最重要的是陳志平先生新提出來證據中，多有前輩學者已驗證過的證據，或可再與之相參，以期再詳密的進一步確認中，定位《劉子》作者的身分，以下就陳志平先生提出的五點分析：

前文提過，陳志平先生自我推翻的新論據大可分成五項：其一是從袁注和張

[4] 林其錟先生：〈劉子集校前言〉說：「避諱問題比較複雜，首先是南北朝時期避諱並不嚴格，…，其次在《劉子》的一些版本裡，也有疑似避梁諱字的存在。」就林先生的考證來說，避諱問題當證據並不可靠。見林其錟、陳鳳金先生：《劉子集校合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１２），頁４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鶩的不實來駁斥劉晝說，其二是以目錄的紀錄來判定作者不是袁注說的劉晝，仍是劉勰的可能性大、其三是以書中南方的用語考證劉子為南方人，駁斥劉晝的可能，其四仍在討論目錄學問題，以南宋前後的資料論證劉子的作者是劉勰更近於史實，其五是從劉勰著書目的來討論為什麼他必須寫成《劉子》一書。又第二和第四點都是從目錄學的問題衍生而來，可以併成一項，故下列分成四項與陳志平先生進行補充和商榷：

（一）、袁註和張鶩的質疑

就陳志平先生的說法，他參考了林其錟先生的考證。我們仔細比對一下他的參考範疇，可以發現林其錟、陳鳳金先生的〈劉子作者考辨〉的確影響很大，首先關於袁孝政偽注，林、陳先生的說法是：

> 袁孝政是為《劉子》作注的，他曾經作過一篇序，全文已失，今僅能夠見宋陳振孫引錄的一段：晝傷己不遇……。按：袁孝政今只知其任過播州錄事參軍之職，其他事跡及其序之所本，均不可考。[5]

對張鶩的《朝野僉載》，林、陳先生的說法是：

> 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詩話續集》曾引《朝野僉載》：「《劉子》書咸以為劉勰所傳，乃渤海劉晝所制……人莫知也」按：今本《朝野僉載》並無上述紀錄。[6]

顯然陳志平先生是針對這兩條「按」作了一番追究，並考證兩條來源的可信度極

5　林其錟、陳鳳金先生：〈劉子作者考辨〉收錄於其氏：《劉子集校合編・下》（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２０１２）頁１１８１。

6　林其錟、陳鳳金先生：〈劉子作者考辨〉收錄於其氏：《劉子集校合編・下》（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２０１２）頁１１８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低，但實際上朱文民先生早就針對林、陳二人寫的部份作了考據：

> 由於袁孝政生平不可考，今本的張鷟《朝野僉載》又沒有關於劉子作者的話，袁孝政的《劉子序》全文也已不存，都僅是南宋人的引錄，是實錄還是腰斬已不可辨，其真實性不免有些折扣。……袁孝政和張鷟說：「時人莫知，謂為劉勰」而他們又是怎麼知道的？……程天祐先生為了證明張鷟的話是正確的，說張是如何有學問的人……以此邏輯推理，那麼袁孝政的學問是學界公認的淺薄，袁孝政關於劉子劉晝的話顯然是錯誤的，這不是正以反面證明《劉子袁序》沒有參考價值嗎？再者，我想兩唐書編者也是當朝一流學者，而且又是一幫人。再說，《朝野僉載》屬於小說類，內中所記，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造也」具體到某一件事未必屬實，如果太當真，可是會上當受騙的。…從《新唐書》所引資料看，歐陽修是見過《朝野僉載》的，他沒有把其中《劉子》與劉晝的資料采到《新唐書》中，而是用了舊唐書的資料，這說明內中有兩種可能：一是《朝野僉載》中根本沒有劉子劉晝著的說法，二是即使有，他認為不可據，故而不用。[7]

由時間上推來，朱文民先生早於陳志平先生１２年，就提出四大論述駁斥袁注和《朝野僉載》的說法：其一是南宋人轉錄存疑，其二是袁孝政學問可疑，其三是兩唐書的一流編者們，也校錄了《劉子》劉勰作的說法，其四是《朝野僉載》本身性質不可高估，連歐陽修看過都不願信之。這都可以補充陳志平先生的論點並非孤證，加上陳志平先生找出章若愚《群書考索》的說法，更可證明此二條資料不足證明劉晝作的說法。

[7] 朱文民：〈把劉子的著作權還給劉勰〉收於其氏著《劉勰傳》（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頁４０５－４０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二）、目錄紀錄的真偽

陳志平先生提出史書目錄多列劉晝著，實際上僅是按照當時所見著錄的作者所標，以示存真，並非真的肯定作者是劉晝，且多是據趙希弁、陳振孫、晁公武的判語來的，但三個人的判語顯然也對「劉晝是作者」抱持存疑，並不能作為一定是劉晝的依據。對此，朱文民先生也說的非常詳細，他把歷代文獻關於《劉子》的注錄列表分類，分成「主劉勰者」、「主劉晝者」、「存疑者」三類。

「主劉勰者」自不必多言，大凡是南宋以前的共識，而「主劉晝」或「存疑者」，都發生在南宋以後，朱文民先生分析了原因。

「主劉晝者」有兩種情況：其中一種情況是腰斬和曲解了陳振孫和晁公武所作的判定《劉子》為劉晝作的，另一種是目錄書中照錄了所藏《劉子》署名作者為劉晝的。他並舉了三本書為例：一本是紀昀，他雖從劉晝所作的說法，但也說「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晝之名」，表現了他雖然題了劉晝之名，但對其文也是懷疑的，一本是王應麟《玉海》，他在書中只是照錄了《劉子》署名的題署，和晁公武的觀點，並未表明自己的意見，只以晁的「未知孰是」作結。嚴格的說，王應麟是存疑派，另一本是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張之洞署名劉晝作，連劉晝的籍貫和朝代都弄不對，還是范希曾的《補正》才補上「疑不能明也」，顯見張之洞的說法有些問題。

「主存疑者」的情況有四種：一種是直接表明存疑，如王堯臣、晁公武、陳振孫、趙希弁等；一種是沒有表達自己的意見，只是照錄了別人的話，如馬端麟的《文獻通考》，第三種是只記書名，不記作者，或是因為原刻本本來就沒有署名，也有可能是因為拿不準，莫衷一是，第四種是傾向劉勰，但又沒有把握，比方胡應麟說：「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但又另有疑問，也不敢確知。[8]

朱文民先生以詳實的歷史資料排序，進行詳細的考證，更可以補充陳志平先

[8] 說法參見朱文民：〈把劉子的著作權還給劉勰〉收於其氏著《劉勰傳》（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頁４０７－４０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生所提的目錄學問題，確認了《劉子》的作者當為劉勰，也回應了林其錟、陳鳳金說的：

> 通過對歷代著錄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現象：距劉子成書的時間越近，對於劉勰的著作權是信多疑少，距離其成書年代越遠，則對劉勰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人反而多了起來。並且轉相徵引，由是變疑，由疑而非，似成定論。其實，不少徵引是同事實和原意相背離的。[9]

值得注意的是：從目錄學的觀察來看，之所以有《劉子》的作者爭議，主要的原因是「目錄學家如何歸類和分類」的問題，尤其是四庫全書，逕自把劉勰歸於集部，囿於劉勰的文學家身分，也忽略劉勰以子學家自居的用心。

對此，前賢已多有論述，明代曹學佺說：「彥和雖是子類，然會其大全，要之中正，所以為難」[10]就點出了劉勰的子學家性質，雍正九年（西元１７３１年）日人岡白駒校正的《文心雕龍》認為《文心》一書乃「入道見志」之書，故也將其歸入於子部，更有鄔國平先生提出：〈《文心雕龍》是一部子書〉專文，討論劉勰乃以子家自居的企圖心，就子學家的論述來看，《文心雕龍》比較像是政治入門磚，呈給沈約，爾後獲得經世致用的門票，然而，對於「經世致用」之說，更應產出一部子書，以述個人的思想。游師說：

> 蓋劉勰規劃自身一生學問路向，〈序志〉篇已略述之。歸結之，經史二部之學，〈序志篇〉已主觀表明述而不作。所餘者，子集二部。然而劉勰所處之世，學術分辨，詳於經史，若論子集，則有分有合，尚難定限。劉勰暗許自己成一家之子學，但又傾心旁及晉宋以後專門著述之興，於是早歲

9　林其錟、陳鳳金先生：〈劉子作者考辨〉收於林其錟撰《劉子集校合編》（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２０１２）頁１１７７－１２１１

10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6月），頁１６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 先勒成集部之作《文心雕龍》，雖曰此書個人著述專集，然而已雜入子部學架構，……始知劉勰一生的學術歸類，不在經史，當屬之子集，明的是集部之書，暗的是子家之學，然則最終仍歸之自成一家之子學，晚年再刊《劉子新論》，以完成一生的學術理想。[11]

這裡說，劉勰自身的期許，乃是成就一家之言，寫成子書，故劉勰在學術的歸類上，應歸於子部，而非集部。《劉子》正是他實現自我的傑作，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陳志平先生也將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篇的批評：「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12]聯繫起《劉子》的創作，他說：

> 自魏晉以來，子書撰寫體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派繼承先秦《荀子》之路，如桓範《世要論》、劉勰《劉子》，單篇觀點鮮明，邏輯清晰，全書結構完整，自成體系。另一派則以曹丕《典論》為代表，繼承者如梁元帝蕭繹《金樓子》，單篇雜記諸事，且抄撮前人，無所歸依，全書不成體系，頗類後世筆記，劉勰所批評者便是後者。[13]

也就是說，從〈文心雕龍・諸子篇〉看來，劉勰對當代子書不滿溢於言表，「讕言兼存，璅語必錄」，便是駁斥魏晉諸子書的散漫無架構，乃至於「充箱照軫」簡直一無是處。簡言之，這一段論述中，陳志平先生以〈諸子〉篇論述，認為劉勰的子家系統繼承先秦，和當代子書不同，正因為《劉子》是一本繼承先秦諸子的書，便拿此先體制的標準，去評定當代諸子們，也就得到當代的子家抄雜前人無甚價值的結論。陳志平先生還聯繫起他的批評來看，認為劉勰除了批評當代子

---

11 游師著《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２０１０年），頁３７１。
12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6月），頁６４。
13 陳志平：《魏晉南北朝諸子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頁２２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家，《劉子》更是將其批評實際應用的成果，他必然將以自己的理論，去指導他的專書創作，成就自成一家的子學體系。

這樣直接把〈諸子篇〉批評當代的話，去驗證《劉子》一定是劉勰繼承先秦諸子體制的作品，難免有些太快論證的疑慮，不過這樣的論證早有學者前行研究，只要從內證下手，從兩書的對諸子學術史脈絡是否具一致性來看，也許便可解答。

此論一樣可從游師志誠的論述可供比對，游師將《文心雕龍》的〈諸子〉的說法「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與《劉子》的〈九流〉篇首段的「道者，鬻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對讀，發現二文有三點共識：

> 其一儒家不以孔子為首，蓋尊孔子為聖，為經，故而儒家從孟荀、晏嬰述起。其二此兩篇皆不述小說家。其三道家為子學之最早，且道家之祖，〈諸子〉與〈九流〉同舉鬻熊為首，其次老聃。[14]

和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呂氏春秋・不二》、《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大異，尤其以鬻子為首，和儒道二化，是劉勰自己歸納諸家後的創見，和當代不太一致。二文並成，其實可以看出「劉勰早年的《文心雕龍》，與成書於晚期的新論，以子家自居的劉勰，對子學系統始終前後如一的看法。」[15]游師還說：

> 劉勰對諸子九流的態度，全採取「俱會治道」與「歸趣無異」的立場。在〈諸子篇〉提出「一撮綱要」、「覽華食實」的作法。在〈九流篇〉則提示

[14] 游師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２０１０年），頁３４７。
[15] 游師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２０１０年），頁３７８－３７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相滅相生」、「相反相成」兼容並蓄的觀點。對待諸子百家，採取擇善取長的方法，既符合劉勰治學寬廣的胸襟，也印證文心與新論二書同出一人之手。[16]

游師的見解，不但可以說明陳志平先生所提「劉勰《劉子》，單篇觀點鮮明，邏輯清晰，全書結構完整」的原因，而正是站在〈諸子〉:「一撮綱要」、「覽華食實」的前提下，劉勰遍覽了先秦兩漢的諸子學說，以自己的認識論系統性的組織起來，以完成劉子〈九流篇〉「相滅相生」、「相反相成」兼容並蓄的觀點，成就一套由內而外，修身致道的法則；經過對讀和內證，便更能夠補足為什麼《文心雕龍》的〈諸子〉篇，會和《劉子》的方針相關，進而成就這一部曠世之作的核心原因。

（三）、南方用語的考證

陳志平也從劉勰是南方人，故書中多南方用語，來解釋劉晝不可能是作者，這個部分倒是很有新意，不過，文辭是可以習染的，南北方生活用語故有差異，但是文中所描述樟木、合歡、採菱、揚荷……的意象，不見得不能為北方人所用，尤其劉子以「駢文」寫成，駢文本身就有引典來對仗的習慣，是故，這些用語只能證明作者有學習經驗，不代表必然是生活經驗。劉勰必然是支持學習可以打破地域界線的，我們可引《文心雕龍》的〈麗辭篇〉來論證，要知道，《劉子》以駢文寫成，其中文句被譽為「豐腴壽整」，這其實可看出來，劉勰如何透過自己的學習，實際操作在作品中，還可看見劉勰認為文辭背後一定有龐大知識脈絡，方能引導文句以更精緻的駢文手法呈現，〈麗辭篇〉說：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并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

[16] 游師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２０１０年），頁３７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17]

劉勰將文辭對偶歸為兩大類：一是言對、二是事對；又在言對和事對的用法上再分成反對、正對。並認為在類型上，言對易，事對較難；用法上反對優，正對則相形較差。又說：

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言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跨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18]

這是說「言對」只在詞面上求其相偶，重在做得精巧，「事對」要求內容的事例相偶，重在事例要允當。所以言對之美，以精緻巧妙為貴；事對之美，則以公允恰當為優。倘若言對優劣不均衡，如「驥在左驂，駑為右服」，就失去了對偶的均衡美；而事對所用的事例若孤立，沒有適當的他事來相偶，麗辭也就失去其麗；另外，如果所作的偶辭事理相悖，對而不稱，既無法產生氣勢，更缺乏采麗，那就只有更讓讀者生厭昏睡了。換言之，劉勰強調的言對、事對，需要事理相偕，才能造成好的對稱。而言對如何精巧、事對如何允當，本身已經需要對語言精確掌握，故可推知〈麗辭〉背後牽涉的學習歷程，並不能限於生活經驗，更牽涉到龐大的學習與正確的使用，學習才是「麗辭」的關鍵，便造就《劉子》以駢句寫成全書，並且能詞采秀倩、豐腴壽整的原因。而劉勰重學的主張，如〈神思篇〉便提到：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

[17]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麗辭》，頁１１９。
[18]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麗辭》，頁１１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19]

這裡劉勰提出「積學識理」以達辭的方式，談構思前的先備功夫，分論對作者的四個要求：「積學以儲寶」，要求平時就要積累學問，增長知識，作為文思的基礎；「酌理以富才」，要求培養分析、研究問題的能力；「研閱以窮照」，是對作者所閱歷的事物，從表象分析出本質；進而「馴致以懌辭」，按文情的需要去選擇和運用文辭，進入「辭達」的階段。正是「辭達」，才能讓《劉子》的「豐腴壽整」變成可能，故〈神思〉這段話可作為劉勰重學的明證，而「麗辭」便是重學的產出，這麼一來，所以當有主張劉晝的人說：劉勰生活在京師建康，劉晝生活在農村，故文中所提「窮岫之陰」，是劉晝生活在農村的依據。這樣武斷的詞句解釋，好像不生活在農村就不懂「窮岫之陰」，就是輕忽了劉勰重學所開出的文章價值，再說，不論劉勰是否飽學過可以寫出「窮岫之陰」這樣的句子，姑就定林寺處鍾山之上，難道不能感受「窮岫之陰」嗎？還有陳應鸞先生從藝術風格看，認為：

《劉子》的文風，屬北朝文學範疇，與〈水經注序〉、〈洛陽伽藍記序〉、〈齊民要術序〉、嚴輯《全後魏文》和《全北齊文》的藝術風格相近。[20]

陳應鸞先生在此提出劉晝說的作法，比較簡略，並沒有先作定義，什麼是北朝文風？何以南方做不出來此文風？而只是引幾本書，便說其相近，使得觀點有些失之主觀，尤其，南方的劉勰，難道不能因為習染的相近，或是作者獨特的氣性，而有和這些書目相近的語言風格嗎？這種以詞判斷的方式，未免難以信服對手。

19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神思》，頁９４。
20 陳應鸞：《增訂劉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必要加入更有利的論點。

朱文民先生便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說法，他將《劉子》和梁武帝的〈淨業篇〉比對，發現《劉子》的〈清神〉、〈防欲〉、〈去情〉上觀點與梁武帝的觀點諸多相同。這麼一來，我們可以在史傳上確知，劉晝是排道反佛的儒生，不可能和崇佛的梁武帝觀點相合。且從南朝皇帝的著述比對，顯然不是北朝劉晝能夠輕易見到，並且還要首肯其意見，進而寫在文中，成為體系重要的核心價值，如果這樣的觀點成立，便更能確知，決不是劉晝作。[21]

如果我們能擴大思考朱文民先生的思考，不只比對崇佛的梁武帝〈淨業篇〉，而是從《劉子》借參佛教術語或思辯之法來考證，更能證成《劉子》絕非劉晝的作品。

游師寫過關於《劉子》借參佛教的論點——包含：《劉子》思路上大量採用僧肇的「四句絕」論證法；〈傷讒〉篇不用「無有」，用了「空有」；〈防欲〉、〈慎獨〉、〈薦賢〉、〈殊好〉等皆有類似「香」字為比喻，古書罕用香字，皆用味字，「香」字乃東漢佛教傳入東土後才盛行，《劉子》以「芳」、「香」互訓，「是參用佛教教義，或受到佛學沾溉影響之後的必然結果」；又從〈和性〉、〈貴卒〉說明「智」術之子的「智」，近於「大勢至菩薩」主「智」的教義；〈清神〉的「垢滅則內欲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也是吸收佛教「惑毒垢淨心」的「垢滅」功夫論，又引入儒家的「節欲」說而成；〈防欲〉的「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用「岸」字比喻道之所在，此「岸」字和佛教「以岸喻法」相近，表現《劉子》思想系統，雜揉佛教概念；另外還有〈觀量〉的「量」字吸收了佛教無量的概念；〈妄瑕〉的「妄」近似佛法講「妄相」、「妄議」的概念；「識」字接收了佛教「六根六識」的概念，另外「識通塞」一詞也啟發了《劉子》設立〈通塞〉章的論述。

游師以細讀的方式，類比佛理與相關術語作考據，論證劉勰的《劉子》不論在用字上和思想方法上，都有借用佛教的概念，但這不是說《劉子》表現了佛教

[21] 朱文民：《劉勰傳》（西安：三秦，２００６）頁３８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思想，而是被吸納在劉勰思想中，他提出：

> 《劉子》此書批判佛教「宗教信仰」的層次，但並不反對劉勰的「論證方法義」，與《文心雕龍》此書對佛教選擇立場完全一致。[22]

游師的考察，一方面論證了《劉子》長於用佛學方法的思辨高度，卻不溺於佛理，並非歸心於釋家，而是有系統的將其吸收轉化；另一方面，這又是主張排佛的劉晝做不出的高度。通過游師對《劉子》用字遣詞與佛理的考察，更能確認劉勰的身分才有可能是《劉子》的作者。

（四）、劉勰著書時間與目的

之前提過，朱文民先生提出的《劉子》成書目的乃是為了應試而作——《劉子》的寫作時間，應在普通三年（西元５２２年）五月，當時梁武帝下詔要求郡國舉祥良方正之士時，應時所寫，以為治國之用。陳志平先生則認為《劉子》是為了昭明太子登基所作，兩造說法不同，故這一點也很值得再商榷。

我們可參游師在《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的說法，游師認為《劉子》內容有時代性，文中常暗中針貶時下人物或風氣——比方說〈貴言〉篇乃諷刺梁武帝深惡臣下諫言，實際上是以當時的賀琛為鑑；又如在〈辨施〉篇，實際是朱异為鑑，也都具時代性，朱异在梁武帝時，位居權要三十年，據梁書所言：「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脗合〈辨施〉篇：「德行未著，而稱我能，望人信之，實為難矣」便在慨嘆朱异乃名公貴親，而無惠人之姿。游師並說：

> 〈辨施篇〉與朱异的關係，推而廣之，可判定《劉子》一書必作於昭明太子歿後，凡東宮官屬皆罷，劉勰自嘆不遇，困居於後生之時。蓋昭明太子

[22] 游師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台北：華正，２０１３），頁９０３。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薨，東宮官署皆罷，朝中機謀，掌於朱异，至侯景亂前，朱异皆居貴位，劉勰眼看託付無望，失勢無依，固有嘆怨，不敢明謂，乃作辨施寄意。[23]

這麼一來，書既作成於昭明薨後，從時間點上，昭明太子已無登基的可能，尤其，書中所撰寫之事。多昭明薨後才發生的史事；又〈遇不遇〉也很顯見皆是蕭統亡故後所寫，與其說是為昭明太子登基而作，不如說，更是劉勰自己學術已然走到巔峰，鎔鑄百家，翔集經史，貫通三道，自然寫成。目的除了梁武帝下詔要求應試，更大的可能的原因是「辨施寄意」，完成自我懷抱的目的。

四、小結

簡言之，陳志平先生的新說法，其實融貫了諸家精要，再進行梳理，進行了完整的爬梳，除了文中多次提到引用林其錟、陳鳳金先生的說法外，版本考究的部分，也和朱文民先提出的說法有呼應，完整的提出可信服人的歷史脈絡，本文並加上游師志誠內證的結果，作為檢證，除了部分商榷了陳志平先生的說法外，更能強調《劉子》作者乃劉勰的證據。

本文欲立基在最新證據的基礎上，從陳志平反駁是劉晝作的同時，同時加入了更多應為劉勰作的證據，希望更能補足陳先生立論時，更重於駁斥非劉晝，而較少補充為劉勰之處，並檢證一些立意上的矛盾，進而從新證據裡，證成劉勰和《劉子》的關係。

本文結論以為：對於袁孝政註與張鷟的不實說，林其錟、朱文民先生的考據早已說過，陳志平先生能加上章若愚《群書考索》的說法，證成此二條資料不足信為劉晝作的說法。就目錄學著錄來看：距劉子成書的時間越近的目錄，都顯示為劉勰所作，反而距離其成書年代越遠，則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人反而多，這種不合理的懷疑，不該作為劉晝作的證據，另外，目錄學者如何評判子書，如何理

[23] 游師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２０１０年），頁３３４－３３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解《文心雕龍》，也是造成目錄分類差異的原因，是故，唯有將《文心雕龍》的性質釐清與比對，並內證二者，才能更看出兩書的關係。而用語的考證中，不應該只從南方語彙或是北方語彙來判准，忽略了學習的可能，加上《劉子》乃是以駢文寫成，用語勢必更不會局限於生活經驗，反而是從用語背後，如朱文民指出《劉子》如何援引佛教經典，或游師指出《劉子》用了佛教方法，更能證明絕不可能是詆佛的劉晝，應是劉勰才能產出這樣的巨作，最後回到目的性，本文覺得陳志平先生提出的為昭明太子登基所作值得商榷，因為書成之時，昭明太子已經亡故，而朱文民先生提出應試而作，較有歷史信據，但就筆者觀察，也應該是劉勰經歷了學養、經驗、思想整合性的高峰，自自然然便要寫出留世的作品，外在環境雖有誘因，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應是時機的水到渠成。

此外，筆者還想進一步透過「類感模式」的方法，來論證兩書的作者實為同一人，類感模式是人對於天地至道的思考過程，透過觀天習地，來衍生對天地運作的思考，一方面深受時代影響，一方面又和後天論學有關，遂能演譯一套基模來詮釋自我和道的方式，每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有差異，是故，對類感的方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區別。

也就是說，因為類感模式，人人殊異，我們便可以透過類感論述去比較《文心雕龍》、《劉子》二書的差異，去確認兩書的作者問題，並透過比對更進一步論證兩書的內涵，更可為二書的內證、互著、別裁、精密閱讀打下基礎，所以下一節，我們將要把焦點先建立出《文心雕龍》的類感論，再來討論《劉子》，並對照兩者。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二節　內證研究：《文心雕龍》與《劉子》的類感論

一、問題的導出：劉勰《文心雕龍》類感論的源頭

人對於事物的認知，皆來自於認知事物的模式；同時，個人的獨特認知，皆導因於認知模式的殊異。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不論是在當代，甚或是現代，都有其獨出機杼的見地，若我們想知道這些見地因何而來，就得認識它的感知模式，了解其如何看待世界、組合事物的方式。

而當我們想透過「感知模式」來認識《文心雕龍》的同時，就要檢證整部《文心雕龍》所構成的整體環境脈絡，自然又可從其前沿的漢易象數學的追索，重新發現「龍學」世界的輪廓，及它如何深植在社會文化環境中的狀態中。進一步，我們因此可以透過這所謂「感知模式」去討論文學史的議題，即《劉子》一書和《文心雕龍》是否皆為劉勰所著的問題，如果他們的認知方式和結果一致，二書就更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於是我們便可以從類感論進行分析，「類感」即因類相感，因萬物同構同類，故推而能通天地萬物，掌握宇宙精微，可說是中國認識論的起源。類感理論的源頭甚早，整部透過「感而遂通天下」模式的《周易》，都可說是先人感物的智慧結晶。我們可引〈周易・繫辭傳〉的一段話，作為易學上早已運用類感系統，類比天地萬物的證明：

>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24]

朱曉海認為此談「包犧氏透過各種觀察和經驗累積，而後歸納抽繹，才獲致這份

[24] 據《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１９９７），頁１６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洞見」；[25]陳德興則認為這是談「立卦乃聖人據經驗法則仰觀俯察天地人物之情，將其極深之意蘊寄於八卦符號之中，因而演之，以求通達造物之神妙、萬有變化之軌跡；從卦爻演繹的過程中，以陰陽之性能證成天地人間的基本德性」；[26]這些固然都能對此段作解釋，然而我們想進一步問的是，〈繫辭〉的「類」——怎麼相類？如何能通？細分此段，其「類」感方法可分成三層次：一是觀於天地，從天象地法與鳥獸之文，直接「類比」；二是「近取諸身」與「遠取諸物」，以同理的方式去取自身與萬物之連接，進行概括性的「類化」；然而第三種的「通神明之德」與「類萬物之情」，則進一步以抽象性的類感思維，從已知來推測未知，追究人與萬物生命背後的存有。通過這三層次，物和我的關係就能合一的「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了。

從上段看來，「類感」方法論已經在易學發展起來了，可除了類感的方法外，類感之所以能「類」，還牽涉內在建構的元素，只有萬物有共質，方才可因「類」共感——這就牽涉到了「氣化」論的基礎，因萬物皆「氣」構成，而能「類感」，可說是易學基礎上開展的共識。鄭毓瑜將傳統氣類感應的方式，整合為「連類」說，其言：

> 人感應出世界，也身處世界之中。更重要的是，世界的整體於是在人的個體上顯現，而出自個體身心的文學就是整體世界的舞臺。這是彼此相互包含與顯現的「個人—整體」，……，在這樣的「連類」角度下，我們也許可以想像，在「宇宙—身體」中其實沒有以物質形軀出現或者僅僅以封閉在內的心志所呈現的「人」，反而是瀰漫擴張、彼此穿通而無所窒礙的「氣態」存在，亦即如果我們要談到屬於宇宙也屬於人之身心的「文」，我們

[25] 朱曉海：《讀易小識》（台北：文史哲，１９８７），頁９９。
[26] 陳德興：《氣論釋物的身體哲學：陰陽、五行、精氣理論的身體形構》（台北：五南，２００９），頁４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首先就不能忽略這樣一種「（體）氣」的顯示。[27]

這段話中，不難發現鄭毓瑜通過傳統的氣化思考，結合「宇宙一身體」而確立人可通達「感」。她所整理的「連類」說法是有現代意義的，王德威評價她的論點，認為她透過中國傳統認識論的再認識，將『情』與『物』兩者之間的交錯關係，更整體性的整合，從體氣到感通，連結了「有情個體」和「物象相繫」的部分，並讚美她的發端「不但深化了傳統，也再次發明了傳統」。[28]此外，筆者覺得更重要的是，「連類」的論點得以揚棄西方批評理論和中國傳統的扞格，重新理解傳統文學批評中「道」的規準，進一步解釋文非技藝，而能「原道」，得出傳統認識論視域下，所展開文的更高價值。

所以我們更能明白《文心雕龍》，為何開篇就要以〈原道〉來解釋「文」，〈原道〉說：

>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29]

從氣化到類感的脈絡來理解，可知劉勰想通過傳統認識論的再思考，開宗明義標立——「文」乃人「類感」天的體現，進而彰顯文的重要性。上文中，劉勰以道視作文的根本，卻由道落實的——「德」開始說，「德」是道的歷程，「文」則借由「道」經「德」自然而生，使得「文之為德」的命題被引了出來，便由天人間

---

27 鄭毓瑜：〈「文」與「明」—從「天文」和「人文」的類比談起〉收於其氏著《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２０１２），頁３５。

28 王德威：〈序・詩與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收於鄭毓瑜著《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頁３－９。

29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頁１３－１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的哲學範疇，過渡到文學範疇，因此，文就有「道」的表現意義。然而「道」如何通過人再體現成文？以至自然一詞，如何和「道」並觀？都導致詮釋者對「自然之道」是個什麼「道」，莫衷一是。

事實上關於劉勰宗儒一事，龍學界早有定見，其在〈文心雕龍．序志〉抒發寫作動機源於「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又大力標榜〈宗經〉的樞紐地位，另〈原道〉篇屢稱三聖、崇孔子、稱唐虞、重仁孝等方面，幾可認定《文心雕龍》歸原於儒的用心。劉勰一心想宏揚儒家之方，卻未走注經之路，是因為〈序志〉:「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於是他轉而選擇走弘揚經典的文學價值之路，試圖將經典提昇為文學創作的最高典範，開發其文學方面涵藏的內蘊，並由此建立一套指導創作的文學理論。

此創闢文學理論的宏願，使其理論構築在「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之上，建構以經典為最高評準的文學觀，並據經典而「正緯、辨騷」，揭明人類世界的常道之不可變，與文學發展應有的語言藝術之變，都明確的顯示其內在的儒學性格。

但為什麼學界還是不能斬釘截鐵說:原道就是原儒之道呢？這和我們對儒學經易學闡發出的「類感」說不夠了解，致使學者認為劉勰的類感說，有源於道家、佛家或是三教兼解的歧異，如果我們可以從漢代《易》的經學流變，來理解劉勰類感論的源頭，也許可以得到更全面的看法。

而《文心雕龍》類感論的源流爬梳，龔鵬程先生已有了發端之功。他將於魏晉文學之所以轉向抒情，乃至《文心雕龍》類感的源頭，推源到漢代思想；撰〈從《呂氏春秋》到《文心雕龍》—自然氣感與抒情自我〉一文，論述《呂氏春秋》通過類感，使漢代人發展「氣感」與「起情」的觀念，確立人有「感性主體」，可將抒情和體道二為一，在正視情欲之餘，進而從各種不同角度來「理情性」，故能開展出魏晉緣情說的先驅。

這篇的提出，點明了朱自清提出「魏晉時期是文學獨立的新時代」的說法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盲點，進一步還證成了漢代大經學思想非對文學的箝制，而有其推波之功。

此說當然是對前輩的挑戰，而此文更細膩處理了漢人由氣感論述，帶出的性情論述，乃至於對文學的影響。只是其文從《呂氏春秋》到《文心雕龍》作為範圍來討論，佐證的材料從《呂氏春秋》為起首，旁及〈禮記、樂記〉、《淮南子》、《春秋繁露》……，雖都是先秦到漢代思想具有代表性的材料，若想從而論證《文心雕龍》的思想進程，卻還有商榷的空間；固《呂氏春秋》對劉勰影響深刻，然而，啟發不等於「直接」影響，當中應有階段脈絡可循。另外，龔文亦直接斷言「劉勰之言虛靜，也屬氣感哲學中應有之義，只能溯源於董仲舒，不當旁求於老子莊周論情之感物」[30]，此說也有更值得細膩推敲的地方，因為這些材料，仍籠罩在易學脈絡之下，如不從易學脈絡來理解，實顯得不夠周延。

正如張濤在《秦漢易學思想研究》所言：

> 綜觀秦漢思想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周易》及易學的啟示和影響始終是貫穿其中的，許多思維模式、思想方法的推出和運用，許多重要概念、論點的提出和展開，許多思想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通過解說、詮釋《周易》，研究、運用易學來完成的。[31]

張濤認為，秦漢思想實透過對易的不斷註解，豐富了思想概念。對照龔文上述所引材料，明顯亦是受於大時代易學發展的影響，而完成的智慧結晶。另一方面，我們也深知《文心雕龍》從成書形式和思想，都和易學緊密結合；也許應通過整體易學的類感系統之脈絡，明白其如何將天體的生成結構，對應於天道，再對應於人事，進而將「情」的內涵統攝進來，又推而影響《文心雕龍》對情字的思考。

30　龔鵬程：《從《呂氏春秋》到《文心雕龍》—自然氣感到抒情自我》收於柯慶明，蕭馳主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９），頁７０４。

31　張濤：〈易學和秦漢思想的發展〉收於《秦漢易學思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５），頁３８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本章為了比對二書的類感模式，將先從龔鵬程先生的說法為起點，討論由《呂氏春秋》下的發展兩漢易學如何發揚類感說？怎麼對應情？再進一步討論《文心雕龍》對兩漢易學中的類感論述的繼承和發展是什麼？可看出劉勰什麼獨到之處？此外，便可以討論《劉子》一書的類感思想，是否和《文心雕龍》的類感模式相同，從而檢證二書為劉勰所著的可能。

二、漢代易學中的象數學如何發揚類感論

《易經》在結構和思想上，如何影響劉勰，游師志誠在《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已有兩篇專文討論[32]。而縮小到關於漢易如何影響劉勰，亦有楊焄〈從漢代易學論〈文心雕龍・隱秀〉〉發文討論，該文指出：

> 劉勰在《隱秀》篇中論「隱」時所提到的「互體」，主要是受到了漢代《易》學的影響，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鄭玄的學說。通過對鄭氏《易》注諸多特點的分析，可以有助於我們對「隱」有一個較為準確的理解。[33]

該文雖就「隱」來談漢易中的「互體說」，如何對劉勰產生影響，但實際上已經撥出一條漢易引導劉勰的路，尤其鄭玄在象數易的成就極高，該文雖確認了鄭玄象數易對劉勰思路的影響，然又何止鄭玄一人影響劉勰，實不如放大的談劉勰對漢易的思維的接收，怎麼轉化於文論應用更為關切。此外，還有朱青的〈《文心雕龍》與漢代易學〉談及劉勰用易的語言層面所做的釋析，提出：

> 劉勰雖依漢易象數之學以為論文之道，但卻從古文經學的治學理念出發，

[32] 游師志誠：〈劉勰與《易經》初論〉、〈劉勰與《易經》再論〉，收於游師著《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２０１０年）。

[33] 楊焄：〈從漢代易學論〈文心雕龍・隱秀〉〉收於徐中玉、郭豫適所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２４輯・中國文論的常與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頁３４３－３４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只吸取其互體、飛伏等解易體例，從而揚棄了象數易學中繁瑣的解易套路，也拋棄了今文經學中的論陰陽災異的神秘主義內容。……通過以上考釋與解析，對劉勰所撰《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就易學史而言，《文心雕龍》的易學基礎是漢代象數之學；就經學史而言，屬古文經學系統。總之，《文心雕龍》歸屬於儒家經學體系。[34]

朱文主要確立劉勰使用象數學術語，進行文學理論的建置，然而，語言層面的使用背後，應有更高層次的思想指導，光是從語言比對，不能全面理解劉勰的思想層次。筆者進一步以為，要談漢代易學的影響，就不能揚棄象數學自孟喜京房發展後，在天人哲學的高度成就，而天人相感的模式之建置，才是劉勰建置《文心》理論的功臣。賴貴三先生說：

象數易學則更進一步將陰陽五行的宇宙變化歸納為神秘的象數命運，用象數的神秘來預示人生與社會的過去與未來。……京房易學的價值在於以新的易學思維方式，建立了不同於〈易傳序卦〉卦序的系統，揭示了六十四卦內在的關係。京房易學作為一種適應時代潮流的天人之學，目的在於以神道設教，正人倫，明王道，匡救漢代吏政，調整社會秩序。[35]

此文指出象數易學的重要性：它歸納出可以通達抽象神祕系統的方法，並能適應時代潮流，在「天人之學」和「社會秩序」的互相闡發下，成為易學的重要成就。這些象數學，解釋人類與自然、社會的繁雜關係，使得漢代象數易學在思想史上不容忽視。若能消解對漢代象數易學的成見，由其思想層面進行觀察，也許我們更能認識象數學如何高度發展類感說。從而討論漢代象數易學裡，「感」的具象

[34] 朱清：〈《文心雕龍》與漢代易學〉，《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２５卷第６期（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頁６２－６６。
[35] 賴貴三：《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台北：文津，２００７），頁２７２。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化歷程是甚麼？由孟喜卦氣說而來，一路從焦贛、京房、鄭玄到虞翻的深化，如何能「類」？怎麼相「感」？並且透過這些脈絡的梳理，再而理解劉勰對漢易思想接受的過程：

（一）、漢代象數易學如何發揚類感：規律性法則向抽象的轉化

要問漢代象數易學的類感發展，可能要對漢代象數易學的演變歷程有基本的理解。實際上，通過目前學界研究漢代象數易的演變史，也可以看到一個由規律性法則，向抽象轉化的歷程：[36]

1、規律性推演宇宙法則的易學新起點：孟喜的卦氣說

兩漢象數易學可說是從孟喜卦氣說作為發端的——將六十四卦，與體現陰陽之氣消長進退的四時、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相互配合，於是產生四正卦說、十二消息卦說、六日七分法、七十二候說。[37]孟喜發端的卦氣說，實將《周易》與曆法結合起來，將變動的天道進行常態性的歸納，以陰陽之氣的消長，對應於規律的宇宙周期，將氣和時連結一起談，得到一種規律性的驗證，也綰合易的不變性和宇宙連結的關係，和人事接軌。

2、大成於占驗之術：焦贛、京房：值星、八宮、五行

孟喜所提的規律性，還是有變動，或與常法難相合的情況，這時的矛盾衝突，在曆法上可以改曆，但在易理上就必須解釋變動的原因，繼起的焦贛，為了占驗

---

36 關於漢代象數易學的發展及其哲學化的建構，本段主要參照高懷民《兩漢易學史》（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１９７０）；梁書弦《漢易卦氣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０７）；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崑崙出版社，２００５），王新春《易學與中國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等書的脈絡參照整理之。

37 梁書弦將卦氣說整理的非常詳盡，參其說可知卦氣說的參照方法：卦氣說基本精神是將坎、離、震、兌四卦，分主四時和方位，並依其二十四爻，分別表示一年二十四節氣，而節氣的陰陽之氣有消長進退，故孟喜又在六十四卦中選擇出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個卦，使之配對一年十二個月，從卦象就可看出陰陽之氣的循環不斷的歷程。另，二十四節氣又可進一步劃分三分，這樣使一月有六氣，一年共七十二氣，因每一氣配一候，故稱七十二候。孟喜將六十卦配以七十二候，得出易學上的七十二候說；進而利用卦將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除以六十卦，則每卦得六又八十分之七日，折合成今天時制為一卦當六日又二小時零六分。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的更有效性，便創立了用卦值日的筮占之術，強化了「變」，這就從曆法層次下推移到人事的變動，替外在的變因找出某種規律。

依焦氏之見，人們不僅要明常態，更應當明變動的「非」常態，才可把握天道，從而適切回應，以便用天道立人道。這種對從天道「常」與「非常」的掌握，充分反映了易學占候之術的特質，也是當時重陰陽災異的社會習尚之典型體現。

繼而集大成的京房，則在孟喜卦氣的曆法圖式中，和焦贛的理論下，進一步開展了他的學說，他按照八宮排列，將天干地支放入卦中，不但援引了西漢天文、曆法、醫學、政治等科學的最新成果，除和孟喜一般將六十四卦與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等天地之象結合起來，又更講究「筮法」：包含納甲、世應、飛伏、五行與六親等，並通過方術來闡釋卦象，提出了一種新世界結構，進一步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宇宙，這種學說創造性地詮釋、轉化了《易》，也建構獨特的八宮易學。京房的筮占法，將《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通過五行一一配上六親，構成了一個家庭、宗法、社會的關係網，創造了由「感」而「神」的常模，並能驗應吉凶，治易的同時，實具「立五常」、「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表達了象數學家的人文精神。朱伯崑《易學哲學史》指出京房學的價值：

> 京房將八卦和六十四卦看成是世界的模式，認為《周易》既是自然界又是人類社會的縮影，作為世界變易的基本法則即陰陽二氣的運行和五行之氣的生剋，即表現在八卦和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之中。這樣，便將西漢以來的自然哲學更加系統化了。儘管他將《周易》中的筮法，引向占候之術，宣揚了天人感應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圖式對後來的哲學家們探討世界的普遍聯繫，很有啟發的意義。[38]

[38]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１７０－１７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這個說法比較客觀的提出京房學對「宇宙觀和天人相感」說的貢獻，不過此說仍強調天人感應的迷信。如果我們拋棄「天人感應」是迷信的成見，來討論京房占驗中的方法和步驟，會發現納甲筮法是將天干地支，納入卦爻中，並考慮五行的生剋變化，而緊接的世應、飛伏、六親等，都指涉了更為抽象的「感應」的神祕內涵被具現的方法。「神」牽涉了當下情境的全然感知，懂得「神」之用，才能從狀況中，找出一條適切回應的方式。而此天道感應下，「神」非單指涉宗教概念，而是由天道向人事演變的關節點，能透過象數的步驟，指向「客觀事物」的精妙易理和神妙變化，故感應之「神」，已有傾向「智」的思考。

3、深化於注經之中：荀爽乾坤昇降說、鄭玄爻辰說、虞翻旁通說

漢末則湧現了荀爽、鄭玄、虞翻三位影響極為深遠的易學大家。

荀爽提出乾升坤降說，以易學條例，談乾坤之氣相互作用的法則，荀爽主張陽宜升，陰宜降，使天地萬物在大宇宙背景下，各有適切定位，從而達成井然有序，和諧有致的格局。

鄭玄易學的核心則在爻辰說，源於鄭玄獨特的經學背景，他的爻辰圖式，結合了之前的卦氣圖式，又更細緻的以「爻」，涵攝了整體宇宙陰陽二氣之消長，故物候、節氣、時序之更替，萬物萬象之生化，都可以透過爻辰相對，一窺其奧，更取《乾》、《坤》兩卦十二爻與十二律呂相配，再而將漢代經學的人文禮樂精神，重建於易學之中，以爻辰說完備地傳達，凸顯禮樂文化精神，使易學有了全新的底蘊。

虞翻易學則立基於他獨特的旁通說，旁通說借兩卦之間用陰陽相對的彼卦，來解釋此卦，透過一顯一隱、相互涵攝、流變互通的，詮顯了大宇宙和社會人生中各種事象間的旁通關係，提升了荀爽卦變思想，在易學史上推出了較為完備的卦變學說。虞翻另提出《易傳》中的當位、失位說，在肯定當位得正爻的合理性前提下，以六爻皆得圓成的既濟為最終期許。這一學說倡導人守位之正，積極促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成宇宙有序和諧之理想格局，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易學中的高度人文價值。

荀爽、鄭玄、到虞翻這些經學家，皆通過注經來談爻的「變」動，試圖歸納方法來理解宇宙和人事間的對應。更重要的是，他們所建立象數易學，將陰陽五行的宇宙變化，歸納為神秘象數預示的具現，從那些八卦九宮數、四象之數、五行生成數、五位相合數、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包括爻體與爻氣說等內容的角度，來聯繫卦象，涵攝世間萬有，體現易學的「天人感應」系統。

4、象數學豐富了神字的定義

由上述討論來看，漢代象數易學實具有高度哲學性的天人之學，雖是利用卜占來解經，推演出繁瑣至極的條例，卻也可看出其將「感而遂通天地」之「感」具現化的用心。也就是說，通過漢代象數易的開展，能確立的是人感通天地萬物有一定的步驟和方法，「感」便不只是宗教思維下的神祕感，而是「智」的「通」與「受」下的超越體驗。從孟喜卦氣說而來的規律性宇宙圖式、轉向到京房易學中的神秘傾向，再經過荀爽、鄭玄、虞翻的注經中，宇宙萬物的變動，在錯綜複雜的變動下都有規律，而規律透過某種程序的感應，便能抽象的理解宇宙最終實現的「道」，轉化神祕的「感」成為可能的過程。

所謂「感」而能通天地的「神」的狀態，是一種體道後全知形貌，非嚴密的分析，而是直接從對「象」的感官來把握神秘思維，進而透過認知，理解到一種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心理體驗。它非邏輯推驗，超越感性，但又沒有脫離感性，是從既定的步驟和方法中，逐步把「感」、「物象」和「神」連結起來，將天地人之道，以「感」貫通。

5、龔文的商榷

前已言及，龔鵬程將《文心雕龍》類感的源頭，推源到漢代思想的發軔，又言：「劉勰之言虛靜，也屬氣感哲學中應有之義，只能溯源於董仲舒，不當旁求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於老子莊周論情之感物」[39]有其偏頗，我們並非否認董仲舒天人學說對劉勰的影響，但要補充的是—除了董仲舒的發軔，將陰陽結合起來，提出一種更為系統、更為神秘的陰陽學說外，此後孟喜的卦氣說的氣，一路發展到京房，將五行之說全面引入易學領域，在重視陰陽之氣的同時，尤為重視用五行對陰陽、四時之氣做出進一步詳盡的說明，在陰陽五行學說的全面運用後，使漢代象數易學得以更完善的發展了類感系統。

故劉勰並非只接受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便發展了文學的類感系統，而是備齊於整體漢代象術易的知識，承繼了這個基模，再展開在其文學理論上。總體而言，漢代象數易確立了人能對抽象事物能感應的條件，而感應抽象事物的「神」，乃透過物象的演繹，通天下之道，進一步達到「神與物游」的可能，而「神與物游」又怎麼「情理相應」，又還要進一步討論，才能明白「感」和「情」之間的繫聯，才能了解劉勰如何轉向人事體現，再轉向文學評價的方式。

（二）、由感而調理情，洩情以通神的關鍵

氣化宇宙的認識逐漸發展完足後，陰陽和五行之氣，被用來說明不同物質如何相反相成的交互作用，互相類感，又進一步通過漢代象數易的發明，將「感而遂通天地」的感，變成以規模、條列化的方式，解決神秘難測的關鍵，這也是劉勰立基的點。

劉勰從《呂氏春秋》以降，吸收了漢代象數易的根基，相信人也有感通天地的能力，才能進一步理解道，進而以能呈現道的感知當規準，作為評價文章好壞的標的，而評價即審美的實際操作，也就進一步將道，聯繫到審美的判准上，故而這層認識又進一步可以推及文學審美論的更深層展現，致使開出《文心雕龍》將對道的感應，具體落實在「文之為德」上，但是想到達文學的審美體驗，「感」字還有更深層的意蘊要被開展才可以，正如龔鵬程的分析說：

---

39 龔鵬程：《從《呂氏春秋》到《文心雕龍》—自然氣感到抒情自我》，頁７０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漢代天人感應說，蓋即有此類經驗。春氣暖，秋氣清，人仰觀天地生物之意，切感萬物同氣相依之情，直契天心，若可知其災異變化之意。其實就是讓人在一美的覺知裡，達到宗教性神交的感悟。此一感悟，亦詩人之情也。[40]

「神」作為象數易學裡，貫通天人的狀態，欲明神，先要通過覺知的「感」，才能到達，而前已說明：「感」是心理體驗，不是邏輯推驗，超越感性，又沒有脫離感性，但大致上，象數易的感，實通過陰陽五行與氣之交感為通感路徑，把天地人的存在，納入陰陽五行世界圖式的架構、令宇宙生化的運作可被「知」性來理解，並操控，但這個覺「知」是否帶有「情」感？是否可以稱為「詩人之情」？那就需要再進一步思索。

如果龔文所言因氣感而通天心之智、與萬物相契的狀態，實和上述所言象數易發展的「神」的狀態相合，那麼「神」的狀態中，是否包括「相依之情」？又假設：「感與外物相交以後，情應然而生」，那麼〈文心雕龍・物色〉所言：「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一葉且或迎意，蟲聲足以引心」這種由外物相召的「感」，才有了立足點，但從上述漢易象數與感的討論來看，我們還是不能進一步肯定在兩漢象數易學上「感」和「情」字之間的關聯，也就是類感與情的問題？而劉勰勢必也要處理這個問題，才能進一步推展龔文中所謂「以情感與萬物交會感通」，進而「感悟自然」並形成「審美意識」。

要解決此系列問題的關鍵在於：難道漢易象數學的通感，不會處理到情的問題嗎？這個部分學界確實長期忽略了，我們還是要從漢代象數易學來找答案。

在象數易濃厚的哲學傾向下，我們的假設是：「感」和「物」中間過程裡，

40 龔鵬程：《從《呂氏春秋》到《文心雕龍》—自然氣感到抒情自我》，頁６９７－６９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不只確立了人的感知主體，可以感應天地之道，同時也從感應之中，得到情感上的相應，使得情感有其系統性，自然產生「類感起情」的可能。

如前文所引，秦漢思想實透過對易學不斷深化的過程而來，包含天人相感模式，實存易學之中。在董仲舒的天人相感說裡——人的情感和德性都取化於天，故言「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也就確立了性情是與天地相副的，是天人感應的結果，故「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人不但形體肇自上天，就是精神血氣、思想感情、喜怒哀樂也分別體現了天的各個方面。氣可以傳達人之情感，所以天氣與人氣二間之間有神秘的感應作用，不僅人上類於天，天亦與人相副，所以說「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這就說明了一條由外向內的路。

繼董仲舒以降的象數學，更在占筮過程中，對物象寄託進行詮釋，同時，感和物之間連結的情怎麼發展就變得可感，而證成「感」不只是上對天道，還要能下對人事，故象數易雖大講節氣、物候、天文、曆法，實際上是借天道而講人道，甚至將天道和人的性與情呼應起來，加上京房象數學以降，把陰陽二氣和五行學說由「天」而「人」的對應關係上發展的更完整。

由於天、地、人都肇自太極，化合「陰陽」；因是同構的，天有四時，地有五行，人也應之相對，形成相互影響的「互感」關係，使天道變化和人的身體反應遂成一系統性。故而鄭玄注《乾鑿度》說：「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因此，它以八卦配五常，變成了「八卦之氣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就帶出了以自然五行配人文五常的論調。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則是帶入了五行帶入了身體，認為人生天地間，首為乾，腹為坤，呼日吸月，與天地同一陰陽。離為心火，坎為腎水，坎離匡郭，水火既濟。一身之生理變化，陰陽升降，皆在人體中。[41]在漢代象數

[41] 周立升：〈《參同契》建構的人天模型〉收於周立升《兩漢易學與道家思想》（上海：上海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的發展下，抽象的倫理道德，或具象的身體官能，都和宇宙模式相應，並能以數類推。正如陳德興所言：

> 兩漢哲學借氣化宇宙論開顯出來的身體思想無疑是極高明的。其以氣範疇切入人的形神結構、探討「人」之存在的理想狀態，基本上就是：天人一體的思想氛圍、天人底蘊的同質預設下，對人之存在樣態、存在品質之提升的可能性之探討，……。然而，不論是陰陽五行釋物秩序所鋪陳之世界圖式，或是精氣神的釋物假借「卦爻法象」的符號學方法所開展出來的修真奧旨，皆可目為兩漢的思想家企圖以數理運算的精神掌握天道運行的實情，這個方法是傾向與《周易》實在論精神及數理化的天道內涵為探索的目的；而此方法、此目的所預設之對象，在冥冥之中主宰了漢儒對天道思想的宇宙論側面之關注，同時，或也遮蔽了宇宙論域之外、離形去智的天道奧域。[42]

這段文章指出在象數易的發達下，漢代的身體論述是認為人的身體觀，和天道有具體的繫連。人的樣態和品質和天道相關，性和情的展現自然也和天道有關，依附在天道變化之下。「氣」為根源，「萬物」是氣化世界的實然表現，「陰陽」、「五行」層層相因，演繹物物互動的秩序。保證氣的變化之必然性、相應性和絕對性。而氣的變化，可以影響人的狀態和品質，就使得兩漢易學在氣感活動中，氣能積極施動，而人能受動，在交感之下，依氣類感通，便因之可開顯道德與情感兩端。只是情感與物相接，並非處於澄明狀態時，情感就變成鬱積體內不得不發的憂愁，便阻止了明道通神的途徑。

故作為漢代官方論述代表的《白虎通德論》的性善情惡說，可以放在易學身

化出版社，２００１），頁２０１。

42 陳德興：《氣論釋物的身體哲學：陰陽、五行、精氣理論的身體形構》，頁１９３。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體思維的脈絡下思考：《白虎通德論》認為情性都是人稟自天氣而生，但性情二者卻是有區別的。它說：「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在它看來：「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人生而有五常之性即「仁義禮智信」、也有所謂六情指「喜怒哀樂愛惡」，要「扶成五性」，故認為人要用「五常之性」來治理時時想念的「六情」。[43]這麼一來，就牽涉了由漢易象數學氣化宇宙論發展下，逐漸深化的性善情惡說。

情阻礙了「性」以明「神」，但又不能禁止情的產出，只能以洩導的方式，幫助人重新回到靈明的狀態，寫文以洩情，變成一種理情的工作，可幫助性歸於道，繼而感通「神」。由此可以推演的是：漢易強調的是類感對「神」字的觀照，然而由感而情的調理，也就使劉勰轉向「文論」論的「神」的同時，也需要處理「情」怎麼對應的問題，才能進一步在審美和感應上找出一條創作的道路。

三、由漢易象數學脈絡再探《文心雕龍》的類感說

上述討論下可知，董仲舒到漢代象數的類感說發展以降，以「氣」為萬物的本源論幾成傳統認識論的定見，混一於氣的事物中，可依氣類推尋，逆推其間之道，便能呈現立身處事的定則。而象術易學，就是確立感應活動中，可透過一定的步驟、方式去感知，方能進一步體氣、明道而通神。

上已言及，〈原道〉從廣義的天地自然之文，到落實的文學之文，將有常的天道確立後，再要人通過「感」的體會，明白「文之為德」之所以大的原因，尤是典型氣感的例證。故確知劉勰體道的基模，亦建立在氣感脈絡發展的論述上，所以我們要先比對的是《文心雕龍》如何承繼其氣感論，而這樣的建構和漢代象數易學比較之下，又有何轉發？

這時我們可先考察文心雕龍談「氣」的問題，包含：（一）外氣如何和體氣

[43] 改寫自祝瑞開：〈「性理情」說與「中和」論〉收自《兩漢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１９８９），頁２８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感知？（二）感知和神之間怎麼透過「氣」繫連？（三）體氣怎麼變成文氣？三個問題，一方面可以組織劉勰的氣感說，一方面可進一步比附漢代象數易，耙梳其中的關聯。

（一）、外氣如何和體氣感知？

在人與道的關係中，氣固然是主導變化的，但作為能感通的人，更需要能施與變化。故在物我關係中，一方面「情以物興」，以物我的作用方向展開，一方面也「物以情觀」呈我往物的作用方向推去，形成了相互從屬、雙向作用的關係。這樣，劉勰就從象數易的陰陽氣類五行互感論中，演繹出他的審美感應論，如〈物色〉說：

>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44]

這裡一開始就說陰陽相交，不斷變化，於是表現為四季推移而萬物「入感」，微小的蟲蟻尚能感受外物的感召，可見四季變化影響萬物的深刻，人亦如是。所以，春日人們會感到愉悅舒暢；夏天鬱悶在心中凝結；秋日引起深遠之思慮；冬季思想會變得嚴肅而深沉。四季使人的感情因而變化，在這一系列的有規律的連鎖反應中，人也自然要發生相應的變化，可知劉勰繼承了漢代象數易下高度發揚的類感論，而演繹感物論。然而這個感物的重心，並非確立人能感物，而更是要確保這個感應可以落在文字之上。

[44]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１４９－１５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再綜合〈明詩〉「人稟七情，應物斯感」的說法來看，人的七情一旦受外物的刺激就會產生相應的情感反應，故「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使物我相應後，便能把作者自身的情感寄託與物，使物中有我；同時，有我之情的物反過來刺激，引起新的反應——在雙方相互反饋的過程中，物我逐漸融為一體。正如郁沅、羊列榮、謝昕在〈《文心雕龍》審美感應論探微〉所言：

> 劉勰鈎勒出了審美主客體的共同運動軌跡：「外—內—外」由外而內，是主體獲得更為廣闊的運動空間，擺脫外境萬物的束縛，從而走向更為自由的境界的過程，也是客體從冷漠無情的「無識之物」向表象轉換並在獲得生命中昇華為審美意念象的過程，也即由「外感應—內感應」的過程。由內而外，則是主體運用表現符號和手段將其情志意象物態化的過程，也是客體載負看意象從心理空間向語言空間轉化的過程。……審美感應論，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是一條不斷的索鏈。毫無疑問，劉勰的思想構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環。[45]

這裡點出劉勰的審美感應論有其運動軌跡，在〈物色〉的觀念裡，這宇宙不單只是物理作用及反作用的機械場所，還是一個大化生命流行的瑰麗境界。人是生命物，自然山川草木鳥獸也是生命物，人與之通感中，既把自己的生命活動外溢到自然物中，也從自然物中觀照到自已的生命活動，由「感」彙通物而落實成文。如此人對天道的感知，便紮實地立足於宇宙認知圖式中，推動了人能天人一體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由情彙通天地而落實成文的進路，是否可稱為劉勰對情

[45] 郁沅、羊列榮、謝昕：〈《文心雕龍》審美感應論探微〉收於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文史哲，民８１），頁１１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字的重視，而擺脫兩漢易學發展出「性善情惡」的傳統呢？蔡鐘翔認為：

> 陸機所云「詩緣情而綺靡」，雖然僅是片言只語，卻標志著緣情說的確立，緣情說的意義不在于情感的發現，而在于情感的解放，即容許情感脫離儒學和經學的羈絆。……。從陸機開端，緣情說在文論中便日益滋長擴展。尤其到了南朝，緣情說的聲勢已蓋過了言志說。……在南朝，緣情說雖已發場光大……但使緣情說成為系統理論的是劉勰，…，劉勰文論中以情為本的觀念是極為明確的……我們把情感視為劉勰創作論的核心，似乎並不為過。[46]

就蔡文的看法，緣情說是對性善情惡說的反動，而劉勰則正面的肯定了情的價值，這麼一來，劉勰則和漢代經學傳統斷裂了，也脫離了儒學和經學的籠罩；但我們進一步思考，劉勰本立於宗經徵聖的儒學批評體系的建構宗旨，怎麼任情縱性導致於情的殊異呢？但如果我們把抒情的論點，聯繫起鄭毓瑜「文學作為療癒的說法」來看，也許可以發現其中並非悖離，而是繼承而開展的過程。

鄭毓瑜在〈從病體到個體：「體氣」與早期抒情說〉認為：傳統認識論下的個體其實是一種氣態，隨時牽引於環境的變動，當氣所牽動的情「盈而反、鬱而舒」的時候，「抒情陳詩」則成為一種「病態體氣」的舒放方式，即療癒身體不適的方法，是故抒情寫作的目的，並非只在表現自覺，實是體現一個動情盪氣的存在世界的必要方式。[47]

若我們承此觀點進一步聯繫起漢代「性善情惡論」的說法，為情而文實為病態體氣的抒放方式，情導致了氣的病態，正如〈物色〉所言「人誰獲安」，換言

46　蔡鍾翔：〈劉勰與緣情說一兼論魏晉南北朝時期情感的解放〉收於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北京：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１６６－１６９。

47　參鄭毓瑜：〈從病體到個體：「體氣」與早期抒情說〉收於柯慶明，蕭馳主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冊》（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９），頁５３。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之，情仍是惡，因而動情實會妨害天性對道的體現。是故，若將劉勰對情字論述，放回類感一系的體道脈絡上，則知情仍為惡，仍是通天道的負累，但為情而文便能宣洩鬱悶之氣，藉由文字交換平衡，唯有平衡後，道才能繼續化通，使天人合一成為可能。這個論點也就和魏晉時人不同，表現了劉勰的獨特性，黃偉倫認為魏晉是「情」的自覺時代，將其時代的情性通觀的說：

> 對於「情」的看重與珍視是魏晉士人的一項重要特徵，他們不再拘錮於『性善清惡』的框架，把「情」視為「性」的對治對象，而是從人的自然本性來理解「情」，認為「情」是人天生所具有的，應該給予珍惜與重視，同時自然的感情或情緒，它基本上繫屬於個人的，並充分張顯了個人的個性特徵，它表現的個體在面對刺激時所產生的喜悅、憤怒、悲傷、痛苦、快樂、愛好、驚懼、憎恨、欲求等心理感受，是一種帶有著獨特的、鮮明的個性的感情，而這種植基於對個體生命的關注所緣生的對於「情」的尊重，也有待個體意識的覺醒方才成為可能。[48]

與時代相較，劉勰若真是繼承漢代象數易的類感論，而演繹出審美感應論，自然難以擺落「性善情惡」的籠罩，否則便將自放於認知系統的矛盾裡，若將「情是動盪不安的性」來理解，便知道他不是尊重情，而是將情作為需要紓解的對象時，就不能說劉勰是不再拘錮於「性善清惡」的框架，而是在此框架下深化，故能開展文學特有的平衡作用，抒情目的在於平衡體氣，體氣平衡為了完成天人一體，天人一體就通達於一種至高的「神」，這麼一來，就開創了一條由抒情之文而通神的路，也才能繫連起劉勰整體類感思想的脈絡。這種抒情為文的說法，不能不說是劉勰繼承漢代象數學開展的性情思想後之創見，不同於當代的縱情、任情，更是繼承漢代象數學開展出的學術思路，確立天人相合的基點下，才能落實在文

[48] 黃偉倫：《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台北：台灣學生，２００６），頁８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章裡。

接著，我們就要拉出感應的關節點—「神」來看，進一步說明劉勰所重非「情」而是「神」：

（二）、感知和神之間怎麼繫連——氣「感」關節點—「神」

劉勰《文心雕龍》對「神」範疇高度關注，或單用如「神居胸臆」；或合用，如：「神理」為用、「神道」闡幽，「神明」樞機等；乃至於以「神」命創作論的首篇〈神思〉，並專篇談之，可見得劉勰對神的高度重視，劉勰解釋道：

>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49]

「神」作為「感」的最高狀態時，「思」便能無遠弗屆——當作家靜思之時，可以聯想到千年之前；而在動容的時候，已觀照到萬里之外；在吟哦推敲語句之時，像聽到了珠玉般的聲音；而當注目凝思之時，又出現風雲變幻的景色，這就是思想的神妙之致。於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聲音、影像都能透過「神思」活現出來，打破時空的限制，故曰：「文之思也，其神遠矣」，即感之「神」不受現實侷限之故。作家寫作時的精神活動是無邊際的。

換言之〈神思〉篇的「神」，是感通天地，橫跨宇宙象度的狀態，要找到這種「神」狀態，劉勰提出保持「虛靜」，來培獲。其言：

>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u>虛靜</u>，疏瀹五藏，

[49]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９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澡雪精神。[50]

這是說：「神」之感本蘊於心，能否感知則由心統關鍵；而事物呈現於耳目之前，由語言來表達。語言通暢了，事物本質就無從隱藏；相對的，心靈的關鍵滯塞了，神思也就無從生發。所以運用文思，貴在「虛靜」無雜念，為此要疏通肺腑，蕩滌胸懷。然而，為何求「虛靜」呢？細分其因，因為虛能容物，靜能觀物，所以作者保持一種沉澱的心境，自然能使內心自由想像和揮灑，便能夠獲得精妙的思想，而這樣虛靜的做法，如果放入象數易在占筮時，要心念虛靜，觀照物象，以冥合萬物，超越時空，以通天地之神的方法一致。

而此虛靜後所感受的神，即帶有形上或本體色彩，在天道變化或規律下，還帶有智性的理解，才能進一步成為可被審美的文，當然，要達至這種靈明之境，還得有先備條件配合。故除心靜之外，劉勰更要求積學識理的方式，談找到「神」之前的先備功夫，並和「智」的培養息息相關，〈神思〉篇接著說：

>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51]

這裡分論對作者的四個要求：「積學以儲寶」，要求平時就要積累學問，增長知識，作為文思的基礎；「酌理以富才」，要求培養分析、研究問題的能力；「研閱以窮照」，是對作者所閱歷的事物，從表象分析出本質；進而「馴致以懌辭」，按文情的需要去選擇和運用文辭，進入「辭達」的階段。劉勰認為通此四個進程後，人的主體—「元解之宰」，就能「尋聲律而定墨」、「窺意象而運斤」，成為創作文章的首端，接著就能將感通的「神」，化為文字傳達給讀者，更可以看出〈神思〉

50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９４。
51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９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的神，是尚智重識的，將感通天地的神祕性，更側重於智性的理解天地。

積學儲寶這種尚智的主張，又明確將儒學放進劉勰體系大脈絡裡，可是學者論述時，卻往往單就「虛靜」說，就把劉勰推落道或釋家一系，無視劉勰整體學術脈絡的依歸，也無視他「尚智」、「重文」和道、釋家旨歸的悖離，道家要求「棄聖絕智」，釋家雖有「尚智」教義，但和積學以儲寶並不一致，要是從《易經》的經學史脈絡中的象數來理解「虛靜」，不但能替「窺意象而運斤」的「意象」感發而走向「運斤」找到源流，因為象數本是借通過物象的規則找到感發天地的可能，還能結合劉勰宗經下的崇學思想，替漢代象數易的轉折找到一個承先啟後的關鍵點。

站在這層理解上，所以我們可以再回到〈原道〉，來理解劉勰氣類感應說的具體意義，只有將「神」理解為「事物變化莫測的內在深層律動」時，才能更明白〈原道〉篇的語境和象數易學的密切關係。〈原道〉：

>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52]

劉勰指出《易》為庖犧作畫，仲尼作翼，是有心之文，出自太極，與天道神明相通，故能幽贊神明；河圖、洛書也是如此，富於天地靈性，是天地大美之呈現，這一段既標立《易》為通神之書，又聯繫起文字乃神理的表現。「神」，指的是自然界奧祕莫測之極，以人的思維、智慧之靈明，超越人的感官的限度，對「神」的觀照或體悟之狀態。

簡言之，漢代象數易中的「神」論，是基於人與世界萬物的根本關係在感通之後，而進一步提出行處的原則，劉勰的創發則是在象數易提出天、地、人的根

[52]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１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本象術繫連關係外，著手賦予「神」創作的意義，將此神應用在文論上，要求人通過天地之美、萬物之理的「感」的仲介而聯繫在一起，流露出對天地道德的體驗情懷，將生命置於通天地之神的博大境界之中，使美自然而生，行於文。

除了以氣感神的問題之外，我們還要想到，漢代象數易開展的人性論中，還有所謂稟氣說，人的稟氣不同，造就了人的殊異，而人的殊異怎麼體現在文章裡，即可化約成「體氣」如何影響「文氣」的問題——聯繫上文，抒情若是宣洩體氣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動態平衡，那麼同時文章也應載負了體氣的質地，形成文氣，這就連繫了〈體性〉的大旨。

（三）、體氣怎麼變成文氣

〈體性〉講文的風格，風格的風，實氣之流動，也就用到氣的發展概念——他在開篇解釋「體」與「性」的關係說道：

>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53]

此言天下文章皆是作者由「內到外」的顯現過程。然而先天才能、「氣」質殊異，後天的學問、習染又有不同，造就作品多種不同的樣貌。然而在多種樣貌的背後，有一定的成因，所以此處指出先天氣化的性情、後天陶鑄兩個「因內」的部份，進而才能「符外」的討論外在顯現的文章關係，即有不同「文氣」的可能。

這裡還有回應上述感應的問題是，在文章顯現的過程中，「因內」的「內」是一種「主體」，主體才氣學習加上獨特的情性，去「感」外在物色的變動，有所感「動」或感「發」，才能「符外」寫出文章，寫出獨特的風格，這就強調了

[53]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９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稟氣不同的人，對物感的殊異，也會形成不同的創作之意。故〈風骨〉說：

>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54]

又說：

> 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55]

兩者結合來看，劉勰把氣與風一齊並論，風是外在氣動的表現，是化感之本源，牽動內在志氣，透過文辭安排，表現文氣，不致成為「索莫乏氣、無風之驗」。這其實都符合氣感論以來的氣的思維脈絡，因為外在大環境的氣之感發，和內在氣的感應，致使生發出文章的過程——這裡可以看出劉勰談氣，有其繼承前氣類相感的思想的部分，又提出文字也是「感」後的發動，故意氣駿爽的人，自能寫出文風感人的清。這就把「感」更進一步到成「文的展演」。也就是說象數易實關注的是人的感知方法，怎麼感通天地之道的歷程，而劉勰則將感道的歷程落實到文的開展上，在經學和文論的結合上起了重要意義。

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劉勰還用了〈養氣〉，談氣對作文的重要性，〈養氣〉旨在強調作者惟有精氣飽滿，才能在運思才力時，保持警覺性，不會讓壅塞紛亂的思理造成瑕累，「養氣」重視培養創作過程中清醒的精神，以保對文字的審慎。故〈養氣〉道：

---

54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９９－１００。
55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１０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56]

此引王充為論，說明前人已開始重視養氣自守的重要。接著劉勰指出耳、目、口、鼻，是為生命役使的感官，可感知外物，而心思言辭，則是精神運用的結果。自然諧和的順著情感發展來作文，就能思理融和、情緒順暢；相對的，如果大量消耗精力，弄得精神疲乏而氣力衰竭，必難理融而情暢，寫出具有自然之美的佳作來。從這一段章義中，我們知道〈養氣〉是要求調適作者之氣，進而顯現文章之氣。

但是作者到底是要調適什麼氣呢？歸納諸家則有三種說法：一說是養生理之氣；一說是養神；一說是養一種直抒胸臆的自然狀態。[57]三種說法皆與創作時的精神狀態有關，並交互影響——因為生理之氣盛了，「神」就能暢達；精神暢達了，作者感通的「神」，就能完整的將情、志清晰呈現；再而透過一種從容不迫的心境，將胸臆中的情理直抒出來，展現作品的文氣，所以〈養氣〉的氣之含義，牽涉了形體到神感過程中，最終落實在「文氣」的展現。可見得三種說法並不衝突，可合而觀之。

可進一步看出，劉勰承接漢代象數的氣感思想，但更重視內在氣的蘊含變化，凸顯人之稟氣，如何顯現其獨特「文氣」。這層論述，不同於「人是因氣被動的感知」，除了討論氣對個體的施動外，也分析人主體感知的模式，實對氣感作更深度的思考，確立了「感」的互動方式，也成就一種繼承式的開展。

56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頁１３７。

57　如：王更生：「所以作者愈求志氣清明，文氣流暢，首須保愛精神，使一己之血氣健旺，這就是彥和寫〈養氣〉篇的動機」，養『血氣』和生理之氣較相關。王禮卿認為「此為主論神氣」，但亦「與形氣密邇相連」，即本篇旨在養『神氣』但又與形氣有關。王元化從「率志委和」一語，認為〈養氣〉篇談的是「創作過程中一種從容不迫、直接書寫的自然態度」。筆者則以為三者可互相對參，善養氣的作品應要達到形、神氣與文氣的貫通。王更生語見《文心雕龍讀本下篇》，頁２３１。王禮卿語見《文心雕龍通解》（台北：黎明文化，１９８６），頁７６９－７７０。王元化見《讀文心雕龍》（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頁２１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對應象數氣感論的被動基型，《文心雕龍》不啻是進步、涵義豐富的，對於感應說、氣感如何起情和通神、和風格的範疇都發展得更加深化了。從而明白《文心雕龍》因銜接易學的脈絡，造就特殊的認知模式，故能獨出當代的對「通神」和「起情」來思考。接著我們想問的是，將著作權爭議不休的《劉子》之類感認知模式進行類比，會得到什麼結果？

四、《劉子》的類感模式

要談《劉子》的類感思想和象數易學，我們要先確認《劉子》對象數易的態度——〈心隱〉篇所言：「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意即像天地陰陽等幽微難以理解的宇宙狀態，皆可以藉著占候、卜筮等數理之方來測度，得讓人透過耳聞目見而認識，這就說明《劉子》一書，確實的肯定了人可透過漢代象數學之方，以明天道、致人道的可能。而〈思順〉又說：

>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四；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為美，美于順也。夫人度理為失，失在於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58]

此處將日月五星等七緯和人性類比，認為星象順著軌度而運行，使天象璨然明亮，人亦有仁、義、禮、智、信五性，順性而行，將使獲得完善，否則悖理犯義，人道自敗，正如七緯逆行而有變異之災，這就繼承了象數易發展下的類比思路，將天道和人道比附在一起，把人放在宇宙認知模式來論道，以上兩點可證《劉子》對象數易學有所承繼。《劉子》一書甚以〈類感〉一文專論「感應」的問題，細查其內容，和象數易的關係實不可分割，首言：

>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群

[58] 傅亞庶：《劉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頁９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苟分，雖近未台。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59]

氣如何相互觸發，劉子的〈類感〉篇援用了從象數易的類感思想，更細膩的詮釋了這個部分——雖然〈繫辭〉和〈易乾文言〉已分別說了「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兩句，談性質類近聚集在一起，萬物則各依其群落加以區分，聲息相同就互相應和，氣相共則互相排斥，但後來「銅山崩蜀，鐘鳴于晉」例證出於漢孝武帝之事——可見劉子認可漢代象數易形成的陰陽災異的感應，才會援引當作例證以證明類感之理。〈類感〉還引述常理難解的例證說：

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胎，麒麟鬥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弦絕，新穀祭而舊谷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穀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陽水，類感之也。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於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鳩自鳴；旦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雞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為兌禽，金為兵精，馬者離畜，火為武神，干戈戢興，介駟將動，而禽獸應之。蛙鳴於野，鱉直於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剛目搖，鼓舟而波湧。[60]

這裡舉了諸多類感的例證：夏至鹿角脫落、月缺蚌蛤肉癟縮、麒麟爭鬥發生日月蝕、鯨魚死便有彗星現、春風屬木性酸，故吹酒便能發酵、蠶吐絲時，商絃聲細

59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４７５
60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４７５－４７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易斷、新穀成熟了，陳糧相對少、龍從雲、虎從風、「陽遂」可聚焦取火、「方諸」置於月下能承露取水、箕星附月起風，畢星附月則雨、鳥知風，蟲覺雨、太白星、火星主兵禍，「雞」、「馬」便同類感應而驚啼、蛙鳴則鱉和、雄雌騰蛇受風呼應，就能受孕孵化，木材從乾處先燒起、平地倒水，水從低濕處積水、彈奏角音則樹木搖動、敲擊羽音致波濤洶湧，劉子認為這都是至精之氣相交感的證明。

在《劉子》看來，這些物類相感並非迷信，天與人各目的系統中，本存在著關連性的對應關係，並體現某種秩序法則，若能對於這種秩序的關聯性有所知，則天地萬物之「類」才能被感，而得「神」。故曰：

> 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61]

這裡便具體的點明了：事物因同類而相感應，進而以氣相通則能之神的變化，非可用常理論斷，這些思維便是從象數易立足於宇宙認知圖式中，推動了人能天人一體的可能，使人對天道的感知被確立。

然確立了《劉子》和象數易學的態度後，本章的另一個重心，是要建構《劉子》一書的類感論的脈絡，進一步比對他和《文心雕龍》的異同，劉勰在《文心雕龍》提出了「心物交融」的系統理論。將情與物交互作用的過程，談了情感隨著外物的變化而變化的命題「情以物遷」，也談了「物以辭發」的雙向互動，利用文章洩導人情，進而體會平和，直到心物交融，而趨近於神的過程。仔細觀察《劉子》的類感起情論，可以發現《劉子》亦談了一種類感通神的運動過程：五關觸物生情慾——情慾動傷性——洩情以回性——回性以通神。通過這個脈絡化，我們可以進一步組織劉子的類感說的脈絡，比附漢代象數易，耙梳其中的關聯，又可和劉勰類感論來比較，下文將順此而發：

（一）、「五關」——感官情慾傷性

[61]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４７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前文提到，象數學以降到《文心》，劉勰順勢發展了一套應物斯感的系統，面對外在景物的變化，將致使不同的情緒對應，劉勰認為這是「物沿耳目」，《劉子》則進一步談物如何沿耳目，〈殊好章〉說：

> 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于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未宜有殊也。[62]

人或動物眼睛能看到光芒，耳朵能聽到聲音，近火就覺得熱，履冰覺得冷，這些都是氣化後的「共性」，感知客觀性存在。然而這些客觀性的感官並不能區分人與獸的差異，劉子更進一步提出所謂的「五關」，即通過眼、耳、口、鼻等慾望的門戶，便會刺激情慾，拖累質性，甚至落為愚庸，〈防慾章〉說：

> 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燻喉之煙；身安鑾駟，命曰召蹶之機固。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知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於處之異也。[63]

這裡說感官是情慾的來源，像眼睛嗜愛美色，會砍伐天性；耳好靡音，會瓦解心房；嘴巴貪食，會腐爛腸胃；鼻子醉於芳香，會薰嗆咽喉；身體安逸於駟馬高車，會招來痿痺。感官所帶來的感受都是一樣的，然或因此而死生，或成為賢智庸愚，是由於心態不同的緣故，這也是劉勰說「志氣統其關鍵」的原因，換言之，五關只是帶來官能的好惡之感，進而誘發情慾，而節制多餘的情與慾的方法，即在不

---

62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３７６－３７７。。
63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１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要光是顧及感官享樂，而要由人的五常之性去抗衡感官，以順從本性，應自然之情，故劉子〈清神章〉說：

>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64]

這是因為外物為氣化，而本質的氣透過七竅，經由感受，使心的志氣受到波動而動情慾，若此心的志氣被情慾取捨所拘絆，五臟就搖蕩不安，更導致「神」躁動而無法安定，自然無法通「神」之狀態，而提出行處的原則，是故，外在受嗜慾牽連，內在臟腑又被情思攪擾，自無法形全而敗德傷生，這就和象數易的「通神」思維一致。

這裡提出「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和〈文心雕龍．神思〉所謂：「而志氣統其關鍵」的「志氣」，皆指心的「氣感」，這種氣感如上文所說，就是立基在象數易氣化宇宙脈絡之上，而接氣感物的主體即是「性」，「性」接氣感物而後若有情動，自然難以清而得神，所以劉子在〈去情章〉說：

>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礙。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礙也。[65]

「情」則是人的感物而動，進而產生是非利害；各種成見和算計盤寄在腦海中，

---

64 傅亙庶：《劉子校釋》，頁１－２。
65 傅亙庶：《劉子校釋》，頁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就會亂人心神，故有「情之所處，物之所礙」之論。聯繫上文，不難發現在劉子思想裡與「情」相關的是「欲」，「欲」由於「情」，而「欲」害「情」，顯示了劉子強調去情止慾的重要，而去情止欲的目的，還是在回復本性，進而通神。情慾高漲會違背清靜純正的本性，故性明才能消解情慾之失。故〈防慾章〉開篇點明：

>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性貞而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殊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66]

人類稟受天地自然之氣，都具備性與情，性的感受叫做情，情所沉溺的，就是慾。情感雖出於天性，卻每每違背本性，慾從情出，而每每妨害真情。這裡承接氣化為性的思想，認為性進一步接受到外在的刺激，而表現出來的好惡就是「情」，而有滿足好、遠離惡的需求，就是慾，這個觀點和魏晉的情論不太相類，何善盟論「魏晉情論」說：

> ……「情」在魏晉時代的重要性也就可見一斑了，玄理、玄論、玄風之中無一不包含著情感的因素，無一不具有情感的特點。「情」成為了士人的基本特徵，故在這一時期才有「一往而有深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當為情死」這樣的呼聲，士人對於情的推崇程度也就可以想見，……而魏晉士人亦將這種「深情」投入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情」的內涵也就隨之而豐富，與先秦兩漢之際的情感理論相比，魏晉情論的特點也是非常明顯的。[67]

---

66 傅亙庶撰：《劉子校釋》，頁１０。

67 何善蒙：〈魏晉情論之基本特徵〉收於何善蒙著《魏晉情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２００７），頁１７２。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由何文看來，將劉子和魏晉思潮的重情之論相較，劉子性情論中，採的是性善情惡的看法，更進於象數易學發展的類感思考下「情惡」的面向，非要「當為情死」，而是透過順情理情的方式，達到一種平衡，而養生和傷身的關鍵就在於這種平衡，也和《文心雕龍》的養氣說法一致，「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要不役於此，才能進一步「率志委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情慾的情比較接近感覺，而非情感，並非〈物色〉所謂「情以辭發」的情，但這非指劉子和劉勰的情的定義不同，前文提到「情以辭發」的「情」是物我感應後的情感覺知。

感官只是覺知的先備條件，非立下就轉換情感的覺知，對於情感覺知的部分，〈激通章〉篇所言「情」和〈物色〉相感的「情」較為接近了：

>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浚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偽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68]

我們所處的環境會令人產生不同的情感，例如登臨高山、處於墳墓之間，或立於清廟之中，都會產生不同的慾望與情感，這是「外」的景色，導致慾望和情感的變化，「情偽之發」指情為之發動，乃因環境擾了本心，而觸動了情和欲的產生。而這種情感的情，就可以為文而宣洩，並通過宣洩換得一種平衡，如〈惜時章〉說：

> 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峰，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69]

---

68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４９８。
69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５０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言秋風吹樹作響，清露使葉發黃，寒蟬悲吟，落日斜暉，益增蕭瑟。之所以興悲，乃因傷悼氣命為時節所迫，只能透過文墨「松煙」加以抒發。這就肯定了時節的推移類感了人的情緒，而情緒的擾動，而要為文抒發的必要，也就是在生活中受到外物時令的感動作用，要借用文章將真實想法和情感抒發出來。而時氣對應情緒的變動，仍有其系列的相應關係：

> 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回。[70]

這段文字可分成兩組，一是事物的類推：將秋月暮婦的憂思，林風和行船人的驚嘆聯繫起來，二是季節性的類推：將春氣和秋氣對應萬物生生滅滅和人的情感變化聯繫起來，並以說明「誠」與「情」可感通事理。這麼一來，就同《文心雕龍》所言的「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的「情動」和「理發」聯繫起來，談了情感隨著外物的變化而變化的命題，即「情以物遷」後感受到外在時空的迫窘，故前文所言的「染意於松煙者」便能如同「物以辭發」的雙向互動，將氣感帶來鬱悶的情感宣洩出來，也進而強調了天人一體感受的必然，自然也有通達於至高「神」的可能。

（二）、洩情以回性

如要理解劉子的「性」論，可從〈大質章〉篇看起：

> 火之性也，大寒慘淒，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為之衰；大熱煊赫，金爍石，

70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５０９－５１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而炎氣不為之熾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暑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71]

劉子從火、丹、蘭、玉、金等東西觀察，發現氣化形成的自然本性，並不因為外在環境的惡劣而喪失，人由氣化而與生俱來的「忠義之性、真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劉子將「性」理解為「忠孝仁義」的道德，是氣化而來的共性，即是認為此性乃善且與生俱有。那為何會為情慾拖累呢？因為性雖可知，可向善，但情和慾皆由外在刺激而來，故劉子說：

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72]

所以明達的人，能去除情感以排遣累害，約束嗜慾以守住貞節。食無求多，衣不求緞。不讓美麗的華彩迷惑本性，不因外在情緒擾亂「神」的感知狀態，才是保全天性的方法。這就和漢代象數易中的「神」論一致，基於人與世界萬物的根本關係在感通之後，而進一步提出行處的原則，洩情止欲，而《文心》的進一步創發是「神」創作的意義，要求人通過天地之美、萬物之理的「感」的仲介，透過文平衡以通神，但兩者思考的基點顯然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劉子如何提神字的作用呢？上文的「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藏了一個重要命題——「神」。感官外在情緒的感受，會擾亂內心的「神」，此「神」

71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３５９。
72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１０－１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實為一感知狀態，只有在沉靜的狀態下，不受情的干擾，自然能夠通達「神」，這不但是《劉子》一書所關注的大命題，也和《文心雕龍》的神論如出一轍，下文續談之。

（三）、回性以通神

劉子首章標立〈清神章〉，並以此通照全書，就是因為此感知為最高狀態，要透過能動能感的「性」彰顯，才能通達宇宙之理。而劉子的所清之神，實同《易》中的「神」與〈神思〉之「神」，都是一種感知天地之道的狀態，只有達到感知狀態的全然清明，才能心和而形全。劉子說：

>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73]

這裡說形體是寄託生命的器言，心則是形體的主宰，而對「神」的感應則稱得上是心最重要的珍寶。因「神」的感應故能恬，受感應的心就能平和，則形體可得保全。相反的，躁動不安，擋住了對「神」狀態的感知，又使心波蕩動搖，則形骸也不免憔悴。是以要想保全形體，先須調理神，倘若能以清靜平和來涵養神，那麼內在自然安詳，心氣常保清明虛靈，則可不受外在慾望的誘惑，若果神恬心清，形體也就無所困累。這一段其實也在強調「神」的智性，強調感的重要。

這又顯現劉子所提出的神，這樣的感知狀態，一樣非宗教神秘性，而轉向一種尚智的。劉子〈崇學章〉提出關於學本質的看法，也和「神」結合起來談，是非常有意思的談法：

---

73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情性未煉，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煉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煉其性，則才惠發矣。[74]

本段強調學習，先言至道靜默無聲，須借助語言來明理，大象無形，可借助圖示來推測奧秘，但道象兩者之妙，都得借助語言才能傳授，要理解其中語言，又非得借助學習不可。「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是非常悖離道家去聖絕智的傳統的，另強調學習，認為不借助學習，潛能會在胸中腐爛，更未有不因憑學習而明道榮身的，這種「鑒道」、「光身」的思想又和儒家入世的積極精神相關，又其中「金性苞水；木性藏火」又和象數易發展的五行變化有直接相關，都可以看出劉子一書積極的重視學習的性格。

更值得注意的是「情性未煉，則神明不發」，又把修「情」而明「性」通達於理的「神」，和「學」結合起來，正如〈神思〉篇所言的神脈絡一致，都要通過積學儲寶後才能得到，並以此說明通過「崇學」，才可激發「性」而明「神」的目的。這種以智為善、又崇學以通神的思路，明顯的也是在象數易學脈絡的影響下，而非道釋之學，而兩者對於通神的進路，又都在治學上，不只專注於象數學的神秘性，不但是兩書的創見，也可旁證兩書有極高的相關性，實可作為兩書皆為劉勰所著旁證之一。

五、小結

目前學界已經肯定了《易經》和《文心雕龍》的基本體系有極大的關係，在《易經》裡，世界是永恆的變動之流，任何經驗性事物皆不可膠著固定，因為陰

[74] 傅亞庶：《劉子校釋》，頁３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陽二氣會不停交感，推動生生不已的世界，而在不斷變化的歷程中，表層是「物以類聚，方以群分」的並列世界，但底層卻是不斷交感，所有的關係皆在互相滲透中，變成變化連綿、互相指涉的多重、多面之一體流行。

而這些交感變化，有著某種秩序，隨之而來的是人怎麼理解秩序的方式，便能夠通感變化，鑒往知來，而找出自身行處之道，這種變化的歷程在漢代象數易看來，可透過象數之方，使人屈伸相感、往神知來，便能由宇宙模式通往人道方向，二而一的發展完成對於最高境界——「神」的感知。

漢易象數學派解《易》，將陰陽之氣、五行、干支等納入卦象，從而將卦爻與五行這兩大系統結合起來，不僅豐富了物象範圍，且強化了卦象與爻象之間、卦爻象與物象之間、卦爻象與卦爻辭之間的相互關係，使卦象之「象」實際上又蘊藏萬事萬物，而漢象數學家便進而取象和取數，將各種物象、事象……數量納入卦爻象，以找出卦爻辭與卦爻象的邏輯關聯。又由於萬物皆源出於道的前提已被確認，因此，在氣類感召下，人與天和物遂有感應的可能，感應若通達於道德的，便能往「神」的路開展；通達於「情感」的，便往「情」的路耽溺，在董仲舒開展到象數易的天人感應系統下，性為陽為善，情為陰為鄙，所以性善情惡，要理情以回性，要回性才能通「神」，進而明陰陽之化而達道。

這個性善情惡的論述發展到了魏晉有了轉變，魏晉時人以「一往而有深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當為情死」這樣的呼聲為傲，發展了一股任情的士風，然而，從總體上看，劉勰《文心雕龍》繼承漢代象數易學「宇宙論」和「性情論」的相互感應，是不能夠走向任情的道路的，他反對「任情失正」（史傳），而是要通過情的洩導，療癒不平衡的體氣，進而「持人情性」、「控引情源」達到一條平衡的路，在氣化物，物感人，人動心，將情感上乃至於情緒的體驗，透過「目既往還，心亦吐納」的過程中聯類無窮，從而「為情而造文」，落實於文字世界的建構，將情感經驗轉化成為道德經驗，進一步宗經、徵聖、原道的，溝通天文與人文，透過情志活動的中間傳導，詩人與外部世界建立了一種立體的對話關係，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一方面自我開發建構；另一方面，對大千世界雙向交流，著力於辨識其中意義；進而將「神」轉用於文學理論，透過虛靜說和積學說，從而提升了文藝的崇高地位，也增益了文藝的內蘊，凸顯了漢代象數易學從經學而來，本質上屬儒家經學傳統的感知模式。

《劉子》的感知模式，對於漢代象數易學的繼承和開創，和《文心雕龍》幾可吻合。不論是類感方式，對於「神」的認知及重視，還有天人感應說下性善情惡的思考見地，皆和魏晉強調的「為文任情」的說法大有殊異，這也可說是《文心雕龍》、《劉子》創見，而創見又源自於「認知模式」——「類感說」，而「認知模式」——「類感說」又和象數易有高度的關聯，這麼一來，《劉子》的著作權，又更能從劉晝手上還給劉勰，進而使龍學研究的材料更為豐贍了。

故本章分成兩個部分，直面的梳理《劉子》作者的問題，第一部分在於先援引陳志平先生翻案的最新資料，補充其論證，對其補充不足，援引他人資料的地方加以梳理，並除了他的論點外，加上朱文民先生的考據，與游師志誠的內證，進一步討論：袁注和張鷟的不實例證有誤，從目錄的紀錄判定劉勰更近於史實、除了書中南方的用語考證劉子為南方人外，更能從《劉子》和梁武帝〈淨業篇〉觀點的相似性，和全書諸多援引佛理和佛教術語的地方，駁斥劉晝的可能，最後是從劉勰著書目的來商榷陳志平先生的說法，認為該書乃劉勰有感而作，也是不得不作，非作不可的重要個人學術關懷。

第二部分則從類感思考，來討論兩者的相同，正因為類感乃是個人認識世界宇宙的特殊模式，故類感論最能標示個體的獨特性，而《文心雕龍》、《劉子》二書繼承了漢易術數理論，也繼承了性善情惡說的基準，將洩導情以回性通神，視作通往道的方式，明顯和當時重情任性的思想不合。又可以呼應陳志平先生提過，《劉子》一書和當代子書明顯不同的更根本的原因，顯見《劉子》為劉勰所著的可能。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三章　《劉子》的版本

第一節　《劉子》版本的研究現況

《劉子》的版本是繁雜待釐清的問題，隨著新材料的出現，與舊材料的互校，永遠有再發現的空間，並且整理出新的學術脈絡觀點：光是儒道二化，先儒或先道的次序，在不同版本裡便有不同的差異；更別提用字的選裁、文句的增減，都會隨著時代或作者理解脈絡不同，而校出不同結果，可以說是「劉子學術史」上的基礎研究工程。目前就傅增湘、羅振玉、王重民、楊明照、傅亞庶、林其錟、陳鳳金、顧廷龍、許建平、陳志平……等諸位先生的努力蒐羅之下，約可看出：敦煌寫卷九種，宋本、明刻本、清刻本，……，加之以民國後的各種版本，總數多達６０種以上，非常豐富。

然對其校跋的真偽、具體的刊刻和流傳的時間，使用的祖本和參校的版本，以至於冒充的版本，和互校後的新版本等，都有考辨的難度，而評點使用的版子，也會牽涉理解的差異。

想要了解劉子學的評點，必得了解整個《劉子》版本發展的脈絡，再進行版本分析與重要評點本的介紹，目前前賢對《劉子》的版本的考訂工作，主要在介紹版本特色，也有針對《劉子》的不同版本來比較同異，相關的期刊論文，計有以下１２篇[1]：

１、林其錟，陳鳳金：〈一種未被著錄的《劉子》敦煌殘卷附校記〉

２、林其錟，陳鳳金：〈〈一種未被著錄的《劉子》敦煌殘卷附校記〉勘誤表〉

３、林其錟，陳鳳金：〈《劉子》兩鈔本考索〉

４、李山：〈介紹劉勰著《劉子》的集大成校本〉

[1] 按照發表先後順序排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５、林其錟，陳鳳金：〈《劉子》「影宋抄本」辨正〉

６、顧廷龍：〈《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序〉

７、許建平：〈敦煌本《劉子》殘卷舉善〉

８、林其錟、陳鳳金：〈五卷本《劉子》和日本古代學者的論述〉

９、許建平：〈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證〉

１０、　許建平：〈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證補〉

１１、　許建平：〈《殘卷書》所引《劉子》殘卷考略〉

１２、　陳志平：〈論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劉子》〉

這些篇章建構出《劉子》版本研究的初期方向，其中又以「《劉子》敦煌殘卷」的研究占大多數，再來便是討論宋本、抄本、寶曆本的問題。顧廷龍的〈《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序〉即為是書的序文；許建平的研究則是針對羅振玉所刊行《敦煌石室碎金》排印本《劉子》殘卷[2]一卷、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3]，以及其他十種《劉子》版本[4]作出對勘，居功甚偉。而由林其錟、陳鳳金二人所研究的部分，結集成《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5]可說是敦煌寫本的總集合。

另，林其錟、陳鳳金二人還針對明鈔本《劉子注》及明．龍川精舍《劉子》鈔本、影宋抄本、及五卷本作了一番研究考訂，仔細分析每一個版本的價值及特

---

[2] 羅振玉編，《敦煌石室遺書百廿種．敦煌石室碎金．劉子殘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頁７３－８７。

[3] 王重民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第九冊．劉子新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6月台一版，頁３０６－３６３。

[4] 即海寧陳氏影印明刻《劉子袁注》（舊合字本）、《龍谿精舍叢書．新論》（《龍谿》本）、影印明萬曆刻本《子彙．劉子》（《子彙》本）、民國元年鄂官書處重刊《子書百家．劉子》（官書處本）、台灣影印之《文淵閣四書全書．劉子》（文淵閣本）、上海涵芬樓影《道藏舉要》殘本《劉子》（影《道藏》本）、《畿輔叢書．劉子》（《畿輔》本）、明程榮校《漢魏叢書．劉子新論》（程榮本）、乾隆５６年重刊《漢魏叢書．新論》（王謨本）、明萬曆六年吉藩榮德書院刻《二十家子書．劉子》（吉府本）。見許建平，〈敦煌本《劉子》殘卷舉善〉，《敦煌研究》，１９８９年０３期，頁７９。

[5] 林其錟、陳鳳金輯校，《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上海：上海書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此書影印了六種敦煌遺書《劉子》殘卷（其中兩種係過錄本）、五種敦煌遺書有關《劉子》作者著錄資料，並對六種《劉子》殘卷作了標點、校對。卷前有張光年《在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第二屆年上的講話（代序）》、顧廷龍《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序》、《前言》。卷後附錄有：《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跋敘錄》、《敦煌遺書劉子殘卷常見異體字》、《敦煌遺書劉子殘卷存篇示意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色[6]；李山文中所介紹的即是前述林其錟、陳鳳金所集校的《劉子集校》一書；陳志平所寫的〈論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劉子》〉，針對南宋小字本《劉子》提出諸多疑點[7]，以及該南宋刻本卷３至卷６的價值[8]。

這些單篇論文替劉子版本訂立的研究基礎，但在幾個版本的介紹上，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更全面介紹不同的版本：現存的《劉子》刻本繁多，先了解版本，有助於協助我們對版本更進一步掌握，並理解劉子學的傳播過程。

版本部分，我們可依林其錟先生的《劉子集校》、與陳志平《劉子研究》整理，來進一步理解學界目前收錄整理的整體情形，並且針對兩者說的時間和祖本作進一步商榷－－大體上說來，《劉子》最早的傳世版本是抄寫於六朝末期的敦煌殘卷，接著唐代有六種敦煌殘卷流傳下來，吐魯蕃也發現寫有《劉子》的殘卷一種。由此可看出《劉子》在隋前以由中土拓展至西域，並在吐蕃也有殘卷，知其傳播之廣。宋刻本是南宋小字本，惟前兩卷亡佚了，現是由明刻本補配，元刻本見於元代蘇應龍諸子《諸子瓊林》，保存了部分，約有七千字，可以看出元時版本的局部情形，明刻本則以《道藏》本、程榮《漢魏叢書》本、《子彙》本，《活字本》代表，清代則多從明本而來。

而這些版本裡，又有一些源流的關係，我們可以從「袁孝政注」、「袁孝正簡注」、「疑奚克讓音注」、「無注」來分：（一）南宋小字本系列，同道藏本、活字本系列都有「袁孝政注」；（二）漢魏叢書本系列是「袁孝政簡注」；（三）子彙本系列僅有「疑奚克讓音注」；（四）二十家子書、廣漢魏叢書本則無注。依此系列分判，蓋可知其祖本源流，若再可依作者標為誰，版次與用字、語句，與評點者

6　詳見林其錟，陳鳳金，《《劉子》兩鈔本考索》，《文獻》，１９８６年０３期，頁１８１－１９０；林其錟，陳鳳金，〈《劉子》“影宋抄本”辨正〉，《文獻》，１９８６年０３期，頁１６９－１７３；林其錟，陳鳳金，〈五卷本《劉子》和日本古代學者的論述〉，《文獻》，１９８９年０４期，頁２６９－２７２。

7　該書有「流傳過程有疑、該書有三種甚至更多種字體、該書避諱字有時缺筆，有時則無、以及１、２卷的注釋與後８卷的注釋不同、後８卷的格式不統一」等諸多疑點。見陳志平，〈論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劉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６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頁５８－６０。

8　從校訂文本、新「音注」的發現、宋本《袁注》的異文、對程榮《漢魏叢書》本《劉子》的重新認識等各方面來說明該南宋刻本的價值。見陳志平，〈論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劉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６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頁６０－６２。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就能更清楚版本與評點的關係。

本章將依根據陳志平校錄，林其錟、陳鳳金《劉子集校》、傅亙庶《劉子校釋》和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之見書目》等著錄，及筆者於國家圖書館目見，合併分析比對，以幫助《劉子》學進一步考察，文章分兩部分介紹，先介紹傳世版本，再由介紹有代表性的評點本，提供論據分析的背景知識，說明作為本論文的研究材料。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二節　傳世版本研究

一、唐寫卷

根據林其錟的《劉子集校彙編》，發現目前存有九種寫卷本，還復以參照陳志平《劉子研究》對照，可整理出一些矛盾的地方，包含殘錄的回目、字句，與寫卷時間點等，分析如下：

(一)、〔隋前〕法藏敦煌寫本伯三五六二卷（簡稱伯三五六二卷）

這份殘卷不避唐諱，且多六朝或隋碑異體字，可能是目前最早的寫卷，內容包含：〈韜光〉、〈崇學〉、〈專學〉、〈辯學〉、〈履信〉、〈思順〉、〈慎獨〉、〈貴農〉、〈愛民〉、〈從化〉、〈法術〉篇。自〈韜光〉的部分殘文「谷之泥」起，訖於〈法術〉的「術藏於內」部分，書法用筆端秀、遒麗。

王重民認為：「此卷不必唐諱，當出於六朝之末」　如〈慎獨〉：「顏淵不以夜浴改容」之「淵」字；「足不蹝履，是夷民也」之「民」字；〈貴農〉「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之「民」字；〈愛民〉中之「民」俱不避諱，故判斷為「隋時寫本」，或「出六朝之末」。[9]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則認為時間點當在更早以前，他認為此卷也不避隋文帝和煬帝諱，如〈履信〉：「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愛民〉：「仁愛附人，堅于金石」之「堅」字；〈思順〉：「若懷桑之條以貫其鼻，縻以尋綯，被發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趨。何者？十步行之，非遠于「廣」澤之「廣」字都不避諱，故列此卷為「隋前寫本」。

筆者就二文判定之，覺得當在「隋前」，此卷於一九〇〇年在敦煌鳴沙山千

---

[9] 下引王重民的說法見：《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９）。此書有羅校敦煌唐寫本《劉子殘卷》、法藏敦煌《劉子殘卷》（伯三五六二、伯二五四六、伯三七〇四）敘錄四則，另有《校記》一篇，乃羅校敦煌本與法藏敦煌本伯三五六二卷之對校。此外，敦煌殘卷《雜抄》（伯三六三六卷）也有《劉子》敘錄內容。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佛洞第二八八窟被發現，又可判別《劉子》對佛教的影響，也看得出佛教對此書的流傳，以佛教立場論之，更可判別《劉子》絕非謗佛的劉晝作品。

該卷文字與現今版本差異頗大：篇目上，今本俱作《專學》，此卷作《專務》；內容上如〈韜光〉：「周雞斷尾，獲免於犧牲」，伯３５６２作「獲免於犧」；〈專務〉：「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伯３５６２「聞」、「見」二字互易……。此外卷末有後人塗鴉文字：「至心歸依十方道寶」、「□□也恭忝秘本」，可判斷當是佛教徒所為，也可知入藏敦煌莫高窟佛寺前，即已被作為秘藏之古本了，更可證佛教對此書的珍視，已將其納入體系。

一九〇八年被法國人伯希和所掠，今藏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編號為：Pelliot Chnois Toun－hov－ong ３５６２。一九八八年影印收入上海書店出版的《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錄》，亦可在林其錟的《劉子集校》裡，可見到翻印本。

（二）、〔唐代・高宗、武后之際〕法藏敦煌寫本伯二五四六卷（簡稱伯二五四六卷）

此殘卷內容包含：〈知人〉、〈薦賢〉、〈因顯〉三整篇、〈鄙名〉、〈託附〉兩殘篇，及〈審名〉五個半字，起於〈審名〉「蔽其真此之謂」，訖至〈託附〉前半「則一翥萬里非其」，一行大概有三十至三十一字不等，字小行密。

時間點上，王重民認為此卷是唐代開元、天寶所作：「諱世之字為代，治之字為理，則寫於開天之世也。字小行密，然頗清秀」[10]。

許建平則從〈知人〉：「禹為匹夫，位有功名，堯深知之，使理水焉」、「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代」、「代之烈士，願為賞者授命」、〈薦賢〉：「以此而言，則立政致理，折沖厭難者，舉賢之效也。」、「才苟適理，不問代胄」中之「代」、「理」。在今本中均作「世」、「治」，可知此卷避諱改此二字。而〈知人〉：「名尊而身顯」〈薦賢〉：「蔽賢蒙顯戮」；〈因顯〉：「柳

[10]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８），頁１８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之「顯」字未諱。判斷此書應在高宗、武后時期，即公元６５０－７０５年。[11]

筆者從許建平看法，也認為就諱字來看，當早於開元、天寶之際，開元天寶際常用避諱缺筆，此處未見，應早於此時。本卷亦見於林其錟的《劉子集校》裡，可見到翻印。

（三）、〔唐代・高宗、武后之際〕法藏敦煌寫本伯三七零四卷

此卷內容包含：〈風俗〉、〈利害〉、〈禍福〉、〈貪愛〉、〈類感〉、〈正賞〉六整篇。此卷避「世」字諱，如〈正賞〉:「有善曲者，托以伯牙之聲，世人竟習之」，此卷為「代竟習之」。故時間點上，王重民認為「與２５４６當是同卷，為開天時寫本」[12]。且依行文判別，同樣未用到高宗、武后之後的避諱缺筆原則，當成於高宗、武后之時。[13]

然，林其錟就行字數與筆跡來看，伯２５６４是一行３０或３１字，字距差不多，伯３７０４一行大概２５字到３２字，行字數不一，筆跡上也有差別，僅俱此尚難斷定兩者抄寫相同。

故就時間點的考量上，就避諱來看，也應該早於開元、天寶之際，而提前到高宗武后時。

（四）、〔唐憲宗元和年間〕法藏敦煌寫本伯三六三六卷（簡稱伯三六三六卷）

這份寫卷並非以《劉子》為書名，而是以筆記類書的形式留存下來的，除了《劉子》，此卷還有《易乾鑿度》、《東觀漢記》、《魯連子》……等十餘種書，故此卷名《雜鈔》、或名《隨身寶》、《珠玉鈔》、《益世文》等，其中卷中的〈九流〉和〈四異〉兩篇題目下，有抄錄了〈劉子・九流〉第五十五（缺末兩段）和〈風

11　許健平：〈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証〉，《杭州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８９年第５期。
12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８），頁１８６。
13　據：陳垣認為「避諱缺筆」，當起於唐高宗之時，故時間可往高宗後再推。見陳垣：《史諱舉例》（浙江：金華書局，２００４），頁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俗〉中的文字。

就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記載：「此卷長可兩丈，首尾殘缺，書名不可知，卷中民字缺筆，當寫於唐代。閱其內容，似為類書，然編次無法，且無類目，頗似學人之讀書札記。」又以為：「卷中『九流』一條，目下注云：『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然依家數，《新論・九流篇》原文於次。唐人稱《劉子》為《流子》，余在二七二一與三六四九兩卷中並見之，雖未得其解，而此卷引作『流子』，唐人故有此稱也。」

王重民說此卷頗似學人之讀，即類現代人的筆記雜抄，把重要篇章謄寫至筆記中，可見《劉子》當代的影響力，應是通俗可見之書，而《流子》別名也非第一次見到，換言之，此假借字的流行使用，可看出此書在學林已有一定的流布，故會有簡省的假借別名替之繁寫字。

兩段文字，一段以〈九流〉起篇首，訖「觀此九家之學 ，雖理有深淺，詞有詳略，形反流分」；另其標目〈四異〉的部份，其實內容抄錄了〈風俗〉篇，起於「越之東有軫沐（按：此卷作「脈沐」）之國」，訖於「此皆四夷之俗異也」。

〈九流〉篇題下有小字「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節」註文，九家分段各以「道」、「儒」、「陰陽」、「名」、「法」、「墨」、「縱橫」、「雜」、「農」大字領頭。每行二十至二十七字不等，行草字體。

時間點上，按所引《劉子》中「敬受民時」、「以厚生民」之「民」缺筆，但「以為政治」、「以為治本」之「治」無缺避，可以判定此卷不會抄於太宗時。陳志平先生據陳垣說法，認為此本當抄於唐憲宗後。

（五）、〔唐憲宗年間〕劉幼雲舊藏唐卷卷子《劉子殘卷》（簡稱劉藏唐卷子）新零六八八

此殘卷內容包含：〈貴農〉、〈愛民〉、〈從化〉、〈法術〉、〈賞罰〉、〈審名〉、〈鄙名〉、〈知人〉、〈薦賢〉、〈因顯〉等篇。內容起自〈貴農〉第十一末段「先生之其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如此，而給衣食之衣食」，訖於〈因顯〉題目。計存一殘篇〈貴農〉，與〈愛民〉到〈薦賢〉八個整篇，及〈因顯〉篇題，共帶兩百九十行（含篇題、殘行）。每行十二至二十一字不等，多數是十五至十九字。篇題一般不另起，多在上一篇末終行之下。

此卷原為劉幼雲私藏，從未給別人看過。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劉希亮（劉幼雲長子）才出示傅增湘看影寫本，傅並過錄在「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的《百子全書》本《劉子》上。據傅氏記述；「唐人卷子本（按：指劉幼雲藏本），自《愛民》第十二章首起（章名失去一行），至《薦賢》第十九章『矧傅抑賢乎』句止，共存二百四十行，每行十七八字不等。此卷舊為劉幼雲所藏，即從何秋輦家解經委員會分得者。昔年在青島曾履借不得，昨其長君希亮見眎，因校於鄂局《百子》本上。」

由於劉幼雲當時不示人，除傅增湘見到過影寫本外，鮮有人知，實際上劉希亮出示的影寫本並未據全以告，而傅增湘過錄的字，和劉幼雲舊藏本也有不少差異。榮新江先生在《兩種流散的敦煌劉子寫本下落》提到：

> 一九八一年七月，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編印了《敦煌劫餘録續編》，揭示出一九四九年以後該館入藏的敦煌遺書一〇六五件。其中的「新〇六八八」號為「《劉子新論》卷中九篇」，始於「下可」，終於「第廿」，並記其「共十四紙，二八八行」。但因其來歷不明，未引起人們注意。最近，北京圖書館尚林先生根據館藏檔案，查清這件《劉子》寫本，就是劉幼雲舊藏，經張子厚、黃某之手，於五十年代入藏北圖。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此本現存二八八行（林其錟按：實存二九〇行），首部殘闕過甚，第四行始於《貴農》第十一的『廟，下可以』（林其錟按：實始於「衣食，故農祥旦」），末行至『《因顯》第廿』篇名，較傅增湘校本多出四十八行（林其錟按：實是四十七行半），可知當年劉希亮出示給傅增湘的影寫本並非首尾俱全，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其遮住殘闕部分的目的，大概是為求高價。劉幼雲舊藏卷書寫精美，原有行間校訂，他日得暇細校，必有可以訂正傳校本處。[14]

林其錟、陳鳳金當年寫〈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録〉時，劉幼雲舊藏本下落不明，故而使用了傅增湘校湖北崇文書局光緒年間木刻二卷本《劉子》來加以影印。後來就林其錟的說法，一九八三年，他在整理《劉子》版本時，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傅增湘的過録本，將其過録文字與其他敦煌《劉子》寫本加以比勘，特別是與伯三五六二卷、伯二五四六卷重疊部分進行校對，不僅起訖點全不合，而文字相異者亦多，故疑為別本。後經版本目録學家顧廷龍先生復勘，斷定是未被《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著録的唐寫字本《劉子》才獨立出來，成為新的殘卷寫本，名之為劉藏唐卷子。

至於此卷的時間，林其錟先生的判別是：因避唐太宗諱，「民」多缺末筆作「民」，亦有不缺者，「世」亦作「代」。書勢亦頗縱逸，不類經生謹飭，當亦出於初唐之手。

陳志平採顧炎武的考證，據出「已祅不諱」之例，又據陳垣《史諱舉例》舉出缺筆當從高宗始，故其判別約為唐憲宗以後，筆者從陳志平先生說法，值得注意的是，民有缺筆或不缺筆，應該跟祖本抄寫有關，更可證明當在高宗、武后之後。[15]。

（六）、〔中晚唐〕何穆忞舊藏唐卷子《劉子殘卷》羅振玉舊藏卷（簡稱何藏唐卷子）

14　榮新江：〈兩種流散的敦煌《劉子》寫本下落〉收於《書窗》，（１９９３年第１期）。轉引與對校於二書，見：陳志平《劉子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頁１４６、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１２）頁８１２。

15　林其錟曾認為從「民」字缺避，而「治」字不避改的情況看，抄寫時間亦當在貞觀之世，亦「殆出初唐之手」但陳志平據陳垣《史諱舉例》「避諱缺筆，當起於唐高宗之世」又據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三《已祧不諱》條：「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并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判定當為唐憲宗元和元年之後。見陳志平：《劉子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頁１４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寫本殘卷起於〈去情〉之後半「怒，向之評者」，訖於〈思順〉前半的「水必歸海」，存整篇五，包含：〈韜光〉、〈崇學〉、〈專學〉、〈辨樂〉、〈履信〉；殘篇二，共兩百零二行（含篇題、殘行），每行十五至十八字不等。此卷避唐太宗諱，「民」或缺末筆為「民」（亦有不缺筆者），「世」或作「代」。

卷原為何穆忞舊藏，１９１４年春，傅增湘曾經校錄過此本。１９２２年原卷歸羅振玉所得，但文字已較傅氏校時少了一百四十二字，羅氏亦作有校勘記，以為：「書勢頗縱逸，有褚薛意，與經生書體謹飭者不同，殆出初唐人手。」[16]并將校文別刊于《敦煌石室碎金》中。陳志平則以本卷是晚唐時期所書。

討論該卷的時間點：蓋從缺筆條例來看，應該開天後仍有增補，「民」有諱亦有不諱，可能抄寫的底本是有諱的，又搭配「祆後不諱」條例為佐證，筆者認為中唐後較有可能，故以為羅振玉提出的時間太早，而陳志平說法又太晚了些。

此卷原文為江陰何震彝（字鬯威，號穆忞，又稱何倉葦）所藏，一九二二年（壬戌）歸羅振玉，曾被認為下落不明，後來榮新江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發現了它的蹤跡，後又流入日本，直至一九九三年榮新江先生撰文披露其在日本東京所見，故知今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編號為：ＴＢ－１２４０。

前文提到，傅增湘曾於１９１４年作了校錄，他在《劉子跋》稱：「何穆忞藏唐卷子本《劉氏子》二百八行，蓋敦煌石室之秘笈也。」值得注意的是，傅氏過錄本起點與今藏本同，訖點則在《思順篇》「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比今藏本多六行。羅振玉於一九二三年（癸亥）亦對此卷做了校錄，並收錄一九二四年編印的《敦煌石室碎金》之中，其起、訖點與今藏本相同，也見二版仍有一些落差。一九八八年上海書店出版的《敦煌遺書劉子殘卷輯錄》即以此影印收入。

（七）、〔太宗後〕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斯六零二九卷

[16] 羅振玉撰《劉子校記》載於《永豐鄉人雜著續編》，題「上虞羅氏凝清室」。據羅氏自敘，《校記》係以江陰何氏藏敦煌唐寫本《劉子殘卷》「校其異同於明人《子彙》本上，並以別紙錄為《校記》一卷」。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係殘卷，僅存十五行半，內容只有〈兵術〉篇殘文，起於「太古存樸」，訖於「千牛俱奔，田單之策」之「田」字。以刊本上下行手字相接字為推算，每行約三十至三十三字不等。從文中兩「民」字均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作「人」的情況看，可知乃寫於唐太宗後。

（八）、〔高宗、武后時期後〕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斯一二零四二卷

此為寫本，首尾並殘，僅存六殘行，計四十字，內容包含：〈慎獨〉篇末「上可以接神明」殘存之「神明」二字，下接〈貴農〉「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殘存之「給民」二字兩篇。殘文五「民」字皆缺末筆，據此可知寫於唐代高宗、武后時期之後，也可能存於開元天寶之際。

（九）、塔里木盆地遺址出土《劉子》殘卷 M・T 零六二五卷

本文存《劉子》的〈禍福〉殘片，是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麻札塔格遺址發現，前人未能比定，榮新江考為〈禍福〉篇殘文，陳國燦過錄並作校勘。殘片僅存七殘行四十二字。首起《禍福》第四十八「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的「之困」，訖《禍福》第四十八「毫有栽桑穀拱生於朝」之「桑」字。存殘文如下：

> （前缺）口之困（口：馬伯樂作「蘇」）（陳國燦將「困」作「國」，林其錟以其誤讀）。越「接」之霸（接：林其錟疑非是）武王（林其錟：武王當作戎王）駢出奔，以為禍已類推。昔宋人有○北有胡馬之利，以至○修善，即妖反為祥，見丁之時，毫有災幸（後缺）

總結說來，唐寫卷保留了隋前、高宗、武后、太宗、憲宗到中晚唐的片段樣貌，除了在校證上可以參考和比對，了解原貌外，還可知道《劉子》在學術流傳上，並未因時中斷，並從中原傳播至西域，可見其流傳之廣遠，就遺跡多達九種來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實際流傳應該更多，在當代的重要價值便不言而喻。

二、宋後四大版系：舊合字本、子彙本、道藏本、漢魏叢書本

在唐代敦煌寫卷之後，我們可將現存的版本再分成四大體系，分別是：「舊合字本」一系、「子彙本」一系、「道藏本」一系、「漢魏叢書本」一系，並藉此爬梳《劉子》版本傳承的關係。這四個體系在形式上有明顯不同，可成為進行判別和考訂的基本原則，並梳理出劉子學在宋後的學術史脈絡，不同本式，表現出《劉子》也有差距，我們可以從不同版本的不同袁註式樣、作者的提法、還有音註上來辨認之。

原則上，《南宋小字本》、《道藏本》、《活字本》是袁孝政注，《漢魏叢書》是袁孝政簡注，《子彙》、《百子全書》系統僅有音注，《廣漢魏叢書》、《二十家子書》系列則無注；於是此後的版本可以從相同或相類的注文方式，可以判別祖本的承襲關係。此外，除了注文特色上的差別，在標示作者上：也有標示通事舍人或東莞劉勰著、北齊劉晝著、只存袁孝政註、和缺而不論的不同論點，關係著校定者是完全依袁孝政觀點，或有採袁註卻不採作者論的觀點，甚至根本不採袁註的說法的立場。另，還有在音注上，目前還有音注的版本乃：「南宋小字」本、蘇應龍的《諸子瓊林》、「子彙本」及「道藏本」，其中南宋小字本和蘇應龍的《諸子瓊林》與「子彙本」系統的音注較為一致，都是「ＸＸ反」，「道藏本」則是「XX切」，可見二者的關係不完全相同。以上三個特色可以幫助我們建構版本和評點本的流布方式，下列便由版本系列介紹，以說明《劉子》宋後版本的特色、傳播和評點情形，也可供研究者以系統性來釐清版本的問題：

（一）、舊合字本（包含龍川精舍鈔、影鈔本）

舊合字本系統最早可推從南宋刊小字本來的，大體保留了袁孝政的註，但不從袁註的「劉晝」著書說，反題為「梁通事舍人劉勰」作，故也可以從此標注作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者之名，來辨別和舊合字本相承的本子；後來，有些版本雖不題「梁通事舍人劉勰」傳，即接收了袁註，卻又不完全同意袁註的看法，故缺而不論作者姓名。如果是後者，便可以再從卷數與行數來判斷其傳承關係，這個本子分十卷，每半頁十行，行滿十八字，加上軼文異字來辨明，就會發現〈龍川精舍鈔〉、〈影鈔本〉也皆承此系統而來，下文將屬於此系統的介紹如下：

1、宋本：南宋刊小字本《劉子》孫星衍、黃丕烈跋宋刻《劉子新編》十卷

此本原為孫星衍藏，孫並考訂為南宋所刊。書中有註，題「梁通事舍人劉勰撰，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卷首有孫星衍題記，已殘缺。卷末有黃丕烈手跋，也有五個字殘破不能辨明。

就正文來看：一、二卷已亡佚，乃以明覆宋刻本補。後八卷也有諸多校補之處，統計如下：〈風俗〉篇全缺，無補；〈文武〉、〈均任〉全缺，全補；〈法術〉殘五字；〈賞罰〉殘三字；〈審名〉缺補一百四十九個字，又缺字「黃公美女」起至「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止，約二百二十五字，另殘破不能辨明的有四字；〈鄙名〉則殘缺三字；〈知人〉自「為君者授命」至末，缺約三十字；〈薦賢〉存自「東閭不達麾士」至篇末，共四十四字（其中有二字補），餘均佚缺；〈因顯〉補十八字；〈心隱〉補八字；〈慎言〉補三行五十四字，殘佚一字；〈貴言〉殘佚四字；〈慎隙〉則從「夏書曰」起，訖於「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中間缺了一整頁，計一百六十六字；〈誡盈〉殘佚三字；〈殊好〉殘佚二字；〈閱武〉殘佚一字；〈明權〉僅存半頁，自篇首至「以舊死也故溺」以下缺佚；〈貴速〉篇首至「驥所以見珍者以」止，缺半頁；〈觀量〉殘一字；〈隨時〉自「強國以大治威福諸侯」起迄篇末均殘佚，另殘一字；〈利害〉僅存「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至篇末一段；〈禍福〉補三字、殘三字；〈貪愛〉補三字；〈類惑〉補八字，〈惜時〉補二字；〈九流〉補八字。

全書四冊，每行十八字，宋刻中縫除書名、卷數、頁碼外，尚有每頁字數，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左邊線上角也有小字篇名，如「正賞」、「激通」等，而明覆宋刻一、二卷則無每頁字數，可看出兩個版本的差異。另外〈賞罰〉有一頁同〈審名〉倒裝。全書共留二十八枚印章。

後來北京大學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劉子》一函四冊，底本即為上海圖書館藏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

2、黃丕烈校跋明覆宋刻《劉子新論》十卷

此本有袁孝政註，題「梁通事舍人劉勰撰，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每半頁十一行，行滿十八字，卷首有《劉子新論目錄》，正文天頭有朱筆批語二十六條，卻不是黃丕烈的字跡，就印章來看，朱筆的批語疑係瞿鏞父子所為，書中有六種印章，黃丕烈的五種，剩一種題「鐵琴銅劍樓」，乃常熟藏書家瞿鏞（字子雍，註有《鐵琴銅劍樓書目》）、瞿秉淵（字敬之，鏞子）藏書章。卷末另頁有黃丕烈手跋，指明「此本係明覆宋刻」，書中朱筆旁註係黃丕烈手校。全書共留八枚印章。

3、明龍川鈔本：龍川精舍鈔《劉子》

此本無題署，但有袁孝政註，惟在書中夾一字條，上云：「集《劉子新編》十卷，梁劉勰著。抄本，是書分五十五篇，文體與《文心雕龍》相近。」正文前有目録，已殘缺，僅存卷五《通塞》第二十二起至末；正文不缺．書為單藍絲闌，每半頁十行，行滿十八字，中縫單魚尾向上，下標「龍川精舍」。全書留有印章五枚。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録》謂：「此天一閣一書，可知原為天一閣藏書。林其錟、陳鳳金認為「它同現存最早的刻本，即孫星衍、黃丕烈校並跋的『南宋版本』和『明覆宋刻』本十分相近。不僅卷佚分合，每行字數均同，而且佚文異字也基本相近。」

4、明刊活字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本有註，共五冊。單魚尾，中縫中標卷數，下標頁碼。正文每半頁九行，行滿十五字。有注，注文低一格，為袁孝政注，沒有小字音注。影鈔活字本、海寧陳乃乾影印，並被傅增湘題為「舊合字本」者實出自此書。

此書原為周仲漣收藏，周仲漣過世後，轉被黃丕烈收藏，２０世紀初為上海古書處所得。陳乃乾影印了該書，將原書售吳忠許博明，後下落不明。據陳乃乾《過校本新論十卷跋》介紹「余初見此書時，書友陸君指為活字本，余未敢信，乃假歸校閱，見互倒之字甚多，使疑之。而卷七十一頁中，竟有倒文『與』字，方知此書之為活字本無疑。」又由此可證此書祖活字本的證據。

5、影鈔活字本《劉子》

大字本，五冊，十卷。不署作者姓名，但題「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有註，書無框線，式樣同明刊活字本。上邊標有卷數，下標頁數。卷首有《劉子目録》二頁，卷末有影寫黃丕烈「己卯季冬」手跋。

據林其錟、陳鳳金考證，該書出自黃丕烈藏的「活字本」，活字本雖刻印在明正統前，卻不會早於元，更不會是宋。陳鱣《簡庄文鈔續編》卷一《劉子注跋》載：「余復屬堯圃以厚價雇人摹鈔活字本，以歸而以舊鈔本校之」，當是此本。

全書留有「天一藏書」、「東莞莫氏」、「葉啟芳藏」、「葉印啟芳」、「天涯芳草」、「葉啟芳丁酉六十藏書」、「印盧所藏精品」等印章共三十六方。

6、傳鈔黃丕烈藏本《劉子》

此本有袁孝政註，也不署作者，只題「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共五冊，十卷，書無邊框、行線，中縫標有卷數、頁碼，卷首有《劉子標目》，卷末録有黃丕烈「己卯季冬」跋。式樣同明刊活字本，也就是說，書貌、款式也同於影鈔活字本《劉子》。是以故〈慎隙〉章：「魏后泄張繡之讐」註文「張繡是袁紹軍將與曹操格戰」句中，「與」字倒文；〈閱武〉中有「宋闕依明本補」旁註，是當時以活字本底本為宋本的明證，可看出版本與影鈔本同，但字體不如影鈔本工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確屬傳鈔。鈔者已難考定，此書卷首有「惠棟之印」等朱印五枚，書後有黃丕烈「堯圃手鈔跋」，故可以判別出於黃丕烈藏之「活字本」。

7、海寧陳氏景印明刻本《劉子袁註》十卷（簡稱舊合字本）

此本有註，共五冊。單魚尾，中縫中標卷數，下標頁碼。正文每半頁九行，行滿十五字。有注，注文低一格，為袁孝政注，沒有小字音注。款式為：「劉子卷之一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卷前有《劉子目録》，分卷與影鈔本、傳鈔黃丕烈藏本並同。扉頁有「舊合字本《劉子》十卷，傅增湘書」及「甲子季夏海寧陳氏景印」等語，以及富晉書社廣告。另頁有傅增湘校跋及影印的黃丕烈「己卯季冬」跋。各卷首均只署「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注」。活字本卷七第十一頁「是袁紹下軍將與曹操格戰」之「與」原倒文，此本已扶正。卷八第十六頁原缺，此本也已經補足。

全書文字與影鈔本、傳抄黃丕烈藏本大體相同，僅無「與」字倒置和「宋闕依明本補」的旁註，故這三種本子應同屬一個版系，而舊合字本當比影鈔本的母本為晚。此本全書僅有〈言苑〉有朱筆校點，無批語，校點者也無可考。

8、楊明照《劉子校注》，巴蜀書店１９８８年版

楊明照的《劉子校注》的底本便是從舊合抄本一系來的，前身是《劉子斠注》，本載於《文學周報》一九三八年第四期，卷首有《附記》云：「余鼓篋上庠之明年，即玩索是書，而為之拾遺補蓺。詞求所祖，事探其原，諸本之異同，類書之援引，皆迻録如不及。」「至字句勘證，力避繁瑣，以殺篇幅；無關宏旨，及前人已具者，則不復贅云。」《斠註》乃以海寧陳氏景印舊合字本（簡稱楊校録合字本）為底本。一九八七年巴蜀書社再版，卷首收〈劉子理惑〉和〈再論劉子的作者〉二文，再版題《劉子校注》，二〇〇八年再出《增訂劉子校注》，簡稱《斠註》或《校注》、《增訂校注》。

DOI:10.6814/NCCU201900182

9、傅亞庶《劉子校釋》

傅亞庶是以楊明照的《劉子校注》為底本，自然也是拿「舊合字本」當作底本，並於１９８８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傅亞庶並佐以明以前不同源流的刻本、鈔本為主，校其異同，還收入袁孝政註和部分《四庫》本註文，並加以訂正、辨析，同時收入《子彙》本音註。卷前有〈序言〉、〈本書所據版本書目〉、〈本書所用訂書目〉；卷後有《劉子》佚文、《北齊書》及《北史》之〈劉晝傳〉、〈主要版本序跋〉、〈校註諸家序跋〉、〈諸書著録〉、〈諸家考證〉、〈劉子作者辨證〉等，資料編輯完整，可以說是重要的校對材料。

10、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二）、「子彙本」系統：由《諸子瓊林》、到「子彙本」、再到「百子全書」

「子彙本」是《劉子》版本裡非常重要的系統之一，以諸子系統論《劉子》，可以說是看到《劉子》的用世之心，深切《劉子》著書之意：目前版本裡，首先可見元代蘇應龍輯《諸子瓊林》，保存了部分袁孝政注和音注，約有七千字，可以看出元時版本的局部情形。後到了明萬曆四年到五年間，南京國子監刊周子義編的「子彙本」，將《劉子》收入，未收袁註，並保留了《諸子瓊林》部分音注，成為重要的版本依據之一，後有陳乃乾校跋《子彙本》。子彙本的特色是保留了音注，上承《諸子瓊林》的系統，下開《百子全書》一系，故也可以從音注來判別何以《子彙本》為祖本，另外，《子彙本》雖不收袁註，卻從袁孝政的說法，將作者題為劉晝，也是《子彙本》一系共有的矛盾，介紹如下：

1、《諸子瓊林》：

由蘇應龍所輯的《諸子瓊林》，保存了「部分」袁孝政注，且已較袁註簡化，可能是因為版本印刷簡便之故，有音注，全文約有七千字，可以看出元時版本的局部情形。

DOI:10.6814/NCCU201900182

2、《子彙》本：萬曆五年（１５７７）南京國子監刊周子義編《子彙》本

《子彙》是一部套書，共收二十四種，乃南京國子監刊周子義所編。《劉子》在第十二冊，兩卷。前有序，介紹此書曰：「其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無甚高論，然引物連類，有可意思者，故滙刻之篇中。是多見傳記，語亦頗顯淺，注可略也，故弗錄。丁丑夏日志。」

值得注意的是，《子彙本》的序言提到：「注可略也」，故其特色是減去袁孝政注，但文中夾有雙行小字音注，音注的部分中縫魚尾上有「萬曆五年刻」，中有「劉子 x（如序、上、下）」，下有「前一」及「付汝光一百八十六」等字。半頁１０行２１字。其款式為：此本分上下二卷，無註，題「劉晝孔昭撰」。書黑雙線框邊，半頁十行，行自二十一字。中縫上刻「萬曆四年刊」或「萬曆五年刊」，中刻「劉子上」或「劉子下」；下刻頁碼、刻工姓名、字數。卷首有識語，署「丁丑夏日至」。卷末題「《劉子》下終，《子彙》第十二冊」。

而「ＸＸ反」這種音注系列在《子彙》本被保存了下來，也可判定其和南宋小字本應也有參照關係，卻署劉晝著，可見編者雖不完全認同袁註對作者的判別。

3、陳校《子彙》本：陳乃乾校跋明萬曆五年刊《子彙》本《劉子》二卷

此本之底本即萬曆五年刊《子彙》本，唯一不同的是有陳乃乾校跋。陳氏手校筆跡有朱、墨二色。卷首天頭陳乃乾跋：「就活字本《劉子》袁校政註十卷，每半頁九行，行滿十五字，線黑口單邊。首行題『《劉子》卷之一』，次行題『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註文比正文低一格，有璜川吳氏、惠定宇、汪閬原、潘菽坡諸藏印，復翁手跋。」卷末有：「癸亥十月十六日鐙下勘畢，乃乾記。」並留「乃乾」印章一枚。後來的《子書百家》、《百子全書》本皆從《子彙》本系統，也不收袁註，僅保留音注的部分。

DOI:10.6814/NCCU201900182

4、光緒元年（１８７９）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

《子書百家》本第６８冊為《劉子》兩卷，半頁１２行２４字。此文無註，分上下卷，題「北齊劉晝孔昭撰。」書為黑雙線邊框，半頁十二行，行滿二十四字。扉頁正面大書金文「劉子」，書背題：「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

5、１９１２年湖北官書處重刊《百子全書》本（簡稱官書處本）

一九一二年鄂官書處重刊《百子全書・劉子》二卷，除少數文字外，基本面目同於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扉頁背面題「中華民國元年鄂官書處重刊」。

6、民國八年（１９１９）上海掃葉山房《百子全書》石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叢書第１冊題「圈點百子全書」、「掃葉山房發行」，《劉子》二卷在第５０冊，扉頁背面題「民國八年石印」、「掃葉山房」。

7、１９６３年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景印《子書百家》本

8、１９６９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宋元明善本叢書》景印《子彙》本

9、浙江古籍出版社新編小四書影印《百子全書》本。底本為掃葉山房本。兩卷，也提「北齊劉晝孔昭撰」。

1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本影印《百家類纂》

（三）、道藏本：

除了敦煌千佛洞出土的《劉子》寫本，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也記錄了劉子劉勰著的說法，可看出《劉子》被佛教吸納為典籍，然而，其清神、去情、防欲……等工夫論述，也被道教奉為圭臬，納入系統。目前最早可見《劉子》被收入北宋道教經典叢書《雲笈七籤》－－《雲笈七籤》有小道藏之稱，是道藏經典的縮小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版－－而《道藏》編纂的時間很長，很難具體考證《劉子》入《道藏》的時間，但因為《雲笈七籤》收錄之故，可知北宋時已編入道教系統。然而，元世祖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道藏》經板全毀，到了元末《道藏》剩餘的各處版本，更因戰爭之故，也消失殆盡。直自明永樂中，明成祖重新命令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纂校《道藏》，才在北京進行輯校的工作，可惜的是，還沒編成的時候，成祖就崩殂了。仁宗、宣宗相繼嗣位，卻沒有繼續執行編纂的工作，一直到明英宗正統九年重新刊板，並招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增加篇幅，至明英宗十年，刊本才完工，是為《正統道藏》。書以千字文為函目，使「無」字至「英」字。今存的《道藏》本《劉子》排在「英」字號前，是明《正統道藏》之一種。

《道藏本》的特色是保留了近乎完整的袁孝政注，卻不提作者，可以說是大體繼承了袁孝政的說法，但對作者之疑存而不論。歸屬於《道藏版》一系的有：《雲笈七籤》、《道藏本》、世恩堂刊本、蔣以化校本、道藏輯要、王叔岷校注，皆是由此本而來。雖然《道藏版》的袁註保存完整，而且還有音注，是最完善的注本，但勘校《道藏版》的勘校者們，不一定認同袁註劉晝作的說法，遂只保留注者，不署作者姓名，故只可從注的繁簡，看出來祖於《道藏》一系，下列說明其版本：

1、《雲笈七籤》：

此為道教類書，成於北宋宋真宗天禧年間（１０１７－１０２１），由張君房編，有「小道藏」之稱。分道書為「三洞四輔」七部（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輔：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在卷九十《七部語要部》裡引用了《劉子》一千多字。

2、道藏本

《劉子》現收於《道藏》太玄部「無」字號，十卷，有袁孝政注，注文字同正文大小，抬頭低一格，另文中夾有有雙行小字音注。半頁十行，行十七字。其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款式為：「劉子卷之Ｘ（如“一”）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不署作者。

3、顧本：顧雲程校明萬曆世恩堂刻本《劉子》十卷

此本有袁註，無題署，卷前手書：「晁氏《讀書志》：「齊劉晝孔昭撰，唐袁孝政註，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薄俗，或以為劉勰，或以為劉孝標。』有小字殘宋本、明覆宋本、孫鑛評本、活字本，《漢魏叢書》有之，此世恩堂刻本。海虞顧雲程校。」全書留有「澗欄主人」等三枚印章。

兩冊，十卷。中縫魚尾上有「世恩堂」三字，魚尾下有「卷之ｘ」(如「一」)字。卷首中有澗瀾主人印章。有袁孝政注。半頁１０行２０字，２０．５ｘ１３．５ｃｍ。

顧雲程（１５３５－１６０８），字務遠，常熟人。萬曆五年進士，授淳安知縣，調嘉興，擢御史，官至南京太常卿。卒年七十三 。

4、萬曆間蔣以化刊本

此本保留了袁註，和《道藏本》一樣不提作者，只題「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吳人後學蔣以化校」。書為雙黑線單口邊框。每半頁十行，行滿二十字，中縫上標「世恩堂」，中標卷數，下標頁碼。卷首有另紙貼頁，墨筆手書録蔣以化「入長安德《道藏》本因刻於孝昌署中」等語的後記。還刊有李維楨《劉子敘》。敘後有《劉子目録》，篇目不分卷，院墨刊有蔣以化《刻劉子引》。全書留有印章六枚。此書乃「王金銛藏書」。

此書中縫魚尾上方題「世恩堂」，嚴靈峰認為「此書系據世恩堂刊本，板心下加『朱彥真』等刻書姓名，挖去『海虞顧云程校』六字，改刻『吳人後學蔣以化校』八字，並加李維楨『劉子敘，及蔣以化「刻劉子引」而成。實系竊版為之。一如實向高之剽竊沈津之《百家類纂》然。明人學術風氣之敗壞於此可見』」故稱此書為《剽刻劉子注》。

然嚴靈峰此言太過，細看此書魚尾下除記卷次（如「卷之ｘ」)，還記有刻工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名，如朱彥真、胡一定等。尤其正文文字，也與世恩堂刊本略有不同，如：《清神》:「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蔽於攻取，則精神馳騖而不守」，世恩堂本無「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二十二字，蔣本有，但「耳目之於聲色」作「耳目誘於聲色」。「七竅蔽於攻取」，蔣本同，世恩堂刊本「儒在道前」：可見蔣以化刊本並非世恩堂刊本的翻刻本。

書卷首有李維楨敘，書後有萬曆壬辰蔣以化《刻劉子引》，稱：「壬辰，以計事人長安，偶挾長安友人徘徊道院，觀其架上所識殘經，抽而讀之，居然《劉子》全帙也，余迫欲得之……據攜以歸附剞劂氏，刻於孝昌署中，欲於四分操觚者共之。」則可知蔣以化刊本的底本是《道藏》本，至於為何在何允中縫署「世恩堂」刊刻，原因還需考究。

5、葉子寅、許心扆跋，張紹仁題款，黃丕烈、陸拙生校並跋明抄《劉子新論》十卷。

這本書很特別，內容看起來是道藏本，但作者說法卻用了舊合字本，張紹仁並以此本校過《劉子》，可見道藏本的價值。此書原為吳中袁氏五硯樓所藏，分三冊、十卷，雙藍線邊框，每半頁九行十七字。黃丕烈稱此鈔本為「舊鈔」，並說「卷端題《劉子》，卷下又有『無一』至『無十』號，其為《藏》本無疑」。也就是說，之所以可以判別祖於《道藏本》，「無」字號便是其判別的關鍵。陳鱔也在《簡庄文鈔續編》卷一《劉子注跋》載：「吳中袁氏五硯樓向得舊鈔，藍格錦紙，尚是明中葉時人從《道藏》本錄出。」

此書有袁孝政的詳註，但作者卻提「梁通事舍人劉勰撰，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採的說法顯然和《道藏本》不同，是從「舊合字本」一系來的，應也有祖於宋本之意。扉頁墨筆大字「道藏目録詳註卷第四」、「無字號計十卷」，下有黃丕烈朱筆小字：「宋刻分卷與此異，其十卷則同，所異在每卷分合。」又墨筆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大字「劉子」，下朱筆大字「宋本二冊，見季滄葦（振宜）《延令書目》，題曰《劉子新編》，孫氏五松園所藏即此本；今借校於此本上，其勝處固多，其脫誤處當以《藏》本、活本參之。」下墨筆録孫星衍《宋本劉子新論跋》。並述：黃丕烈朱筆録「宋刻面目」；黃丕烈跋；葉子寅跋；許心扆跋。在正文「《劉子》卷之一」下有黃筆手書：「宋本用明翻本補兩卷，茲以黃筆校。」卷一末有黃丕烈以黃筆手跋二則。卷二末有黃丕烈手書：「丙子秋《道藏》本覆校。」〈貴農〉第十一末有陸拙生黃筆書：「嘉慶十七年補校畢，拙生。」卷三末有黃丕烈墨筆手書：「丙子八月《道藏》本校。」另有朱筆手跋一則。卷四末頁有黃丕烈手書：「丙子秋八月《道藏》本校。」末頁背面第三行手書：「道光癸未秋日長州張紹仁借讀。」最後一行有黃丕烈手書：「萬曆五年刊《子彙》本校正文。」邊框外有陸拙生朱筆手書：「四月十二日宋本覆校一過，陸拙生。」卷五末頁有黃丕烈手書：「丙子秋八月校《道藏》本。」卷七末頁正面第三行下有黃丕烈手書：「丙子秋仲八日校 《道藏》。」正面末行有黃丕烈手書：「萬曆五年刊《子彙》本校正本。」背面末行有陸拙生朱筆手書：「四月十三日宋本覆校畢，拙生。」卷八末有黃丕烈手書：「丙子秋校《道藏》。」卷九末有黃丕烈手書：「丙子秋八月校《道藏》。」卷十末有黃丕烈手書：「丙子八月八日戌刻校《道藏》本畢。」「萬曆五年刊《子彙》本校正文。」「庚午五月六日讀畢。」「五硯樓藏《子彙》本《劉子》校正文頗有佳處。」朱筆小字，「壬申四月，假得孫淵如觀察所藏小字殘宋刻本手校一過，首二卷全缺，他卷亦多脫葉，覆翁記。」「是書校宋不憚至再至三，每校一次即得訛字幾處，書之難校，『掃葉拂塵』，可謂至論。四月十八第三次校畢記。」下有陸拙生手書：「嘉慶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復校畢，陸雲士記。」書後白紙有黃丕烈末筆手跋四則。跋稱「前人朱墨二筆校改增損者不復再加區別」，其為何人手筆，未能辨識。全書共留八十一枚印章。

林其錟、陳鳳金認為此鈔本「最大可能性是出於葉盛」，「價值在於它集中了明清許多校勘大家的校刊成果，集合了宋本、附宋刻本、活字本、子彙本等多種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善本校文於其上」。除了校文的價值，本書不採《道藏》本不署作者的說法，改提「梁通事舍人劉勰撰」也可見其鈔本判斷為劉勰的可能性較高。

6、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本

此底本以嚴雁峰家藏本，彭翰然光緒丙午（１９０６）《重刊道藏輯要》序說：「今有嚴君雁峰家藏《道藏輯要》全書一部，其中言天人合一之原，性命雙修之旨，雖由纂輯而成，實刮全藏而無餘蘊。」重刻凡例說：「重刻此書，系照原本式樣，其中雖字句隱而不愜，亦敬闕以俟，未敢輕改，以增罪戾；重刻《道藏》有增刻、續刻字樣，系前書所無，重刻時所採入者，非關係緊要，蓋不濫編」。

7、《四庫全書》文津閣本《劉子》十卷（簡稱文津本）

此本有袁註，共三冊。《提要》之後録有《原序》，即明萬曆壬辰（二十年）蔣以化刻《劉子》十卷李維楨撰《劉子敘》全文。全書無目録，第一卷卷首題「劉子卷一」，然而作者題的是：「北齊劉晝撰」。每卷正文首頁正上方並蓋有朱印「文津閣寶」，每卷末蓋有「太上皇帝之寶」、「避暑山莊」兩朱印。《四庫》本的底本是蔣本，但其文字與蔣本不完全相同，應曾參校其他版本。其中有獨與後來發現的敦煌唐寫本相合者，也有與各本不同者，可見其編纂時比較複雜，對於作者的爭議，則從《子彙本》的判斷。

8、上海涵芬樓景印《道藏》本

此本為上海涵芬樓影印《道藏·太玄部》第六百七十三至六百七十四共二冊。題「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扉頁背面標明「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上海涵芬樓影印」。正文上下有黑粗細雙橫線，每頁正面天頭左角有小字「劉子」二字，背面天頭右角小字「卷✕第✕」。正面無行線，半頁十行，行滿十七字，註低一格。在正文第五、六行間有小字標明卷數、頁數。無序跋，無目録，亦不署作者姓名。

DOI:10.6814/NCCU201900182

9、王叔岷《劉子集証》

《劉子集證》書分成上下二冊，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一九六一年出版，二〇〇七年中華書局作為《王叔岷著作集》再版。此書以涵芬樓影印《道藏》本為底本，以海寧陳氏影印舊合字本、明沈津《百家類纂》本、潛菴《子彙》本、程榮《漢魏叢書》本、清王謨重刻《漢魏叢書》本、王灝刻《畿輔叢書》、湖北崇文書局刻《百子全書》本為參校本。前有〈自序〉，後有附録：〈劉子〉佚文、〈北齊書〉及〈北史〉之〈劉晝傳〉、所據本〈序跋〉、〈諸書著録〉、〈諸家考證〉。

10、１９７３年台北考正公司景印《道藏輯要》本

11、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道藏要輯選刊》本：底本為涵芬樓影印本。

12、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文物出版本社重印《道藏》本（１９９６年1版４次印刷）據涵芬樓《道藏》本影印。

（四）、漢魏叢書本

明代程榮《漢魏叢書》本所收的《劉子》袁註則被有意識地改寫了：在字句上，刪減變成簡注；在作者上，亦不從袁註劉晝說，將《劉子》的作者定為劉勰。可見得程榮校本對袁註的評價不高，也不認可劉晝作。何允中勘刻的《漢魏叢書》本也提為劉勰撰。也就是說，如果是袁孝政簡注、又從劉勰說的版本，皆是程榮《漢魏叢書》一系，或與《漢魏叢書》一系相通，但有不同的是《廣漢魏叢書》，《廣漢魏叢書》沒有收袁註，也將作者提為「梁東莞劉勰」；有趣的是，和舊合字本（南宋本）一系題為：「梁通事舍人劉勰」，顯然在「稱號」上有意別之。

下列分別介紹之：

1、漢魏叢書

DOI:10.6814/NCCU201900182

（1）、程榮刊《漢魏叢書》本

兩冊，十卷。半頁９行２０字，中縫有「新論卷 x」(如「一」)，偶或有「仇、高」等刻工字。〈觀量〉頁十、十一有補鈔痕跡，款式為：「梁東莞劉勰著 播州袁孝政注 明新安程榮校」

《漢魏叢書》為浙江括蒼人何鏜所創立編輯。何鏜，字振卿，號賓岩，嘉靖進士。《漢魏叢書》原輯書一百種，分經、史、子、集四部。萬曆已卯（１５７９），屠隆為之改排為典雅、奇麗、鴻肆、藻豔四部，寫有序文。但未刊行。新安書估程榮，購得其書３８種（經籍１１種、史籍４種、子籍２３種，計２５１卷），仍分經、史、子（集部全缺），於壬辰年（１５９２）年刻行。有屠隆序，大概是介購者。《劉子》排子籍十五。

（2）、黃丕烈校跋陸損之校明萬曆程榮刻《漢魏叢書》本《劉子新編》十卷

此本有註，題「梁東莞劉勰註，播州袁孝政註，明新安程榮校」。半頁九行二十字。卷首《劉子新論目録》天頭有黃丕烈手書：「孫星衍校藏殘宋本，缺目並一、二卷，餘稍有欠頁，已將正文並註校於舊鈔本上，復以《漢魏叢書》本校正文，一仍宋刻之舊。覆翁記。」自《閱武》第四十一「卒與不練卒交鋒」起訖《明權》第四十二「季友之酖叔牙」止；自《正賞》第五十一「能辯各曰」起訖《正賞篇》末；均手書補闕。卷末有黃丕烈手跋。全書共留六枚印章。

（3）、盧文弨校跋明刻《新論》十卷

此本題「梁東莞劉勰註，陳燁然閱」。書為單黑線框，半頁九行二十字。《新論》卷一首頁天頭有盧文弨朱筆手書：「《道藏》本作《劉子》，有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淺陋無卒論耳。」又：「乾隆丙子春，盧文弨以程榮本校。癸卯夏六日，弓父又以《道藏》本校。」可見這本是由程榮本為底，並以道藏本為校本，全書留有印章九枚。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而後：民國十四年（１９２５）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漢魏叢書》本、１９５９年台灣新興書局景印《漢魏叢書》本、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程榮刊《漢魏叢書》本，也是據明萬曆新安程氏刊本影印並用他本補缺。

（4）、程遵岳校乾隆《重刊漢魏叢書》本《新論》十卷（簡稱程校本）

此本無註，題「梁東莞劉勰著，南昌程遵岳校」。書為單黑線框，每半頁九行，行滿二十字，卷首有〈新論目録〉。此書與《淮南鴻烈解》合為一冊，為《漢魏叢書》第二十六。第一冊扉頁題作「乾隆辛亥重鐫《漢魏叢書》，本衙藏版」。第一冊卷首刊有「乾隆壬子孟秋上浣桂林陳蘭森撰」之〈重刊漢魏叢書本敘〉、「萬曆壬辰屠隆緯真甫纂」之〈漢魏叢書序〉以及何允中題識。另有墨筆手書跋，末題「光緒己亥初秋仲良記」。

（5）、《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劉子》十卷（簡稱文淵本）

此本有註，共三冊，每冊封面黑粗細雙線長框，內題「欽定四庫全書」，下雙行小字：「子部　劉子卷（下文標該冊卷數）。」框外分行署評校官、總校官、校對官、謄寫者官職姓名。每冊卷首留「文淵閣寶」、冊末留「乾隆御覽之寶」陽文朱印各一方。首冊有提要，無目録及序。雙線邊框，烏絲行線，蝴蝶裝，每半頁八行，行滿二十字，每卷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署「劉子卷╳」，下題「北齊劉晝撰」，第三行篇名。從正文、注文比勘，與程本基本一致，但有少量文字經過校改，在作者的爭議上，保留了袁註劉晝作的說法，是既信袁註又不完全相信袁註。後來，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也承此本而來。

（6）、孫鑛評本：明刻孫鑛評《劉子》二卷

藏於國家圖書館。全幅高２８公分，寬１７．６公分，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注文以低一格處理。

此本有袁孝政簡註，分上下二卷，題「北齊劉晝著，播州袁孝政註，東海孫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鑛評」。單黑線框，每半頁九行，行滿二十字，註比正文低一格，評語在天頭。卷首有武林王道焜所題《北齊劉子序》，全書留有印章十枚（其中二枚為墨章）。此書目録缺《思順篇》，正文亦有缺，原文經刪節者也多。書中有黃丕烈「堯圃手鈔」朱文方印及手書題記。

另外有《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本孫月峯評定北齊《劉子》二卷，題有「武林段景亭發行」，「泰和殿藏版」，內容與孫評本同。

（7）、明刊《五家言合刻》鍾惺評《德言》二卷（簡稱《五家言》本）

此本為《五家言合刻》之第二冊，前半冊為《辯言》（《鬼谷子》）三卷，後半冊為《德言》。有註，分上下卷，題「北齊劉晝註，播州袁孝政註，竟陵鍾惺評」。卷首有《德言目録》，無序跋。第一冊有〈敍五家言〉，中有「予嘗上下古今，而於周、齊、梁間得五人，曰辛計然、鬼谷先生、公孫子秉、劉晝、劉勰」等。敍文末行已殘半行，《敍言》各頁中縫上作「五家言鍾序」，全書留有印章三枚。

（8）、清謹軒藍格鈔《劉子新論》

此書僅有〈防慾〉、〈去情〉、〈韜光〉、〈辨樂〉、〈知人〉、〈託附〉、〈通塞〉、〈遇不遇〉、〈命相〉、〈適才〉、〈文武〉、〈傷讒〉、〈辨施〉、〈殊好〉、〈激通〉、〈言苑〉、〈九流〉等十七篇，不分卷。不分卷，合一冊。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卷首有《新論》敍，卷末有跋。卷首有《新論敍文》：「晝字孔昭，傷己不遇，播遷江表，故作此書。其文雋彩警拔，殆齊梁之挺秀也。」正文第一行上標「新論」，第二行下題「北齊劉晝著」。卷末跋云：「孔昭以鮮麗為書，卒章究論儒道，識所依歸。」書為雙線藍框，每半頁九行，行滿二十字，中縫雙魚尾向上，上標「新論」，下標「清謹軒」。全書留有印章六枚。

2、增訂漢魏叢書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增訂漢魏叢書本」乃王謨嫌程榮本體例不夠完善，故而重刊之，與之體例相合的還有紅杏山房本，都是以《漢魏叢書》為底本，但不收袁註，值得注意的是《龍谿精舍》的抄本也沒有收袁註，但提為劉晝著，可見其對袁註的保留，但文又從其說的矛盾，和《子彙本》又可一參：

（1）、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王謨刊《增訂漢魏叢書》本

一冊十卷。卷首有《新論》目錄。中縫於魚尾上有「新論」字，每半頁９行，每行２０字，書中有圈點，無注釋。書末有汝上王謨《劉子》跋。上題：「梁　東莞劉勰著　南昌程遵岳校」

程遵岳，生年不詳，可能是當時南昌生員。王謨（約１７３１－約１８１７），字仁圃，別字汝上，江西金溪人。乾隆丁酉（１７７７）進士，本授知縣，自請教職，選建昌府教授。好著述，嘗輯《漢魏遺書》五百餘種，撰《江西考古錄》，《豫章文獻錄》等２０餘種書。

程遵岳嫌程榮、何允中《漢魏叢書》義例未善，乃就學署增訂為八十六種（經義２０種，別史１６種，子餘２２種，載輯２７種），於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刊行。

叢書前有桂林陳蘭森《重刻漢魏叢書》序和屠隆原序，但無何允中序。另有《凡例》九條，詳細交代了叢書的來源和刊刻緣起。可摘三種：

> 《明史・藝文志》載有屠隆《漢魏叢書》六十卷，即何氏所見緯本，但不應何本又冠以屠序也。今據武林何氏原本，重鐫而仍以屠序列諸簡端，從其朔也」。……括蒼何氏初輯叢書百種，本來版行，惟新安程氏、武良何氏二本並行於世，而何本流行較廣。據屠龍作序年月在萬曆壬辰臘月，則此書或即刻於是時，今二百餘年，何本原本儘有存者。坊間所鬻多以建舊叢林所刻《漢魏名文乘》冒充。由原本久以漫漶，後又未有重刻者，所以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真本難得而可貴也。漢癖愛是書，因家藏真本，頗為完善，故謀鏤版以公同好」…漢魏古書流傳已久本多魚魯亥豕之訛，何氏叢書校勘亦不甚精，且多脫誤……書近時俱有校正、善本，今亦未能參訂，以此書祇就何氏原版翻刻，未別繕稿。

這裡交代了屠龍序的作用性，而程本、何本相較，何本本來流傳更多，但因為時日積累，便多冒名頂替刊刻，故王謨得舊本重新刊刻，以流傳之。

（2）、陳乃乾過校本《新論》十卷（簡稱過校本）

此本封面朱筆題：「《新論》十卷，陳乃乾過校本。」其底本與上文敘述程遵岳校乾隆刊本同，不同處有五點：其一，卷首有汝上王謨題識，墨筆手抄《子彙》本〈劉子序〉。其二，卷一正文第一頁天頭有陳乃乾跋，記黃丕烈藏本書貌（與陳校《子彙》本《劉子》所録同）。第一行有陳乃乾校字符號說明（以朱、墨二色分別代表黃丕烈藏本和《子彙》本）。其三，在〈貴速〉天頭有陳乃乾手書云：「萬曆壬辰海虞蔣以化覆刻《道藏》本，十行二十字，江安傅氏藏，殘帙存卷九至卷十，借校於此。乙丑閏四月丙朔卯刻校。凡將本與《子彙》同者不註。」其四、卷末有陳乃乾朱、墨二筆手書校記；書末空白頁正面朱筆手抄宋本復翁手跋；背面墨筆手抄蔣以化〈刻劉子引〉，其五、書內有陳乃乾三種本子對校字。書內留有印章二枚。

簡言之，此本是陳乃乾以《子彙》本、蔣以化本、道藏本校對的工作本，正文前還抄有《子彙》本序、正文後抄黃丕烈跋南宋小字本序、與蔣以化〈刻劉子引〉以及〈陳乃乾癸亥十月十二日夜札記〉一篇。此書底本是王謨刊《增訂漢魏叢書》本，故王謨跋見於書前。

（3）、光緒三年（１８７７）紅杏山房重修《子餘增訂漢魏叢書新論》十卷（簡稱紅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重修的《增訂漢魏叢書》共一百冊，《劉子》收在第七十八至七十九冊。十卷前三卷與《人物志》合冊，後七卷為一冊，有圈點。卷首有重刻《漢魏叢書》小引，記作「光緒三年仲夏月蜀南馬胡聲秉鈞識於紅杏山房」；卷末有跋，題「汝尚王謨識，光緒三年聲秉鈞校勘」，文同汝上王謨《劉子》跋。半頁９行，行２０字。款式同於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王謨刊《增訂漢魏叢書》本

不收袁註，題「梁東莞劉勰著，南昌程遵岳校」。書為單黑線框，每半頁九行，行滿二十字。卷首有《新論目録》，卷末有跋，題「汝上王謨識，光緒三年盧秉鈞校刊」。《漢魏叢書》第一冊扉頁正面有「板藏四川宜賓縣，盧氏家藏。中華民國乙卯年仲夏月，蜀南馬湖盧樹枏梓卿補修」等語。背面題「光緒丙子二年重鐫」，「紅杏山房藏版」。卷首有萬曆屠隆緯真甫〈漢魏叢書序〉、乾隆陳蘭森〈重刊漢魏叢書敘〉。

（4）、湖南藝文書局１８９４年《增訂漢魏叢書》本

叢書扉頁右上角題「光緒甲午年」，正中題「漢魏叢書」，左下角題「湖南藝文書局校刊」。有屠龍序、光緒甲午善化楊廷瑞〈重刻漢魏叢書序〉以及〈增訂漢魏叢書凡例〉。收經義２０種，別史１６種，子餘２２種，載輯２８種。文字款式同於王謨《增訂漢魏叢書》本。

（5）、宣統三年（１９１１）上海大通書局石印《增訂漢魏叢書》本

叢書前有宣統三年夏月張謇重〈敘〉，扉頁右上題「全書計九十六種」，正中題「精校大字漢魏叢書」，左下題「上海大通書局發行」。文字款式同於王謨《增訂漢魏叢書》本。

（6）、民國四年（１９１５）四川盧氏修補刊紅杏山房本《增訂漢魏叢書》本。

叢書第一冊扉頁正面有「版藏四川宜賓縣、盧氏家藏。中華民國已卯年仲夏月，蜀南馬湖盧樹枏梓卿補修」等語，背面題「光緒丙子二年重鐫」，「紅杏山房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藏版」。卷首有重刻《漢魏叢書》小引（光緒三年仲夏月蜀南馬湖盧秉鈞識於紅杏山房）、萬曆壬辰臘月屠隆緯真甫《漢魏叢書序》，乾隆壬子孟秋陳蘭森重刊《漢魏叢書敘》以及中華民國四年歲次乙卯種下月上浣□（按：字模糊）屏山盧樹枏氏序於養志齋書屋之東軒《修補漢魏叢書》小序。文字款式同於紅杏山房本。

（7）、林其錟、陳鳳金《劉子集校》

以程遵岳校乾隆重刊《漢魏叢書》本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以乾隆壬子重刊《子餘增訂漢魏叢書》程遵岳校《新論》十卷（簡稱程校本）為底本，以包括「敦煌寫本」、「宋刊本」、「明鈔本」在內的四十種版本加以集校，〈顧廷龍題簽〉，〈李希泌題詞〉，〈馬伯煌序〉，卷前有書影八幀、〈劉子主要版本卷帙分合一覽表〉、〈前言〉、〈集校所用版本及書目提要〉；卷後附録二：〈歷代主要序跋〉、〈劉子作者考辨〉。

3、《二十子家書》一系

（1）、隆慶沈津編《百家類纂》本

《百家類纂》是明沈津編選的一部子書選。書前有隆慶元年（１５６７）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明州張時徹和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張思忠撰的序言，以及沈津寫的凡例。

凡例說「是編名百家類纂何？百家者，總諸子之群書也。類者，以類者相從也。纂者，鉤其玄而去其疵也。」全書共四十卷，分為儒家、道家、兵家等類，每類有序，序前又有題辭介紹。卷三十七為《劉子新論》，入雜家類（全書總題北齊劉晝著）。《劉子新論》前題辭，和《二十家子書》、《諸子奇賞》本前序相同。此本《劉子》無篇目，無卷數。文中偶爾有雙行小字注，不全，注文內容同《漢魏叢書》本袁孝政簡注，故可知二十家子書一系乃由此出。

（2）、吉府本：萬曆六年（１５７８）吉藩崇德書院刊《二十家子書》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本不分卷，獨立成冊，為《二十家子書》之第六家，沒有註解，也沒有署上作者姓名。每半頁十一行，一行二十二字，天頭有十毫米橫格，刊有評語，中縫上標「崇德書院」中標「劉子」和頁碼，下標刻工姓名。白口，魚尾上有「崇德書院」四字，魚尾下書「劉子」，最下方有刻工姓名。白棉紙印。目録在第一冊總目録中，本冊卷首有《劉子序》，未署名。第一冊有《劉子書序》和《吉府刻二十家子書序》，前者署「吉藩潭州道人德山子」，後者署「閔長樂幼溪陳省」。全書留有印章六枚。查《明史》諸王世表：「吉藩宣王翊鑒，隆慶六年封，萬曆四十六年薨」。書當為翊鑒所刻。全書首序署名吉蕃潭州道人德山序，具體情況不詳。

文中僅在書眉有少量注釋，如〈思順〉注「孟說，紂時勇士」;〈知人〉注「九方堙，伯樂弟子，薛燭識純鉤、湛盧」;〈命相〉注「子文名穀、於菟，以虎乳之故，楚人名虎曰於菟」;〈正賞〉「靈均，屈原字」，既非袁孝政注，也非袁孝政簡注，來源不詳。

葉德輝《書林清話》「明時諸藩府刻書之盛」條說：「明時官刻書，為南、北京監本為最盛。南監多存於宋監、元路學舊版，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品不亞於宋、元 」在明刻《劉子》中，《二十家子書》本為較善之本。民國時潘景鄭就曾用過它來和程榮、何鏜本互相校刊過，《著硯樓書跋．劉子新論校本》載：

> 《劉子》以宋巾箱本為最古，惜未見傳世，其次則明活字本，又次於《子彙》、《道藏》二本，至程榮、何鏜所刊。則等之自鄶以下矣！近見明萬曆崇德書院二十二子書，不分卷，每本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二字。余按晁志稱為書五卷，朱修伯云：「嘗合校各本，《子彙》與《道藏》略同，頗可正程榮、何鏜二本之謬，檢校《諸子奇賞》所載，是五卷本，校之果是善本。」未所說是五卷者，果為善本。此書雖不分卷，而卷首序稱五卷五十五篇，其出自五卷本無疑。夾中僅藏榮；何鏜兩本，崇德書院本校勘一過，其補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正兩本訛脫處甚多。如卷一〈清神章〉「七竅」下，程本脫「誘聲色」塞字，何本改為「狗子好惡」；又〈防欲章〉「口貪滋味」章下，兩本俱脫「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十字；又〈去情章〉「虛心觸己」句下，兩本俱脫「雖有忮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子擊觸也」十六字；又〈專學章〉「傾心聽之」句下，二本俱脫「則奕敗矣」四字；又「卷耳易采，而不盈聽傾筐」句下，二本俱脫「專與不專也」五字。卷二〈思順章〉「后稷」下，二本俱脫「其可得乎雖」五字。卷三〈審名章〉「堯漿禹粮」句下，二本俱脫「謂之飲食」四字。卷五〈妄瑕章〉「袁精目鮑」下，二本俱脫「升不衣絲麻不食五谷，荷擔」十一字。卷八〈兵術章〉「履兵」下，二本俱脫「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槍白刃而不顧死，赴水」二十三字。其他顛倒衍訛，可校正者，且百餘事，蓋亦明刻中之善者矣！宋槧及明活字本，余未之見，《子彙》，《道藏》二本，並未得校，吾知所據必有勝此本者。又聞有六朝人寫本，流在海外，惜無從蹤跡知。此本舊為嚴鐵橋藏書，嚴跋中誤稱崇德書院為明初刊本，精鑒如嚴，猶不免千慮之一失，可知目錄版本之學，真談何容易也！乙亥三月二十三日 。

潘景鄭的校錄裡，明確的訂正出了吉府本的訛誤，逐章逐句的細校，並且說明了嚴可均考證版本的問題，但仍肯定此版本的成就。只是其稱「近見明萬曆崇德書院二十二子本」，實應為《二十家子書本》。近人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中也著錄有此書，稱：

劉子一卷一冊，北齊阜城劉晝撰。明萬曆六年吉藩崇德書院刻本。清島程嚴可均手跋。……世傳有宋刊巾箱本，今未見。而周子義本外，程榮、何鏜、孫鑛諸刻，皆在其後，在明刻中，當為較善之本 。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書由謝汝韶輯刊於明萬曆六年，題「二十家子書」，確非刊於明初。從潘景鄭的校勘中，可見此書實為「明刻中之善者」。書中可見前序是沈津的《百家類纂》，但注又不同於袁孝政簡注，只能說祖本可能脫胎於沈津的《二十二家子書本》，又自成一系。

（3）、嘉靖《十四子本》

此叢書上海圖書館著錄為《十四書》，明佚名輯，嘉靖中崇德書院刊本，無序跋。收《列子衝虛真經》、《文子通玄真經》、、《鬻子》、《公孫龍子》、《鬼谷子》、……等十四種書，其中有《劉子》，收第6冊，不分卷，前有序，同於《百家類纂》本序，全書款式同於《二十家子書》本。

此叢書應該是《二十家子書》本的殘本或翻印本。

（4）、巴蜀書社據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本

節選〈清神一〉、〈防欲二〉、〈去情三〉、〈韜光四〉、〈崇學五〉、〈專學六〉、〈辨樂七〉、〈履信八〉、〈思順九〉、〈慎獨十〉共十篇，無注，前有《劉子》序，同於《百家類纂》本序，本書實非出自《道藏》本，而出自《二十家子書本》。

4、《龍谿精舍叢書》

《龍谿精舍叢書》本《新論》從註解、和版面配置來看，乃從「程榮本」編排而來，然而又和「程榮本」有所差異，程榮本有改寫袁孝政注，並提為「劉勰」傳，然而《龍谿精舍叢書》和「廣漢魏叢刊本」皆不採袁註，但龍谿本卻採了《子彙本》的說法，改題為劉晝注。但版型亦屬此體系。

（1）、《龍谿》本《龍谿精舍叢書》本《新論》二卷

此書無註，分上下卷，題「北齊劉晝孔昭撰」，為《叢書》第八十二冊，扉頁《新論》書名下題「丙辰冬韌叟勞乃宣署」、「朝陽鄭氏用程榮本校刻」。卷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刊有《四庫全書提要》、目録，卷末題「廣陵邱義卿、邱紹周監刻，揚州張旭東刊」。

（2）、民國六年（１９１７）朝陽鄭國勛刊《龍谿精舍叢書》本

一冊兩卷，在叢書第８２冊，扉頁《新論》書名下題「丙辰冬韌叟勞乃宣署」，背面題「朝陽鄭氏用程榮本校刻」。卷首刊有《四庫全書劉子題要》、目錄，文中有小字音注，中縫魚尾上題「新論」，下題「卷 x（如『上』、『下』），龍溪精舍校刊」。半頁１０行２０字，款式為：「劉子 x（如「上」、「下」）北齊劉晝孔昭撰」

（3）、《諸子集成補編》本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所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編，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據「龍谿精社刊本」影印。

4、畿輔叢書本一系

《畿輔叢書》匯集各本，收了四庫提要的序，同時也收了袁孝政注，但是是簡注，可見承於漢魏叢刊本，但作者又題為劉晝著。

（1）、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

《畿輔叢書》共１７０種１５３０卷，清光緒年間王灝輯刊。王灝（１８２０－１８８０），字文泉，河北省定州西關人，主要著作有《畿輔叢書》、《括齋文集》、《畿輔文徵》和《畿輔地名考輯刊》等。

一冊十卷，書前有《欽定四庫全書・劉子》提要，半頁１０行２２字，有雙行小字簡注，中縫有「劉子卷 x」字。此本有註，題「齊阜城劉晝著，播州袁孝政註」。書為黑粗細雙線框邊，每半頁十行，行滿二十二字，註文作夾行小字，在正文下。卷首刊有《四庫全書提要》，無目録。《叢書》第一冊卷首有貴筑黃彭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年序，並有《叢書》總目録，《劉子新論》居第十三。

（2）、民國二十二年（１９３３）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第５９５冊，底本為《畿輔叢書》本。

三、相關版本

其他部分想特別介紹兩個本子，一個是有咸伯恭（皆川淇園）評點的日本寶曆八年（１７５８）《新雕劉子》本，另一個是林其錟先生特別收錄的明刊本《諸子奇賞・劉子襍篇》。

日本寶曆八年（１７５８）《新雕劉子》本此底本為應永（相當我國明洪武年間）寫本，寶曆七年（丁丑）咸伯恭始校，寶曆八年（戊寅，公元一七八五年）在日本東京刊梓。封面題「劉子全書」，扉頁兩旁上下異向雲龍圖案，正中央上面橫排隸書「全編」，下大籀直書「劉子」。捲前有播磨清絢撰於「寶曆戊寅」的行事書寫《劉子序》和皆川淇園（即該書的校勘者咸伯恭）撰於「寶曆戊寅正月」的《劉子序》。繼之為新雕《劉子目録》，十一篇合為一卷。書蝴蝶裝，烏絲欄，黑粗框線。框高十八點六公分，框寬十四公分。正文每半頁八行，行滿十七字。中縫頂框題「新雕劉子」，單魚尾向下題卷數、小字題篇名、頁數，橫線之下頂下框底線題刊刻者「皇都書鋪」。每卷首行頂格題「新雕劉子卷╳」，次行下屬「梁劉勰著」，第三行與著者並列並署「唐袁孝政註」。篇題單行低兩格，咸伯恭評點，正文有句讀號，字旁或有日文訓讀，咸伯恭校字小字刻於天頭並加細黑框醒目。註有不知名的漢文音註（有學者認為即《宋史・藝文志》奚克讓《劉子音釋》和《劉子音義》的殘存）和袁孝政註，註文皆在字下或句下，雙行小字，無句讀號，或有日文訓讀。每卷卷末當頁末行頂格題「新雕劉子卷╳終」。書後有署「城南滕璋識」撰於「寶曆戊寅春」的《書劉子後》。序、跋署名之下並刊印作者個字的漢字陽文、陰文墨章兩方。書尾末頁右署「寶曆八年戊寅孟春穀旦」，左署「皇都書肆、西村平八、山田三郎兵位梓行」。此本在日本、中國大陸、台灣均有收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藏。

還有一本林其錟先生特別收錄的明刊本《諸子奇賞·劉子襍篇》,《諸子奇賞》分前後二集，共三十冊，一百十一卷。前集收書自成周迄於先秦，共二十八種五十一卷。後集收自漢迄於五代，共三十二種六十卷。乃明人陳仁錫評選，刊於明天啟六年（丙寅，公元一六二六年）。《劉子雜篇》在後集第五十一卷。卷首有序，序稱：「按《劉子》五卷，五十五篇。《北齊書》以為劉晝字孔昭撰。」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註》云：「朱修伯曰：『晁《志》稱是書（按指《劉子》）五卷。嘗校核各本，《子彙》與《道藏》本略同，頗可正程氏、何氏本之謬；後檢《諸子奇賞》是五卷本，校之，果是善本，因知五卷本明末尚有流傳也。』」《諸子奇賞》目次《劉子節録》稱：「今節取其清新粹美者，凡廿五篇。」實際收録〈慎獨〉、〈愛民〉、〈法術〉、〈通塞〉、〈命相〉、〈妄瑕〉、〈適才〉、〈均任〉、〈傷讒〉、〈慎隙〉、〈殊好〉、〈兵術〉、〈閱武〉、〈貴速〉、〈隨時〉、〈利害〉、〈禍福〉、〈類感〉、〈正賞〉、〈激通〉、〈言苑〉共有二十九篇。五卷本流傳現僅見此本，其異文佚字確有與諸本不同者。惜僅收二十九篇，中且有刪節，未能見其全貌。此本經清人查子穆手校，留有手跋二則，朱章五枚。

四、小結

總覽由唐寫卷、至宋後四大版系，與諸本刻本，我們觀察到版本的派系分類，從而看出校訂者對作者的認定、對字句的校釋、對《劉子》的評價，及如何詮釋字彙的問題，而透過對書目的系統性整理，便是我們衍生下一個問題的基礎，並透過處理版本和評點互相參照下，可以發現更多因版本帶來的差異問題，接著我們再從版本裡找出兩個重點，首先，有哪些版本有評點的紀錄，可供分析參考，其次，碰到版本的問題，應該由四大版系中那些代表版本進行檢錄、覈證，可以更接近《劉子》原意，或理解評點家隱微的用心。

仔細搜集目前的版本，有較完整的評點著述包含：孫評本、蔣以化校本，寶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曆本、張紹仁校本等，其中孫評本、蔣評本閱讀精細，多採鑑賞角度，對章法、內容等也有分析。尤其孫鑛是著名的評點家，其批語精要，實為最佳，完全可以看出其如何借評點發揮己說，申論文本。蔣以化本批語，從序文則可看出蔣以化與嘉隆末五子集團的李維楨交遊甚善，而評點者如何閱讀、評價《劉子》，也值得進一步討論，不但可以理解《劉子》內容，還可以借《劉子》考察晚明文風改變，進而影響評點的觀察點。在版本評點上，則有寶曆本的咸伯恭精於校對，考察其校出之處，甚至有目前本子皆未見的地方，可見日本漢學保持《劉子》部分的完整性。張紹仁評點本則蒐羅和校對了諸本，計有宋本、道藏本、程榮本、子彙本等，是目前評點裡對校最完整的，本文擬以此四家為研究對象，進一步理解評點對《劉子》學的價值。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四章 《劉子》評點類型之一：文學評點

經過了版本的系統整理後，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有哪些版本有評點，這些評點對《劉子》學有甚麼重要意義呢？

評點是透過圈點、評論的方式來影響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和詮釋，評點家認為作品中具有客觀的「文法」，可以深契作者之意，並作閱讀和寫作的指導。正因為它位於作者——評論家——以及讀者三重身分的微妙關係，而後輩評點者，又會不斷的在閱讀文本時和前者論辯，使得閱讀評點成為一種熱鬧又充滿張力的「賞味活動」，所以評點是一種對「正確意義」的動態解讀，使每個讀者皆可參與其中，再加上其中有關文字辭藻的鑑賞內容，在內容到形式上都作了析論，所以整理《劉子》的評點，自是對彌足珍貴的龍學文獻致敬的最好方式。

更重要的是，評點既負擔了理解，又負擔了詮釋，以其自身的系統，對於另一套系統進行「細部批評」，進而詮釋、辯駁、補充、或衍生，具有個別殊性。所以透過兩相對照性的研究，對於《劉子》典範的內容和意義，將有更深刻的詮解。

是故，我們在作《劉子》的評點研究時，一方面必須抽絲剝繭的找出評點者的理論意義，作深入的美學系統開拓。透過分析，將之評點系統化，還要將時代背景也納入考量，如此始可掌握《劉子》評點的內容，將評點者詩意的品評具體化；另一方面，還要透過版本間的對校，來釐清校注者對《劉子》原文的詮釋，以了解《劉子》評點的文獻價值所在，及其在漢學的影響與接受過程。

如版本章所述，唐代敦煌寫卷已有多所研究，可看出《劉子》在當代傳播之速、之廣，連一般的讀本都可見其抄寫，除了可以看到《劉子》在當代到唐代的學術價值，更可以在校對上還原《劉子》原貌。而本論文進一步欲處理的《劉子》學評點，將以晚明後到清代的評點本為主：有的針對文學性進行分析，有的用評點展示不同版本的對校，則而對校後的取與捨，則可看出明、清代如何承繼或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化宋本的關鍵，可見整個明代以後到清代，對《劉子》學研究的複雜脈絡。故本論文將包含：孫月峯評點、蔣以化本評點、咸伯恭本評點、張紹仁本評點為主。這些評點家或論文、或論質，在形式和內涵上深究，對於《劉子》的內容和意義，亦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接下來的部分將依文學性評點和版本性評點進行分析：文學性評點指作者明確地透過評點研究其文法與意義，檢視評點家對理法的、文法的探討，版本性評點則看出評點者在選字、度字中，如何理解劉子的原文脈絡，及其對註的更深入詮釋，這兩個範疇分析研究的工作中，主要也藉由王叔岷、楊明照、傅亞庶、陳應鸞、林其錟、陳鳳金先生的考據，作參照性的分析比對，希望透過評點可以析論出《劉子》學的內蘊，架構其學術史的脈絡，與版本的再深入研究。

第一節 孫鑛評點《劉子》研究

一、超越與轉向：文法為導向的評點

《劉子》作為一部子書，研究子書的文學性評點，可能能達到兩個目的：其一、明人以後，閱讀策略的改變，導致於子部的內容被不同的眼光發掘了，可以看到思想內容的深化外，還可以進一步理解內容和書寫形式如何相應的問題；其二、證成作者為劉勰的可能，學界否定《劉子》為劉勰作的原因，有一種意見是認為《劉子》的文采不佳，例如張少康先生說：「可以說全篇都是從各家雜抄而來，沒有深度，平庸無奇。」又說「至於從《劉子》一書的文筆風格來看，則更沒有辦法把它歸入劉勰的著作。劉勰《文心雕龍》文筆雅麗，出自獨創；而《劉子》文筆鄙淺，只是賣弄文辭」還說：「說這樣的書竟然是劉勰所著，豈非糟蹋了劉勰」這樣的觀點，也許和文學點評的參照後，可以修正[1]，更能理解《劉子》和《文心》的相通處，這都是藉由文學性的評點眼光，重新評價《劉子》的文采

[1] 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２０１０），頁３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後，可以再探的，甚至進一步理解、發揮《劉子》和《文心》的內涵與互注之處。這兩種目的，不同於版本性的考究，讀法、成為一種超越和轉向的讀法。

孫鑛（１５４３－１６１３），字文融，初號越峰，中年更號月峰，別署月峰主人、湖上散人，餘姚縣梅川鄉孫家境（今屬慈溪市橫河鎮孫家境村）人。明萬曆二年會元，殿試二甲第四名進士。歷仕文選郎中、兵部侍郎、加右都禦史，素有「姚江奇才」之譽。學問廣博，精擅文、史、經、子諸學，兼通天文、曆法、地理、兵制、書法、繪畫、戲曲、音韻，乃至堪輿之術，可謂全才。其著述宏富，約計九十餘種，種類之多，範圍之廣，實世所罕見。一生博覽群書，選評著作甚多，遍及經、史、子、集四部，作為萬曆年間評點大家，孫鑛願意評點的書籍，自然也有一定標的性。職是之故，孫評《劉子》的寶貴資料，不但可以豐富《劉子學》的內容，更是重要的繫連，作為評點家的代表標的，他的明代學術脈絡身分，會如何詮解《劉子》，處理跨時代的關係。這麼一來，要談孫鑛對《劉子》的評點，我們就需要先了解兩個部分，其一、孫鑛評點是在明代何種文學思潮脈絡底下？而此脈絡如何影響他的評點特質？其二、這個評點特質如何應用在《劉子》一書評點上，帶出了什麼別出的見解？這就要從孫鑛的「周文漢詩」說起，從而理解上述的問題：

目前研究仍贊同孫鑛是歸屬於前後七子擬古派的——郭紹虞說：「孫月峯就可視為七子文論之後勁」[2]、胡淑冰《孫鑛〈詩經批評〉研究》認為：

> 孫鑛對李夢陽最為服膺，他所謂的「古」，即為「自空同倡為盛唐漢魏之說，大曆以下悉捐棄，天下靡然從之，此最是正路」。然而即便這樣仍不夠盡其徹底崇古的意願，「愚今更欲進之，古之詩則建安以前，文則七雄。詩則《三百篇》為主，兼之楚騷、風雅、廣逸、漢魏《詩乘》一意精詣，大約已定志。」將《詩經》奉若圭臬，其地位便列為「三墳」之一，「餘

[2]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台北：明倫出版社，１９６９），頁２９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皆可不觀矣」。又說「若立程，愚以為止詩一家，則《詩》、《騷》、《古逸》、《漢魏詩紀選》……至《杜集》止。」可見，他的法古宗經是惟《詩》之馬首是瞻，比李夢陽的復古又精進了許多。[3]

胡文先說明孫鑛對李夢陽的服膺，點明了孫鑛擬古派的背景，再從孫鑛的〈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證明其「周文漢詩」說，極度尊崇先秦文和漢代詩歌，又較李夢陽擬古一派更徹底崇古。而趙俊玲在介紹〈孫鑛:〈孫月峰先生評文選〉〉說：

作為一個比七子派更進一步的復古論者，孫鑛實際期望通過評點文選來宣揚自己的復古思想，來提倡心目中精腴簡奧的理想文風。並具體探討了達到這種理想文風的途徑，那就是掌握為文之法和對作品進行反復錘煉。[4]

趙文不但贊同孫鑛乃七子派擬古論者，而且實際通過法的評點，標示了「法」的可行性，供創作者反覆鍛鍊，以達到復古的理想文風。龍向洋〈簡論孫鑛的〈詩經〉評點〉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孫鑛的重點在文法上，具有「文學思想上的宗經思想」，是「以文學的方式來評點」，他「細緻入微的以文學鑒賞的角度評析詩篇的思想內容，揣摩詩篇語脈命意，進而把握詩篇總體風格，體會詩人的意圖」。[5]龍文此段更點明了孫的特殊之處，正因其用文法的角度來欣賞詩經，便將經學作進一步文學化的解讀了，自然開啟了解讀經典的新路徑。

這些研究，對我們理解孫鑛的評點思想有啟發意義。孫鑛受到七子的影響，其創作中體現擬古思想，用文學閱讀模式，把經典的佳法之處點出，找出可以學習的路。然而，我們如何確認孫鑛的「周文漢詩」說，是對前後七子的超越精進，而非推向文章抄襲剽竊的死胡同？

---

3 胡淑冰《孫鑛〈詩經批評〉研究》（新疆：新疆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６），頁３。
4 趙俊玲：《文選評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１３），頁１４５。
5 龍向洋：〈簡論孫鑛的〈詩經〉評點〉，《江西社會科學》，２００２　年第二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這又要放大到擬古派的脈絡來看了——如果我們仔細一點看前面的引文，皆不用「擬古」稱之，而用「復古」派稱前後七子，其實已顯露端倪。

對明代的「擬古派」，廖可斌先生早就不用「擬古派」，而用「復古派」囊括明代前後七子等文學集團，顯然是替「擬古派」的「擬」，隱含的抄襲剽竊之意，去汙名化。他在《復古派與明代思潮》一書中，談起前後七子，乃至於陳子龍等人，不但稱揚他們是「當時統治集團中比較正直的士大夫」，而且用「醉心於古典審美理想」的派別，把擬（復）古派說成是「實際上是以復古的形式，不自覺的表達了當時人們力圖擺脫程朱理學的束縛，開始追求主體自由的新的歷史要求。復古運動就不僅是復古，同時也具有創新的意義」[6]

程朱理學自宋而明，蔚然蓬勃，在思想的理路上影響甚鉅，甚至已潛移默化成為思想根柢，如何另外開展「主體自由」已然艱難，又如是以復古當作擺脫宋明理學的道路，不啻是在創新的路上先綁上了腳。想要兼具復古和創新，著實矛盾。

然而凡裂縫必有光透出來，擬古派就妙在竟於此矛盾的縫隙裡，以高度的「詩法」、「文法」催生了一條道路：如果我們是習得古人的詩法或文法，而利用自己的特性去開創，會不會反而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達到更高的位置呢？龔鵬程先生闡述極好，「法是規矩，凡是木匠，誰能不用規和矩呢？都用規矩，做出來的器物可不會一樣」所以擬古派為了講求古典模範，又不想走入一味抄襲剽竊，便得以才情為主幹，來統御格與法，創作自我的新文章，而詩法、文法越多，能夠掌握的工具也多，自然更能通過學習表達才氣。[7]

這麼一來，文法不但有益於作文，還能擺脫理學只能專注義理的老路，加添了新的解讀方式，而評點正可迅捷的點出佳妙，便為擬古派重要的說解方法，也就能迅速瀰漫，蔚為風潮，而當中的評點大家——孫鑛，就成為不能忽視的亮點：

---

6 參見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思潮》（台北：文津，１９９４），頁６７６－６７７。

7 參見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復古論法之風》（台北：里仁，２００９），頁２６５－２６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在他身上，不但能學古，還能變通為審美的準的，進而演變成以文學性的評點來看經、史、子之書，印證晚明思潮的內部轉向的成果。

對於從嘉靖後期開始產生的明代新文藝思潮，張少康先生說了這一段話：

> 文藝上出現了一股新的思潮……核心是：強調文學源於人的心靈，以師心代替師古，要求文學衝破禮教的藩籬，擺脫理學的羈絆，充分體現人的個性，主張任性而為，不受任何束縛，以真實、自然、自然與化工造物同體為最高的審美原則。[8]

此說法是說明李贄「童心說」到公安、竟陵一路鋪展開的小品文風潮，作背景論述。就張少康的說法，當時文藝和道可說是一分為二，文章只為了情性抒發的自由而作，表現出當時思潮充滿了二元對立：提倡真情就要反對禮教，主張師心就是反對復古。然而辯證從來不是簡單的對立關係，繼承傳統，也不一定就要失去真情，師古有時反是提供一種新的審美尺度，而超越於古。萬曆前期，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袁宏道在此思潮下，主張「周文漢詩」的擬古派大家孫鑛，自然也在這波大思潮下。[9]可以說，孫鑛用文法的方式來論經、史、子三部書，其實也是在潮流下發展的新嘗試。

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說：「明人於文，確實專攻。任何書籍，都用文學眼光觀之。」[10]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傳統知識份子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他們更能用藝術心態領悟其中的妙趣。

而孫鑛以自己獨有的特色進行《劉子》評點，非常值得細究。筆者認為，這個獨特的方式就是將《劉子》視做一部文學的書來剖析，下文將針對此來發展，

---

8 參見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頁１９０。

9 可參袁震宇、劉明今的說法，其在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批評文學通史五說：可見孫鑛評經活動，與公安派的形成在時間上大致是同步的。他們都出於對七子派末流的某種程度的揚棄或否定，然而立論與取徑則大不相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頁５０２。

10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台北：明倫出版社，１９６９），頁２９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先討論孫鑛評點《劉子》的模式、再討論關鍵詞、進一步梳理孫鑛對《劉子》的評價，並進行比對，希冀可以肯定《劉子》能以優美的文詞博得一代評點家青睞，絕非只有思想性而沒有文學性，也替《劉子》被張少康先生說成「文辭淺鄙」、「糟蹋劉勰」的說法翻案，重振《劉子》的文學價值。

二、闡述與比較：兩種方法為主的評點

首先要談的是解讀模式，在孫評《劉子》裡，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單就內文進行分析、補充，稱之為闡述型；另一類則加入了相似段落的比較，或指出出處，或點出《劉子》文章的特出，稱之為比較型。[11]下文試論之：

（一）、闡述型評點

基本型評點指的是以評點、注釋合用的方式來進行評點。此方式裡，又可再細分成兩種——其一是對文意做歸納、闡述與說明；其二是關注其中的文法與修辭，針對《劉子》的行文，進行藝術性的鑑賞，分述如下：

1、文意歸納與闡述

不論是復古或是擬古，其精神本質本從「學」出發，然而「學」非形式，仍要先通曉其意之後，才能進一步評價其語言載體的佳妙，找出可做為典範的模組，以資後續效法。孫鑛亦常在批語裡進行統整或闡述，對文章重要段落作註腳，如下兩條：

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燋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

[11] 張盼盼在討論孫鑛的《左傳》評點的特性，認為：「孫鑛《左傳》評點的最大特點是評、注、考相結合，增添了評點這一文學樣式的特點；比較特點，更加突顯《左傳》的藝術特點。評、注、考結合、比較評點給評點批評樣式注入了新的因素。」張文分析了孫評模式中的「評註考結合」、「比較評點」兩種模式，本文借其分類觀點進一步分析，將評註考結合的部分稱作基本型，又在基本型裡分文意類和文法類；又其「比較評點」分成出處類和特點類兩種。張文見其著《孫鑛《左傳》評點研究》（河南：河南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４），頁９－１２。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孫評）取物廉則累目寡。[12]

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孫評）常人可與守常，難於更狀。

第一條是針對《劉子》的〈防欲〉篇而發，過度的照顧魚鳥之類，反足以害之，正如五色、五音等感官誘惑，過度迷人心神，還以害生，故人應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孫鑛言簡意賅的批：「取物廉則累目寡。」註解了此段用意乃勸人取物廉少，只取簡單所需，免於因外物眩惑五官而傷性。第二條出自於〈法術〉篇，法術篇談及立法和變法的方式，批評當代的法者，溺於舊法，不能順時而變，孫評則進一步補充說：「常人可與守常，難於更狀。」點出了常人安於故習，溺於所聞也。另外像〈言苑〉篇：

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為輕。（孫評）似說國策生王之頭，不狀死士之壟翻來。

孫鑛舉了《國策》「顏斶說齊王」一事補充此句：齊宣王見顏斶，要顏斶前進，顏斶不從，反要齊宣王靠近，並以秦攻齊時，靠近柳下季墓者，格殺勿論，對比得齊王頭者，賞萬戶侯、賜千金，反而顯得「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13]此例意欲說明歸於仁義，則得尊崇，終身不辱。作為文意的衍生，孫鑛能將典故信手拈出，也顯見其博見。

以上大致可看出孫鑛對《劉子》一書的領略，然而在這些批語裡，多為接受

[12] 本文孫鑛評語皆出於【明】孫鑛評本，王道焜題本，黃丕烈校跋。後引孫評皆出於此，不再復述，見文末附錄。

[13]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附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等資料２２種》（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頁４０７－４０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和補充，並未看到批判，自然和孫鑛閱讀書籍關注的點有關。孫評《劉子》５５條目中，既未在思想性上多花功夫，必在其他的地方關照多一些。那麼，那個多關照的地方是哪裡？

2、章法文辭鑑賞

顯然對孫鑛來說，光是應允其說並不夠，他更著力將鑑賞實際應用在評點上，把好的用字遣詞、句法修辭、章法結構等圈點起來，以資學習。我們便進一步討論章法文辭的鑑賞——仔細讀其對於章法文辭的批語，會發現孫鑛非常重視章法結構，也對於文辭修飾帶來的美感非常在意。

（1）章法：字詞、句式、篇章布局的整體協調

先介紹審字詞之美的批語，如〈正賞篇〉：

> 鬼魅質虛，而犬馬形露也。質虛者，可托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托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為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孫評）賞評情理，妙字疏得層迭。

《劉子》這一章本在說明批評鑑賞的不易，鬼怪無實體，可托怪異來展現奇特，有形體存在的，則因難以逼真，再完美也有瑕疵，往往難以見其「妙」。孫鑛覺得這個「妙」字用得好，能將「質虛」者、「形露」者的差異，梳理出來，故言「妙字疏得層迭」，是肯定《劉子》用字精確，能以「妙」字區隔出兩者差異，使層次井然。再介紹評句法的批語，如〈殊好〉篇：

> 《五音》《六律》，《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鼯甘煙，走貊美鐵，雲雞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怪也。（孫評）短語奇麗可稱寸錦。

本段多為四字的短語排列，節奏鏗鏘，偶夾二句散句，句式上又有變化，而「飛鼯甘煙，走貊美鐵，雲雞嗜蛇」，又透過詞性的轉化加以變化：「飛」、「走」是動詞轉形容詞，而本來作形容詞的「甘」、「美」又轉化為動詞，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而題材上，嗜煙的鼯、嗜鐵的貊、嗜蛇的雞，透過四字短語的鋪排，令人大開眼界，嘖嘖稱奇，孫鑛點出其特色，評之為「奇麗」，又以美麗的寸錦比之，足見孫鑛慧眼見出《劉子》的句法之美。

接下來孫鑛也注意段落結構上的層次，如〈履信〉篇：

>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檝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檝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知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檝而行舟也。是適郢土而首冥山，背道愈遠矣。（孫評）以信喻舟以為層遞，分疏宛轉詳細。

本段說明信是德行的基礎，而德行又是做人的基礎，是故信乃仁的根基，接著以行船靠槳為喻，說明德行之於信，就像渡船之於槳，必得依靠槳的協助，才能撐船過河，人必得依賴信的基礎，才能成就德行。如果想成德卻不立信，就像去南方的郢山，卻朝著北方的冥山走，只會越來越遠。《劉子》此段利用了兩個層遞為喻，其一是信－德行－人，其二是槳－舟－涉大川，兩相類比，說明了信為成德的一切基礎，立論層次分明。孫鑛便指出了這段落的技巧好在二處：一是比喻的精當，二是層次分疏的詳細，可見其關注到段落結構上的完整。在〈崇學〉第二段中，則提出：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人能務學，鑽煉其性，則才慧發矣。青出於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于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孫評）文中呼應法。

本段旨在說明「學」的重要，只有通過「學」，才能鑽鍊其性，發其才慧，並透過一連串的例證：青出於藍、水生於冰、鏡出於金、戎夷之子之事，呼應了〈崇學〉篇第一段：「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也啟下「非積學而不成」之說，孫鑛看出其中的關係，點出了「文中呼應法」一語，要讓讀評點者看到此段的承上啟下之功，也照看了全文章法的完整性。

（2）文學性的鑑賞：文句之美的錘鍊

除了字詞、段落、章法的選用與照看之外，孫鑛也注意文句的美感，例如「辯樂」篇段首：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此八代之樂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愉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孫評）說得洪偉。

此段言上古時期，三皇五帝各因不同功業德澤，適應不同朝代，而有不同稱呼，列八代音樂之名，說明音樂如何順應天地規律，確立萬物本性，調和音樂律度，宣和陰陽二氣，調八方之風的氣韻，通九宮之歌的分際。此段依時代順序羅列古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代樂名，把五聲、八音、放進天地、萬物、陰陽、律呂、八風、九歌的系統中，自然感受到音樂的偉大，這些詞語和系統的建置，相輔相成，故孫鑛評「說的洪偉」，其實正是點出了其文辭的鋪排，造就出文章的氣勢。

另外像〈韜光〉篇：

> 若使翠斂翮於丹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悲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嵒，則剖琢之憂不及。（孫評）羅羅清疎。

本篇談如何韜光養晦，透過隱藏貌美的形質，而能得以全身自保。《劉子》在其中羅列了美麗的翠羽、通靈的神龜、赤紅的丹砂、通透的玉石，要它們隱藏形質於丹丘之林、暘谷之泥、春山之底、玄圃之嵒，就不會遭逢解羽、鑽灼、磨肌、剖琢之悲。文辭上揀選得宜，典故貫串其中，句法上採整齊的錯縱排比，故孫鑛說「羅羅清疎」，羅羅指的是例子的排組有條理，清疎指的是清晰合宜不紊亂，實際上，也就是讚美《劉子》筆法排列的優美精巧。

從上述的《劉子》評點中，可看出孫鑛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文法和修辭的評點。標示文章的精妙之處，盡自己所能，一一點出其妙，以標示後人，以茲效法。

整體說來，孫鑛對字、句、章法、非常重視，也特意將《劉子》的佳處標出，顯現《劉子》在章法結構的優勢。

（二）、比較型評點

孫鑛《劉子》評點的另一特點，就是比較型評點，由於孫鑛研讀典籍甚豐，在評點《劉子》時，通過與其他典籍的聯繫比較，挖掘其中隱含的文學風格，突出了《劉子》行文特色。有的是直接點出與什麼典籍相似，如：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故農祥晨正，辰集娵訾，陽氣憤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於東郊，后妃躬桑於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孫評）酷似戴禮。

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璧，沙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飢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孫評）與坡翁喜雨亭記識水券。

第一則評語說酷似戴禮，據楊明照考證，是從〈禮記・祭統〉篇來：「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14]另一則是向下比類了東坡的〈喜雨亭記〉，其文寫道：「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粟。」[15]孫鑛將二者類比，認為兩文相似。上篇替文句追根溯源，下篇替文句找出影響。然而除了找出文章相似的地方外，孫鑛還常注意到行文的語句，如〈通塞〉篇：

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目，極於煙際。（孫評）較荀子登高而招等語，此尤組鍊。

荀子〈勸學〉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和《劉子》此段一樣在談順勢而為，可以加強效果的道理，一樣也是透過聽覺和視覺兩個層次。然《劉子》寫出在穴中和順風的情形差異下，聲音

14 楊明照校注，陳應鸞增訂：《增訂劉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２０９－２１０。

15 王更生編著：《蘇軾散文研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２００１），頁１８６－１８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傳播的或遠或近，而視覺則因在井底和登峰的狀況不同，所見的視野也天差地別，又比荀子探討的情形更完整，而選字也更有變化。荀子已是先秦文章中以詞采相襯著稱的，但相對於劉子〈通塞〉篇，又變化出音量的大小、視野的開闔，在用字遣詞上，孫鑛覺得《劉子》更為組鍊——意指整治得更為精鍊。另外，在〈韜光〉篇說：

> 是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孫評）此喻類見，然自是切醒，筆機洒脫，伯仲蒙莊。

前已提過，〈韜光〉篇旨在韜隱其質，周全其命，《劉子》舉出四例，說明禍患往往來自於優點過分招搖。孫鑛評之，認為此論真切，可以令人警醒，而其段落內涵超拔灑脫，不受拘束，有莊子不溺於世的意蘊，故可相提並論。同樣的有〈貪愛〉篇：

> 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險，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金，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孫評）簡勁似老子。

此段乃舉蜀侯貪婪之例，說明貪得小利小愛，則損害大利，遭逢大禍，正如後文引老子所言「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的「多藏必厚亡」，在思想上，和老子有相通之處，而最後一句，善用「對比」，以貪對失，以小利對大利，言簡而有勁道，亦似老子簡勁的風格，故孫鑛也拿來類比。〈知人〉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孫評）軒豁清麗，可壓淵明士不遇賦。

本段談知人，如果不能心識清明，實無法辨別聖凡的差異，就像龍與魚鱉皆藏於水，良馬駑馬皆隱於槽，在庸流雜處間皆隱而不顯。孫鑛以為佳處更勝陶淵明〈士不遇賦〉，若無知己的神機洞明賞識，將落得賢愚不分的處境。值得注意的是軒豁清麗的批語，軒豁指的是開闊，聲勢浩大，清麗則指清新可喜，〈知人〉篇起頭連用三個排比，將龍之潛、驥之伏、士之翳並列，堆疊出氣勢，故言之「軒豁清麗」。

比較有爭議的是〈類感〉篇：

是以飛行者，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孫評）靈樞理解鴻烈文心。故日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麒麟鬥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絃絕，新穀登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孫評）似月令而語奇狀。

孫鑛說似〈月令〉，但在〈月令〉裡其實看不到相似的段落，而與《淮南子・天文訓》：「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穀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絃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16]多有雷同。而其伊始就批出淮南鴻烈之語，也絕非孫鑛錯引其書，顯然是孫鑛把重點放在「奇狀」上，〈月令〉談的是１２個月的時令，記述政府的祭祀禮儀、職務、法令、禁令，並與五行系

[16]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頁１７２－１７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統結合，此處有夏至、有陰陽變化之差異，然而更多奇狀，是〈月令〉未載的，故說「語奇狀」，大概針對夏至鹿角脫落、月缺蚌肉縮癟，麒麟鬥爭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等等……異象稱奇不已。

從以上數則，綜觀孫鑛對《劉子》進行的比較型評點，參考的書目甚多，除了《老子》、《莊子》、《荀子》、《禮記》、《戰國策》等先前的典籍，也有拉到個人董仲舒〈士不遇賦〉，宋代與蘇軾〈喜雨亭記〉比較。孫鑛以其博學，加入了比較的特點，如：簡勁、洒脫、軒豁清麗、組鍊……，突顯《劉子》的藝術特點與風格。

對一本思想性著作，他卻針對了文采來評價，如在談人物鑑賞的知人篇：「公輸之刻鳳也，……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評道「文采陸離」。在談適性舉才的適才篇：「紫貂白狐，製以為裘，……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評道：「筆端華彩，允稱賦手」都在在顯見其著力之處，乃在文學鑑賞的部分。

三、技巧與修辭：文學評點

綜合上文，可看到孫鑛在評點的時候著力於《劉子》文法性的鑑賞，我們可以進一步問，孫鑛喜歡用那些關鍵字評論《劉子》？看見了《劉子》甚麼特質？如何連結周文漢詩說？仔細分析發現孫鑛常用：簡、鍊、疎暢、麗、雅、勁、奇等文學批評等字評點《劉子》，歸納這些評點關鍵詞的作用，有的點出《劉子》在形式設計上的巧構，重視優美形式的設計；有的點出在內容使用上佳妙，將語意透過更好的調整進行表達，或可更進一步昭示了孫鑛對《劉子》一書的高度肯定，並確立《劉子》的文學技巧之高。下文分就此立說：

（一）、形式上：以簡、鍊、疎、麗作為優美形式的要求

1、挑文揀字的簡鍊

前文在〈貪愛篇〉舉出孫鑛用「簡」評定文辭，該段用字簡而寓有深意，並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以老子相較，認為該段具有簡勁的特質。孫鑛在〈與余君房論文書〉說道：「玩味諸經，乃知文章要領惟在法，精腴簡奧，乃文之上品」[17]，從字面上來看，精和腴是一組，簡和奧是一組，要求文章精實卻豐腴，文辭則要簡潔而意奧。故簡對孫鑛來說，是一種文字的簡鍊，但這種簡鍊並非簡單，而是能表現深入的意義，以收意賅之效，如〈知人〉篇：

> 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隤，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由於璺。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洩突，致灰千室。（孫評）簡鍊警策類箴銘。

箴銘類用於勸戒，大多是用來戒勉的。此段出於慎隙，要人防範招怨，正如鴻毛積多可以沈船，絲帛堆重了亦可折斷車軌，牆由縫隙而裂，劍由裂痕而折，蚯蚓穿堤之小洞，可引發大洪水，爐灶的星火，可以焚千室。在一連串的引喻下，孫鑛以簡鍊評之，在用字上，因為精於揀字，所以句子簡短卻生動，更重要的是，能警策人見微知著，為了表現這段的特質，孫鑛特以箴銘體的軌範說明此段，箴是規戒性的韻文；銘在古代常刻在器物上或碑石上，兼用于規戒、褒贊，兩者都宜精簡而貴於勸諫，對孫鑛來說，此段文字的簡鍊是值得效法的。

另外我們也要衍生「鍊」字，之前在〈通塞篇〉已經討論過「處穴大呼，……極於煙際」一段。孫評比之於荀子，認為此段的選字更為鉏鍊，肯定其用字精簡，而文意卻更為充實。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鍊字出自於〈誡盈〉篇：

>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暗，是謂損而不窮也。（孫評）莊鍊似左。

[17] 孫鑛：〈與余君房論文書〉出於《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誡盈〉章旨要求持盈保泰，此段以易開頭，接下來化用〈說苑・敬慎篇〉的典故－－敬慎篇的第四則有一故事：子路取水，滿水溢之，孔子感嘆滿而溢之理，子路進一步問老師持滿之道與減損之道？孔子答：「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暗，是謂損而不極。」[18]〈誡盈〉此段可說出於此句，卻又將此句三字改動，「下」改成「卑」，「卑」改成「賤」，「極」改成「窮」，第一句「下」改成「卑」在單詞上更能對比凸顯地位尊卑，而後第四句重複的「卑」就以「賤」改動之，更突出富貴貧賤之理，讀起來也更和諧，帶出文字的莊重感。清代的邵廷采說：「不讀左傳，不曉鍊法、鍊篇、鍊調、鍊句、鍊字」[19]實際上是就是看到左傳的善於鍊文，對愛好左傳的孫鑛來說，相比其「莊鍊」，也是肯定此段改動的佳處，有所本而有所改，使改動更精緻。

2、句式鋪排下的疎暢與華采

值得注意的是，孫鑛也常用疎字評點，疎字同疏，除了前面提過的：「羅羅清疎」評價〈韜光篇〉、「疏得層迭」評價〈正賞篇〉，都看中《劉子》能以齊整不呆版的句式，有層次的將材料排列，加強了論述的要旨。另外像〈閱武〉篇：

>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以修戎器，戒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鄰，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眾也。還歸而飲至，告於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孫評）疎暢有勢。

---

18 引文參見左松超《說苑集證》，左於此亦案曰：「《劉子・誡盈》：『是以君子高而能卑……是謂損而不窮也』即用本文」參見其著《說苑集證》（台北：編譯館，２００１年），頁６２４－６２５。

19 清邵廷采：《思復堂文集・附錄》（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２５１冊）台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７。頁２６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本段先引孔子與《易經》說明教戰修武以備不時之需的重要，接著說明四時不同的打獵儀式可在農閒時修武，三年大演習可熟作戰技巧，出兵時可治兵，凱旋歸來時，則整飭將士，文彩鮮明、貴賤有別、少長有序、等級不亂、此處脈絡清晰，有二字三字的短句，有隔句的對仗排列，製造了很好的效果，孫鑛所謂的文勢，其實正是建立在章句的精心巧構上。又如利害篇：

>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為害，害之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痤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細害至巨害除也。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孫評）章法三轉下有勢。

第一轉「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僧失，物之但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失由以至得。」先說明就利避害是人之常情；第二翻轉為「有知利之為害，害之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利害二者互傍而生，利不一定無害，而有害反而是利；第三轉則以引例說明「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些微害處反解心頭之患，而暫時獲利痛快，往往成為後患。此三轉文句形式各異，但各自以整齊句式舖疊，造就了各小段的完整，卻也流暢的將各段納在一起，造就三轉之文勢，故孫評曰：章法三轉下有勢，乃見此形式設計的巧思。

3、文句的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前文已提在知人篇有「軒豁清麗」的批語、在殊好有「短語奇麗」的評語，都是針對句式而發，還有一則值得注意的「麗」字，也在句式上，出現在託附章：

>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雁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以希凌霄之遊，蹶鼠附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孫評）工麗。

本段結構簡單，先總論凡有生命的眾類，沒有不依附物事的推助，尋求更好的發展的，接著用工整的句式，舉出霜雁、騰蛇、蹶鼠、碧蘿，各依其物，成就志業，在麗字前加了一個工字，強調了對句樣形式的工巧，顯見其對文句鋪排之功的重視。

孫鑛標示出《劉子》文字的簡而奧，章句的疏暢和麗，以證成形式設計上的精巧構思。

（二）、內容上：以雅、勁、奇觀照表意方法的特出

1、注重用典的雅

「雅」辭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典故的運用合宜，以營造一種精緻的優雅感受。如〈辨樂〉篇：

>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此八代之樂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愉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孫評）說得洪偉。奏之圓丘，則天神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即百獸舞；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樂終九成，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孫評）語多典雅，樂記之羽翼耶，鼓吹耶。

就楊明照先生的考訂，本段首四句出自《樂記》，說明音樂可以感動天地，感動各樣禽獸飛舞，對上而言可感動神明，對下而言可改變風俗，是盛世之音的表現。[20]孫評說「語多典雅」，典是「典故」應用的流暢並陳，透過線性的溯源，纚纚如貫珠，將五帝三皇以降的音樂型態做了梳理，不但氣勢宏偉，排列中自有一種音樂性的節奏，所以孫鑛說這段是樂記中的鼓吹，自然是看到《劉子》營造的節奏感。

同樣是用典，〈鄙名〉篇說：

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為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荊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淋驟雨，面目黧皯，手足胼胝。冠掛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於海，生民免為魚鱉之患。於是眾人咸歌詠，始知其賢。（孫評）典雅。

《劉子》一樣透過典故的鋪陳，將堯禪讓禹，禹努力治水之偉大事蹟，透過流暢的敘述，點出了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可貴。孫鑛亦在此處評上「典雅」一詞，還是從其用典之妙來說的。

又如在〈賞罰〉篇裡：

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養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

[20] 參見楊明照：〈增訂《劉子》校注〉考證（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１５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孫評）恬雅之文，悠然可味。

《劉子》用了王良御馬為典：王良熟識馬性，不用鞭子也可讓馬致千里，但不能捨棄鞭子，是為了預防馬兒奔逸。聖人為治，以仁化民，雖有獎賞，但也不能捨棄刑罰，只有兩者兼顧，賞的恰當，罰的公平，才能穩固地治理百姓。孫子評論道：恬雅之文，悠然可味。「恬雅」之處當然是《劉子》不偏於罰，而是一種不急不徐的方式，肯定賞以勸善，可帶來太平之致，卻又不偏廢的以曲筆寫出不可以無鞭策者、不可以廢刑罰者，故恬在不以恫嚇性的字眼，而以緩和之氣，說出道理，用典以申論，對賞罰尺度的掌握上，值得玩味。

此處特別的地方，在於內容談的是相對生硬的道理，但孫鑛卻看出了「恬雅」之處，用文學的角度，來欣賞這樣不偏倚的文字表達。同樣的在〈觀量〉篇：

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營一餐，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架羊，非性暗惷，不辯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箧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忘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其大者也。（孫評）句甚雅潤。

全段幾乎是典故的組合，談人專注於其小，結果因小而失大，並以項羽不能學好一種技藝，韓信無法謀餐，晉文公以米下種，曾子以羊來拉車，說明致力於於大事，小事則難熟習；相對的，智伯不能發現韓、魏將叛變，卻能很快抓到廚師丟失東西，而邯鄲子不知自己將要敗亡，卻能很快的知道園丁丟失了桃子，也是專注於其小，必也失大。一連串典故透過句式作對照，孫鑛評為句甚雅潤，其雅之處，和對典故的學習和應用脫不了干係，正因為有典故切入，把單調的「因小失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大」，潤飾成一種優美文雅的語言。

2、巧於映襯的勁

孫鑛在《劉子》評點中，多次使用勁來表現具有力量、氣勢的文句，而這個勁字，常常通過「對比」而產出。比方前文以評過〈貪愛〉篇的孫評「簡勁似老子」，其源出自於大小利的對比，另外，還可看到兩個勁字，和對比有關，首先是〈薦賢章〉篇：

> 夫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合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蠹材於幽岫，腐智於柴蓽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人臣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粃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囚虜，擢能於屠販，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讐，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孫評）筆力遒勁。

這是說：價值連城的和氏璧，本埋光於楚山中，而隋侯珠的夜光之美，本隱含在幽涯裡，和璧無翅卻能飛騰，夜明珠的無腳卻能流行，皆靠君王的珍視。相對的，賢人沒沒無聞，常是因為沒有門道推薦自己的緣故。古時的人臣相繼薦舉所識的賢才，爭相提拔有才能的同輩，不論是否貴族，或是道德有瑕疵也無妨。齊桓公從囚犯裡舉出管仲，漢高祖從屠戶裡舉出樊噲，祈奚舉才不避親或仇人，是以獲得進賢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本則利用強烈的對比：珍貴的珠玉藏身於幽暗的山海之晦、高貴的賢相出於市井斗宵之人，激盪出薦賢之人的重要，而此對比造成筆力的「勁」道，更能發人深省。〈文武〉篇：

> 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為績平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績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孫評）筆甚有勁。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未若戴金胄而擐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三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慚忸，一世之間而文武遞為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

此章旨在強調文武不可偏廢，引文分講武力的重要，先提到秦末亂世，漢高祖奮起威武的精神，親提三尺劍，興起義軍，為爭天下百姓之利。這個時候，顯然文弱儒生，是不如戰士的。而後指出海內平定後，則文士則制禮作樂，朝會諸侯，地位十分顯要，透過先講武，在對比文，評價兩者兼要。孫鑛在此段的中間，評：「筆甚有勁」，就是點出文武對比下，更突出「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績一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這些句式氣勢磅礴的「勁」。

3、搜詭掘怪的奇

奇字常表現在取材的誇張上。前已提過在〈殊好〉篇，孫評過「短語奇麗」一詞，其中的奇，可說是針對飛鼯甘煙，走貊美鐵，雲雞嗜蛇等特殊題材上而發。另外〈命相〉篇說：

子文之生，妘子棄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為楚相。槖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豬圈中，豬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孫評）較后稷烏覆翼事尤奇。

命相篇談命定，並舉奇事說明取於天，不可力強而致。此例舉楚文子誕生之時，妘子棄之於山，結果老虎以乳餵之，妘子便抱回收養，成為楚國宰相。夫餘國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母親為一侍婢，出生後便被丟棄在豬圈馬欄中，結果被豬與馬口中的氣呵護而未死。兩件事孫鑛皆覺奇特，甚至覺得比《詩經》講述了后稷神話之事更奇。后稷之母踩到野外的大腳印，而順利懷孕分娩，但出生不祥，故生後被丟在巷道上，受到了牲畜的保護；又丟到森林裡，得到了伐木人的照料；最後被置於凍實的河冰面上，又有飛鳥用雙翅覆蓋掩護他，足證后稷得到了上帝神靈的保佑，但楚文子被哺以老虎，夫餘王被餔以豬馬之噓，對孫鑛來說更是詭奇。〈均任〉章：

> 騕豫一騖，騰光萬里，絕塵掣徹，有迅足之勢也。（孫評）漢武天馬歌無此奇矯。

本段說騕豫這種千里馬，奔馳起來如一道光束，足不沾塵土，地不留蹄跡，孫鑛拿來和武帝所作《天馬歌》來比對，《天馬歌》最早見載於《史記》卷二十四《樂書》，有兩首，一首是《天馬之歌》，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極言天馬乃天帝賞賜，其汗流如血沫噴似赭，飛奔萬里神態從容，與龍為友無可匹敵。另一首《西極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則說來自大宛的天馬，蹋石汗血，一日千里，得以抒發降服外國、使四夷賓服。[21]然而兩詩皆不若此句的誇奇描述。

> 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於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云鳥日鳴；旦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雞必夜應；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為兌禽，（孫評）似班漢中淫識奇古之極。金為兵精，馬者離畜，火為武神。干戈戢興，介駟將動，而禽獸應之。

21 【漢】司馬遷撰．裴駰等三家注：《史記》（台北：宏業書局，１９９５），頁１１８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孫鑛提出，此段和班固所撰的《白虎通》取材讖語的陰陽五行之事，十分相類，尤其奇詭。孫鑛於與〈余君房論詩書〉中，自言「弟四十以前，大約惟枕籍班、馬二史，以雄肆質峭為工」可見其對班固的熟稔，而此用「奇古」一詞，也不脫題材的詭怪。可見得孫鑛對《劉子》所評的奇，是事奇，和題材事件相關。從雅、勁、奇三點來論，可見孫鑛對《劉子》表意技巧多有肯定，肯定其能從博學中碾出典故，重視題材，善用文字張力而論說之。

四、內容與主題：經、子、集融合的評點

總結上文可知，形式上可看出孫鑛要求文字簡鍊，章句結構疎暢，句式精巧工麗；內容上喜歡善用典故堆砌的雅、利用對比製造的勁、還在題材上注意奇。然而，這卻和王書才先生對孫鑛的看法有落差。

王書才先生在《文選評點略述．孫鑛與孫月峰先生評文選》總結了其評點文選的批語，歸納出他評點的標準與原則，認為孫鑛立古為標，自然貶抑「近今」，故而得出結論如下：

> 從上引孫鑛的褒貶評語可以歸結道，其所謂古，即表意含蓄，筆力遒勁，結構渾然，畦徑條理不甚分明；章法跌宕有致；味致濃郁，餘味悠長，風格質樸；出語自然而不雕琢，句式不求對仗。而作為貶語的近今，則恰與此相反，乃指在六朝唐宋詩文賦寫作中所有的一種傾向，即用語講求精雕細琢，對偶力求工細嚴整，章法結構講求條理分明，以及從而導致的筆力纖弱，缺乏蒼勁骨力。[22]

這裡的看法，固然像是區隔了孫鑛對先秦文和六朝文的兩種態度，也像是吻合了周文漢詩說的古之精神，然而，這個說法和孫鑛評點《劉子》的標準，卻有一些

[22] 王書才：《文選評點略述》（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１２），頁２４３。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歧異：首先，層次上的「畦徑條理不甚分明」，和孫鑛評的疏得「層迭」、「羅羅」清疎的層次分明詳細不太一樣；其次又談到「用語不雕琢」、「不求對仗」，和寸錦般「奇麗」的短語，或是軒豁「清麗」的評價，也有扞格；第三，我們的確在孫評《文選》和孫評《劉子》上，看到一些突兀的地方：像「工麗」一詞，在《劉子》的〈託付〉章裡的批語並非缺點，然而，到了《文選》顏延年的〈贈王太常詩〉裡，「玉泉龍風等語，盡工麗，第太嚴重，非詩家本色」「工麗」卻又變的不好了，評顏延之〈宋郊祭祀歌〉：「極典重、極工細、然乏風致，殆似箴銘爾」此處先不論典重或工細好壞，但很明顯的似「箴銘」，乃貶抑的使用，是乏風致的做法，和前文「簡鍊警策似箴銘」又不盡相同。

更重要的是，周文漢詩說標榜的是「周」文，《劉子》乃「魏晉」子書，照理來說，孫鑛應會多有批評，然而，除了讚美之處，我們卻檢視不出這５５條批語，評價出一處責備的重話。這該怎麼解釋呢？難道是孫鑛本身評點的矛盾嗎？

我們先解決王先生所舉孫曠標古的段落，是否可以修正：如班固的〈東都賦〉的總評，張衡的〈東京賦〉，皆是賦篇，很難認為其用語不雕琢，對偶不嚴整，而且《四庫全書總目》評孫鑛：「經本不可僅以文論，……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鍾譚流派已兆其先聲矣。」[23]雖是對孫鑛評點的負面評價，但正可反面看出孫鑛在字句之法的用功之處，怎麼說他會反對用字精鍊，對偶工整之句呢？這麼一來，如果王書才先生的說法不是為了孫鑛的復古論述翻案，說明其非重視句式的整飭，不然就要再次商榷。

筆者認為，這其中的修正關鍵點其實就在《劉子》的學古。《劉子》一書雜採百家之書，在化為己說，用字遣詞，章法構句，多從先秦兩漢文章師法，江建俊先生講的詳細：

由於《劉子新論》雜採諸子百家之說，尤其於《左傳》、《戰國策》、《莊子》、

[23]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２８２－２８３。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吳越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說苑》、《論衡》等引用特多，但以能定以己意，對當時政治社會，必有某些現實意義，固本書時具備相當的史料價值。[24]

此段話除了點出《劉子》的用世之意，其實還強調了將經典「定以己意」，其實《劉子》常引經典，或將其貫通鎔鑄成辭，或如〈辨樂篇〉將〈樂記〉重組梳理，都是有經典可循。故楊明照引黃震〈黃氏日鈔〉讀《劉子》的「往往雜取九流百家之說，王應麟〈玉海〉藝文類諸子的「雜以九流之說」，《四庫提要》的《劉子》提要卷一一七的「采掇諸子之言」，來說明其好緝綴成文，都可證明之。[25]值得注意的是，孫鑛常在這些融通後的句子進行評點，其實也是替他的周文漢詩說作註腳，就是通過這樣的學，加上《劉子》自身的才氣，以復古為己用，才可以超越於古，達到更高的境地。而孫鑛不喜過於機械的排比對仗，卻不能說他反對工麗，反對章法修辭，而應該說反對過與不及的工整，而失去了文字的美。

這麼一來，王書才先生的論點，其實可以更進一步的辯證：「其所謂古，即表意含蓄，筆力遒勁，結構渾然」沒有問題，但「畦徑條理不甚分明」應該修正成在不機械的章法下，句法可麗，然而論述要層疊分疏，使文章跌宕有致；進而才能達成「味致濃郁，餘味悠長，風格質樸」；而「出語自然而不雕琢，句式不求對仗。」是在博通經典後，善於選取簡鍊莊重的字詞，轉化經典塑造雅潤之句，復引奇譎生動的題材，善用對比與映襯製造文章勁道等，自自然然寫出的麗字佳句，尋《劉子》路數，便得如法炮製出佳文。

但是這個法又非生硬，必得出自於學習後方能徹底實踐，《劉子》一書既是子書，又是六朝，卻能得獲得孫鑛的青睞，評點其中又無負評，顯見「周文漢詩」說非拘泥，而是一種可以操作的活用尺規，跨古論今的評價作品，而非專限制於

24 江建俊校注：《新編劉子新論》（台北：台灣古籍，２００１），頁３５。
25 楊明照校注，陳應鸞增訂：《增訂劉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頁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時代，將後代的優秀作品束書不觀，孫評《劉子》，實際上也更讓我們看見孫鑛作為一代文人的高度，並非窄仄泥古之人。

更重要的是，透過孫鑛評點，我們還能發現《劉子》一書的文學性，對孫鑛來說，文字上用字簡鍊，章句上結構疎暢，句式中精巧工麗；內容裡善用典故堆砌的雅、修辭上能利用對比製造的勁、還在題材上多選奇事，故文學性非常高，透過眼光高妙的孫鑛來讀，在形式上，或在內涵上，都非陋儒一蹴可幾，絕非過去論者所謂其文辭不美，和《文心雕龍》用字大相逕庭，故硬是割裂兩書的共通作者，逕自區分為二。

五、小結

本文以孫鑛評點《劉子》為討論對象，孫鑛在明季新文學思潮脈絡底下，企欲翻轉宋明理學造就經典解讀的一元性，通過文學性的批評閱讀法，一方面重新解讀經、史、子，一方面建立文法性的新探索，使得《劉子》一書的文學趣味能被彰現出來。

孫鑛的評點模式可分成兩型，一類是基本型，不同於普遍的單就文意歸納統整，孫鑛將注意力集中在文法修辭的上，標示文章的精妙之處，以示後人效法；另一類則加入了比較，或指出處，或點出《劉子》文章的特出，稱之為進階型，而此比較評點，參考的書目甚多，除了《老子》、《莊子》、《荀子》、《禮記》《戰國策》等先前的典籍，也有拉到個人陶淵明〈士不遇賦〉，宋代與蘇軾〈喜雨亭記〉比較。孫鑛以其博學，加入了比較的特點，如：簡勁、洒脫、軒豁清麗、組鍊……，突顯《劉子》的藝術特點與風格。

其常用的關鍵字有「簡、鍊、疎暢、麗、雅、勁、奇」等，歸納其形式上，可看出孫鑛要求文字簡鍊，章句結構疎暢，句式精巧工麗；內容上喜歡善用典故堆砌的雅、利用對比製造的勁、還在題材上注意奇。以「周文漢詩」說來看孫鑛評《劉子》，似乎多有扞格，全批語五十五條，竟無一條是負面評價，按理說，《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子》為六朝文，正是孫鑛批評「近今」的起點，然而，《劉子》采掇先秦兩漢諸子之言，進而化為己用，卻成了孫鑛的典範，孫鑛要的正是這種能以古用今，從經典中提煉，進而豐繕文采的方法，故其批語多在此類中點出佳處，竟成為孫鑛評點的模範生，顯見《劉子》本身點石成金的文采。

透過孫鑛評點《劉子》，我們可以發現兩處：其一，可發現《劉子》一書的文學性，《劉子》既能以優美的文詞博得一代評點家青睞，絕非只有思想性而沒有文學性，不但在用字遣詞到章法結構，或是內容表意的特殊技巧，都有值得注目的地方。其二，孫鑛評點並不因時廢文，雖有「周文漢詩」說的復古論進化版，卻不因為其復古論，一概貶抑時文，如此一來，我們便可借鑑於孫鑛的眼力，挖掘《劉子》的內涵，不但替《劉子》被張少康先生說成「文辭淺鄙」、「糟蹋劉勰」的說法翻案，找出《劉子》的文學價值，也通過孫鑛的閱讀策略，深化《劉子》的內涵。這是透過孫鑛文學性評點可得的底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二節 蔣以化本評點《劉子》研究

一、蔣以化的復古與奇趣

要研究蔣以化評點本的評點，先要討論評點的作者是誰？因為在此版本的序言裡，都未確實記錄批點者的身分，就文獻上來看，最有可能是序言中可見的李維楨、蔣以化，也可能是清代光緒年間的沈韻瑲所為，而筆者觀蔣評本沈韵滄後記所言：

> 劉子十卷五十五篇，又名新論。袁孝政為之序注。自明已來諸家刊本俱無注。乾隆間詔開四庫，廣採遺書，亦僅具漢魏叢書，無注本著錄，未睹袁注全書。是編為萬曆中虞山蔣氏從道藏錄出校刊，流傳極少。雖孝政原序已佚，而注文完善無闕，實為罕覩秘秩，稱足寶貴，蒨藏石琢堂殿撰家，今歸余齋云。光緒癸未二月歸安沈韵滄記。

此序文裡有四點可以進一步討論：首先，本段中只有說沈韵滄收藏，也未提及有做評點之事；其二沈因為此本有完整的袁注，認為值得稱貴，然而卻未在評點上有任何關於袁註的討論，和後記所言不同；此外，就筆跡看來，批語的字跡和沈字亦不相類；加之承上節討論中，可知明代評點有將子書當文學來讀的習慣，相對來說，清代評點較重視實學考證，或對典故出處，或義理闡發，文學性相對較輕，故以評點內容來看，筆者推斷應為明代人所作，應非沈韵滄的評點。而評點字跡近似蔣以化，和李維楨較不類，故以蔣以化的可能性最高，故此節作蔣以化本評點，以蔣以化為討論對象，討論蔣以化本的評點，如何形成晚明的《劉子》評點的另一歷程碑。

又目前學界關於蔣以化的研究尚付之闕如，並無專書或期刊的研究，我們只能擬就其對《劉子》的序言、評點，並結合時代背景，提出文獻上的分析和觀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他和同代的評點大家－－孫鑛，皆注意到《劉子》，並以文學評點的方式進行評點。或許評點條目與成就不如孫鑛，但他怎麼評《劉子》？評出甚麼特殊之處？評點《劉子》有何目的？能看出甚麼意義？又成就多少《劉子》學術史的貢獻？這些對於建構《劉子》學術史仍具重要的意義，還需進一步建構。

蔣以化，字仲學，號養庵，明常熟（今江蘇常熟）人，生卒年不詳。與其兄蔣以忠因文而俱知名，官至監察御史。他是明穆宗隆慶二年（西元１５６８年）時舉人，可推測他的主要活動時期應為隆慶到萬曆年間。此時是明代文學主流從復古派的後七子，過度、轉型到獨抒性靈的公安派之重要歷程點。於是研究他的評點，除了進一步了解《劉子》評點的內容外，更可觀察出明代文學趨勢的轉向，與《劉子》在明代的價值。

蔣以化好輯刊古籍，刻有道藏本《劉子》十卷，並對《劉子》一書進行評點。雖然評點條目不多，僅二十六條，但值得一探的是：扣除單純講述內容的評點後，會發現其餘評點的關切面向。當中共使用了「奇」字四次、「妙」字四次、「新」字兩次、「峭絕」兩次，尚以評句的「勁」與「尖」，來稱讚《劉子》章法或文句。但整篇卻對「雅」、「正」這樣強調正宗意味的術語隻字未提，顯現他對「奇趣」的關注。

《劉子》作為劉勰之作，內容大抵承襲《文心雕龍》宗經、徵聖的思想。依周勛初先生將「梁代文論」分「復古派」、「趨新派」和「折衷派」之「三派說」，劉勰是屬於「折衷派」的代表。根源在於劉勰並不主張只追求「新變」觀點與技巧，而是要求「通變」的期望。要在融經鑄史基礎上，有所深化和衍生。[26]換句話說，若《文心雕龍》和《劉子》作者是同一人，絕不能以追求「奇詭」之作當作標準，也就是說，這樣的評點，可能會是一種「誤讀」的評點？又或者，蔣以化否定了《劉子》作者是劉勰的可能。這點，在蔣以化附於書後的〈刻

[26] 三派說可參考周勛初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小史》的分類，見（高雄：麗文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７），頁５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引〉，就能找到答案：

> 劉子初不知其為何代人，……，余見其分類鑄辭，尊仲尼、悲百家，一似《文心雕龍》語，謂必梁舍人劉勰所著也。……會京山李太史雲杜與余善，走筆乞敘，而太史五庫百家，定為北齊人劉晝所著，非勰也。詳具太史敘中。然則《劉子》不惟余表章其書，且得太史表彰其人矣，劉子可不謂遭乎哉！不者，《劉子》苦心著作，不令表見於世，而徒槽櫪於黃冠緇服之手也，亦足悲矣。遂揭其慨以引諸首。時萬曆壬辰冬日，海虞後學蔣以化仲學甫書於思補齋中

這一段話可以看到兩個線索：第一，蔣以化認為《劉子》是劉勰所作，因為分類上尊仲尼、卑百家類《文心雕龍》語，而鑄辭上也似《文心雕龍》語；第二，蔣以化認為「劉子劉勰著」的觀點，雖未被其友嘉隆末五子（屠隆、趙用賢、李維楨、魏允中、胡應麟）中的李維楨所接受，但透過蔣以化肯定其文、李維楨肯定其人，足見《劉子》一書的價值。正如李維楨在蔣評本的序言中說：

> 明府以其語類《文心雕龍》，定為勰撰，不佞固莫能決也。……孔孟沒而微言隱，大義乖，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道術為天下裂久矣。劉子咀英吐華，成一家言，其大指不謬于聖人，是所謂千里一賢猶比肩，百世而遇猶旦暮也，而必屏諸門牆之外，無乃已甚乎？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孔子集大成而孟子大取人為善，言詢蒭蕘、道在糠粃，皆是物也。……假令劉子生處洙泗，時與聞善誘，庶幾備身通六藝之科矣。不佞懼失執宋儒之見以求多於是書者，而稍為之張大其說，是亦蒭蕘糠粃云耳，閎覽博物之君子或有采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李維楨此處雖說對《劉子》劉勰作，「莫能決也」，但十分肯定《劉子》一書的價值。他認為《劉子》一書，雖經「道術而為天下裂」的時代，但其仍成一家之言，「庶幾備身通六藝之科矣」，且文章「大指不謬于聖人」，十分具有閱讀的價值。李維楨固然常為書序，書序也常有追捧之作，但至少可以看出，其與蔣以化的交情。故，此段序言還可透漏出第三個線索：從交友關係來看，蔣以化和嘉隆末五子李維楨友好，文學派別上應該歸屬後七子的復古學派，絕非全然的獵奇重怪的審美趣味。但這要怎麼解釋，他的評點術語呢？

尤其，蔣以化的《劉子》在其序言裡面清楚地寫下評點的時間，是在萬曆壬辰冬日，也就是萬曆二十年（西元１５９２年），這個時間恰巧顯現晚明方興未艾的好奇尚詭審美傾向，這也顯現兩者的矛盾。正如李忠達〈晚明文學評點視域下的《藥地炮莊》〉所言：

> 追求「奇」與「怪」是晚明文化的一項特徵。在這股風潮中傳統經典作品的地位和閱讀方式受到挑戰，通俗小說、奇書、才子書等原本處在邊緣地位的作品躍入讀者視野，改變作者與讀者的主從關係，新的作品風格與價值標準也滲入閱讀經驗當中。……讀者不但有意識地追求新奇、奇怪的作品，評點者由此著眼，務必推陳出新滿足讀者的口味，有時也可從中獲得可觀的利潤。這種求奇求怪的讀者口味，可說是晚明評點讀者的一種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27]

晚明讀者對奇與怪的期待視野，使傳統經典作品的地位和閱讀方式受到挑戰。除了在文類上表現為「奇書」與「才子書」的評點愛好，我們還要倒回來問的是：如何挑戰傳統作品的閱讀？而這樣的挑戰，一定是背離嗎？還是其實是另一種整

[27] 李忠達，〈晚明文學評點視域下的《藥地炮莊》〉，《清華學報》４８卷4期，（２０１８），頁７３５ － ７３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合？

評點作為一種閱讀，同時也是一種批評，傳統復古派如何使用評點閱讀文本，並處理他們所看見的「奇」的文學特色？又如何為後代文學演變鋪路？上述疑問也許可以從蔣以化評點《劉子》的問題談起：蔣以化作為與嘉隆末五子交好的文學體系，如何一面呼應他們的文學主張，一面又和時代轉銜，過渡為明代晚期新的文學觀之養分？本節將通過蔣以化評點，探索《劉子》在好奇尚詭的晚明重新被討論的可能原因。

二、評點命題：形式的「奇」和內容的「學」

蔣以化本評點《劉子》共二十六條。在序言中，「余見其分類鑄辭，尊仲尼、悲百家，一似《文心雕龍》語，謂必梁舍人劉勰所著也」，這句話除了承認劉勰是《劉子》的作者外，背後還涉及兩書的類比。正因為兩書相似，故可知蔣以化對《文心雕龍》的理論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才能進一步比附二書。所以，在討論蔣以化評點的同時，我們同時與《文心雕龍》理論進行對比。一方面借助《文心雕龍》的理論閱讀《劉子》，一方面可更清楚知道蔣以化認為兩書相類的原因。為了討論上的方便，下面將他的文法評點分成章法、構句、用字、內容方面，談他如何用評點對《劉子》進行詮釋與批評：

（一）、從章法來說：奇、峭、陡、絕

《文心雕龍》很重視結構佈局的問題，如何按照謀定的規律來設計文采，把作品組成一個有機、和諧的整體，是劉勰創作方法的主軸。其中，劉勰〈鎔裁〉針對文思的布局，提出「三準說」作為章法：

>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28]

劉勰認為文思萌發之時，往往苦於思緒無定。所以作者在創作時，應對於情、事、文三個方面作謀劃，使三者達到和諧的統一。據此，他提出「三準說」，一是「設情以位體」：根據內容確立主題、選定文體，依思想感情的需要安排全文結構，表達清楚的主題思想，這是佈局過程的第一個步驟。二是「酌事以取類」：要求作者斟酌材料，選擇適合的題材來描寫，將作家心中朦朧的情志，轉化成鮮明的意象或具體的事類，使事切而情舉，這是佈局過程的第二個步驟。三是「撮辭以舉要」：應用合適的文辭確切地表達文意，提出精闢的辭語突出文章的要點，使讀者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的情志，這就是佈局過程的第三個步驟。

以三準來「鎔」鑄情理，進而化為文章，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作家需經過權衡損益輕重，把紛紜雜沓的情理，鎔鑄成首尾圓合，條貫統序的作品。再好的材料，若不合三準的原則，皆予以削去，文章就可達蕪穢不生、綱領昭暢的效果。倘若三準未立，術不素定，臨文之際，隨心所欲，無所檢束，那就會有異端叢至，駢贅必多的弊病。如前所言，《劉子》各篇中的章法，必然與《文心雕龍》所談的創作論，合而為一。

蔣以化在評點的時候，注意到許多《劉子》章法佳妙之處，如〈去情〉篇尾，蔣以化總評：

一篇但言情之爲害，至末方收去情上來，結構甚佳。

此評點旨在綜覽全篇布局。《劉子》的〈去情〉開篇先談「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

[28]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０５），頁１１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物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將情定義為是非與利害的根源，認為人一旦主觀的先入為主，受到情的影響，便容易懷疑彼此，開篇處先否定「情」，因為判斷失據，而失去客觀判別的能力。結尾「是以聖人棄智以全身，遣情以接物。不為名屍，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這是說聖人拋棄智巧、排遣情慾以應世，故不為名聲所縛、不會成為謀策的機關。而無差別，便不會被沉思俗擾所拘累。所以結論仍放在「遣情以接物」：不要有是非和利害的主觀判斷，而影響明白事物原理的本性。〈去情〉開頭評「主觀是非利害造成的問題」，結尾收在「修養去情之道」，故蔣以化本評點說「一篇但言情之爲害，至末方收去情上來，結構甚佳。」其結構之所以甚佳，篇首與篇尾呼應結合，是符合劉勰構篇法則的。這樣談也許還不夠清楚，我們還可聯繫兩個〈去情〉篇評點對照，其一是開篇的：

>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蔣評）起得直峭。

這句是《劉子》的〈去情〉開篇第一句，意思是說：「所謂情，是一切是非、利害判斷的根本。」蔣以化本評點此處評「起得直峭」峭字，指內容上的嚴厲，也指形式上的險峻，一來開篇直接破題，內容切中要害的將「情」與「是非、利害」點出。二來也指這樣的破題，切斷了情字可能有的其他意涵，限縮範圍，鎖定在「是非利害」來談，便能暢言「情之為害」。可知蔣以化本評點很重視一篇文章開頭，開頭拔高，論點才能下得深重。

接著，蔣以化本評點也很重取「事類」對來立論，針對〈去情〉一段說：

> 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嚮怨今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故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蔣評）喻言至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真絕
妙奇文。

這一段是說：「人有是非利害的情，會蒙蔽主觀感受，即便人自己照鏡子的時候，雖然能自覺五官並不端正，一旦被別人所評論醜的時候，還是會很生氣，只因為鏡子無知無情，而人則有喜歡比較感受阿！三個人中兩人互相爭吵，那定然得採納不爭者的裁奪，來分辨彼此的對錯，然而不爭的人未必平正，何以要求第三方來裁判？只是人有爭勝的心，故難以辨別真實，只好依託他人，但其實無助於真相。」喻，是指告知、明白，喻言指的便是欲使人曉暢的道理。劉子談爭勝之心，用了美醜照鏡，和請第三人定奪的事例為喻，說明人在爭勝的時候，受到主觀影響，故不能對真理有正確掌握。蔣以化本評點覺得能舉這樣的事例，是絕妙奇文。

就此二例談構篇，我們回到劉勰的「三準說」來評〈去情〉：一是「設情以位體」，蔣以化本評點指出〈去情〉談去情的重要性，主旨非常清晰。二是「酌事以取類」，在構篇上，劉勰要求作者斟酌材料，使事切而情舉，〈去情〉用以申論的材料上，大談情之為害，目的就是為了凸顯去情的重要性，取類上也完全沒有偏題的風險。三是「撮辭以舉要」，比較偏向章句、用字如何扣住〈去情〉的討論，會在下一點討論。大體看來，〈去情〉的主旨和取材舉證，都有很完整的安排，符合《文心雕龍》對「設情以位體」，、「酌事以取類」的要求。

又〈慎言〉篇：

>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謫蝕之變；地文失，必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蔣評）突起陡絕。

〈慎言〉說：「日月星辰是天空的色彩，山川景物是大地的文彩，而言語是人類的文彩。天文有缺失，就會產生日月虧蝕的現象；地文失衡，必然會出現山崩地裂、水旱災害；至於人文有差錯，也將造成傷害身體的禍患。」拿了日月山川的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重大災害，對比人文語言的過失造成的傷害亦復如是，蔣以化本評點認為此類比是「突起陡絕」，意即開篇就將文章拔高，在「酌事以取類」，取天地山川之類，說明〈慎言〉和天地山川等高，可知其重要，並定錨於此。因為已把語言講的那麼危峻，便得立論更深來說服別人，故陡絕指一方面指立論高，一方面指能開拓的更深。

〈思順〉篇：

> 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惷可以立名；反道為務，雖為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蔣評）愈平愈奇。

〈思順〉的重點在合於道、應於時、順於勢、依於理，方能順利地得到好的結果，而舉了后稷、大禹等聖賢為例，談的即便是才藝卓絕，也需要順理而行。只要理順了，即便是愚蠢的人，也能揚名立萬。反之，若不依理而行，便會招來禍害，是故君子當秉行忠孝仁義之節，並且履行信用，順應形勢，便能吉無不利。這裡舉后稷、大禹等聖賢為例，「酌事以取類」，說明即便是聖賢，也要順理而行，透過《劉子》的鋪排，將文氣拉拔起來，一方面有說服力，一方面氣勢也強，造成文章之奇。聯繫上文〈去情〉篇，還可以發現，蔣以化本評奇之處，常常是觀點、事例和句型的搭配得宜，尤其如何以事例闡述觀點，是蔣以化本相當重視的癥結處。

〈崇學〉篇：

>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蔣評）以客形主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崇學〉這段是從荀子〈勸學〉改寫來的。大意是指，靛青是從蓼藍草中提煉出來的，但顏色卻比蓼藍草還深，這是漂染所致；冰，是水凝結的，卻比水更冷，這是寒凍的緣故。鏡子，是從鏡子磨亮而來的，卻比一般金屬明亮，這是琢磨所達到的。像戎、夷等族人，他們剛生下時哭啼的聲音是一樣的，待長大後語言顯然就有了差別，這是由於後天所受的教育不同所造成的。這裡用染料、冰、鏡子來比喻後天教育可以使人變得更好，所以蔣以化評本說以客「草、冰、鏡子」來談主「學習」的重要性。

總觀其構篇來看，蔣以化本的評點約可分成兩塊，一塊是方法式的，如其談〈去情〉篇，講結構，說明整篇都在說明「情」的主觀偏執，最後才神來一筆的提出去情之要，以收束全篇，故題「結構甚佳」。大量化用荀子〈勸學〉的〈崇學〉一段，說明此處是「以客形主」之要，這都是談文章作法；另外一塊則是鑑賞式，例如說〈去情〉的開頭「直峭」、說〈去情〉取類是絕妙「奇」文、說〈慎言〉的開頭「陡絕」、說〈思順〉:「越平越奇」。不難發現，對蔣以化本評點來說，「奇」、「峭」、「陡絕」這些辭，是他評賞文章的關鍵。

（二）、從構句來說：勁、尖與峭絕

劉勰對構句的要求，在〈章句〉寫得很清楚，他認為：

> 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29]

[29]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０５），頁１１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這是說，在開頭的文句，啟發出中段的意思；結尾的文句，也承照前句，所以外部的文辭像錦緞的花紋交錯，內部的義理像體內血脈貫注，文句和意義間要緊密的結合。而忌諱的是：一、辭句孤立不相應，句和句不銜接。二、事義乖亂了次序，章與章安排不當。故字句的安排上，重於順適，忌於顛倒，更不可裁斷章節，這是處理章句的共同法則。此處點出如何安排章，處理句的方法——對於章句要求要注意前後起伏照應，脈絡貫通；對於語句次序則以通順為貴。基本上可以看出，劉勰強調的是成句時表意的目的，大於形式的詭怪。

蔣以化本針對文句提出評點的部分，一共有五條。首先是〈防慾〉篇：

> 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必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於處之異也。（蔣評）二句更妙於前二句。

這段文句，乍看之下，前句鋪成排比清楚有條目，後句則看起來未有前句的形式之美。但仔細分析之，就會發現蔣以化本的判斷極有眼光：因為前一句說明人的本性一致，如耳朵和眼睛的辨識聲音和顏色，鼻子和口舌的辨嘗香臭、五味。肌膚谷底的感受安和、舒適，這是人的本性，大家都是一樣的。這以排比句型，整齊劃一的將：耳對聲、目對色、鼻對芳、口對味、肌對安、體對適，排列的非常齊整，再用「其情一也」統收，句法上完全符合劉勰所謂「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自然有其可取之處。後段進一步談，「然或因慾望而死生，或成為賢智，或落為庸愚，這是由於處理的態度有所不同的緣故」也就是說，耳目聲色安適等慾望，處理得當，得生並能進一步成聖成賢。反之，則成為落為愚庸，甚至招致死亡。「然必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於處之異也。」兩句之所以妙於前句，其一是句意仍承襲前句而來，討論「其情一也」卻終落得「死生」、「賢庸」、「智愚」的差異，提出「處異」的重要，完全可以顯現劉勰說的「內義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脈注」。在句型上既排比又對比，句型雖重複，但「死生」、「賢庸」、「智愚」的對比，能製造層次感，形成「跗萼相銜」的，將內容像花型一般托起來，而文句內容又警醒。相較於前面完整的排比，後者在排比之上，還多了一個對比與轉折，將「其情一」和「所處異」的賢愚之別，一語道破，所以的確是比前句更妙。

就劉勰章句理論來說，〈防慾〉此段的句子不但符應了劉勰理論，符合〈章句〉所提，前後呼應，內部相照；句型上也相當順適，漸次帶出輕重，無乖訛；段落鋪成也看得出精心安排的－－蔣以化本能看出兩段層次，並指出後二句妙於前二句，確實有獨到的眼光。

〈防慾〉篇：

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蔣評）句勁。

這句用了激問，說：「這無異於逃棄輕微的禍患，反去承擔重大的災害，豈不與常情悖反，更加奇怪嗎？」以「棄」對「負」，「輕患」對「重害」，再加上一個反問，便把利害關係分析的更加深入。這也符合劉勰〈章句〉所提的原則，讓「不亦倒乎」這個「絕筆之言」，能「追媵前句之旨」，把真正防慾的重要性提點出來，所以蔣以化本說「句勁」，原因在此。

〈去情〉篇：

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蔣評）佳句峭絕。

這句本意是以鏡和人對比，認為鏡所呈現的，與人所評論的並沒有不同，為何卻怪罪人有眼無珠？只因為鏡子無知無情，相對公正，而人則有偏私之心。在這個句中，以向對今，以鏡對人，以無情對有心，並以有情對比去情的重要，也符合劉勰所謂的「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蔣以化本說這句是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峭絕的佳句，應該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指句子依賴對比，形成一種雙重論述的結構，比出無情和有心的差異；另一方面也是嚴厲的批評人因情造成的偏失。因為通過對比，強調主觀的情，控制人對感受的限制，進而造成不正確的判斷，故能夠建立拔高的批判立論，此二者正是此句峭絕所在。而「怨不怨」的評判標準，正是句末所提的「鏡無情」與「人有心」，此「絕筆之言」，又能「追媵前句之旨」，故蔣以化本以為佳句。

〈崇學〉篇：

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蔣評）句尖。

這句話說：「人若不涵泳於學習上，那心智不開竅，就有如心的聾盲，反不知遠求明師以指點改進，來治心性，這豈不是有所蒙蔽嗎？」蔣以化本所評的尖字，意指尖銳，將人之不學，和心之聾盲並列，提出性之蔽也的沉重批判，故說，「句尖」，指的是批判既銳利，用字亦尖銳。

〈專學〉篇：

卷耳易採，而不盈頃筐，專與不專也。（蔣評）句可補詩註。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出自〈國風・周南・卷耳〉，是一首相思念遠的詩篇，主人公摘採卷耳，因為過度思念，導致於不盈筐，這裡做了引申，將原因歸咎給不夠專心。茯苓草易採集，卻採不滿一淺筐，在乎專心與不專心而已。劉勰在〈事類〉也提出好的用典要：「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30]這說明引用事例只要恰當合理、並抓住事類的要點，雖然很小也能顯現出它的成效。劉勰由此並指出所謂適當的引用，非為文辭華美而引例，而是為情理的需

30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０５），頁１２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要而引例，進而達到眾美輻輳，表裡發揮的結果。「卷耳」的引用，恰可符合劉勰所言，借用了《詩經》的話語，一方面表現經典，一方面又衍生經典之意。蔣以化本認為這樣的轉易，可以補詩註，態度顯然是很讚許的。

除了特別點出《劉子》構句化用詩經典故外，總體上看來，蔣以化本評點的構句部分，提的是「勁」、「尖」、「峭絕」等詞，拈出的句子，一方面要求精確，一方面也多在強而有力的批判，有振聾發聵的效果。

（三）、從用字來說：達意但要見「新」意

創作者對於用字的精細計較程度，會決定文章標達的精確性，劉勰〈章句〉篇說：

>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31]

作者由字而句而章，積展成篇。佳作必須各章都沒有毛病，敘述明白；好段落又沒有病句；清英的佳句，必須能用準確而有表現力的字眼去表達。而懂得章句的基本規則，並妥善用之於創作中，就好比振動樹根，枝梢樹葉就隨之搖動一般，能「知一而萬畢矣」。

換言之，佳句的要領，就是「字不妄」。對於用字部份，可分成兩個部份探討：其一是字義的考證：蔣以化本用了理校法，談論字的合適性，並解釋字與句間的連結。其二，他討論了用字的佳處，字如何不妄，能不能改動，作者是否實在而貼切地善於運用句中虛字，從而使文章結構更加嚴密。例如：〈崇學〉篇：

[31]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０５），頁１１５-１１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矧伊傭人而可怠哉。（蔣評）傭疑是庸。

〈崇學〉這句原文的意思是說：「何況我們這些資質平凡的人可以怠惰嗎？」所以「傭人」一詞在句子裡，語意不清，而蔣以化本的判別是「傭疑是庸」。查「傭」這個字，明鈔、影鈔、《子彙》、蔣、顧、舊 鈔、《奇賞》、《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傭」。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宋本、文淵等並作「庸」。王叔岷《集證》：「岷案：《類纂》本、王謨本、《畿輔》本亦並脫伊字，傭並作庸。程榮本亦作庸（舊合字本、《百子》本傭字並同）。傭、庸古本通用，惟此傭字，恐涉伊字而誤加人旁也。」就王叔岷意思是，庸之所以誤為傭，乃是因為脫漏「伊」字，只留下偏旁，故誤植為傭。事實上，本文「庸人」者，正是「凡庸」之人也，與上「聖賢」對言，當從蔣以化本改，所以蔣以化本從理校法來判斷，很有邏輯性，也的確找出了相對正確的字。

〈貴言〉篇：

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蔽；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蔣評）蔽疑似是救字。

〈貴言〉這一段是說，「將死之人，總抱怨沒有良醫保護；國家將要滅亡的，總抱怨沒有直言諫諍的忠臣。」實際上，「蔽」字於意不順，蔣以化本便就字面上校改為「救」字，查「蔽」字，紅杏、過校本作「藥」，餘本並作「蔽」，林其錟認為作「蔽」非，當從紅杏、過校本改「藥」，便能夠解決於意不順的問題。但蔣未從版本來校，而是由文意來校是很有理據的，也是明末風氣使然，更可推測非清代後所作。

前兩則批語都是「字不妄」的範例，接著我們要談蔣以化本怎麼討論用字的佳處，怎麼討論字與句的連結。

首先〈防慾〉：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身之有慾，猶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則反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蔣評）抱字新。

這裡原意說：人身體之有嗜慾，就好比樹幹上長了蛀蟲，樹一孳生蛀蟲則回過頭來腐蝕自己；人懷著慾望，同樣會使自己受害。所以蛀蟲猖獗則樹木朽折，嗜慾熾盛則身體衰亡。講「懷」著慾望，不如劉子以「抱」實寫抽象的「慾」，將慾具象化，故蔣以化本認為這個動詞用的好，說「抱」字新，「新」指的是用字立意標新，但又能符合語意，並不會悖理難解。

〈專學〉篇：

非奕道暴深，情有蹔闇，猾之也。（蔣評）此猾字更新更典。

這句本來是談奕秋之典故。弈秋是全國公認最擅長於奕棋的人，而正當對弈時，倘若有吹笙的人經過，恰巧他聽到，一時分神，便輸了棋；並不是棋道一下子變得深奧，而是他的頭腦暫時糊塗了，被突發出的笙聲，擾亂他本然的清明。「猾」字當作攪亂的意思。但查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並作「滑」，可知早期的本子多作「滑」，「猾」字反而是形誤，實際上，按：《廣雅・釋詁》：「猾，亂也。」的確有攪亂的意思，故「猾」字意義可通，蔣以化本看到了這個字，認為這個字用的「更新」、「更典」。「更新」指的是用字很新奇，「更典」指的是用字很文雅別緻，一方面也值得學習，視為典範，是很特別的評價。不過就字的本源來說，這很可能是美麗的誤會，這樣更「新」的用字，不一定能符合劉勰「字不妄」的標準。

聯繫起第一個談「抱」字的「新」與第二則談「猾」字的「新」，可以看出蔣以化本對用字遣詞的品味；，顯然蔣以化本將「新」作為一種標準，希望的是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用字特出，但又要符合文意正確。

又如〈貴農〉篇：

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飢也。（蔣評）「充」字易「療」字何如。

這個評點很有趣。原文本來是勸勉立國者施政的統治，務必強調農桑的本業，而捨棄奢華不實的享樂，把穀粟布帛當作珍寶，視明珠玉璽如糞土。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珠玉僅止於供賞作玩，而米穀布帛卻具有維生的實用價值。倘若天下的瓦礫都化成和氏璧，砂石都變成隨侯珠，一遇水旱災肆虐的荒年饑歲，粒米的珍貴勝過瓊瑤，祇因為玉璧不能用來禦寒，明珠也不可能解決飢荒。蔣以化本的評點，針對「充飢」一詞，改為「療飢」。「療飢」一詞，意指解除飢餓，和充飢相同。出處在摯虞〈思游賦〉:「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與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之四:「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後來宋末元初時，黃庚的〈雜詩〉也用了「療飢」:「耽書自笑已成癖，煮字原來不療飢。」蔣以化本將「充」字易「療」，一方面用典，一方面又較少見，可以見出他追求用字的「新」，顯現「奇趣」的內涵，這也顯現了非常標準的以文學審子學的審美況味。

另外，他也注意虛字的使用。像〈去情〉篇：

無情于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蔣評）也字增得妙。

劉勰提過虛字的功用在「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虛字的確不含任何意思，但章句的關係來看，它可以輔助句子發展未盡之意，在表達語氣和語意轉折方面，有其切實功用，能夠巧於運用，可使章句組織更為嚴密，情意表達更為完滿。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要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下主觀的情緒主導，即使受到傷辱，不會心存憾恨。」而「無情于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這個「也」字之妙，在「無情於傷辱」的結尾下，發揮了助歎的作用。「無情于傷辱」多了一個「也」字，不但在語氣上更加舒緩，還能聯繫起下句的字數，使得兩句間形成一個相應的節奏，所以蔣評「也字增的妙」是很對的。

蔣以化本也非常重視字和整個句子如何連貫，如何組織。〈防慾〉篇：

> 將收情慾，必在脆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蔣評）木喻脆，火喻微。

〈防慾〉這一段是說：想要收斂情慾，一定得從情慾還很脆弱、很微小時下手，因為情慾的萌生，就如樹木剛發芽，又如火種才點燃，這時，一手可將萌芽扯斷，露水也可將火種滴滅。「脆微」是很特殊的形容詞，將脆弱、微小並列在一起，蔣以化本不但點出這個特別的形容詞，更將樹木剛發芽和脆弱；繫連起火種剛點燃和火光的微小，串起章句間的關係，便能呼應劉勰所提「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通過木、火為喻，聯繫起整個章句。

從用字上看來，蔣以化本用了兩個「新」字，表現出他對用字新奇的追求，他並試圖更動字句，易「充飢」為「療飢」，或是分析虛字的作用，也可看出他對「字」的考究，然而他也重視字和句子的從屬關係，要求字和句子之間，要有緊密的關聯，並且要達意，所以也從理校法，特意改了二字。

（四）、從內容來說：

蔣以化本就內容評點，既討論內容、有時也評價文章與作用，甚至涉及風格評判。單純討論內容的有〈履信〉篇：

> 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蔣評）豚魚：江豬也。起則風至，時刻不爽，故易曰信及豚魚。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這個評點單純補充釋義，解釋「豚魚」。〈屢信〉篇借《易・中孚》中的「信及豚魚」，談到：即使用豚魚祭獻，物雖薄而心存誠信，則能感神降福而得吉，並說明無誠無信不足以成事。而豚魚，指的是一種鯨類，俗作江豬，故蔣以化本也對此補充，並補充信及豚魚的原因：因為傳說若看見「江豚」的頭探出水面，即是暴風雨來臨的警訊。

另外，也有討論作用的，像〈去情〉篇：

> 是以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取庸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蔣評）奇妙之談資。

這是說，媒人大力稱讚想媒合的對象，被稱讚的人並不感謝；僱用的傭工，催促他多吃飯，然而此被填飽的人不認為是主人家施以恩德。原因在於謀仁和主人有所目的，已失去客觀的標準，這裡，蔣以化本評為奇妙之談資，談資是指話題，蔣以化本認為媒人的言語，和僱者的勸勉人加餐食，心態差異，經《劉子》點出，可以做閒談玩味之材料。

還有討論內容意義的，像〈防慾〉篇：

> 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蔣評）凡言性處皆與聖語合。

這段拿林木、水、和人性類比，林木的本性是安靜的，騷動是因為風的吹拂；水的質性是清淨的，混濁是由於泥土的混雜，人的天性原本善良，其所以為惡，正由於嗜慾的迷惑。就楊明照的考證，這段談林、水、人的性，結合《呂氏春秋》、《淮南子》的論述。[32]蔣以化本所謂與「聖語合」，一方面是指其性情之語出有典，

32 見傅亞庶註釋提法：楊明照曰：「呂氏春秋本生篇：『夫水之性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一方面還是在強調《劉子》的「性」論是有所本的，又如前章在類感論述所提，《劉子》的性論其實承襲漢代儒家經學體系而來，故聖語也是以儒學為本。

另外，〈九流〉篇：

> 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蔣評）儒術以濟世，取道術以周身。

《劉子》認為現在位居高位的賢能之士，應當以濟世為要，推展禮教；至於適時退隱的人，就應取法道術，崇尚自然無為，保全自身。那麼操行與事業，都能得到兼顧，使身體和聲名都可以獲得成全。蔣以化本解讀這段，認為這段是先採儒家本位，再取道家的兼容之方，以成就形與名，故說「周身」，亦即可保全生命之意。

以上四則評點，都是針對內容作說明與分析。但接著，蔣以化本還有很多鑑賞式的評點，如〈鄙名〉篇：

> 盜持衣出耨，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蔣評）奇想。

奇想是指故事的奇思異想。〈鄙名〉篇故事中，齊國莊裡有戶人家，給長子取名為「盜」，次子取名為「毆」。有一天盜拿著衣服出門耕田，他的母親在後頭追著喊：「盜！盜！」官差聽到，就把「盜」捆了起來，他的母親情急下直叫次子「毆」去解釋。但慌忙間話又講不清楚，一味的叫著「毆！毆！」，官差便痛打「盜」，

高註：『扣，讀曰骨，骨，濁也。』淮南俶真篇：『水之性情，而土扣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庶按：原作「水之性真清，而土扣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楊氏蓋依王念孫說。）王叔岷曰：「亢倉子全道篇：『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傅亞庶：《劉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頁１３。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使「盜」差點被打死。可見名字取得不好，則身受其害。這個故事說明名字的重要性，但因為故事很有趣，被蔣以化本評為「奇想」，是讚美故事的新奇有趣之意。

〈言苑〉篇：

> 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曝，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蔣評）道要。

劉子認為真正有智慧的人並非露才揚己，正如「靈驗的寶龜以具有預知吉之智，而招致火燒，方用來占卦；神異靈蛇以具有神性而被曝曬，用來求雨；誰能真正清楚不以智為智才是大智，不以神為神才是真的神之道理。」這種不以逞能以為能，對蔣以化本來說，是重要且肯切的道理，故曰「道要」。

〈言苑〉篇：

> 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蔣評）精理。

〈言苑〉這句話的意思是「天地萬物處於溫暖則柔軟，一入寒就變得剛強。」認為所處的環境差異，會決定萬事萬物的生存樣貌。而蔣以化本認為此句是精微的大旨，所以評「精理」。

而〈韜光〉篇：

> 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蔣評）風逸。

風逸謂灑脫奔放。這一段談隱士韜光養晦，說古代有德的聖賢，都能隱藏行跡，掩蓋聰明以慎密外形；又澄徹心慮、封閉情慾，來鎮靜內在。內心不被淆亂；形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體不受干擾，表現隱士精神的灑脫無累，並用風逸評點這樣的脫俗人格。

從內容來說，蔣以化本提出《易經》佐證，重視「聖語合」，求精理、道要，也求「道儒術」的兼備，甚至達到人格上的「風逸」，這些對內容的消化，變成評點指導時，可以推知蔣以化強化「學養」的用心，正因為「學養」，才能在內容上深入，進而如《劉子》兼備儒道，又能「聖語合」，又能「精理」、「道要」。但他也評「奇想」一詞，這便牽繫蔣以化的閱讀趣味，而「學」如何能「奇」，就是我們想進一步理解的關鍵。

三、時代命題：「學」如何能「奇」

蔣以化本評點《劉子》，是在萬曆二十年，而萬曆時期正是文學風格轉換丕變的時候，正如熊禮滙先生在《明清散文流派論》所言：

> 在萬曆年間，隨著王學左派後學狂放思想的流行，人們是那樣重視個體價值，是那樣猖狂自恣、張揚個性，是那樣樂於自我表現和希望他人表現自我，是那樣自信，動輒獨闢蹊徑，走自己的路。面對這樣一種社會心態，任何一種有所依傍的散文復古都顯得不合時宜。人們要推動散文發展，必然會最大限度地以我為主，自我作「古」，從理論建構到創作實踐，都會最大限度地體現此一時代士人斬斷羈絆、高揚主義精神的特點。[33]

就熊先生的話來看，這時候的文壇和出版品，「必然會最大限度地以我為主，自我作『古』」。蔣以化卻於此時出版一本評點魏晉時期的子書，不但特做評點，還請當時著名的嘉隆末五子的李維楨作序，李維楨是一個有溝通、折衷性質的復古論者，因應時代求變問題，李維楨必須作出更能觀照全面的反思。[34]蔣以化一方

---

33 熊禮滙：《明清散文流派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頁３４９。

34 謝旻琪，〈論李維楨的文學史觀〉，《彰師大國文學誌》第２０期，（２０１０），頁２７０－２７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面請李為序，一面評點「奇趣」，刊刻出版，顯然別有深意。前言提到，蔣以化理論性質親近於末五子的文學集團，所以如果借末五子文學集團的文學理論，用來檢視蔣以化本的評點意義，也許可以對蔣以化本的「奇趣」做更進一步的認識。蔡鎮楚在《中國文學批評史》提到「末五子」這個文學集團說：

> 「末五子」作為明代七子的一個支派，雖有上承七子復古論的一面，亦有超越七子藩籬的一面。……明代復古派內部的不斷分化，謝榛、王世貞以及王世懋、胡應麟、屠隆等，通過對擬古派歷史的反思，表現出超凡的藝術覺醒，從營壘內部加速了明七子復古運動的衰落。[35]

蔡鎮楚的意思是末五子自「王世懋」始、經胡應麟、屠隆等人，通過對擬古派的反思，表現出超凡的藝術覺醒，從而加速復古運動的衰落。實際上，如後七子部分成員即王世貞等喜奇美之文，追求奇趣，這是晚明文壇流行之風。從蔣以化本評點中多「奇」、「妙」、「新」、「峭絕」、句「勁」、句「尖」等詞，卻隻字未提：如強調正宗意味的術語「雅」、「正」。顯現他對奇趣的關注，也顯現以奇趣為美的共性在文人中產生廣泛的響應。

但是，劉勰絕對是反對逐奇而失正、好奇尚詭，認為這類是文學偏差。所以如果蔣以化認為《文心雕龍》、《劉子》是同一作者，那麼他對奇的意蘊該如何說解？如何突出奇與正的聯繫，反而將「奇趣」這種表現形式，成為撥正文章美學的追求方向，這才是研究蔣以化本評點的真正內容與意義。這種內涵其實和《文心雕龍》的折衷論密不可分，正如〈定勢〉篇所提出「執正馭奇」的說法，就是借「奇」以撥正文章正典之美的：

> 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

[35] 蔡鎮楚：《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頁２８２。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36]

〈定勢〉篇的意思是指，雅正的文章通常寫得清楚明白，但人們常追求反常的言辭，只為了適應時俗。然而，精通寫作的人能夠用新穎的「文義」寫出精巧的文章，而違背文體反而荒誕不經。所以真正久經鍛鍊的寫作人才，懂得掌握正常的寫法原則，去寫出新奇的文章；新學寫作的人，則喜歡追逐新奇而違反正常的寫作原則。如果這種追逐新奇的趨勢不糾正，那文章的正常體統都敗壞了。所以奇辭的重點不是在於逐怪，而是在符合文體的規範下，較前人翻出更「新穎」之意，用來精確的表達文章。劉勰這種說法，就能指出蔣以化本之所以好「奇趣」的原因：這並不是追奇尚詭，而是撥亂反正的方式。陳曉芬《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說明明朝晚年的文學品味對「奇」的修正，便舉東林黨黨魁顧憲成與東林三君之一的趙南成為例：

顧憲成論奇主要針對擬襲之風。他在《崇正文選序》指出，世人之所謂奇，不過是「捨大道而旁馳騖，殉影響而工掇拾」，表面上奇而凌千古之上，實質上「率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識」，是拾古人的餘滓殘瀝而已，所以他的結論是：「世之所謂奇，要不過奇之優孟也」。他本人為奇下定義云：「奇之為言，一而無偶之謂也。」如同《左傳》、《史記》、《漢書》及唐宋諸大家，以六經為源，自出於心神性靈，「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為千古」，這樣的奇，等同於賢人君子的奇，奇而不失正之本質，與模擬剽襲以為奇的習尚截然不同。

趙南星也將奇與正並提，而他欲抵制的主要是追求怪異的風尚。……他表

[36] 黃霖：《文心雕龍彙評》（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０５），頁１０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示文章求奇是合理的，且認定正而不奇為迂，但要防止的是因奇而誤入邪僻怪異之途，這就必須把奇與正結為一體。他以古聖人為正奇相合的典範，甚至提出「不見其奇，奇之至也」的見解。如此論奇充滿了正統意味。[37]

東林黨的顧憲成（１５５０－１６１２）、趙南星（１５５０－１５７２）的活躍時代約略和李維楨（１５４７－１６２６）、蔣以化（與李維楨同期進士）時期相當。顧憲成批評當時世人對奇的追求，不過只是「率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識」，而趙南星指出的「不見其奇，奇之至也」的見解，也表現了奇是要合於正的典範，才能不落於正的迂。此處有兩個面向可探究，一方面當政壇領袖表態反對追求形式奇詭的同時，可推論當時追求奇詭已然成為一種風尚。另外一方面，又反對奇詭不代表不追求奇，他們追求的奇，和劉勰提出的「執正馭奇」說是相合的。通過他們對「奇趣」的看法，可知當代蔣以化本評點之所以關注於奇趣，乃是當時文法評點討論的熱點所致。

就上文分析來看，蔣以化本二十六條批語當中共使用了「奇」字四次、「妙」字四次、「新」字兩次、「峭絕」兩次，用以評句的「勁」與「尖」，來稱讚《劉子》章法或文句。但是當代有見識的學者，絕對都同意在文法上，絕不可落入形式尚詭的「奇峭」而已。那麼，蔣以化本解讀《劉子》的奇趣時，如何既能脫前人窠臼，又能吻合他對創作觀的發揮？是一件值得探討的事。筆者認為關鍵點就在如何解釋內容。

評點既具備自我學習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指導學習的過程，它包含了怎麼學、學什麼的意義。這麼一來，評點的內容就變成重要的事，如果仍以模仿的老路，或是條條款款、靠著奇章詭句的法式來寫作，自然不能繼承正統的核心價值。

這麼一來「句可補詩註。」要和「詩」對比，〈履信〉以「易」註解江豚，

[37] 陳曉芬：《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１０），頁３９３－３９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兩者都是與經典相較。而「此猾字更新更典」的「典」，重點不只「新」，更上一層的指導方式還須符合「典」。而「凡言性處皆與聖語合」的「聖語」，顯然仍是有聖賢意義在。另外，「道要」的「道」、「精理」的「理」、「儒術以濟世取道術以周身」的「濟世」、「周身」，就有了更豐富的意義。在奇趣之外，更重要的還是經典與其豐富的價值依歸。

可以知道，這樣的奇趣，實際上也是透過信古而來。蔣以化轉介擬古派中「信古」的成分，在評點的「學」中，尋找一種能表現與「聖語合」的奇句，實是繼承復古理論中的「學」——蔣以化所關心不只是《劉子》文句的奇趣，而是如何提升這個奇趣的質地，使奇趣創造文詞，又不失正。於是他在評奇趣的地方，雖占了一半的篇幅，但要穩固奇趣的最終方式，其實是肯定正典價值。於是評點《劉子》本身變成「學」的一種方式，正因為《劉子》本身就兼具兩種特質的結合。蔣以化的評點，顯然有其特殊所指，目的即在於希望在高揚「以我為主」，「自我作古」，追求「奇趣」的當代，以此書之評點，導正「奇趣」的內容方向，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

這又完全可以回到〈通變〉的「望今制奇，參古定法」要旨。劉勰對當代的文壇是「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好綺追新。但他也不是完全抱持著反對意見，而是要求在「變」上，冠上了「通」字當前提，要求變應該要吻合一定的規準，正如游師志誠在《文心雕龍五十篇細讀》裡提到的〈通變〉：

> 文章如此之變，每況愈下，劉勰乃力思如何拯救？力愈挽狂瀾於傾倒之際，遂提出「望今制奇，參古定法」之說。而劉勰所謂的「一定」之法，則必屬恆久正道不能刊改之經典，故而文心全書首立「宗經」定理，作為文章「不變」而一定之法則。簡言之，《通變篇》講述的「變」是指文章辭令華彩此類「體貌」之變，而「不變」則指經典內涵的常道定理。這個定理，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要由「述道言志」或「入道見志」表出之。[38]

放進蔣以化本評點的脈絡來看，游師的論述裡，認為劉勰所強調的「不變的宗經常道」，正如蔣以化本批語的「典」、「聖語」、「道」、「理」，都是在奇趣的「文章辭令華彩」下的前提。故而這在萬曆二十年提出的《劉子》評點，恰可展現劉勰這種折衷的論述，也為興起於萬曆最末十年的「鐘伯敬體」起了很好的先導作用。曾守仁先生說：

> 明季的鍾、譚，作為詩文壇上更後至的來者，他們如何修正公安派不擇而有、衝口而發，謂之性靈的文學主張；以及前後七子的擬古、復古，而止於摹擬，惜取字面上類似；而由此一轉，成為強調學古而去取在我的精神接續；是以鍾、譚一方面強調「厚」，但前提是要保有「靈」（心），所謂「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即能厚」，這樣的理論架構，就非常能凸顯竟陵派的典型意趣。這種修正其實即是「信心」和「信古」的融合以及彼此的高度互文，然而卻非二者的疊加，在其理論上是以道家虛靜心為引，因之有「嚴冷」、薄帷之與俗人相隔，而主體之我因為對古的虛位以待，需不斷的強調「別腸別趣」，讀出更深的意味，尋幽而發隱至顯。[39]

這是說鍾惺所創的竟陵派，作為公安派的修正，轉介了擬古派中「信古」的成分，使得公安派一味專求心「真」，不顧文句，「不擇而有、衝口而發」的輕薄，能轉得更為「厚」實，不再只是「不拘格套」下的庸俗文詞，而是在「學」中，得到一種能表現自我精神，轉化出表現「厚」的奇句。曾守仁之所以提出竟陵的「厚」，「是「信心」和「信古」的融合以及彼此的高度互文，然而非二者的疊加」，實

[38] 游師志誠：《文心雕龍五十篇細讀》（台北：文津，２０１７），頁２９４。
[39] 見曾守仁：〈冷人、幽器與鬼趣：試論鍾、譚的人、詩與批評〉的結語，收於中山大學《文與哲》第１８期（２０１１年6月），頁４２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是更深刻的看到了竟陵派對擬古格調理論中的「學」的內容，有所超越——鍾惺所關心不只是公安派提出的性靈之心，而是如何提升這個心靈的質地，使得性靈創造詩心，一面讀出詩的幽處，一面寫出更好的詩。

蔣以化本的《劉子》評點，既為一種閱讀方式，同時也是一種批評方式。蔣以化處理當代所追求的「奇」的特色，卻更重視「學」經典，挑戰閱讀傳統子書下的新嘗試，找出子書的「奇」、「變」，卻也同時說明「奇」、「變」立基在正典的可能。這麼一來，蔣以化本評點所帶之風氣，也為後代文學演變鋪路，在公安派準備大張旗鼓的時候，提供一種看是制衡，其實反而是充實的可能，也才有更後來竟陵派鍾惺等人在信心和信古的整合。這是研究蔣以化本的評點下可看到的文化觀察，也可由此縫合信古派與信新派的斷裂，找出風氣轉化的痕跡之一。

四、小結

本文首先考察蔣評本的評點者，因為蔣評本在序跋言中皆未明確提到作者，但筆者以字跡和評點內容重視文學性，判斷是晚明的蔣以化所作，並以此論述蔣以化本的評點的特殊意義：首先，他身處在明代，已經力駁眾議，認為《劉子》的作者必然為劉勰，和四百年後的學術考證幾然吻合，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見地。這個見地，必然建構在對《劉子》和《文心雕龍》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其次，結合《文心雕龍》的理論，可看出《劉子》如何實踐文心理論。一方面可內證二者，一方面透過文心理論更深入蔣以化本評點的內涵，更能夠看出他評《劉子》的奇趣，討論《劉子》如何結合文法創作出「奇」、「新」、「峭絕」的句子，但背後是以正馭奇的寫出「道要」、「精理」、並與「聖語合」的思想內容，呼應了劉勰的通變主張。蔣以化本評點《劉子》，有針貶時代的意義。在萬曆年間那樣追求奇趣的年代，蔣以化通過《劉子》提出「奇」背後的「經典」、「學古」內涵。在《劉子》學術史上，蔣以化透過評點、李序重新翻刻，試圖帶動劉子的討論，並且示範如何挑戰傳統子學作品的品讀。雖然在章法上，蔣以化還是不停顯現一種奇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的審美觀，但這樣的挑戰，卻非背離正統，而是另一種將新變折衷進傳統的整合。

蔣以化使用了評點，去處理他們所看見的「奇」的文學特色，也為後代文學演變鋪路。在公安派準備大張旗鼓的時候，提供一種看是制衡，其實反而是充實的可能，也才有後續竟陵派鍾惺等人在信心和信古的整合。蔣以化的評點，展演出明末的文法學信古和通變的折衷，雖然蔣以化評點的條目不多，而批語分析也很難成立體系，蔣以化通過評點《劉子》展現他對於文章要求的想像，就是用實際批評為範例，建構《劉子》的經典價值，也成就了建構《劉子》學史重要的意義。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五章 《劉子》評點類型之二：版本校勘

第一節 咸伯恭評點「寶曆本」研究

一、寶曆本的重要性

咸伯恭是日本漢學大儒－－皆川淇園的漢文名。皆川淇園（１７３４－１８０７），京都人，江戶中期的儒學家。漢名：姓咸，名愿，字伯恭，別號筇齋、有斐齋、吞海子，通稱文藏。精研經史百家之書，著有《名疇六篇》、《周易》、《書經》、《詩經》、《儀禮》、《周禮》、《四書》、《老子》、《莊子》、《列子》等釋解，及《易原》、《蓍卜考誤辨正》、《易學開物》、《荀子篇旨》、《問學舉要》、《詩經》、《左傳》、《史記》等助字法、虛字解前後篇、實字解前後篇、虛字詳解、習文錄五篇、《唐詩通解》、《唐詩絕句選》、《杜律詳註》、《醫案類語》、《遊記類語》、《王道昆尺牘注》、《淇園詩話》、《同文訣》、《同答要》、《同唱和吟》、《歐蘇文彈》、《物服文彈》等。樹立日本的「新格調派」，入門弟子有三千餘人。文化四年五月十六日歿，年七十四。日人尊稱為「明經先生」。[1]

而日本寶曆八年《新雕劉子》五卷本（簡稱寶曆本），是非常重要的版本，作者提為「梁劉勰著唐袁孝政註」，並由咸伯恭進行評點，其序提到：

> 丁丑冬，京師之刻《劉子》者，廣索異本，得應永寫本，就予校之。明版諸本，註皆闕者，此獨歸然；餘既哀乎其遺文，而惜其所以存也，乃正其誤訛，而疑者闕焉。[2]

---

[1] 關於皆川淇園的生平與沈德潛和格調派的關係，與他創立的「新格調派」相關資料，見范建明，〈論中日詩壇上的「新格調派」——以沈德潛與皆川淇園為中心〉，《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６期，（２００７），頁５３。

[2] 原序文見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頁８３４，全真影印可見頁４９７－４９８，此書有影印寶曆本全貌（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２０１２），亦可見後文附錄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序中的「應永寫本」，提到的應永年號，相當明代朱元璋建國後的洪武年間，正因此本甚早，保持了明初版本的樣貌，正如前章所提，目前唐代寫卷並不齊整，元代只有《雲笈七籤》保留了部分元代版本原貌，南宋小字本也是配明代本子才完整，故關乎「應永寫本」的寶曆本和咸註的留存，不但是少見的五卷本，更可能是現存最早的「完整」《劉子》版本，地位更是不可輕視。故可知「應永寫本」的校對，並付梓的寶曆本，本身已具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又其校對者乃是漢學大儒咸伯恭，其評點版本對校的價值自是不可言喻。

此書於寶曆七年（西元一七八四年）由咸伯恭校註，寶曆八年（西元一七八五年）在日本東京刊梓，大概是清代乾隆年間出版，可以看出明代初始流傳的樣貌，從校註的比對，還可以看到明清以降文字的訛正與變化。

此外，如前章所述，寶曆本的版式也很特殊：封面題「劉子全書」，扉頁兩旁上下異向雲龍圖案，正中央上面橫排隸書「全編」，下大籀直書「劉子」。卷前有播磨清絢撰於「寶曆戊寅」以「行草」寫的〈劉子序〉，和平安咸愿（即該書的校勘者咸伯恭）撰於「寶曆戊寅正月」的〈劉子序〉。繼之為新雕《劉子目録》，十一篇合為一卷，故共有五卷。書蝴蝶裝，烏絲欄，黑粗框線。框高十八點六公分，框寬十四公分。正文每半頁八行，行滿十七字。中縫頂框題「新雕劉子」，單魚尾向下題卷數、小字題篇名、頁數，橫線之下頂下框底線題刊刻者「皇都書鋪」。每卷首行頂格題「新雕劉子卷╳」，次行下屬「梁劉勰著」，第三行與著者並列並署「唐袁孝政註」。篇題單行低兩格，皆咸伯恭點，正文有句讀號，字旁或有日文訓讀，咸伯恭的校字小字，則刻於天頭，並加細黑框醒目。

然而，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到底是寶曆本祖本於「應永寫本」，還是咸伯恭拿「應永寫本」來校註寶曆本，並將寫本註記在底本上？這又關係著寶曆本與咸伯恭評點，何者才是「應永寫本」的問題。要解決這個疑義，我們先看寶曆本後有城南藤璋寫〈書劉子後〉，怎麼提咸伯恭校對的過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洛人刻《劉子》者，請校余友咸伯恭，伯恭用應永寫本讐對勘正而付梓矣……而其寫本者，復藏諸菅廟書府，以存其舊云。[3]

就城南藤璋的序文來看，只有寫到咸伯恭用「應永寫本」校對而刊梓，是以「應永寫本」作底本？還是以「應永寫本」作校本來加註？實未可知，但針對前引的兩段序文，林其錟、陳鳳金先生在〈五卷本《劉子》和日本古代學者的論述〉提到：

寶曆八年《新雕劉子》，是在廣索異本的基礎上，選擇了來自「菅廟書府」（可能是寺廟藏書）的「應永寫本」為底本，並經平安咸愿與他本進行「讐對勘正」之後「付梓 」的 。[4]

換言之，林其錟先生認為寶曆本是以「應永寫本」為底本，並且認為咸伯恭用了他本對勘，再進行出版。他在《劉子集校合編下》，更明確的指出：

此本底本為應永（相當我國明洪武年間）寫本，寶曆七年（丁丑）咸伯恭始校，寶曆八年（戊寅，公元一七五八年）在日本京都刊梓。[5]

然而，就兩篇序文來看，我們還是沒辦法知道，林其錟確認「應永寫本」為底本的依據為何？這還牽涉到咸伯恭的「他本」是哪一本的問題。再考陳志平先生的說法，則顯得保守一點，他在閱讀完書序後，只說：

---

[3] 原序文見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頁１１３０，全真影印可見頁８０１－８０２。
[4]林其錟、陳鳳金：〈五卷本《劉子》和日本古代學者的論述〉，《文獻》１９８９年第四期，頁２７１。
[5] 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下》，頁８１３。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同時平安咸愿序和南藤璋書後都指出此書曾用「應永寫本」校勘，應永為日本室町時代的年號（１３９４－１４２８），相當於明代初期，則「應永寫本」時間尚在《道藏》本前，其價值不可小看。[6]

上引陳志平的說法，在「南藤璋」的名字上有缺字，應為城南藤璋。值得注意的是，本段主要還是提到「應永寫本」是校勘用，並沒有確實提到底本為何。那麼有沒有可能是寶曆本自有底本，而咸伯恭以「應永寫本」來校註，並將批語寫在寶曆本上，如此一來，咸伯恭的評點，才是真正保存了「應永寫本」呢？

今從書序中並看不出來底本為何，這個問題可能要回到咸伯恭怎麼考據寶曆本本身的字句，和其校註的內文來回答：一方面可以看咸校的寶曆本字句之誤為何，而寶曆本有沒有明確的漏字、句，可資判斷是抄本的失誤？還可以從咸伯恭的校註來考證，和那些本子較為近似，以判斷他的註解本可能偏向甚麼時期？兩方面並進，來推敲「應永寫本」究竟是拿來當底本，還是拿來當校本的問題？

而咸伯恭如何校註呢？整體上來說，咸伯恭的校註，常常在有爭議的字句中，標上「一本作〇」，告訴我們他在校本裡看到的差別，又有些〇出來的字，甚至是目前所未見的字樣，值得再細考之，作為論述的依據；又咸校的考註裡，還有很多「疑」字的考訂，也可以幫助後人對寶曆本與袁註的再考察。

前文已提，其註有不知名的漢文音註（有學者認為即《宋史・藝文志》奚克讓《劉子音釋》和《劉子音義》的殘存）和袁孝政註，對比明中葉後的袁註版本更完整，註文皆在字下或句下，雙行小字，無句讀號，或有日文訓讀。每卷卷末當頁末行頂格題「新雕劉子卷╳終」。書後有署「城南滕璋識」撰於「寶曆戊寅春」的《書劉子後》。序、跋署名之下並刊印作者個字的漢字陽文、陰文墨章兩方。書尾末頁右署「寶曆八年戊寅孟春穀旦」，左署「皇都書肆、西村平八、山

[6] 陳志平：《劉子研究》，頁１１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田三郎兵位梓行」。[7]總體看來，咸伯恭評點對《劉子》原文的考訂和袁註的考訂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林其錟先生的的《劉子集校合編下》對寶曆版本的考證，可說是學界目前最全面的校釋，他以寶曆本為底本，仔細過校了目前可見的本子，不但包含敦煌寫本九種，與前章所提的四大版系中的各本，幾無遺漏，用力甚勤，並在注釋中收錄了大部分的咸注。

據筆者仔細地再考察，除了〈清神〉「至當作止」、〈崇學〉「讙一作儇」、「索一作素」、〈貴農〉「今一作令」、〈貴言〉:「榮一作策」五條沒有收錄到注釋外，其他條目皆收錄了，只是很多部分也只是收錄，沒有針對咸伯恭的校釋進一步檢討或分析，便是本文得以進一步憑前賢之力發揮之處。[8]

下文便以林其錟的考訂後的校釋為中心，並復以王叔岷、楊明照、傅亞庶、陳應鸞的考訂為參考，檢視咸伯恭如何針對寶曆本定錨和校正，又如何對袁孝政的註解保存和考訂，去拆解應永寫本究竟是底本還是校本的問題，也能使得咸伯恭評點的特色與價值，可以作進一步廓清。

二、咸伯恭對寶曆本的考訂和修正

由前文可知，「應永寫本」是明代初期的作品，跟宋本最為接近，而咸伯恭的校註與出版的時間約在乾隆前後，經過了時間差，恰可由咸校，來看出《劉子》

---

[7] 其版本面貌可參考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下》，此書有影印寶曆本全貌（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２０１２）頁８１３－８１４。

[8] 據林其錟說，其書參考九種敦煌殘卷、宋本、及三十五種明清抄本和刊本加以比對，對袁孝政註則以宋本、道藏本、程榮本、孫評本、文津本、文淵本、影抄本等七種加以比勘、集校，又因為該書參校較多，為避免煩累「對以下六個同出一個版系的版本，在相同時一般只校出一個版本，餘本則從略。一、影鈔活字本、傳鈔黃丕烈藏本、陳乃乾校錄活字本、陳乃乾校錄黃丕烈藏本、楊明照校錄合字本；二、道藏本：道藏舉要本；三、程榮本、景程榮本、程榮殘本；四、畿輔叢書本、畿輔集成本；五、百子全書本、崇文書局百子全書本、鄂官書處重刊百子全書本；六、乾隆壬子重刊子餘增訂漢魏叢書程遵岳校本、何允中輯廣漢魏叢書本、紅杏山房子餘增訂漢魏叢書本」，以目前所見版本考對寶曆本，重要本子幾無遺漏，居功厥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原文漸次改易的證據：首先，咸伯恭常用「一作〇〇」來表示校正的版本和寶曆本的不同處，將差異標示出來，進而，我們便可以咸註做為字義訓詁的參照，再將諸位大家如：王叔岷、楊明照、傅亙庶、陳應鸞、林其錟先生的考據有疑義之處，或未釋疑清楚的地方進一步釐清，成為新的有利證據；此外，我們還可從咸伯恭使用校本裡，發現和漢魏叢書一系的程榮本、文淵本近似，但又有至今未見之處，值得關注，只有細讀校釋，才能考察寫本的痕跡。

另外，他也使用「理校法」校正字句，有兩處「疑」字，表現了他對寶曆本特定字句的懷疑；下文依咸伯恭評點的兩種手法「以〇一作〇」與「〇疑」分述之：

（一）、「以〇作〇」表現版本的差異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以〇一作〇」的手法，這表現了校本和底本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咸評點，我們可以發現，有寶曆本於意較佳者，也有後本更符合原意者，這又必須再將後來諸家的分析納入比對。故，我們可分兩部分討論，其一是寶曆本底本較佳者，其二是後本較佳者，再分兩點詳述之：

1、寶曆本底本較佳者：

〈清神〉：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咸校：

昧，一作爍。

「昧」與「爍」字，目前就考證上來看，寫「昧」字的有：舊合字一系如：南宋小字本、明鈔、影鈔、舊鈔；《子彙》一系；與《漢魏叢書》一系的孫評本、吉府本、龍川鈔本、崇文本，《道藏》一系蔣本、顧本、四庫《文津》本亦作「昧」。然而《程榮》、《程校》、《龍谿》、紅杏、過校本並作「爍」。即可見咸校本和《程榮》本的關係相近。又依楊明照《校註》：「按『昧』、『爍』二字，誼並得通。」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但楊明照又找出《臣軌・公正章》所引《劉子》章句：『夫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照於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蓋襲於此。」

筆者據楊明照以《臣軌・公正章》得到的考證，可知武后時所見古本作「昧」，而宋本、寶曆本也皆作「昧」，可知「昧」為較早的版本，也可作為寶曆本底本較接近原始版本，就時間來看為寫本的可能性更高。

〈防慾〉:「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咸校：

一本無「誘」字。

換句話說，咸伯恭的校本作：「耳目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而，屬漢魏叢書的吉府本、屬道藏本的顧本並無此二十二字，但舊合字本的明鈔、影鈔作「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道藏》及蔣以化刊本、《子彙》本及其系統的崇文本有卻作「鼻口誘於芳味」和寶曆本「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的「誘」字位置顛倒。孫楷第《校釋》則認為：「『鼻口之於芳味』以下十六字，乃〈防慾篇〉文誤入此篇者，吉府本刪十六字是也。『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與『耳目誘於聲色，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糜於趣舍，則五臟滔蕩而不安』一義相屬，著十六字則文勢不順。」換言之，孫認同吉府本、顧本刪字的作法，而實際上林其錟溯源於《文子・守清》:「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淮南子・俶真》:「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即其所本。

換言之，此段並沒有刪節的必要，而寶曆本也有留下，更可確認早期的本子是有此句的，反而是「誘」字擺放的位置不一，惟後來的本子皆沒有這樣寫法，可能是寶曆本底本是寫本之故，又此為錯綜句型，兩字互易位置並不影響文意，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仍然相偕。這便是借寶曆本和咸評可側面證實有保留的必要，又這樣的文字位置的改易，更可能出於「寫本」之故也。

再提〈防慾〉篇：

> 七竅於則（咸校：「一本『七竅□於□□。』」）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

漢魏叢書一系的：盧文本、《畿輔》、程遵岳校本並作「七竅狗於好惡」。舊合字本一系的：宋、覆宋、龍川鈔、並作「七竅□於□□」然：明鈔、影鈔、舊鈔、舊合字本並奪此六字。漢魏叢書本一系又分：程榮、《龍谿》本並作「七竅□於□□」。吉府本作「七竅誘於聲色」、文淵本作「七竅紛於視聽」。道藏本一系：《道藏》未收此六字、顧本作「七竅誘於聲色」。道藏本蔣本、《文津》作「七竅蔽於攻取」。《子彙》與崇文本並奪此六字。可見此處顯現的校本和宋本、覆宋、龍川鈔、程榮、《龍谿》本接近。

關於此段闕文，孫楷第《校釋》：「吉府《二十子》本刪十六字甚是，而改『耳目』　為『七竅』殊乖文理。活字本、《子彙》本衍十六字，而『誘』字」尚不誤。范本、程榮本逕改『誘』為『之』以犂就《防慾篇》文，後於『其情一也』下增『七竅□於□□』句以足其文，則去原文愈遠矣。」孫楷第顯然未見過寶曆本，其所舉的版本，皆有奪字，竟以為是它本衍字。王叔岷《集證》也贊同他的觀點，說：「孫氏謂『鼻口之於芳味』以下十六字，乃《防慾篇》文誤入此篇者，是也。」然而楊明照的《斠註》：有不同看法，其言：「《彙函》本作『七竅蔽於攻取』。王謨本作『七竅狗於好惡』。《畿輔》本同。諸本詞字雖不同，然並足證此本（指合字本）之奪。」傅亞庶《劉子校釋》：「庶按：楊説謂有脱文，是。王念孫曾校明萬曆年間刻白口本。明萬曆蔣以化本有『七竅蔽於攻取』句，據增。作『攻取』乃承前『拔擢』而言，且『七竅蔽於攻取』又與下『血氣縻於趣舍』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對言。」按：林其錟以理校法從傳說，於文章較為合理，更可看出來寶曆本是寫本的可能性高，有明顯的漏字，而此漏字卻可以判別後者裁奪之失，其價值便在保留明初的闕文上了，而咸校本則看出此闕文造成的文意不協，若從蔣、文津等本改，則文句上於理較合。便可透過寶曆本和咸註，證成孫楷第和王叔岷的缺失。

〈崇學〉：人性讙惠非積學而不成，咸校：

讙一作儇

查「讙惠」一詞，和《帝範．崇文》篇的「性懷辨慧非積學不成」句下註：「《劉子》曰：『人性讙慧，非積學而不成。』皆是言字邊的讙。又，敦煌本伯三五六二卷、與舊合字本一系的：南宋小字本、影鈔本，與《道藏》一系的文津本，與漢魏叢書一系的：吉府本，與《子彙》本一系的子彙本、崇文本等並同，皆是言字邊的讙。

而何藏唐卷子、《龍谿》等本則作「懁惠」，漢魏叢書一系的：程榮、程校、紅杏、《畿輔》本、道藏本的：文淵本，則作「懁慧」。但都沒有咸校本的「儇」從人字邊的偏旁。對此，王叔岷《集證》：「懁，借字。讙，儇音，義同。《說文》：『讙，慧也。』（《方言》亦云『儇，慧也』）『讙惠』爲複語，《帝範》注引此惠作慧，古通。」

推測咸校本校出的「讙一作儇」，可能有未見版，但從字義上來看，從人比從心字的偏旁更為通順，可見校本的精細。

〈專學〉衍字不只如此，還有：「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咸校：

一本無專與不專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舊合字本一系的：明鈔、影鈔、舊鈔、舊合字、《子彙》本一系的子彙本、崇文本、道藏本的顧本、蔣本、文津、《漢魏叢書》一系的吉府本、孫評本、《五家言》、《龍谿》、並同，皆有「專與不專也」。然宋本、《漢魏叢書》一系的程榮本、文淵本皆缺「專與不專也」五字。盧文弨《拾補》：「五字脱。」王叔岷《集證》：「岷案：王謨本、畿輔本亦並脱『專與不專也』五字。」可見諸家認為這是缺字，而寶曆本也有此字，應是明代中後期才缺，可見寶曆本保存文獻之功。此又可見其與宋本或《漢魏叢書》一系的程榮本或文淵本相近。

〈辨樂〉：帝嚳曰六英，咸校：

一本無「帝」字。

敦煌本、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與舊合字本一系：明鈔、影鈔、舊合字、舊鈔；《子彙》一系：子彙本、崇文本，漢魏叢書：吉府、孫評、《龍谿》；道藏一系：蔣、顧、文津、《道藏》與《五家言》、《奇賞》並作「帝嚳曰《六英》」。宋、程榮、文淵、《畿輔》、程校、紅杏本並無「帝」字。指的便是宋、程榮、文淵、《畿輔》、程校、紅杏本此類無帝字的本子。盧文弨在《拾補》認為：「『帝』，脱。」亦即為脱字之故。此可看出來寶曆本接近古本，更能看出其當為「應永寫本」。

〈履信〉：「夫商鞅，强秦之柱臣」，咸校：

一本無强字

何藏唐卷子本無「商」字；「鞅」下有「者」字，作：「夫鞅者，强秦之柱臣」然唐寫卷如：何藏唐卷子、羅校敦煌本，與版本較早的寶曆本皆有「強」字，但舊合字本一系：宋本後、道藏、子彙系統皆無強字，可見後來無強字本多，連通用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的楊明照、傅亞庶本子皆未見強字，可知「強者」為較早的本子，咸校本應是後出者。

又〈妄暇〉:「馳光於千載」，咸校：

載一作里

目前可見「千載」的本子有：舊合字本一系的：宋本、明鈔、影鈔、舊合字、《子彙》本一系的《子彙》、崇文本；道藏本的一系的：顧本、蔣本、文津、《道藏》、《漢魏叢書》一系的吉府本、孫評、《五家言》、《龍谿》以及《奇賞》、並作「千載」。其他如舊鈔、程榮本、文淵本、作「千里」。故可知咸校:「載，一作里。」應是見舊鈔、程榮本、文淵本相合的本子之故。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武〉:「或題盆榼，或契缾盂」，『題』字咸校：

題，有本作提

目前據各本可見並作「提」，林其錟考證:「題」，《玉篇》:「小盆也」。擬古本實作「題」，因音近而誤以為「提」，遂由名詞轉為動詞。下之「挈」字，疑原亦是名詞，如《淮南・修務訓》「甕」之類，因上先勿以為「提」，後又妄改為「挈」以對應耳。但是，「挈」，懸提提起也;「盂」，盛湯漿或食物之器。挈盂，動賓不諧，故吉府本又改做「執」。故由寶曆本的咸校，可以確定明代初期仍從「題」字，反而是「挈」字於理不合，應有誤。從寶曆底本保存了早期的字樣，一方面推定底本是應永寫本」，更可見林其錟先生校對的準確性。

又〈慎言〉:「是以頭充穢器」，咸校：

充一作為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查「充」這個字，宋、覆宋刻本並作「充」，後所見餘本皆作「為」。此處又可見寶曆本底本和宋本版本接近，又就咸校來看，「充」、「為」字不影響文意，但應以古本較合原貌，可見得寶曆本的保存價值。

〈明權〉:「權之於用」，咸校：

權之於用，一作權之輕重

「於用」，各本並作「輕重」。就文意來說，「權之於用」與上文「道之於用」對言，更能夠表現劉子駢言的特性，就所見各本而言，寶曆本保存的版本，在此句上極富參考。咸伯恭的評點則提出了諸本的通見，具點醒之功。

又〈隨時〉:「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異代之所宜行也」一句，咸校：

異代，一作今日

「異代」，宋、覆宋、明鈔、影鈔、舊鈔、龍川鈔、文津、舊合字、《道藏》本並作「畢代」。《子彙》、蔣、顧、崇文本並作「異代」。程榮、文淵、紅杏、程校、《龍谿》本並作「今日」。咸校本評點「今日」一詞，又可證明如前述，應見程榮、文淵本。「異代」較勝「今日」之故可從兩點參考，首先，「畢」乃「異」之訛字，可見得宋、覆宋、明鈔、影鈔、舊鈔、龍川鈔、文津、舊合字、《道藏》本接續了這樣的訛義，換言之，其前本當作「異代」，較有可能產生形式上的誤差，又「今日」一詞，和前句「今使」的「今」重複且不通順，故可證寶曆本的來源較早，又以「異代」為佳。

〈薦賢〉:「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磨青天臆衝絳煙，路莫由也」咸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路一作終

只有劉藏唐卷子作「路」同，餘本「路」並作「終」。林其錟認為作「路」義較佳，多了指向目的之意，可見寶曆本的保存價值，此外，可看出寶曆本竟然和劉藏之卷相合，可見在宋後版本中，最能保持接近唐代的面貌，又可見其版本的珍貴性。

2、後本更符合原意的有：

若寶曆本底本乃是「應永寫本」，自然可能有傳鈔上的謬誤，甚或可見錯字、整段漏植，或是誤置的情形，這幾個例子，便可證明寶曆本是「應永寫本」，分析如下：

〈專學〉:「而聽之，則奕敗矣」，咸校：

一作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

何藏唐卷子、舊合字本一系的：明鈔、影鈔、《子彙》本一系的《子彙》、《吉府》、《孫評》、《五家言》、舊鈔、《道藏》、崇文並作「乍而聽，而奕敗矣」。伯三五六二卷同，但「乍而聽之」、「矣」等五字已殘不可辨，王重民校録作「乍而聽」、「矣」。蔣、顧、文淵、舊合字本並作「乍而聽之，則奕道敗矣」。餘本作「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但宋本、龍川鈔本「將圍未圍」作「將〇未〇」；覆宋本作「將聞未聞」。

咸校本中，一作『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不但可以讓「弈秋」與下「隸首」並舉。下有「當算之際，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間以三五，則不知也」，雖然前本如敦煌本、宋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乃至寶曆本並缺，但是下句沒有相對應的字句，並不切合文法；林其錟則以為當作：「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將圍未圍之際，間以奕道，則弈敗矣。」而寶曆本沒有「乍」字，就從更早的敦煌等本補，於法便合。

筆者則以為，雖然語法合，但前本的確未見，咸校本的過錄，應該也有看出補上後，語法更為相合。此則可證明寫本的漏植，又可見後出本字樣，較寶曆底本抄寫更佳之例。

〈履信〉一篇：「故言必如言信之行也」，咸校：

「行」一作「符」

考伯三五六二卷「行」作「符」。何藏唐卷子「府」，「如」作「而」，其他各本作「符」。王叔岷《集證》：「『府』、『符』古通。」，作「符」較勝，下有「指麾動靜，不失其符」，正相對，故寶曆本應是抄錯字，可見咸校之精細。

又〈鄙名〉：「在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咸校：

「在里」可疑

於是我們可以比對諸本，宋本並作「在里」，程校本作「莊公時」，覆宋、程榮、盧、《畿輔》本並作「莊公」。文淵本無「在里」二字。餘本並作「莊里」。盧文弨校作「莊里」。《拾補》：「『里』，誤『公』。」這個部分，可以參考楊明照《斠註》最清楚：「按《尹文子・大道》下篇：『莊里丈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故可知：「莊里」為是，「在」乃「莊」之筆畫的殘誤，於理不合，又可見寫本的缺失，更知可看出咸校本的乃以理校判別其失，看了其他版本尚覺可疑故也。

另〈薦賢〉篇：「唐昇二八流睦睦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一句，咸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美，一作風。

關於「美」字與「風」字的版本，在敦煌寫卷裡，伯二五四六八、劉藏唐卷子皆作「美」，舊合字本一系：明鈔、舊鈔；漢魏叢書：吉府、《龍谿》；道藏一系：蔣、文津，《道藏》本，子彙本一系的崇文本並同「美」。然，覆宋本、《畿輔》本、程榮、文淵、龍川、《影鈔》並作「風」。孫評、《五家言》本奪此十八字。就版本看來，早期的版本寫「美」為多，但以字義來看，「風」較合理，才能符應前文的「流」字，於韻亦偕。

〈託付〉：「志絺凌霄之道」，咸校：

絺，一作希

「絺」，伯二五四六卷作「締」，宋本作「絺」。餘本作「希」。可看出宋本和寶曆本更為相近。然而林其錟考察敦煌本的「締」字，以《說文》解：「結而不可解也。」與《楚辭・悲回風》：「心譏羈而不形兮，氣繚轉而自締。」，以及王逸註「締」字曰：「肝膽繫結難解釋也。」、「思念緊捲而成結也。」等說法，故可知作「締」比較合乎文義，宋本、寶曆本作「絺」乃形誤，無義，其他的本子則改作「希」，只能翻作希望，沒辦法解釋糾結的樣子。故當從敦煌本，改成「締」字更佳。可以從此看出字型如何漸次的誤植於他本，而也可從考證裡翻得更好的字義。

〈託付〉：「珠圓羅網，雖女子運巧」，咸校：

網一作縐

珠圓羅「網」，各本並作「縐」，只有寶曆本作「網」，從《詩・鄘風・君子偕老》：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蒙其縐絺，是紲袢也。」《傳》:「絺之麤者為縐。」可知縐是織出波紋的精緻製品。顯見寶曆本有誤，當從各本改作「縐」，咸校此處可見寶曆本之錯字。

〈風俗〉:「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王」。咸校：

王，一作周

「且怵於莊王」一句，伯三七〇四卷作「故見彈於莊生」，各本並作「且怵於莊周」。莊王的王，可能是生字的脫誤， 而各本作「怵於莊周」應為義校「怵於莊王」之難解，故改王字為周字。卻未見「異鵲以見利而忘身，故見彈於莊生」與上句「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取禽於羅者」相對。『且怵於莊周』，雖文句能解，但文句的對偶就不夠完整了，寶曆本書「莊生」作「莊王」，乃「王」乃「生」之殘，補足了為何寫本作莊生，但後來的本子卻作莊周的過度，原來是中間時期版本有誤，而勘誤誤作「周」之故。也看看出來前本有錯字在先，便漸次影響「生」、「周」的誤差。

〈激通〉:「登峭領者眺望遠 」,「眺」字咸校：

一本作則欲二字

宋、覆宋刻本、程榮、文淵、《子彙》、《龍谿》等各本並作「登峭領者則欲望遠」。還有誤改掉「望」字的，如：顧、龍川鈔本作「眺」「登峭領者眺眺遠」。林其錟認為作「則欲」較佳，因為「則欲望遠」與下「必欲窺墟」對言，可寶曆本版本抄寫的失誤，也可見後出的版本校正的痕跡。

（二）、以「疑」字表現理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咸伯恭也有幾處以「疑」字表現寶曆本有些文句不甚通暢處，便用「疑」字表現他對文句意義上的改訂。如：

〈辨樂〉:「歌之舞之，容發於音聲，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咸校：

發字疑衍

首先，我們先由「疑衍」一詞判別，咸校應該作「歌之舞之，容於音聲，形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那麼其他版子怎麼看這一段呢？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並無「歌之舞之」四字。楊明照《斠註》便說：「按『歌之舞之』四字，當據敦煌兩本刪。」王叔岷《集證》:「岷案：『歌之舞之』四字，他本皆同，蓋後人妄加。」後本之所以有歌之舞之，當和袁註註文「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也」十二字有關，因袁註有此文，固加之，實被袁註所囿。而「音聲」，唐寫本如：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舊合字本一系：明鈔、影鈔、舊合字、舊鈔；《子彙》一系：子彙本、崇文本，漢魏叢書：吉府、《龍谿》；道藏一系：蔣、顧、文津、《道藏》並作「音聲」；程榮、文淵等餘本則作「聲音」。舊鈔本在「容發於音聲」下，註文「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也」十二字誤入正文。「容發於音聲」句下袁註：「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色。」按：宋、程榮、孫評、文淵本註脫。「靜」，伯三五六二卷作〔靖〕，明顯是誤植。「而人於至道」，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本並無「於」字，何藏唐卷子在「至道」下有「者」字，算通順。孫楷第《校釋）:「『而入於至道』當作『人之道也』。」看不出必然。

故由這些線索觀之，以最早的敦煌寫本合為：「容發於音聲，形發於動靜，而入至道者」，頗為合適，又容發與形發相對，若從咸伯恭校註改去發字，則變成「容於音聲形於動靜」，於理雖精簡，但缺以動示容的感受，又目前可見諸本皆有發字，沒有刪字的必要，咸伯恭的疑衍可略。倒是「歌之舞之」很有可能是註的抄寫誤植到正文之中。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辨樂〉：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爲樂也」句下，咸註：

非字疑衍

細考此句，不同版有不同的樣式：連敦煌本，也有很大的不同，如伯三五六二卷作「所以悲爲樂也」。何藏唐卷子本作「不以悲爲樂也」。道藏一系：蔣本、文津本並作「非以悲爲樂也」。與舊合字本一系：明鈔、影鈔、舊合字、舊鈔；《子彙》一系的崇文本，漢魏叢書一系的《龍谿》本；並作「所以爲樂也」。而漢魏叢書一系的程校本作「所以和爲樂也」。大部分諸本並作「所以非爲樂也」。諸家說法則有：

陳昌齊《正誤》：「按『所以非爲」，『非』字疑衍。」

王叔岷《集證》：「羅録敦煌本作『不以悲爲樂也』。與下文『是以悲爲樂也』對言，是也。不誤爲所，悲壞爲非，則不可通矣。《子彙》本，《百子》本並作「所以爲樂也」。改非爲和以强通之，並非此文之舊。」

按：王叔岷以理校來對照此句，言之成理。又林其錟引阮籍《樂論》：「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認為此句乃以爲所本，故當從何藏唐卷子改。

也就是說咸註雖參其他本子，認為非字乃衍字，是編排的時候出版誤植之故，雖有校出此字，但卻未能解釋其義，何藏唐卷子本和王叔岷的校註恰可為證。

此處正可證明咸校的指標性，對考據《劉子》版本來說，咸伯恭不但可作日本第一人，對版本上也多有貢獻。另外，漢魏叢書一系的孫評、《五家言》本並闕自此起迄「豈所謂樂哉」止共七十八字，又可旁證「孫評版」、「五家言」二版的高度相關，也是版本考證的收穫之一。

〈辨施〉：「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一句，咸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疑衍求字

「求」字，《子彙》、《龍谿》、崇文本並奪，作「相馬者失在於瘦，千里之步虧也」。孫評、《五家言》本闕此起訖「求恩惠之迹缺也」止。此處可推論咸校本應該沒看到《子彙》、《龍谿》、崇文本的樣式，所以用「疑」字，不用「一本作〇〇」的說法。

還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考證是「當作」，咸伯恭則於此直接訂正了寶曆本的底本，即〈因顯〉篇：「惜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以而人不顧」，咸校：

已當作比。

按：《戰國策・燕策二》：「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此乃文本所本。故咸校本的「已」字，依《戰國策》原文，的確作「比」字佳：只是作「已」亦通，而從寫本到伯二五四六卷並各本皆作「已」，可知此乃咸以學養校註，非只憑版本而來。

（三）、補充了目前所存版本未見的條例

我們仔細比對，如前所述，寶曆本有一些漏字、露段、訛抄、還有文字順序改動的地方，又參看其字，多接近宋本，或敦煌寫卷，可見得寶曆本底本是「應永寫本」的機會高，然而咸本就將寫本可能的錯誤，透過版本比對，標示出來，在而，由證據上，雖然有幾條未見於今本，不過大部分和程榮本、文淵本相近，至於無本可對的那些註記，便可以補充進劉子版本，有重大參考的價值。如：

〈崇學〉：「情纏典索，不可以一讀能也」，咸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索一作素

「索」，除了文淵本外。所見餘本皆作「素」。林其錟考證認為：「索」、「素」通。並引了《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註：「皆古書名。」又：「《八索》、《九邱》」，《釋文》：「索，本作素。」「《典素》」，猶「典墳」也。可見兩字相偕，不過寶曆本所存的「索」字較少見到。

〈崇學〉：「繢以其黼，則王侯扶之」，咸校：

其黼當作黼黻

從敦煌本便寫作「織為縑紈，繢以黼黻」後各本並作「黼黻」，惟寶曆本作其黼。從各本改。此處可見咸伯恭校釋的正確，此處他不以「一作〇〇」，而寫「當作〇〇」，便可知咸伯恭認為寶曆本此處有誤，雖然底本版本較早，但字和文句不相對，不符合《劉子》句法，加上現在可以考證敦煌寫本，便可知咸伯恭評點的價值。

又〈貴農〉：「今一人更，而百人食之，為螟螣」咸校：

今一作令

仔細考查現有各本，並作「今一人更，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相比寶曆本多了一個「其」字，句法上也較整齊，可能是寫本漏字了，咸校所謂「今一作令」，目前版本皆未見，此又多一種版本。

〈賞罰〉：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餌下，揀大威以駈民哉？咸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駈一作臨

林其錟提到：「駈」是「驅」異體字，其他本皆未見「臨」字，咸校字可能有誤。然而，傅亞庶校釋中便提到舊合字本作「臨」，傅校釋為「驅」，陳應鸞以道藏本為底本，也作「臨」，雖然臨字於意不合，但舊合字和道藏本皆用此，可見非林其錟所言未見。[9]

〈通塞〉：「目非暴昧」咸校：

目，一本作日

林其錟認為原文「聲非卒嗄，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雍也」對應下句，「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可知聲目相對，咸校：「一本作日」就諸本來看並未見之，可知當時仍有別本，現則未見。

〈言苑〉：「膽苦棗酸二子甘之」咸校：

二子一作聖賢

「二子」一詞，宋、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奇賞》、《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二子」。程榮、文淵、紅杏、《畿輔》、過校本並作「聖賢」。盧文弨校作「二子」《拾補》：「『二子』，俗稱『聖賢』。」判斷上來說，二子一詞當較早，而從咸校來說，可見其和程榮本、文淵本相近。

但咸校裡也有兩則未見之處，一是〈貴言〉、一是〈閱武〉：

〈貴言〉：「從善如轉圓，遣惡如讐敵」，咸校：

[9] 見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下》９２０～９２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遣一作違

目前各本皆沒看到「遣一作違」的本子，又可見到咸校的校本特別之處，不過作違字於義不通，不知何有此說？

〈閱武〉:「故為鼓鐸以逆其耳」，咸校：

逆，一作通。

「逆」，各本並作「通」。逆字較難解釋，於理校來說，「逆」應該是「通」的形誤，應該是寶曆本的筆誤，寫本的緣故，可從諸本改。

三、咸伯恭對寶曆本袁註的保存與廓清

咸伯恭以非常嚴肅的態度考證袁孝政的註解：首先，他的評點中，校對袁註的版本，特別點出了寶曆本袁註和後本不同的地方，可看出寶曆本保留了袁註早期的面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條目僅見於咸伯恭抄錄裡，和原版文字考證一樣，於今本未見之，故咸評有保存袁註之功；然而，他顯然也對袁註的說法有所保留，我們仔細校對咸伯恭對袁註的校註，便可以發現他時常提及哪些字「疑衍」，認為是多出來的，那些典故「可疑」，是不正確的－－在這些不信任的地方，他會在校註裡，用「疑」字來標註出來。另外，咸伯恭的評點中，亦可以判別出他所用校証的版本，和程榮本、文淵本本子相近，而前文提出目前未見的版本，還值得將來進一步探索，茲分三部分說明：

（一）、保留目前未見的袁註

目前僅見於咸伯通抄錄的評點，未在他本見之的袁註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貴速〉:「故勢移而身逐」一句，咸校：

「按『身逐』下脫註文:『睢在魏被饞，折脅摺齒，伏匿更名姓，入秦拜為客卿，因閒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太史公曰:『秦所以稱帝於天下者，穰侯之功也，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七十九字。」

咸校本所保留的七十九字註文至於今本未見，可見咸校本的底本還值得一探，仍有值得細考，可惜目前各家收錄中的《劉子》版本皆未得見。

又〈激通〉:「范睢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　」咸校：

之心下脫註文『張儀、范睢事並見《史記》』九字。

考諸筆者目見版本考證的「之心下」一句，有袁註唯有二本：其一是「程榮本」，袁註作:「睢從須賈使齊，齊賜金酒，以為私告國事，簀溺廁中，及為秦相，賈膝行謝罪。睢嘆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其二是「文淵本」，袁註作:「睢從須賈使齊，齊賜金酒，魏齊以為私告國事，溺睢廁中，及為齊相，賈膝行謝罪。 睢嘆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兩文只在「以為私告國事」，與「魏齊以為私告國事」兩句有差異，文淵本多了「魏齊」：宋、孫評、《道藏》、影鈔本註並脫。現存版本也未見脫註的九字，故咸校之底本，現未得見，可一證也。

〈隨時〉:「燕噲為義而滅　」一句，句下袁註:「燕噲好行仁義，為妻弟趙襄子所滅也」咸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妻弟趙襄子」當作「其相子之」

可知咸校本作「燕噲好行仁義，為其相子之所滅也」而孫評本作「燕噲好行仁義，為趙襄子於會稽滅之」《道藏》、影鈔本作「燕噲好行仁義，被妻弟趙襄子於會稽所滅之」都和咸校與寶曆本有些不同，然而宋本、註文已佚，餘本也尚未得見「其相子之」一句，可見得咸評保存之功。

前章已提，漢魏叢書的版本，是改動後的簡化的表格的袁註，咸伯恭的校本因為近於程榮本、文淵本，卻保留了更多的袁註，可推測咸校本的底本，應該比程榮本、文淵本早，可能是早期的漢魏叢書式樣，甚至是漢魏叢書祖本。

我們還可補充一條〈九流篇〉順序的咸校，〈九流〉篇的排序上，咸伯恭亦有校對出不同本子的差異。咸校

一本道家出儒後。

程榮本宗儒，故儒家並在道家前，已被王叔岷《劉子集證》批評：「程榮本首述儒家，而道次之……蓋由尊儒之故，妄事顛倒，大乖作者之旨。」可見咸校本和漢魏叢書關係較大，而漢魏叢書又分多版，而咸校版因保留了一些連程榮本也未見之條目，可見其校本也當有重要價值。

（二）、咸伯恭考證袁註的三種方法

咸伯恭以三種方法考證「袁註」，以考疑袁註有問題的地方，分別是用後校本來對之，用字句情理的安排理校之，還有以學養質疑其典故出處之，再分三點說明：

1、以「後本」校之

〈清神〉篇：「故神靜而心和」，句下袁註：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青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無躍，神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穢不染焉，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稱伯夷叔齊可謂清矣。（咸伯恭校：「『神清無躍』四字疑衍。」

考「神清無躍，神清即影直」一句的袁註：《道藏》、影鈔本並作「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直」。可知，神清無躍一句並非衍句，而是漏字和錯置的結果，將無累心清一詞，錯寫為神清無躍。另外下文「神清即影直」，也和《道藏》、影鈔本作「心清即影直」不同；又「則垢穢不染焉，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稱伯夷、叔齊可謂清矣。」而《道藏》、影鈔本：作「垢不染穢，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言伯夷、叔齊可謂清矣」則垢穢不染焉」都可以看出來，寶曆本所保留的袁註和《道藏》、影鈔本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漢魏叢書本》一系採「袁孝政簡註」如孫評本，此則作：「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則心若空虛，純白獨生而吉祥至矣。」就更精簡化，完全刪去了這些對句，也可看出編者版本的使用差異。咸伯恭校出了『神清無躍』四字疑衍，是看出了這四字於文意不通之處，便是校釋出寶曆本袁註排版漏字、衍字導致文句不合的問題。

又〈韜光〉篇：「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句下袁註：

凡一世萬物，好佩華美衒出於佳異、迥露才者，未有不可以此傷性毀命也。咸校：「可字疑衍。」

我們可對照孫評本、《道藏》、影鈔本的註文：發現其作「未有不以此傷性者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的確無「可」字，但也無「毀命也」，直接作「者也」。可揣度咸伯恭校註有理校，但也應有參它本。而宋本、程榮本、文淵本皆脫此註，咸伯恭的參校本可能有缺此文的證據，所以只作「可字疑衍」而非作「一本作傷性者也」。

又〈慎獨〉中有一句：「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此句下有袁註：

> 昏行，夜闇也；此明百王執禮不移。蘧瑗夜行乘車，至衛君門前過，下馬揖過而過衛君在內問之：乘車至門不聞行車之聲？夫人曰：必是蘧瑗也。咸校：「過而」之「過」疑衍。

宋、程榮、文淵本此註並作：「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曰：『蘧伯玉也。』」孫評本註作：「衛蘧瑗夜行，乘車至君門，下車揖門而過。衛君在門內聞之。『乘車至門不聞車聲，何也？』南子曰：『此必蘧伯玉也。』」咸校本的判斷是很正確的，如：影鈔本便作「下車揖門而過」、而《道藏》本也作「下車揖門而過」，可見得「下馬揖過而過」有冗贅之嫌。

2、以「理校」校之

〈清神〉：「虛室生白，吉祥至矣」句下袁註：

> 「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譬比不闋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闋，空也，止也。』」咸注：至當作止。

此為對校法，莊子人間世篇：「虛世生白，吉祥止止」、淮南真篇：「虛世生白，吉祥止也」，都是用止字，可見也是針對袁註進行修正。咸校本還保留了未見的袁註的功能，比方像〈適才〉：「楚之士偷天下之大盜」　一句，句下袁註：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齊王攻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問謀畫計，不能卻齊君。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事，楚有市偷來詣子反門下，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事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衣不暇戴，自出迎之，遂與之語。後齊齊攻楚以為無計。市偷於是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幃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君。至明夜，又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送還齊將。至明夜又入齊將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去，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懼，迴軍使還也。咸校：「後齊二字疑衍。」

宋本「齊齊攻楚」作「齊之攻楚」。《道藏》、影抄本作「發兵攻楚」咸校本則以理校，認為只需「齊攻楚」，實際上「齊齊」雖有意義，但並不影響過多文意上的解釋，故後來宋本、道藏本、影抄本均有省改。如果參看孫評本註（袁孝政簡註系統）作：「齊王攻楚，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有市偷來語與子反曰：『聞軍好士，我是天下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出迎市偷。市偷乃密入齊營，偷齊幃帳與子反，子反送還於齊君。又盜齊將簪與子反，子反亦送還齊王。又復偷其袍，子反覆送還之。使人謂齊將曰：『今夜軍若不去，將盜而軍頭。』齊將驚遁。」則改得更多，可見寶曆本保持了早期的袁註原貌。可作為另外保存的貢獻。

3、質疑「典故」

又有像寶曆本〈韜光〉原句：「獲免於犧牲」，[10]咸校更對句下袁註提出質疑：

「周文王欲以殺雄雞祭廟，其雞知毛色合度，乃自斷齕其尾，於是尾斷不

[10] 此句文句亦有探究的必要，但和咸註無關，茲考於註解，敦煌本伯三五六二卷便無「牲」字。另：舊合字本一系的：宋、覆宋、與漢魏叢書一系的程榮、程校、《龍谿》、紅杏、《畿輔》本無「於」字。王叔岷《集證》：「牲字因犧字聯想而衍，當刪。《類纂》本，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皆作『獲免犧牲』。蓋不知牲爲衍文，而臆刪於字，以與下文相儷耳。」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中祭祀，神明不歆，遂免死者也。咸校：「『文王』可疑。」

筆者以為此處可以看出咸校本對袁註寫典故的質疑，孫評本此註與寶曆本註文相合，可見袁註本來就有文王事，之所以可疑，乃咸伯恭對袁註的不信任也，考「雄雞斷尾一事」出自《左傳》，乃周景王與賓孟之事，來到郊的地方，看見一隻雄雞把自己美麗的尾巴弄斷了，賓孟覺得奇怪，便問隨行的侍者說：「雄雞自斷尾巴，這是怎麼回事？」侍者回答說：「這隻雄雞害怕人們見了喜歡牠，而把牠抓去用作祭祀的犧牲品。」，所以本段非字句的考核。還標出很多「可疑」的地方。

像：〈崇學〉：「宣尼臨没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句下袁註：

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兄弟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咸校：「『乘馬不知牝牡』非仲舒事。可疑。

此處表現了咸校對袁註的謹慎，按：宋本、漢魏叢書採簡註的程榮、文淵本，對此註作：「廣川人，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未寫出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可看出簡註本已懷疑此段，而咸校之所以懷疑的原因，可能也是校對過此簡註之故。又按：此段可考劉知幾的《史通》：「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一句，可見其來有自。

〈薦賢〉：臧文仲不顯展禽仲尼謂之竊位

「臧文仲不顯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句下袁註：「展禽名柳下惠，三爲士師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知其清潔，乃以女妻之，時人始知其賢也。」』咸校：「孔子妻之，可疑。」

此處咸校：「孔子妻之，可疑。」，關於孔子女兒事，可見《論語·公冶長》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可見孔子把女兒嫁給公冶長，而非柳下惠，只是各袁註本皆註此事，可知此乃咸伯恭對袁註的不信任，並用可疑標示出來，標示出其誤。這又可以和他的序文放在一起討論，咸伯恭的書序說：

《劉子》或號曰《新論》，而劉子舊斥其人不定：或曰劉孝標，《唐志》曰劉勰，馬氏《通考》載陳氏語，引袁孝政此書舊《序》則云：「晝傷己不遇，天下陵夷，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劉晝豈齊之為《六合賦》者邪？顧此徒斷簡見之，且安知其名晝非字孔昭也？蓋鄭樵作《通志》，高似孫作《子略》，並取其勰之作也，以二子之博洽而莫之議也，從之為善。勰，梁人，字子昭。孝政者，相傳唐人，為播州錄事參軍，而其始末不詳，或曰名政，亦未知孰是也。

這裡反映了咸伯恭不但對袁孝政的身分質疑，也認為劉晝不可能是《劉子》的作者，咸伯恭並引鄭樵、高似孫的說法，認為從劉勰作才是對的。這顯然不只是單就書目判斷而已，就咸伯恭校對《劉子》袁註的諸多問題來說，也是他不信任袁註說法的關鍵。

（三）校本和程榮本、文淵本相近，可能屬漢魏叢書本一系

〈兵術〉：「黃帝戰於涿鹿」，咸校：

「按涿鹿下脫註文：『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而蚩尤作亂不用命，乃徵師戰於涿鹿之野，擒殺蚩尤』四十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註在寶曆本已脫，但今傳程榮、文淵本尚存，可知校本應近於程榮本、文淵本一系。

又〈觀量〉:「韓信不營一飡」咸校：

「一飡」下脫註文:「不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十四字。

考證後會發現，底本、宋、孫評、《道藏》、影抄本註並脫；程榮、文淵本並有註，註文同咸校十四字相同。可見咸本和《文淵》和《程榮本》相關性很高，又一證。

還有〈利害〉篇，有兩個句子，能證成咸校本的底本和程榮本、文淵本關係最近，其一是:「地有隋珠」一句，咸校：

「隋珠下脫註文『隋侯珠也』四字。」

孫評本是簡註，以脫註，而《道藏》、影鈔本註亦並脫，他本亦未見。程榮、文淵本同作「隋侯珠也」，文津本則無「也」字。可看出來其和程榮、文淵本相關。

又〈利害〉:「路有西施」一句，咸校：

西施下脫註文「吳王妃也」四字。

由林其錟考證，發現：程榮、文淵本作「吳王妃也」。而孫評、《道藏》、影鈔、文津本脫註[11]。

值得注意的是，由〈利害〉二註可以看到「隋珠」註成「隋侯珠」,「西施」

[11] 文津本脫註考：林其錟此註誤植為:「程榮、文淵本作「吳王妃也」。孫評、《道藏》、影鈔、文淵本脫註」前本說文淵本註為「吳王妃也」，後說文淵本脫註，於理不合，細考之，脫註的當為文津本。見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下》，１０８４頁。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註成「吳王妃」其實必要性不大，可看出寶曆本未收的原因。而咸校本因校本有，便保留了下來。又〈激通〉：「班超憤而習武」一句，咸校：

習武下脫註文「班超事見前註」六字。

程榮、文淵本句下並有註：「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輟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竟征西域，封定遠侯。」按：宋本、孫評、《道藏》、影鈔本此註並脫，也與今本與所見不同。

還有〈言苑〉：「大禹昌言」一句，咸校：

昌言下脫註文《皐陶謨》：禹拜昌言曰命九字。

程榮本「昌言」下袁註：「《皐陶謨》：『禹拜昌言曰命。』」文淵本「昌言」下袁註：「《皐陶謨》：『禹拜昌言曰俞」』」又看到宋、孫評、《道藏》、影鈔本註脫。而宋本和寶曆本脫註，然而漢魏叢書本卻有註，一個可能是宋本和寶曆本的缺漏，但也有可能是後人增補。值得注意的是程榮本，因為此註只保留在程榮本完全相合，可見其相關性較高。

只是如前提過的〈韜光〉篇：「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句下袁註：

凡一世萬物，好佩華美衒出於佳異、迥露才者，未有不可以此傷性毀命也。

咸校：「可字疑衍。」

咸伯恭校有註，而宋本、程榮本、文淵本卻脫此註，結果咸伯恭未寫成「不可以作不以」只說疑衍，可見校對本可能沒有這個註腳可參，又前提的〈貴速〉、〈激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通〉、〈隨時〉亦各有二本未見的袁註，可見得底本仍有再深掘的空間。

咸伯恭校註中還包括補充了釋義，針對典故進行補充，也有校正版本的功用，還保留了音註，與日文五十音的標註，有助於推廣《劉子》在日本漢學的流布。如：〈崇學〉：「懸巖滴溜終能穿石」，咸校：

> 枚乘曰：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便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然也。

此段引出典故出處，考索其原來自枚乘，可看出咸伯恭對義校的補充。〈辨樂〉：通九歌之分，句下袁註：

> 「樂有九奏，金奏擊金。敘請之鍾鎛也，晉人作樂，先歌《四夏》。爲初，先奏金，次歌文王之樂。九奏者，《九夏》也。《九夏》是曲名：《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鷙夏》。《移夏》、《四夏）」咸校：「《周禮》鍾師奏《九夏》：一、《王夏》；二、《肆夏》；三、《韶夏）；四、《納夏）；五、《章夏》；六、《齊夏）；七、《族夏）；八、《陔夏）；九、《鷙夏》。」

雖然有點疊床架屋的解釋，但可看出咸伯恭意在解釋何為九德之歌。

〈從化〉：「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一句，咸校：

> 三十斤爲鈞。《漢志》：「四鈞爲石，石重百八十斤。」《漢書》註：「凡稱石者，言其重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可以看出來是咸校此處是為釋義而補。這三個義校的補充，雖不能看出咸伯恭有甚麼驚人的見解，但可以思考的是，咸伯恭為《劉子》的補充，應是為了日人學習《劉子》時，得以更快理解內文而作，復以日文音註，都可以讓寶曆本更為日本漢學給吸收，所以咸註還有推廣《劉子》於日本漢學的價值。

四、小結：咸校的釋義功能與價值

從咸伯恭對以他本校寶曆版本的校對看來，寶曆本保存的文字和宋本更為接近，可見得其為「應永寫本」的可能性高，而《劉子》原文中的一些字，和後來的流傳版本有不少差異，還有袁註的部分，也因時代的關係，越到後來刪改越多，寶曆本保留了更早的原貌，而咸伯恭的評點可協助考察和後本的差異，在版本上功不可沒，也提醒了後世讀者應對袁孝政註抱持質疑。

而咸伯恭的評點，便充分發揮了在字句上考證的重要性，對於後代《劉子》文本的章句訓詁，許多重要的字的爭議，比方說楊明照、王叔岷、傅亞庶、林其錟先生意見不合的地方，都可以從寶曆本的原版和咸註的考據，作為再判斷的依據。

又細考咸校手校的本子，許多則近於程榮本和文淵本，可見他校的本子，屬於漢魏叢書一系，其中的袁註體系是改動過的袁孝政的簡註，透過咸校的考察，可以見到其中和早先本子的差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咸校本有些地方，於今本未見，都可以增補。通過本文以咸伯恭評點出發，仔細考據，便能確立咸伯恭對寶曆本評點的價值，還給咸伯恭評點一個應得的地位。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二節 張紹仁評點「盧校程榮本」研究

一、評點《劉子》條目最多的作者

張紹仁，字學安，號訒庵，別號巽翁、巽夫，清代著名藏書家，江蘇人。一生專心於藏書和校勘，不事舉業，淡於仕途。

張紹仁與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同時，均為藏書、校書的愛書人。兩人始自嘉慶十九年（１８１４）黃丕烈借張《秘冊匯函》中的《大唐創業起居注》等書，有了暨體的交遊，後黃丕烈亦曾多次造訪張的藏書樓，並借觀藏書，由此結為摯友。張紹仁年紀較黃丕烈小，社經地位也遠不及，但因精於校讎，深得黃丕烈的認可。黃曾說：「余友張君訒庵，讎校書甚精審」。黃氏亦稱「雖宋元版刻不甚儲蓄，而名校舊刊時一收之，……故知交中（張）最為莫逆焉」，更見兩人交情。[12]

張紹仁所藏元明刊本頗多：《國朝名臣事略》、舊抄本《賀方回集》、《慶湖遺老詩集》、《齊民要術》、《道德真經指歸》、《東坡全集》、《硯箋》、《五代史補》等書，均散見於各家書目著錄；另，張紹仁家藏抄本有：宋高似孫《硯箋》４卷、黃休復《茅亭客話》１０卷；明盧襄《石湖志略》１卷、《文略》１卷。他曾經校勘有《四庫全書》、《齊民要術校釋》等書，並作有跋語。其藏書處有「綠筠廬」、「執經堂」、「讀異齋」、「靜寄東軒」等，藏書印多達７０餘枚，主要有「讀異齋校正善本」、「張紹仁圖書印」、「訒庵抄藏秘冊」、「張氏執經堂」、「茂苑張紹仁學安家藏」、「訒庵居士」、「枕經籍書」、「清河郡圖書印」、「張學安」、「執經堂張氏藏書印」、「吳郡張紹仁校」、「豈為聲名勞七尺」、「學安收藏圖籍之印」等，可作為判別的證據。[13]

張在《劉子》校本的序言中說：

---

12 文中事可見劉斯倫：〈張紹仁黃丕烈書籍交往初探〉，《文獻雙月刊》第１期（２０１７年一月）頁１３７－１４７。

13 資料見李玉安、黃正雨《中國藏書家通典》（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嘉慶辛未年（１８１１）四月，訒盦居士取餘姚盧氏抱經堂善本，手校於綠筠廬，盧氏所據乃道藏本也。佛誕日記。

昔度抱經堂校于此以為佳本也，今見道藏本始知盧氏所校多未詳盡，今仍用朱筆補校。盧氏以其註淺陋，置而不論，茲得讀之，果辭句極繁蕪鄙譾，序事多差誤無稽，實不足取。然不讀其文，焉知其謬，明人所刻皆佚，其註即此本中略存梗概，亦經後人竄改，並非元本面目。余惜古書之日就湮沒也，因悉錄之復知黃蕘翁有從殘宋刻校本，借來覆勘宋本藏本，並有謬偽。是在讀者互相印證，舍短取長，闕其可疑，擇善而從，可也。道光癸未（１８２３）初夏重校時有作，輟十月始畢，張紹仁記於讀異齋。

序言分兩部分，第一段說明張紹仁校《劉子》時，是以盧文弨補校的漢魏叢書本一系的程榮本為底本。第二部份則說明過去他認為盧校是很好的版本，因為盧文弨取道藏本以校程榮本後，能補脫正訛，自成善本。但一與宋本對勘後，仍有些待商榷的字詞。另外，程榮本，是從漢魏叢書一系來的，除了文字上和道藏體系有差異外，袁註本來就是被刪減的版本，而盧文弨以道藏本補校了內文與袁註進去後，張紹仁復以向黃丕烈借的殘宋刻本與藏本再來校勘，一方面校正了程榮本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對盧文弨補校的地方再商榷，可見得張紹仁對校註評點的執著，不但費心版本的問題，還逐字就手邊的資料校對，歷時十個月手校，以完整呈現本子的差異，確立字句的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羅列哪些資料，本身也是一種評論方式。例如：如何呈現字詞的相異？為什麼有的特別再改正，有的用「疑」？有的盧已有校改，還要重複的提出？這可看見他的關注點。而在評點的同時，可以發現他對當時已有權威的盧文弨校注的不同意見；另外，序文沒提到的是，在〈觀量〉篇後，他還用子彙本進行了校對。整體而言，可見其用心。就《劉子》評點來說，張紹仁評點條目最多，對版本考究可謂最細，有非常大的研究意義。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我們將通過逐條研究，說明其意義和價值為何？

二、張紹仁的校定和考證

為了進一步分析張紹仁評點的方式跟價值，我們將討論他的版本評點，與諸本相較之後，他用甚麼方法確立《劉子》原文的信度，並透露了那些值得注意的關鍵？

本文將分四部分來談：其一、在序言已提，漢魏叢書本改動甚多，而張紹仁所引的程榮本是漢魏叢書本來的，故以宋本為校時，自然校出非常多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是有意義的，從張紹仁完善的羅列中，若能進一步分析，便能建構《劉子》版本的脈絡史，可說是張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其二、再校藏本又能見到什麼差異？其三、張紹仁既以程榮本、盧校本為底本，卻另外將部分盧校的補充，收錄於版本評點裡，這樣的收錄，到底是畫蛇添足，還是另有意義？又張紹仁特別提出《子彙本》，其用意何在？為什麼要特別指出少數幾條子彙本的差異？以及張紹仁對《劉子》文句的字或袁註的補充，有沒有包含了張紹仁個人的意見？其四，漢魏叢書沒有詳細的袁註，盧文弨將大部分的袁注再謄寫過，當張驗證盧文弨所抄的藏本袁校時，他的評點還能發現甚麼意義嗎？

下文便依分類項目，逐條分析他的校註內容：

（一）、對讀宋本

張紹仁以宋本為校的時候，通常是直接把和「盧校的程榮本」不一樣的地方補注：

1、篇名類：

張會直接將不同的地方校出來，在〈專學〉章，張紹仁註便寫道：

宋疑「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處張紹仁針對篇名作校，談篇名之差異：寶曆本此處也作〈專學〉，但宋作〈務學〉。諸本作〈專學〉為多，文章內容也多討論專心為學的重要性，故作〈專學〉解較為正確，張紹仁評點了「疑」字，其實便暗含了對「務學」一詞的質疑。

2、缺文類：

除校正篇名外，張紹仁也校正了諸多缺文。

〈審名〉篇首的缺頁，張紹仁校：

轉之以上宋本缺

〈審名〉句上，「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詞而不察其形」，張紹仁校：

詞而以上宋缺葉

仔細考察兩段，宋本的〈審名〉殘破嚴重，僅存首尾兩段，可分兩部分說明：其一，自篇首開始，到「愚谷智叟而像頑稱」止漏一大段；其二、自「詞而不察其形」起，迄篇末止，原文佚失整整三頁；僅存的兩段中，亦有殘缺。宋本一系流傳的本子多由後人據明本補寫，如黃丕烈有的明鈔本便是。其中補寫最長的一段達七行，每行有十七字、十八字、十九字者，同宋本每行十八字不一致，可知差異。張紹仁看到了「宋本缺」、「宋缺葉」，將缺損處如實紀錄。

宋本闕文並非一處，又如〈知人〉篇「世之烈士願為賞者授命」句下，張紹仁校：

為賞已下宋本缺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宋本自本篇目起迄「故口者言語之」止，皆以明鈔本補上。由黃丕烈明鈔本校的序言：「宋本鈔補第六卷首三葉，第一葉有季振宜藏書印，又有旅谿印。向來藏書家已留此舊鈔，故校宋本後仍用墨筆校如此。」可知缺頁是以明本補。

〈慎隙〉篇：「夏書曰」句下，張紹仁校：

夏書以下，宋本缺葉，皆遇止

從張校可知宋本自「夏書曰」起，迄「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止皆缺。黃丕烈明鈔本校註：「『夏書』至『皆遇』宋本脫葉。」可參見。

〈明權〉：「故溺而捽父」句下，張紹仁校：

宋本八卷缺第六葉，而捽起至〈貴速篇〉者以止

此即宋本截自「故溺」而止，下皆為闕文。

宋本〈貴速〉篇，自篇名起迄「驥所以見珍者以」止皆佚闕，張紹仁並在此句校：

宋本缺葉者以止

便是將〈明權〉到〈貴速〉篇的闕文釐清。

〈隨時〉：「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句下，張紹仁校：

強國以下宋本缺三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細考張校中所謂的缺三葉，即宋本截「人富兵」而止，自「強」字起，迄〈利害〉篇末「且怵於莊周」止並缺。

3、對字的檢核：

除了缺頁部分的範圍被詳實紀錄外，張紹仁也對字的部分仔細檢核，可分三部分，異體字、別字、虛字來討論，而其對文句的脫佚、歧出，亦很細心的校出，下文再從張校處分析之：

(1)、異體字：

指同一字，意義相同，但寫法稍有不同。出現異體字是因為造字有異。當官方隸定時擇一字為正體，其他就變成異體。非正體字就是「俗寫」，也就是「異體字」。一種可能是構件位置不同，如「群」和「羣」。一種是形聲有別，如「糧」和「粮」改用了不同的聲符，故有不同的寫法，這兩種都不是別字。

〈從化〉:「鵷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盧校改「鵷非冠飭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句下，張紹仁校：

盧改「飾」，宋作「飭」。

「飾」跟「飭」兩字是異體字，「鵷非冠飾」的「飾」盧校改「飾」為「飭」，由宋本以來皆作「飭」多，龍川鈔、《龍谿》、崇文本作「飾」。更早的敦煌本如：伯三五六二卷、劉藏唐卷子並作「餝」。《子彙》本作「餙」。盧文弨《拾補》:「『飾』誤『飭』。」王叔岷《集證》:「餝即飭之俗。」又:「餙即飭之俗。飾、飭古通。」而寶曆本亦作「飭」，所以「飾」、「飭」、「餝」、「餙」是古代的異體字，而就版本看來，筆者以為「飭」為佳。

〈知人〉:「冠絓不暇取」句下，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絓」，宋作「掛」

「絓」、「掛」兩字是異體字，而寶曆本同宋本，也作「冠掛不暇取」，實際上，「絓」、「掛」意通同，可從宋本改。

〈命相〉:「五岳崔嵬有峻極之勢」句下，盧校改為「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張紹仁：

「嶽」，宋本「岳」

「嶽」、「岳」二字通同意義，皆指山，此句乃異體字之故也。

〈命相〉:「夏孔甲畋於葭山，大風晦暝」句下，盧校改為「夏孔甲畋於葭山，大風晦冥」張紹仁校：

「冥」，宋本「暝」

「暝」、「冥」二字都是昏暗不清，是異體字。

〈命相〉:「後來而産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句下，盧校改為「后來而産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張紹仁校：

「後」，宋本「后」是

「後」、「后」兩字異體，張紹仁以為當作「后」，但程校本、《奇賞》、文淵、《龍谿》本並作「后」。餘本均作「後」，寶曆本也作「後」。盧文弨《拾補》:「『后』，誤『後』。」陳昌齊《正誤》:「按『後』當作『后』。」楊明照《斠註》:「『後』當作『后』。都和張紹仁的見解相同，實前後字古多假『后』爲之，故因致誤。」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後」、「后」二字實為同義，故改動意義也不大，可存而不論。

〈妄瑕〉:「以夫二儀七耀之聖」句下，盧校改為「以夫二儀七曜之聖」，張紹仁校：

「曜」，宋本「耀」

宋、覆宋、程榮、盧、文淵、《畿輔》、龍川鈔本並同，皆作「耀」、其餘本並作「曜」。盧文弨《拾補》:「『曜』，俗『耀』。」張紹仁的校本保留此二字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此句「聖」字張紹仁竟無校，較為可疑，仔細觀察宋、覆宋、程榮、盧、文淵、《畿輔》也作「聖」，即「耀」、「聖」為一組，而龍川抄本作「靈」，餘本並作「曜」、「靈」。張紹仁校藏本卻略過此，可見得此處主要以盧校為主，而忽略了「聖」字。

〈妄瑕〉:「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句下，張紹仁校：

宋無「以」字，「包」作「苞」，無作至

「苞」，宋本同寶曆本，作「量小不足苞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其他各本作「以包」。林其錟考察「苞」、「包」古通，無「以」爲勝。「無分」，宋、覆宋刻本並作「至分」。孫楷第《校譯》:「案『分』當作『妨』。」王叔岷《集證》:「作『分』，義自可通，無煩改字。」故從宋本、寶曆本當是。

〈慎言〉:「智伯失言於水灌」句下，盧校改為「知伯失言於水灌」，張紹仁校：

「知」，宋本「智」，注俱同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寶曆本同宋本，皆做「智」,「知」、「智」義同，故從宋本可也。

〈貴言〉:「必假櫛以修束」句下，盧校改為「必假櫛以脩束」，張紹仁校：

「以修」，宋「以脩」

比較特別的是，除了「修」、「脩」二字為異體字以外，還討論了字詞順序。宋本的「脩」，乃束脩之意，而孫楷第《校釋》:「案『修束』當作『束修』。」如依孫之說法，〈貴言〉:「必假櫛以修束」不但當依宋本改字，還需調動字序，更符合原意。

從版本發展的時代來認識，張紹仁比對宋本和程榮本的評點，可以由異體字的差別，作為文字發展演進在版本上呈現的差異，並作為協助判別版本的依據。張紹仁點出了:「飾」跟「飭」;「絓」跟「掛」;「嶽」跟「岳」;「冥」跟「暝」;「後」跟「后」;「曜」跟「耀」;「包」跟「苞」;「知」跟「智」;「以修」跟「以脩」等。這些因應時代改變的異體字型，通過張紹仁的評點，可以看到在版本發展的差異，能幫助我們釐清各個本子的源頭。而且，盧文弨解釋異體字的部分，張紹仁都特別再校正，可見張紹仁對文字檢覈的用力之勤。

(2)、別字：指不同字，意義也不完全相同

字詞不同，解釋不同，不論是抄本或是刻本，常常有筆誤，或是誤植，甚至因為解讀的差異，更動為完全不同的字詞，成為完全不同意義的段落。因著張紹仁的努力，我們可以透過比對版本發展，進一步分析前人的判讀，或是版本在傳鈔時的錯誤，或刻印時的缺失。尤其張紹仁用當時最早的宋本校對，能夠看出版本中的「時間」造成的差異。這不是說宋本就是最早、最好的本子，而是通過比較，方能夠確立哪一個更符合原文。

〈愛民〉:「君仁而萬人不盛矣」句下，盧校改為「君仁而萬民不盛矣」，張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紹仁校：

萬「民」，宋本「人」

查「人」與「民」字，宋、覆宋、蔣、顧、盧、龍川鈔、《畿輔》本並作「人」。餘本作「民」。楊明照《斠註》：「法藏敦煌本『人』作『民』。按敦煌本是也。」從敦煌本改。上「仁愛附人」、「而人不可離」、「人者卉木」，又伯三五六二卷、劉藏唐卷子「人」並作「民」，故推測「人」字較晚出，應該作「民」，當從程榮本改。

〈從化〉：「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貞」句下，盧校改為「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人貞」，張紹仁校：

三「人」，宋作「仁」

考伯三五六二卷並無「唐」、「殷」二字；「仁」作「人」。劉藏唐卷子本「唐」作「當」；「世」作「代」；「殷」作「當」；「仁」作「人」；「四凶」下、「三仁」下並有「獨」字，明鈔本、影鈔本、舊鈔本、《文淵》、《道藏》本「仁」並作「人」。林其錟從義斷，以為：作「唐堯」、「殷紂」是，有兩「獨」字勝，作「世」、作「人」並是，可能是為了避諱來的，當從程榮本改。

從以上兩例可看出來，程榮本在部分用字上，反而更符合敦煌寫卷的樣貌，值得我們注意。

又〈從化〉篇：「牂非美毳」句下，張紹仁校：

「非美」作「羊毳」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查宋本作「牂羊毳毳」，黃丕烈明鈔本校註：「宋本『羊』疑誤。」應作羌毳，以為老羊之毛也，故張紹仁有此校註，但依宋本只能解出牂羊毳毳，是老羊皮的毛衣，但疊字毳毳於意難解，故黃丕烈有疑誤之說，張紹仁把宋本的用字校出來，可為再補正之功，當從程榮本改。

〈從化〉：「餓死者多」句下，盧校改為「饑死者多」，張紹仁校：

「饑」，宋作「餓」

「饑」，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舊鈔、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飢」。許建平《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證》：「飢只是指一般的肚子餓，當沒有飯吃而受到死亡威脅時則作『餓』。《晏子春秋・外篇》：『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荀子・君道》：『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皆作『餓』，似作『餓』爲當。」對《劉子》語句研究深入一點，便會知道《劉子》文句多瑄合諸家，以典故來說，似從「餓」較符合《劉子》語感，當從宋本改。

而〈知人〉：「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句下，張紹仁校：

「朴」，宋本「材」。

「朴」是樸素和「巧」對比，而「材」是原料，雖其意也通，但無法以對比「巧」，相較字意來說，「朴」較「材」更好。故「朴」為佳，當從程榮本改。

〈薦賢〉「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句下，盧校改：「斯前識之良相，後代之明鏡矣」張紹仁校：

「相」，宋本「規」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規」，寶曆本同宋本也作「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明鈔、影鈔、《子彙》、吉府、孫評、《五家言》、舊鈔、舊合字、崇文本並作「相」。王叔岷《集證》：「相即規之誤。」故從宋本皆為合理。

〈因顯〉：「猶此火鏡假吹瑩也」句下，盧校「此」改為「比」，張紹仁校：

「比」，宋本作「此」

宋、覆宋、程榮、文淵、龍川鈔、《畿輔》本並同「此」；餘本「此」並作「比」。王叔岷《集證》：「岷案：程榮本、《畿輔》本『比』並誤『此』。」王叔岷以義辨之，「比」較為合意，故當從盧校改，比較合理。

〈因顯〉：「故吹成火之光句下」，盧校改：「故吹為火之光句下」張紹仁校：

「為」，宋本作「成」

「成」，明鈔、影鈔、吉府、蔣、孫評、《五家言》、舊鈔、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爲」，寶曆本亦作「成」，兩句意思相同，從版本發展來看，當從宋本改。

〈知人〉：「漆身趙地」、盧校補：「漆身趙郊」句下，張紹仁校：

「郊」，宋「地」。

「郊」，宋、覆宋、程榮、文淵、程校、《畿輔》、紅杏、過校本並作「地」，餘本作「郊」。寶曆本亦作「郊」，於意義也不影響，可從盧校本改為「郊」。

〈託附〉：「志希凌霄之道」句下，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希」，宋作「絺」

絺，乃夏季涼爽的粗布，寶曆本亦作「絺」，但於「志向遠大希望經世濟民」的本意不同，當作「希」於意為佳，當從程榮本改。

又〈託附〉:「以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陰風假霧，託迅附高，以成其事」句下，盧校改為「以夫鳥獸蟲卉之志」，張紹仁校：

宋本作「智」

「智」，宋、覆宋、程榮、文淵、盧、《畿輔》本並同，餘本並作「志」，就義判別，當指鳥獸蟲卉的智性不夠，都知道依託自然之勢，故以宋本為佳，當從宋本改。

〈託附〉:「奚況於人」句下，盧校改「奚」為「何」，張紹仁校：

「奚」，藏作「何」，宋本「奚」

藏本作「何」，此外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孫評、《五家言》、舊鈔、文津、舊合字、崇文本也作「何」，而宋本作「奚」，寶曆本作「矣」，「矣」為「奚」之形誤。諸本改作「何」，可能就是「矣」於意不合，故諸本改之。按照版本發展來看，當從宋本改。

〈託附〉:「蟨鼠附於蛩蛩以攀追日之步」句下，張紹仁校：

宋本作「蚩蛩」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蛩蛩」，宋本作「蚩蛩」。本書《審名篇》:「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呂氏春秋・不廣》:「北方有獸，名曰蹶。……蹶有患害也，蛩蛩巨虛必負而走。」故宋本此處應有誤，當作「蛩蛩」，當從程榮本改。

〈託附〉:「珠圓羅網雖女子運巧」句下，盧校改為「珠圓羅網雖女工運巧」，張紹仁校：

「工」，宋本「子」

「女子」，宋、覆宋、寶曆、程榮、文淵、吉府、盧、龍川鈔、清謹軒鈔、《道藏》、《畿輔》本並同。餘本「女子」並作「女工」。盧文弨《拾補》:「『工』，誤『子』。」採盧文弨說法：作「女工」為是，從盧文弨改。

〈心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句下，盧校改為「有形可見不能隱其跡」，張紹仁校：

「隱」作「限」

「隱」，宋、覆宋、程榮、文淵、盧、龍川鈔、《畿輔》本並作「限」，餘本「限」作「隱」，盧文弨《拾補》:「『隱』，誤『限』。」可知盧校作「隱」，實際從意校來看，的確做隱之意較佳，故宋本應有誤，當從程榮本改。

〈心隱〉程榮本作：「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盧校改：「外之於內，無所取徵也」句下，張紹仁校：

「外」，宋作「內」

查「內之」宋本、寶曆本皆作「內之」，但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舊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鈔、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外之」。文淵本作「納之」。盧校作「外之」。「內之於內」乃承上「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而言，若作「外之於內」則不合語法格式。就版本發展看來，「內之」較早，「外之於內」的「外」字當為誤植，故當從宋本。

〈心隱〉:「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句下，盧校改為「情伏於裏，非可以算數測也」，張紹仁校：

宋本作「衷」

明鈔、影鈔、《子彙》、吉府、孫評、《五家言》、舊鈔、《奇賞》、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裏」。盧文弨《拾補》:「『裏』，誤『衷』。」可知其以為當作「裏」字，「裏」為內之意，於意較合，故從程榮本為佳。

〈心隱〉:「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句下，盧校改「而」為「見」，張紹仁校：

宋爲「見」作「而」

「而」，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孫評、《五家言》、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見」。宋本同寶曆本作「而」，楊明照《斠註》:「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作『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楊明照說法，當按從宋本、程榮本改。

〈通塞〉:「遭否會屈不專膚蔽，非其智所迴」，盧校改為「遭否會屈不專膚蔽，豈其智所迴」，張紹仁校：

「豈」，宋本「非」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豈其」，影鈔、吉府、孫評、《五家言》、舊鈔、舊合字、《道藏》本，作「豈非」，而《子彙》、《龍谿》、崇文本作「豈其」。寶曆本和宋本同，皆作「非其」，從版本發展來看，「非其」為是，當從宋本改。

〈遇不遇〉：「命運應遇危不必禍遇不必窮」句下，盧文弨改「命運難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張紹仁校：

「難」，宋本「應」；「愚」，宋本「遇」

「難」，明鈔、影鈔、吉府、舊合字、《道藏》本並作「難」，宋本作「應」，《子彙》、顧、孫評、《五家言》、崇文本並作「苟」，蔣、文津本並作「一」。盧文弨校作「難」。張紹仁校宋本，並對「遇不必窮」，校出「遇」字的謬誤，故當從盧校本改。

〈遇不遇〉：「魏之干木，遁代幽居，文侯敬之」句下，盧校改為「魏之干木，遁世幽居，文侯敬之」，張紹仁校：

「世」，宋本「代」

「世」，明鈔，影鈔、《子彙》、吉府、顧、孫評、《五家言》、龍川鈔、舊鈔、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世」。《說郛》本作「迹」。王叔岷《集證》：「岷案：『遁世幽居』，《說郛》卷六《讀子隨識》『世』作『迹』。《類纂》本、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世』皆作『代』，蓋唐人避太宗諱所改。本書『世』字多諱作『代』。」故宋本作「代」，寶曆本亦作「代」，依王說應該是避諱之故，當從程榮本改。

〈命相〉：「降及凡庶」句下，盧補校改為「降生凡庶」，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生」，宋「及」

「生」，寶曆本同宋本，也作「及」。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龍川鈔、舊鈔、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生」。楊明照《斠註》:「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降生』並作『降及』。按『及』字是。」從版本發展來看，「及」較合原文，故從宋本改。

〈命相〉:「修短吉匈，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句下，盧校改為「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張紹仁校：

「凶」宋本「匈」;「胎」宋本「始」

「匈」、「始」諸本皆作「凶」、「胎」，可見宋本誤植，當從程榮本改。

〈命相〉:「今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覬於分貧」句下，盧校改為「今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覬於多貪」張紹仁校：

宋本「分貧」

宋本、寶曆本作「分貧」。覆宋刻本、文淵本作「非分」。蔣本作「多貧」。《奇賞》作「分貪」。宋本、程榮、《畿輔》本，餘本如：龍川、《子彙》等皆作「多貪」。盧文弨在「分貧」旁邊改成「多貪」，《拾補》:「在『多貪』，俗『分愿』。」就字義來看，盧說是，故可從餘本改。

〈妄瑕〉:「日月有謫蝕之變，星有孛彗之妖」句下，盧校改為「日月有薄蝕之變，星有孛彗之妖」，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薄」，宋本「謫」;「孛」，宋本「悖」

「謫蝕」，宋、覆宋、程榮、盧、文淵、《畿輔》本並同。餘本並作「薄蝕」。「悖彗」，《龍谿》本作「孛慧」。明鈔、影鈔、《子彙》、吉府、龍川鈔、《奇賞》、文淵、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孛彗」，而寶曆本同宋本，以版本發展來判別，當從宋本為是。

〈妄瑕〉:「是書空而尋迹」句下，張紹仁校：

「書」，宋本「畫」

宋本作「畫」，覆宋刻本、程榮本、何允中本、盧校本、龍川鈔本、文淵閣本、王謨本、程校本、龍谿本、畿輔本作「書」。盧文弨拾補：「『書』，俗『畫』。」傅亞庶曰：「『書空』蓋六朝常語。」如「書空咄咄」當是，故可從程榮本改。

〈妄瑕〉:「披水而見路」句下，盧校補：「披水而覓路」，張紹仁校：

「覓」，宋本「見」

「覓」，宋、覆宋、程榮、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作「見」。明鈔本作「覺」。餘本並作「覓」。盧文弨《拾補》:「『覓』，俗『見』。」林其錟按：當作「覓」，同上「尋」對言，當從盧校改。

〈妄瑕〉:「文侯捨吳起之小失」句下，張紹仁校：

「侯」，宋作「王」

「文侯」，宋、覆宋刻本作「文王」。其他本皆作文侯，作文侯當是，指魏文侯和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吳起之事，非指文王，當從程榮本改。

〈妄瑕〉:「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句下，張紹仁校：

「好」，宋作「婬」

「貪婬」，宋、覆宋、寶曆本，龍川鈔本並作「貪婬」。孫評、《五家言》本並作「好貪」。程榮、程校、文淵本並作「貪好」。可證前所言，盧校本和文淵本體系同，近於漢魏叢書本。又就版本發展來考察，「貪婬」較為早，故當作「貪婬」為是，當從宋本改。

〈妄瑕〉:「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愆邪」句下，盧校改為「宇宙儒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愆邪」，張紹仁校：

「儒」，宋本「庸」

查「庸流」一詞，宋本作「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愆邪」。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孫評、《五家言》、舊鈔、《奇賞》、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儒流」。 盧文弨《拾補》:「『儒』，誤『庸』。」楊明照《斠註》:「按『庸』字是。『儒』蓋『庸』之誤。」從意義看來，「庸」義為佳，當從宋本改。

〈妄瑕〉:「崇山廓澤不辭污穢」句下，張紹仁校：

「穢」，宋作「疾」

「穢」，宋、覆宋、龍川鈔本並作「疾」。他本包含寶曆本都作「不辭污穢」，當作「不辭污穢」較合原意，當從程榮本改。

〈妄瑕〉:「臣進策謀之士」句下，盧校補改為:「臣進奇謀之士」，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奇」，宋本「策」

「奇」，宋、覆宋、程榮、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同「策」，餘本並作「奇」。盧文弨《拾補》:「『奇』與本傳同，俗誤『策』。」按：盧說是。從《道藏》、吉府、蔣本等改作「奇」為佳。

〈妄瑕〉:「以人之小惡妄其大美」句下，張紹仁校：

宋作「以人之小惡棄其大美」

「妄」，宋、龍川鈔本並作「棄」，餘本作「忘」。林其錟以下段文句校「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認為作「忘」才對。「妄」，乃「忘」之形似而誤。宋本的「棄」可能是「妄」字意不協，後人誤改之故，當據程榮本改。

〈適才〉:「壓管蒼蒯，編以簑笠」句下，盧校改為「黶管蒼蒯，編以簑笠」，張紹仁校：

「黶」，宋本「壓」;「笠」，宋本「芒」

「黶管」，宋、覆宋、蔣、盧、龍川鈔、文淵、清謹軒鈔、舊鈔、《畿輔》作「壓菅」，餘本並作「黶管」，盧文弨《拾補》:「『黶』，誤『壓』。」從盧說可，又:「管」，當作「菅」，可細改之。「芒」，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龍川鈔、舊鈔、《奇賞》、文淵、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笠」。盧文弨《拾補》:「『笠』，誤『芒』。」就芒義實為難解，故王叔岷《集證》:「盧云:『(程榮本)黶誤壓，笠誤芒』岷案：王謨本、《畿輔》本黶亦並誤芒。」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可見得此句當據宋本、《子彙》等本改為「壓菅蒼蒯，編以簑笠」。

〈適才〉:「長脛者使之鍾」句下，盧校改為「長脛者使之鍤」，張紹仁校：

宋本「脛」作「頸」;「鍤」宋本「鍾」

「頸」除宋本外，寶曆本及餘本皆作「脛」，應為宋本誤植。「鍤」，明鈔、影鈔、《子彙》、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奇賞》、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鍤」。程榮、紅杏等作「鍾」。文淵本作「跖钁」。盧文弨《拾補》:「『鍤』，誤『鍾』。」按:「鍾」無義，乃「鍤」之形誤，當作「鍤」。《淮南子・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即爲所本，當從程榮本改。

〈適才〉:「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不」句下，盧校改為「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辨不」，張紹仁校：

「辨」，宋本「辯」

宋本同寶曆本，皆作「與之較辯不」，而他本作「與之較辨不」，可見早本為「辯」，後出者才校「辨」。言字部的「辯」，有辯論之意，於意較佳，當從宋本。

〈適才〉:「得食而相呼也」句下，盧校改為「得食而自呼也」，張紹仁校：

「自」，宋本「相」

明鈔、影鈔、《子彙》、吉府、孫評、《五家言》、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自」。宋本同寶曆本作「相」。楊明照《斠註》:「按『相』字較勝。」又就版本發展來看，從「相」較符合本義，故從宋本改。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適才〉:「是以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句下，盧校改為「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張紹仁校：

「賢」，宋本「用」

查「賢能」一詞，宋、覆宋、龍川鈔本並作「用能」。而明鈔、影鈔、《道藏》、《子彙》、吉府、蔣、顧、舊鈔、《奇賞》、文津、舊合字、崇文本並作「賢能」。程榮、《畿輔》、文淵、《龍谿》等餘本並作「是以」。王叔岷《集證》:「岷案：程榮、王謨、《畿輔》本『賢能』並作『是以』，疑涉上文『是以』而誤。」依上下文句與版本發展來看：一方面「用能」與上「善能」對言，一方面宋本、寶曆本皆作「用能」，字源較早，是以當作「用能」，當從宋本改。

〈慎言〉:「不惟喉舌」句下，盧校改「不慎喉舌」，張紹仁校：

「惟」、宋本「慎」下俱同

「慎」，宋、寶曆、明鈔、《道藏》、影鈔、舊鈔本並作「慎」，吉府本作「摜」。餘本作「惟」或「唯」。王叔岷《集證》:「岷案:《子彙》本、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百子》本慎並作惟，《喻林》八十引同，是也。」又:「惟、唯古通。」按：王說是。「不惟」與上「非惟」對應。故宋本、寶曆、乃至於《道藏》體系，皆應有誤，故從程榮、《子彙》等本改為佳。

〈慎言〉:「禍患之宮亡」句下，盧校改為「禍患之官亡」，張紹仁校：

「官」，宋本「宮」

「宮」，宋、覆宋、寶曆本、程榮、文淵、顧、盧、舊鈔、《畿輔》本並同。餘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作「官」。當作「宮」較合原意，且同下「府」字對應。「官」、「宮」形近，應為誤植，當從宋本改。

〈貴言〉:「昔堯設招諫之鼓」句下，張紹仁校：

堯下本「脫」、子彙本作「置」

「堯」，影鈔、舊合字本作「帝堯」。明鈔、舊鈔、《道藏》本作「堯帝」。「設」，宋、《道藏》本都沒有「設」這個字。孫評、《五家言》本並作「懸」。影鈔、舊合字本並作「建」。《子彙》、吉府、《龍谿》、崇文本並作「置」。黃丕烈明鈔本校註:「『堯』、『招』，宋本『堯』下『招』上有脫。」王叔岷《集證》:「岷案:『昔堯帝招諫之鼓』，舊合字本作『昔帝堯建招諫之鼓』疑是本書之舊。《子彙》本、《百子》本『堯帝』並作『堯置』，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並作『堯設』，疑皆臆改。」張紹仁說「堯下本脫」乃宋本可見「昔堯招諫之鼓」，的確於理不合，寶曆本作「昔堯設招諫之鼓」意義完足，可為信，當從寶曆本改。

〈傷讒〉:「性美以成德為恆，情妒以傷人為務。」句下，盧校改「性」為「情」，張紹仁校：

「性」、宋作「情」

「性」，宋本、明鈔、《子彙》、吉府、舊鈔、《道藏》、《石匏子》作「情」。孫評本、《五家言》本奪此十四字，餘本並作「性」。寶曆本和宋本不同，作「性」，陳應鸞認為「性」字較合文意，依句型也當性、情分殊而論，方能與下句合，當從寶曆本與程榮本改。

〈傷讒〉:「輝空成有」句下，盧校改為「輝空為有」，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爲」，宋「成」

宋本「成」和寶曆本同，明鈔、影鈔、《子彙》、吉府、孫評、《五家言》、《奇賞》、文津、舊合字、《龍谿》、崇文、《石匏子》並作「爲」。然就版本發展來說，「成字」為早，當從宋本改。

〈傷讒〉:「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笞婦妘，此皆聽虛而責響」盧校改「而世人譖其撾」張紹仁校：

宋作「而世人笞婦妘」

「謂笞婦妘」，覆宋、程榮本、何允中本、盧校本、文淵本、王謨本、程校本、畿輔本作「謂笞」。龍川抄本作「諧其笞」。第五倫三娶孤女，皆無父，卻有人說他做官時笞妻父，後以此作為無故受人毀謗中傷的典故。而宋本「而世人笞婦妘」，此段看不出來此意，應該是漏字，故盧校另改為「譖其撾」，但就版本看來只要補上字，意義便可以完足，故從程榮本改。

〈傷讒〉:「墨子所以悲素絲」句下，盧校改為「墨子所以泣素絲」，張紹仁校：

「泣」，宋「悲」

「泣」，宋、覆宋、程榮、盧、孫評、《五家言》、龍川鈔、文淵、清謹軒鈔、《畿輔》本作「悲」，寶曆本亦作「悲」。餘本並作「泣」。楊明照《斠註》:「按『泣』字疊用嫌覆。當以一作『悲』者爲是。」因為下句談「楊朱所以泣歧路」，重複泣字確實不佳，故從宋本，當作「悲」。

〈傷讒〉:「譽富貴之在己上」句下，盧校改為「譽富貴之在其上」，張紹仁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校：

「其」，宋「己」

「在其上」，明鈔本、影鈔、《子彙》、吉府、舊合字、傳鈔、《龍谿》、《道藏》、崇文、《石匏子》並作「在其上」。宋本和寶本皆作「在己上」。從版本發展上，「在己上」較合原意，當從宋本改。

〈慎隳〉：「故其來也不自悔，其成也怨不可防」句下，盧校改：「故其來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張紹仁校：

「可」，宋「自」

「可」，除宋、覆宋、程榮、文淵、蔣、顧、龍川鈔、《畿輔》本並作「自」。寶曆本亦作「自」。餘本並作「可」。此處應參盧文弨《拾補》：「『可』，誤『自』。」「可」於義較合，從餘本改。

〈慎隳〉：「敗舟車者」句下，盧校改為「敗舟軸者」，張紹仁校：

「軸」，宋「車」

「車」，宋、覆宋、程榮、文淵、盧、龍川鈔、舊鈔、《畿輔》本並同。餘本並作「軸」。盧文弨《拾補》：「『軸』，俗『車』。」實際上，宋本便作「車」。就版本發展看來，寶曆本也作「車」，故從宋本改。

〈慎隳〉：「故墻之崩隤」句下，張紹仁校：

「隤」，作「陁」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隤」，宋、覆宋、龍川鈔本並作「陁」。程榮、文淵本並作「隤」。林其錟按：作「陁」是，並舉《周語》「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註：「大曰崩，小曰陁。」故從宋本字校合於本意。

〈慎隮〉：「每畏輕微懔懔焉」句下，張紹仁校：

「懔懔」，宋作「懔悷」

「懔悷」，宋本、寶曆本作「懔悷」，各本並作「懔懔」。《集韻》：「懔悷，悲貌。」、「(懔)，懼貌。」，二義不同。又「懔懔」承上「每畏」，故據《龍谿》等本改。寶曆本「懔悷焉」下袁註：「敬懼也。」可知作「懔懔」是，故從諸本改。

〈誡盈〉：「此人之恒情也」句下，盧校改為「此之恒也」，張紹仁校：

無「人」字、「情」字，宋、《道藏》、《子彙》有「人」字

「人」，孫評、《五家言》本並奪。影鈔本等作「理」。盧文弨《拾補》：「『此』下衍『人』」。「情」，宋、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奪。孫評、《五家言》本並作「理」。王叔岷《集證》：「『此人之恒情也』與上文『此天之常道也』對言，於文爲長。」 王說有理，「此之恒情」不通，當從宋本將「人」字補上、從寶曆本將「情」字補上，於義較合。

〈明謙〉：「以高下卑」句下，盧校改為「以高從卑」，張紹仁校：

「從」，宋「下」

「下」，宋、覆宋、程榮、吉府、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同。寶曆本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作以高下卑。餘本並作「從」。盧文弨校作「從」。《拾補》:「『從』，俗『下』。」兩字意義互通。就版本發展看來，宋本同寶曆本相同，可見早期的本子作「下」，故可從宋本。

〈明謙〉:「情恒忘善」句下，盧校改為「情常忘善」，張紹仁校：

「常」，宋「恒」。

「恒」，宋、覆宋、明鈔、程榮、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作「恒」；但宋本缺末筆。按：宋本近古，「恒」缺筆乃避宋真宗諱。《龍谿》、何本等作「常」。實際上「恒」、「常」字義兩同，固可通用，從宋本佳。

〈明謙〉:「發言裁典」句下，盧校改為「伐言裁典」，張紹仁校：

「伐」，宋作「發」

「發」，寶曆本也作發，明鈔本而降也作「伐」，蓋為音故，應從宋本可。

〈大質〉:「不可以威脇而變其操」句下，盧校改為「不可以威協而變其操」張紹仁校：

「協」，宋本「脇」

「脇」，明鈔、影鈔、孫評、舊鈔、舊合字、《道藏》本並作「協」。寶曆本同宋本，以版本發展的源頭看來，古本當作「脇」是，當從宋本改。

〈大質〉:「大熱煊赫」句下，盧校改為「大熱烜赫」，張紹仁校：

「烜」，宋本「煊」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烜」，宋、覆宋、寶曆本、程榮、盧、龍川鈔、文淵、程校、紅杏、《畿輔》本並同。其餘諸本多作「烜」。盧文弨《拾補》:「『烜』誤『煊』。」王叔岷《集證》:「岷案:『大熱煊赫』，王謨本、《畿輔》本烜亦並誤煊。『烜赫』，盛貌。《玉篇》:『烜，火盛貌。』《說文》:「『赫，火赤貌。』亦有盛義。故就王叔岷考，從《子彙》、《龍谿》等本改。

〈大質〉:「後迅捷露焉」句下，盧校改為「後迅便露焉」張紹仁校：

「梗」，宋本「捷」，子彙「便」

「迅捷」，宋本同寶曆本。明鈔本、影鈔、吉府、蔣、舊鈔、文津、舊合字、《道藏》本並作「迅梗」。孫評本、《五家言》本作「迅槩」。《子彙》、《龍谿》、崇文本並作「迅便」。王叔岷《集證》:「『梗』即『便』之誤。」就版本看來「迅捷」於義爲優，更接近古本。「梗」即「捷」之誤為是，故從宋本改。

〈和性〉:「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句下，盧校改為「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商公懦而身亡」，張紹仁校：

「商」，宋本作「簡」

「商公」，寶曆本、宋本作簡公，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商公」。就史實言，指田恆軾齊簡公事，當從宋本改。

〈和性〉:「以純剛取害」句下，盧校改:「以純剛致害」張紹仁校：

「致」，宋本作「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除宋本外，覆宋、寶曆、程榮、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作「取害」。餘本並作「致害」。盧文弨「取」校作「致」。兩者字形雖相似，就發展看來，當從宋本改。

〈殊好〉:「賀陽文之婉姿」句下，盧校改為「貿陽文之婉姿」，張紹仁校：

「貿」，宋本「賀」

「貿」，宋、覆宋、程榮、盧、龍川鈔、清謹軒鈔、《畿輔》本並作「賀」。文淵本作「賞」。《百子》等餘本作「貿」。按:「賀」乃「貿」之形誤;「賀」無義，當作「貿」,「弗貿」同上句「不易」相對成文。從《百子》本改為貿字較合原意。

〈殊好〉:「不易龍肝之味」句下，盧校改為「不易熊肝之味」，張紹仁校：

「熊」，宋本「龍」

「熊」，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舊合字、《奇賞》、文津、《道藏》、崇文本並作「熊」。而宋本、寶曆本作「龍」。查《晉書・潘尼傳》:「厥肴伊何？龍肝豹胎。」可知龍肝說法為是。

〈殊好〉:「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句下，盧校改為「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張紹仁校：

「芳」，宋本「芬」

「芳馨」，明鈔、影鈔、舊合字本作「芳聲」。程榮、文淵、程校、過校並作「芳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馨」。盧文弨校「芬」作「芳」。芬、芳兩者同義，實二者皆可。

〈兵術〉:「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句下，盧校改為「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鬬生焉。」，張紹仁校：

「鬬」，宋「萌」。

宋、寶曆本、程榮、文淵、紅杏、過校、程校本等作「戰萌生」。明鈔本作「戰鬬」。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奇賞》、文津、舊合字、龍川鈔、《龍谿》、《道藏》、崇文本、作「戰鬬生」。盧文弨《拾補》:「『鬬』，俗『萌』。」鬬，俗作鬬，何來萌義？此句「爭起」與「戰萌」對言，起和萌相對，故從作宋本、寶曆本一系，作「萌」是。

〈兵術〉:「不戰而勝，善之善也」句下，張紹仁校：

「而」，宋作「不」

「不戰而勝」，宋、覆宋刻本並作「不戰不勝」。若依宋本「不」，字義不合，當從諸本改。

〈兵術〉:「別九地之勢」句下，盧校改為「列九地之勢」，張紹仁校：

「列」，宋「別」

「別」，斯六〇二九卷作「辯」。蔣、顧、明鈔、舊鈔、影鈔、《畿輔》本等並作「列」。王叔岷《集證》:「列即別之形誤。」故依王叔岷說法，當從宋本為是。

〈兵術〉:「是以萬弩齊彀」句下，盧校改為「是以萬弩上彀」，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上」，宋「齊」

「上」，斯六〇二九卷、宋、覆宋、程榮、文淵、盧、龍川鈔、《畿輔》本作齊。餘本並作「上」。孫楷第《校釋》:「案『彀』當作『發』。」王叔岷《集證》:「疑作『上彀』乃本書之舊，《說文》:『彀，張弩也。』」按孫楷第的說法，萬弩齊彀，意義不明，故改為齊發。王叔岷則認為上彀語意已足。然觀宋本、寶曆本皆作齊彀，也可以作「統一上彀」解，故盧改本也作「齊」，從版本上，從宋本為是。

〈兵術〉:「故醂醪注流軍士通醉」句下，盧校改:「故醂醪注流軍下通醉」張紹仁注：

「下」，宋作「士」

查「軍士」，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奇賞》、《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軍下」。盧校:「『下』，俗『士』。」寶曆本作「軍士」。可知明代後已改為「士」，當從諸本改。

〈貪愛〉:「其角當心」句下，盧校改為「生角當心」，張紹仁校：

「生」，宋作「其」

宋、覆宋、寶曆、程榮、文淵、盧、龍川鈔、舊鈔、《雲門子》並作「其角當心」。伯三七〇四卷作「生而角當其心」，餘本並作「生角當心」。就版本發展來看，伯卷統攝二者，意義完足，可從敦煌本改。

〈正賞〉:「託以伯牙之聲」句下，張紹仁校：

「託」，作「必」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宋、覆宋刻本「必」同。伯三七〇四卷、程榮、文淵等本並作「託」。寶曆本作託，託語意較為通順，可從諸本改。

〈正賞〉:「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句下，張紹仁校：

「捧」作「棒」

伯三七〇四卷作「捧」，而「是」作「其」;「棄」作「捐」;「石」下有「也」字。宋本「捧」誤作「棒」，從諸本改。

〈正賞〉:「不没纖芥之善」句下，張紹仁校：

「芥」作「介」

伯三七〇四卷「不」字殘;「芥」作「介」; 奪「善」字，作「〇没纖介之」。傅校録許董鈔唐本「没」作「□」，可見本句版本保存情況不佳，就伯本、宋本看，作介可也，「介」、「芥」古通，亦符合本義，無煩改字。

〈激通〉:「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雲之嶺」盧校改:「『激』為『飛』」張紹仁校：

宋無下則字;「激」,「飛」

查「激」，宋本、寶曆本皆作「激」。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舊鈔、《奇賞》、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皆作「飛」，就版本發展來看，「激」較為早，且下文「因激以致高遠之勢」承於此。「下無則字」，寶曆本同諸本皆有兩個「則」字。應該是宋本漏字，當從諸本補。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激通〉:「登峭嶺者欲望遠」句下，盧校改為「登峭嶺者則欲望遠」，張紹仁校：

宋作「眺」

「眺」，宋、覆宋刻本、寶曆本同。程榮、文淵、《子彙》、《龍谿》等各本並作「則欲」。就文意來說「則欲望遠」與下「必欲窺墟」對言。當從程榮等本改，作「則欲」是。

〈惜時〉:「被麗絃歌」句下，張紹仁校：

「被」，宋「彼」

「被」，宋、覆宋刻本作「彼」。寶曆本及諸本皆作「被」。「被」較合原意，應為誤植，當從寶曆本改。

以上逐條分析完張紹仁校注。就宋本校「盧校改程榮本」的《劉子》來看歸類並統計：當依宋本改共有３５次，其中宋本有缺，則再依與其本子最近似的寶曆本改３次；依程榮本改較合理有２３次，其中是依盧文弨的再校有５次；依藏本改較佳則有３次。而考證的同時，從敦煌本比對，依敦煌本修改１次；另外，有些解釋較不完整的，參考更後出的百子本１次；子彙本１次；其它例如:「郊」與「地」意義不影響;「芬」與「芳」意義不影響;「芥」與「介」意義古通，亦不影響，共３次。

以上統計數字，可指出的意義是：當《劉子》原文的宋本與程榮本不同時，從宋本為多，可知宋本文字未經後人多加改隸，因此更完整。若再延續咸伯恭的校注來看，會發現寶曆本與宋本最為近似，又甚少缺文，可看出寶曆本的價值。有２３次的校正，出自程榮本可知，宋本也有一些難以完整解釋之處，出自揀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或傳鈔的缺失。相對來說，程榮本的改正，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又從這些別字裡，統計程榮本與宋本、程榮本與道藏本的相合次數，程榮本與宋本共計４７次，程榮本與道藏本則只有計１５次，可推知程榮本受宋本影響較高，祖本上相近處較多。張紹仁把這些字都校注出來之後，表現了宋本到程榮本的版本發展的紀錄，對於版本的評點史的連貫作用，居功厥偉。

（3）、虛字：宋本和張紹仁校本許多虛字用法不同

劉勰對「虛字」非常在意，他認為虛字有「彌縫文體」的貢獻。故《文心雕龍・章句》中說：

>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劉勰特別提出來在〈章句〉篇討論，認為虛字在句中的位置及其作用都關乎文章的呈現。比如「兮」在句中或句末，都作為語助詞，可用以舒緩語氣。像「夫、惟、蓋、故」等，都是用於句首的虛詞，有發端承接等作用；像「之、而、於、以」等，都是用於句中的虛詞，有連接轉承等作用；像「乎、哉、矣、也」等，都是用於句尾的虛詞，有結尾助歎等作用。這些常用的虛字，說明其確實有用，既可彌縫文體，又可使文辭生色。就事義而言，虛字的運用，的確不含任何意思，但就章句的關係來看，它輔助句子發展未盡之意。若能夠巧於運用，在表達語氣和語意轉折方面，可使章句組織更為嚴密，情意表達更為完滿。虛詞的使用能否妥切，對文章的巧拙關係很大。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勰重視虛字，自然而然，在《劉子》上也有很多虛字的應用。然而，在版本校對上，我們發現虛字被改寫了，有時增加，有時減少，這都影響原文的語氣。從張紹仁的評點裡，也會發現他校對虛字是很精細的：

〈愛民〉:「亦國之足也」句下，張紹仁校：

藏無「也」字，宋有

伯三五六二卷、劉藏唐卷子、宋、覆宋、程榮、盧、龍川鈔、文淵、《畿輔》、楊校録合字本並同。寶曆本亦有也字。張紹仁指出藏本奪「也」字，就早期版本來看，應補也字為佳。

〈從化〉:「或者以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句下，張紹仁校：

藏本無「者」、「以」二字，宋本有二字

「或者以爲」，伯三五六二卷、劉藏唐卷子、宋、覆宋刻、程榮、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同。吉府本奪「或者以」三字。明鈔、蔣、顧、舊鈔、文津、《道藏》本並奪「者以」二字。餘本作「或謂」。黃丕烈明鈔本校註：「宋本『或』下有『者以』二字，『爲』不作『謂』，蓋『或者以爲』四字成文也。」張紹仁比較宋本和藏本的差異，有「或者以爲」、「或為」兩種用法，而寶曆本也作「或者以爲」。就寫卷來看，早期應有「或者以爲」多了「者以」兩字較佳。

〈法術〉:「明法者，欲人之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句下，張紹仁校：

「之」宋本無，藏本無「之」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藏唐卷子等本作「之循」。傅録劉藏唐卷子、宋本、影鈔等本只有「循」字，但宋本在「循」自右旁有墨筆加「之」字，何人所加無法斷定，故張紹仁說：「宋本無，藏本也無『之』字」。寶曆本也有。按時代推論，宋後到明初本子可能都因添的「之」字而補上，但原句裡應該是沒有「之」的。此字亦不影響文意。

又〈賞罰〉：「是以明主，一賞罰善惡」句下，張紹仁校：

無「一」字

宋、吉府本同，餘本「賞」上並有「一」字。劉藏唐卷子「明主」下有「之」；無「善」、「惡」二字。孫楷第《校譯》：「案『一』當作『之』。」楊明照《斠註》：「案『一』字誤。《校譯》謂當作『之』，是也。」林其錟則認為：「『善』、『惡』二字不必有，有『之』字是。從劉藏唐卷子刪補。」而寶曆本無「一」字，也無「之」字。可見明初本子流傳的本子已同各家說，於意較完整，有保留的必要。

〈知人〉：「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句下，張紹仁校：

宋本無「其」字。

寶曆本與諸本皆有其字，於義較合，可能是宋本漏字。故從諸本改。

〈託附〉：「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句下，盧校改為「巢破子裂是所託危也」，張紹仁校：

「是」，宋作「者」

明鈔、影鈔、《子彙》、吉府、顧、孫評、《五家言》、舊鈔、文津、舊合字、《龍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谿》、《道藏》、崇文本並作「是」。宋本和寶曆本作「者」。版本發展看來，作者較早，而文義亦諧，故從宋本改。

〈命相〉:「許負見其餓死」句下，盧校改為「許負見於餓死」，張紹仁校：

「於」宋本「其」

寶曆本作「許負見於餓死」，和宋本亦不同。「其」字更能指涉許負見周亞夫之事，故從宋本為佳。

〈妄瑕〉:「小惡不足傷其大美也」句下，盧校改為「小惡不足傷其大美者也」，張紹仁校：

宋有「以」字，無「者」字

宋、覆宋、文淵、顧、盧、龍川鈔本「足」下並有「以」字。蔣、孫評、《五家言》、《畿輔》本並無「以」字。餘本亦並無「以」字，在「大美」下且有「者」字。《奇賞》、舊合字本有「者」字。本句從《淮南・氾論》:「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轉出，故「以」、「者」不必有，不影響文意。

〈妄瑕〉:「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句下，張紹仁校：

乃「謂」下宋有「之」字

宋本在「謂」下有「之」字，寶曆本亦有「之」，當補，因為下句有「謂之棄人」，兩句可相對。

〈傷讒〉:「萋斐之辭作」句下，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無「之」字

「之辭」,《子彙》、盧、龍川鈔、文淵、清謹軒鈔、《龍谿》、崇文本並同。程榮本「之辭」作夾行小字。本並餘本並奪「之」字。實際上，有「之」字的話，符合對句的原則，當據《子彙》等本補。又，明鈔本、影鈔本等「辭」並誤作「亂」，但張紹仁沒校，可見其未得此本。

〈傷讒〉:「讒諂之流弊」句下，張紹仁校：

「之」，作「於」

「之」，宋本作「於」，寶曆本作之」，明鈔本等諸本並奪，覆宋、程榮本、同寶曆本有「之」字，當從寶曆本改。

〈辯施〉:「豈得輟口而惠人」句下，張紹仁校：

無「而」字

「而」，程榮、文淵等本同宋本。「而」當有，與下一句方能對句。

〈兵術〉:「是以列宿滿天下而明不及朧月」句下，盧校改為「是以列宿滿天下而明不及朧月者」，張紹仁校：

「者」，宋無

張紹仁此句校釋未確，宋本同寶曆本作：「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孫評、《五家言》本闕自此起訖「心不一力不齊也」止。影鈔、舊合字本並作「是以列宿滿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天下而明不及朧月者」。明鈔、《子彙》、吉府、蔣、龍川鈔、《奇賞》、文津、《龍谿》、《道藏》、崇文本在「朧月」下並有「者」字。盧文弨校有「者」字。《拾補》：「『者』，脫。」楊明照《斠註》：「按『下』疑衍。各本皆無『下而明』三字。」按：盧校是，與下「受制於人者」才能相偕，故從《子彙》等本補。

〈正賞〉：「由於貴古而賤今」句下，張紹仁校：

「於」作「是」

「由於」，宋本作「由是」。寶曆本及諸本皆作「由於」。作「於」字較佳。

張紹仁以程榮本為底本，校出了許多和宋本與道藏本不同的虛字，我們統計了宋本與道藏本所使用的虛字內容，和程榮本各自不同的地方，可以判別程榮本經過了甚麼樣的修正，以及三書之間的繫連。分析說明依序如下：

a. 程榮本同宋本：

〈愛民〉「亦國之足也」句，宋本「亦國」下亦有「也」字，道藏本則無；〈從化〉「或者以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句，宋本亦有「者、以」二字，道藏本皆無；〈託附〉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句，宋本「巢破子裂」下亦為「者」字，道藏本為「是」字；〈命相〉篇「許負見其餓死」句，宋本同，道藏本為「許負見於餓死」；〈妄瑕〉篇「小惡不足傷其大美也」句，宋本「足」字下有「以」字，道藏本無，此處道藏本同程榮本，又程榮本、宋本「也」字上無「者」字，道藏本有；〈兵術〉篇「是以列宿滿天下而明不及朧月」句，道藏本「朧月」下有「者」字，此處宋本同程榮本無。

b. 程榮本同藏本

〈賞罰〉篇「是以明主，一賞罰善惡」句，宋本「賞」字上無「一」字，道藏本則有；〈知人〉篇「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句，宋本「賢者」上無「其」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道藏本則有；〈辯施〉篇「豈得輟口而惠人」句，宋本無「而」字，藏本同程榮本作「而」字；〈妄瑕〉篇「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句，宋本「英彥」上有「之」，道藏本無；〈傷讒〉篇「讒諂之流弊」句，宋本作「讒諂於流弊」，道藏本同程榮本作「之」字；〈正賞〉篇「由於貴古而賤今」句，宋本作「由是」，道藏本作「由於」。

c. 程榮本獨有的虛字：

〈法術〉篇「明法者，欲人之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句，宋本與道藏本「循」字上皆無「之」字，獨程榮本有；〈傷讒〉篇「萋斐之辭作」句，宋本、道藏本皆作「萋斐辭作」，獨程榮本有「之」字；

綜觀上述，程榮本與宋本採用相同虛字，但道藏本沒有的共四字；程榮本與道藏本採用相同虛字而宋本缺的共五次；程榮本與宋本皆缺虛字而道藏有的共二字；程榮本與道藏本皆缺虛字而宋本有的共一字，程榮本獨有的虛字則有兩次。

以總和來看，程榮本使用的虛字最多，共１３字，此外才是宋本、道藏本各９字，雖然有些是缺字的問題，仍可看出虛字隨著時代有增加的趨勢。這可能和《劉子》對虛字的要求有關。明代後虛字的增加，或可說虛字在明代以後更靈活，因為上下文句的需要被增補了。

（4）、脫字句：

脫字句指的是比對版本後，可以發現有脫漏的詞句，如：〈愛民〉：「大絃急則小絃絕，則大絃闕矣」句下，盧校改「大絃急則小絃絕，小絃絕則大絃闕矣」，張紹仁校：

宋脫「小弦絕」此三字

宋、覆宋、程榮、吉府、孫評、《五家言》、《畿輔》本並同。伯三五六二卷等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小絃絶」下並重「小絃絶」三字。文淵本「大弦急」作「張弦急」。盧文弨《拾補》:「『大弦急則小弦絶小弦絶』,脫三字。」黃丕烈明鈔本註:「疑宋本脫誤。」張紹仁從盧、黃的說法,判斷應從餘本補。實際上,伯本亦有此,故當補「小絃絶」三字。

〈法術〉:「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也」句下。盧校改為「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機也」,張紹仁校:

「機」,宋無。

「樞」,伯三五六二卷、劉藏唐卷子、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龍川鈔、舊鈔、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樞機」。只有宋本單作「樞」。故盧文弨《拾補》曰:「『機』,脫。」故可從敦煌本等諸本補「機」字。

又〈鄙名〉:「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有爵位之像」句下,張紹仁校:

宋本無「以為有」三字

劉藏唐卷子無「子」字、「有」字、「夢」下「見」字,作「今野人晝見蟢者,以為喜樂之瑞,夜夢雀者,爵位之像」。伯二五四六卷無「子」、「樂」、「見」字作「今野人晝見蟢者,以為有喜之瑞,夜夢雀者,爵位之像」。林其錟認為:「子」字衍,當從敦煌本刪,與下「夢雀者」一律。影鈔本、舊合字本亦無「夢」下「見」字。「爵位之像」,宋本同。各本並作「以為有位之象」;劉藏唐卷子無「有」字。按:「爵位之象」上「以為有」三字當有,與上「以為有喜樂之瑞」句才能相諧。故從諸本補,宋本乃脫此句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知人〉:「自非洞明莫能分也」句下，盧校補「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張紹仁校：

宋本無「神機」二字

此處出現了兩種差異：宋本、寶曆本，同伯二五四六卷，覆宋、程榮、文淵、顧、程榮本、清謹軒鈔，舊鈔本皆無神機二字，盧則補上「神機」二字，與其餘諸本相合。而從劉藏唐卷子亦有，故當從敦煌本補。

〈知人〉:「西被於流沙」一句，張紹仁校：

宋無「西被於流沙」句。

「西被於流沙」，伯二五四六卷、劉藏唐卷子、宋本並無此五字。孫楷第《校譯》：「『西被於流沙』五字當刪。此寫者熟於《尚書》文而誤衍。」王重民《敘録》：「友人孫書有《新論校譯》一卷……。《知人篇》『使百川東注於海，西被於流沙』，子書以意校『西被於流沙』五字為衍文，此卷子本（按：指法藏敦煌本伯二五四六卷）正無此五字，因歎子書校書之精，蓋之古本之可貴也。」林其錟就時代論，以為當從兩敦煌本、宋本刪，但寶曆本有「西被於流沙」句，可知此句至少在明代初期便有，不是明中葉後妄加。

〈傷讒〉:「故讒者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句下，盧校補「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張紹仁校：

宋無「而不」。下「知」字，藏無，宋有

宋本、寶曆本作「知害」。明鈔、《子彙》、吉府、蔣、孫評、《五家言》、龍川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舊鈔、《奇賞》、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石匏子》多一個「但」字，作「但知害」。盧文弨《拾補》:「『但』，脫。」按盧說當據《子彙》等本補。「他人」，寶曆本作「佗」，孫評、《五家言》本奪「佗」字。就寶曆本言，「佗」、「他」同，可改作常用字「他」。「不知」，明鈔、影鈔、吉府、舊鈔、舊合字、過校本、《道藏》本並奪「知」字。宋本，寶曆本皆有。就版本發展看來，當有「知」字較合於原意。

〈誡盈〉:「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句下，盧校補「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張紹仁校：

「陰」、「陽」宋無二字

宋、覆宋、程榮、龍川鈔、文淵、《畿輔》本和寶曆本並同，皆作「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餘本並在「降」上有「陰」字；在「昇」上有「陽」字，盧補上陰陽二字。王叔岷《集證》:「作『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蓋妄刪陰、陽二字。」從盧、王二說，當補。

〈大質〉:「色潤不改」句下，張紹仁校：

「潤」宋本，藏無。

「潤」，宋本、寶曆本有。而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皆無潤字。就版本發展看來，當從宋本增。

〈辯施〉:「潭深而魚自歸之」句下，張紹仁校：

宋本脫一「潭」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宋本脫一「潭」字，而諸本皆有，當從諸本補，使語意合。

〈兵術〉:「練人者謀」句下，盧校改「明人謀者」，張紹仁校：

「明人者」，無「謀」字

斯六〇二九卷、宋、明鈔、影鈔、蔣、舊鈔、文津、舊合字、《道藏》本並作「明人者」。《子彙》、孫評、《五家言》、《奇賞》、崇文本並作「明人謀者」。寶曆本作練人謀者，此承上文之詞，「故將者，必明天時、辯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辯地勢者…」該句便應作練人謀者，寶曆本也作「練人謀者」，符合句式排列，當從寶曆本改。

〈明權〉:「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句下，盧校補「論語稱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張紹仁校：

《論語》稱「論」，宋無

「語」、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舊鈔、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論語」。實際上，就字面判別《語》與《易》對言，故從宋本改。

〈正賞〉:「楊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句下，盧校改為「楊子雲之才非爲劣於董仲舒」張紹仁校：

宋本脫「劣」字

不論「亞」、「劣」二字，宋本並無。而伯三七〇四卷、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奇賞》、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崇文本並作「劣」。寶曆本作：「楊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作亞，盧文弨《拾補》：「『劣』，俗『亞』。」張紹仁校了宋本，發現沒有劣字，並註記之，就意義來說，當從盧校本等諸本改。

〈正賞〉：「由於美惡混糅，真偽難分，模法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句下，張紹仁校：

宋本無「模」字

這裡的「模」字值得探究。「模法」，程榮、程校等本皆作「模法」（程榮本另作分行小字），宋本、覆宋刻本、寶曆本並同，皆無「模」。伯三七〇四卷作「棄法」。餘本作「模法」。文淵本作「置法」。除了「模」字外，「爲情」一詞在伯三七〇四卷中，無「爲」字。而蔣、顧、文津本並奪「法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十三字。「美」，紅杏、程校本作「善」，餘本並作「美」。「糅」，程榮、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作「揉」。明鈔、影鈔、舊合字本並作「楺」。餘本並作「糅」。盧文弨《拾補》：「『糅』，誤『揉』。下「以」作「而不以」，無「爲情」二字。」而孫楷第《校譯》：「案『模法以度物爲情』當作『不模法以度物情』。下文『摹法以測物，則真偽易辯矣』，是『美惡混糅真偽難分』與『模法度物』其事相反，今奪『不』字則文義不明。《呂氏春秋・貴直論・壅塞篇》高註：『情實也。』《韓非子・外儲左下》云：『主不審其情實。』《論衡・實知篇》云：『須任耳目以定情實也。』物情即物之實。物之實不可見，故設法以度之，若謂模法以度物之實，則爲不詞。且『物情與『是非』對文，今衍『爲』字，而文亦參差不齊矣。」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棄法以度物情』，今本誤作『模法以度物爲情』，子書校作『不模法以度物爲情』。」王叔岷《集證》：「岷案：『美惡混糅』，王謨本作『善惡混揉』，《畿輔》本亦作『揉』，古通。舊合字本作楺，誤。『摸法以度物爲情』，舊合字本摸作模，百子本作摹，摸與摹同，摹、摸古通。惟此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當從敦煌本作『棄法以度物情』爲是，孫說近之。」就諸賢考據來看，此句在增改版時有了很多改正，實是從宋本就有誤之故，當從敦煌本。

〈正賞〉:「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甘之以爲鯉也」，盧校補「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爲鯉也」張紹仁校：

宋本，「秦客」下重

「甘之」，宋、覆宋、明鈔、程榮、盧、龍川鈔、《畿輔》本並同。伯三七〇四卷等餘本，其上並有「秦客」二字。盧文弨並校有「秦客」二字，其《拾補》:「『秦客』下脫『秦客』二字。」，而王叔岷《集證》:「『越人臛蛇以饗秦客』下，王謨本、《畿輔》本並脫『秦客』二字。」盧校、王說並是。從敦煌等本補。值得一提的是「蛇」，宋本作「地」，張紹仁未校出，實際上作「地」，亦不能解，故疑為刻意忽略。

經統計，宋本共脫字句１２次，藏本共脫３次，比起兩個版本，藏本在傳刻的時候更完整。而程榮本的修正，尤其是經盧文弨校對過的版本，顯然是對文字的解讀上更為精細，故補足了很多脫字的問題。

最後，就分類的四點可以看出，宋本與程榮本相合度比藏本高，而宋本的改易也較少，相對更近於《劉子》原意。只是宋本脫漏字多，字型上也用了一些較為早期的異體字。更特別的是，宋本的虛字，較後出的本子多，可見虛字在明、清代受到了一些刪改。

（二）、對讀藏本

道藏本乃明英宗正統九年重新刊版，並招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增加篇幅，至明英宗十年，刊本才完工，是為《正統道藏》。以時間上說來，較孫星衍所存的宋本晚得多，而張紹仁就內容比對藏本，校對的內容，以下亦分四部分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1、異體字

〈妄瑕〉:「蕭曹斗筲之吏」句下，盧校改為「蕭曹斟筲之吏」，張紹仁校：

「斗」、藏作「斟」

「斟」，程榮、《子彙》、文淵、《龍谿》等本並作「斗」。因為「斟」、「斗」通，諸本同藏本較多，皆作:「斟」。此「斟」字可出藏本用字的差異，和其他本子比較不一樣之處。

2、別字

〈思順〉:「蹇利西南就土，順也。」，盧校改「蹇利東南就土，順也。」，張紹仁校：

「西」改「東」

「西南」，傅校録何藏唐卷子、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舊鈔、文津、舊合字、《道藏》本並作「東南」。而楊明照《斠註》從易經蹇卦，「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故曰:「按『西』字是。」故東字應為誤，應照程榮本改。

〈知人〉:「蒙異於智伯」，盧校改為「蒙知於智伯」，張紹仁校：

「異」，藏作「知」，宋本作「異」

就版本發展看來，宋本、寶曆本也作異，可見作「異」為早，從宋本改。

〈薦賢〉:「臧文仲不進展禽」句下，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進」，藏作「顯」

伯二五四六卷、劉藏唐卷子、明鈔、舊鈔、影鈔、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道藏》、《龍谿》、崇文等本作「顯」。而覆宋、文淵、程榮、《畿輔》、《龍川》等餘本並作「進」。就版本發展來看，從唐卷作「顯」為早，從藏本改。

〈心隱〉:「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句下，盧校改「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張紹仁校：

藏作「文」，盧校改「聞」

宋本、寶曆本、藏本等早期的本子皆作「文」。盧校改「聞人」，據楊明照考證〈論語・講瑞篇〉內文，亦作「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魯之聞人，意指魯國著名之人，故當作:「聞」，從盧校改。

〈命相〉:「或應龍跡氣夢」，盧校改為「或感龍跡氣夢」，張紹仁校：

「應」，藏作「感」。

「或應龍跡氣夢」，宋、覆宋、程榮、文淵、蔣、盧、龍川鈔、清謹軒鈔、《畿輔》本「或」下有「應」字。餘本有「感」字。寶曆本有缺字。盧文弨《拾補》:「『應』，《藏》『感』。」王叔岷《集證》:「『或感』字，舊合字本、《子彙》本、《百子》本皆同。王謨本、《畿輔》本『感』亦並作『應』。」從句法上看，「應」字當從宋本等補，「或應」與上「或感」相對言，故當補上應字較佳。

〈命相〉:「張良感狐星」句下，盧校改「弧」字，並在旁邊補上《道藏本》作「狐」字，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藏本「狐星」，盧改「弧」

「狐」，《子彙》、《龍谿》、崇文本並作「弧」。盧文弨校作「弧」。《拾補》：「『弧』，誤『狐』。」林其錟先生認為：盧校是有道理的。「弧星」，古星宿名，又稱「弧矢」、「天弓」，簡稱爲「弧」，屬井宿，共九星，在天狼星東南，八星如弓形，外一星像矢，在大犬、船尾兩星座內。弧、狐形近而誤，當據《子彙》等本改。

〈妄瑕〉：「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盧校改「雖有小疵，不足以爲累」，張紹仁校：

「過」，藏作「疵」

「疵」，程榮、文淵、盧、《畿輔》本作「過」。餘本並作「疵」。咸校：「『疵』作『過』。」」楊明照《斠註》：「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疵』並作『過』。按諸本並是。」從句法上來判讀，從藏本作「疵」較勝，與上「小瑕」對言。

〈誡盈〉：「則賤盈滿之危」，盧校改「則賤盈泛之危」，張紹仁校：

「滿」、藏作「泛」，宋誤「之」

「滿」，宋本作「之」。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龍川鈔、舊鈔、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泛」。程榮本作「滿之」二字，為夾行小字，盧文弨《拾補》：「『滿』，《藏》『泛』。」宋本「滿」作「之」，疑乃「泛」之殘誤。就寶曆本來看，也有滿字，當從寶曆本作「則賤盈滿之危」，較符合原意。

〈誡盈〉：「財聚則散」句下，盧校改「財聚必散」，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則」,「必」

「則」,宋、覆宋、程榮、盧、龍川鈔、文淵本並同。道藏本及餘本並作「必」。盧文弨《拾補》:「『必』,誤『則』。」是認為當從「必」,實此四句為:「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勝反衰,樂極還悲」若作「則」,則犯前一句,故從「必」較佳,當從藏本改。

〈明權〉:「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盧校改為「若棠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張紹仁校:

「唐」,藏作「棠」,宋作「唐」

「唐棣」,宋、覆宋、寶曆本、程榮、文淵、盧、龍川鈔、《畿輔》本並同。影鈔、舊合字本「唐」作「棠」,奪「棣」字。餘本並作「棠棣」。孫評、《五家言》本並奪此十字。盧文弨《拾補》:「『唐』,《藏》『棠』。」就版本發展看來,宋本、寶曆本皆從「唐」字,故從宋本補。

〈貪愛〉:「乃發大府之財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句下,盧校改「乃發大府之財與,衆出府之寶以賦人」張紹仁校:

「賜」,藏作「賦」,宋作「賜」

伯三七〇四卷作:「乃發大府之貨與,衆出府庫之兵以賦人」,把張校本的「財」作「貨」;「寶」作「兵」;「賜」作「賦」;在次「府」下有「庫」字。而明鈔、影鈔、《子彙》、舊鈔、舊合字、《道藏》、崇文、《雲門子》在次句下同伯本,「府」下並有「庫」字;「賜」並作「賦」。吉府、《龍谿》本有「庫」字。蔣、文津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並有「庫」字;「賜」並作「富」。盧文弨《拾補》:「『庫』,脫。『賜』,《藏》『賦』。」孫楷第《校釋》:「案《道藏》本、《子彙》本作『出府庫之寶以賦人』,當據正。案此文下句與上句意複,疑本作『出高庫之兵以賦人』。」就版本發展史來看,伯三七〇四卷語意完整,當從敦煌本補,並改「人」字。

〈貪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句下,盧校改為「蜀侯之迎秦牛,牛逾近而身轉危」,張紹仁校:

「貪石牛」,藏作「迎秦牛」,宋作「貪石」

「貪石牛」,明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文津、《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迎秦牛」。影鈔、舊合字本並作「亡迎秦牛」。影鈔本諸本應是將「之」誤為「亡」字,而就版本看來,敦煌本、宋本、覆宋刻本、寶曆本皆作「貪石牛」故從宋本為是。

〈言苑〉:「則猶玉屑盈匣」句下,盧校改為「則猶玉屑盈庫」,張紹仁校:

「庫」,「匣」

「匣」,宋、覆宋、文淵、盧、龍川鈔、清謹軒鈔、《畿輔》本並同,餘本並作「庫」。傅亞庶《劉子校譯》:「庶按:『匣』是。『盈匣』與下,『滿篋』相對。」按:傅說是,作「匣」義長,張劭仁校「庫」字,是引《藏》本與《子彙》為校。

分析張紹仁針對藏本和程榮本校對的差異,我們可以觀察出:當依宋本改共有5次,其中宋本有缺,再依寶曆本改1次;依程榮本改較合理有1次,其中依盧文弨的再校有1次;依藏本改則有3次;考證的同時,我們比對敦煌本,依敦煌本修改有1次;另外,有些解釋較不完整的,參考更後出的子彙本1次。

從這些別字裡,統計程榮本與宋本、程榮本與道藏本的相合次數,發現: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榮本與宋本共計７次；程榮本與道藏本則只有計２次，可推知程榮本受宋本影響較高，在祖本上相近處較多。張紹仁把這些字都校注出來之後，表現了宋本到程榮本的版本發展紀錄，對於版本評點史的繫聯，起了一定作用。

3、虛字

〈審名〉:「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而實逾反」句下，盧校改「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張紹仁校：

藏本無二「而」字

寶曆本、《奇賞》本作：「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程榮、程校、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在「廣」下、「假」下並有「而」字。餘本並無兩「而」字。依版本發展來看，「而」字可能是次第減少，可能寶曆本後單一個「而」字，於句不協，後者便奪之。故從盧校等諸本，當補上。

〈審名〉:「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盧校改「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為二」，張紹仁校：

藏本無「而」字

「而」，影鈔、《子彙》、《奇賞》、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奪。但劉藏唐卷子「而」作「如」。楊明照《斠註》:「按『而』字當有，與上一律。」從盧校本補。

〈鄙名〉:「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句下，盧校改「命其狗曰富，命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張紹仁校：

藏無「其」字，宋本亦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藏唐卷子作：「命其狗為富，名其子為樂，方祭之時如狗入於室」，即兩「曰」字並作「為」；次「命」作「名」；下有「其」字；「祭」下有「之時」二字；「而」作「如」。宋、明鈔、《道藏》、《子彙》、蔣、舊鈔、《龍谿》、陳校録黃、《畿輔》本「命」下無「其」。餘本「命」下並有「其」字。就句型看來：「其」字當有，對句才會完整。可從唐卷子等本補。

〈知人〉：「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盧校改為「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張紹仁校：

藏無「也」字；「蛟龍」，宋本「輕羽」

此處分兩處談，先談宋本的「輕羽」，盧文弨《拾補》：「『蛟龍』訛『輕羽』。」故張紹仁特別點出宋本是輕羽，乃重覆檢核盧文弨說法。「輕羽」，劉藏唐卷子、宋、覆宋、程榮、文淵、盧、清謹軒鈔、《畿輔》本並同。龍川鈔本亦作「輕羽」。查寶曆本也作：「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依版本發展來看，作「輕羽」較佳。而劉藏唐卷子、程榮本等「賞劍」下有「也」字，張紹仁點出「藏本無也字」，林其錟認為：有「也」較勝，應從唐卷子等本補上「也」。

〈遇不遇〉：「典冠加之衣」，盧改校為「典冠加之以衣」，張紹仁校：

「以」，藏有宋無

「以衣」，宋、程榮、文淵、《畿輔》本並無「以」字，餘本其上並作「以衣」。盧校在「加之衣」補上以字，認為有「以」字較勝，故補之。

〈和性〉：「剛而濟其柔」，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藏無「而」字，宋有。

「剛濟其柔」，影鈔本作「剛而濟其柔」。明鈔、《子彙》、《龍谿》、崇文本並無「而」字。王叔岷《集證》：「岷案：而字涉上文而衍，《百字》本亦無而字。」「柔抑其强」，影鈔本、舊合字本並作「柔其抑强」。蔣本、顧本、文津本並作「柔以抑其强」。龍川鈔本作「柔而抑其强」。與下文「柔抑其强」來看，與上「剛濟其柔」對言，不需要「而」字。當從藏本改。

〈閱武〉：「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句下，張紹仁校：

藏無「其」，宋有

諸本有其字，藏本無。〈呂氏春秋・用民〉篇，「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加「其」字於意較合。而版本發展上看來，宋本、寶曆本等諸本皆有。當從宋本並諸本補。

〈閱武〉：「是以蓬蒙善射」句下，盧校改為「是以逢蒙善射」，張紹仁校：

藏無「以」字，宋有「以」

「是以」，明鈔、吉府、舊鈔、《道藏》本並奪「以」字，而諸本皆有。王叔岷謂：「底本以字原脫，並補以字」可見王叔岷認為當補「以」字，就版本發展看來，宋本、寶曆本皆有「以」字，故從宋本補。

以上是張紹仁以程榮本為底本，校出了和宋本與道藏本不同的虛字。統計宋本與道藏本所使用的虛字內容，和程榮本各自不同的地方，可以判別程榮本經過修正，並發現兩點：

（1）、程榮本同宋本虛字五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審名〉篇「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句，宋本同程榮本有「而」字，道藏本則無；〈知人〉篇「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宋本「薛燭之賞劍」句下亦有「也」字，道藏本則無；〈和性〉篇「剛而濟其柔」句，道藏本作「剛濟其柔」，無「而」字，宋有；〈閱武〉篇「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句，道藏本無「其」字，宋有；〈閱武〉篇「是以蓬蒙善射」句，道藏本無「以」字，宋有。

(2)、程榮本獨有的虛字有三字：

〈審名〉篇「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而實逾反」句，宋本及道藏本皆無二「而」字，此處獨程榮本有；〈鄙名〉篇「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句，宋本及道藏本皆為「命子曰樂」，脫「其」字，此處獨程榮本有。

綜觀上述，程榮本與宋本採用相同虛字，但與道藏本不同的共五字；程榮本與道藏本採用相同虛字，卻是宋本所沒有的，反而一字也沒有；而程榮本獨有的虛字則有三字。這裡面可以看出，程榮本有自己補校虛字的主張。

所以，校對虛字，程榮本和宋本比較相似。比宋本多了兩個虛字，可見得清代對虛字的處理，有其獨到的地方。以宋本、道藏本、程榮本三者對校時，程榮本虛字最多。此處對校藏本，程榮本還多了兩個特有的虛字，可見得虛字在後期才增加的，而且是校對後新增改的，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4、脫字

〈清神〉：「七竅□於□□」，張紹仁校：

藏本無「七竅云云」，六字亦不空格。

程榮本「七竅□於□□」空格明顯有缺漏。想補足原文，還原可能的版本的校註者很多，實際上，宋、覆宋、程榮、龍川鈔、《龍谿》本也作「七竅□於□□」。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而吉府、顧本作「七竅誘於聲色」。盧本則校作「七竅狥於好惡」。蔣、《文津》、《石匏子》作「七竅蔽於攻取」。文淵本作「七竅紛於視聽」。張紹仁則校道藏本，並記下了無此段落；然而除了道藏本，實際上明鈔、影鈔、《子彙》、舊鈔、舊合字、崇文本亦無此段落。孫楷第《校譯》:「吉府《二十子》本刪十六字甚是，而改『耳目』爲『七竅』殊乖文理。活字本、《子彙》本衍十六字，而『誘』字」尚不誤。范本、程榮本逕改『誘』爲『之』以犂就《防慾篇》文，後於『其情一也』下增『七竅□於□□』句以足其文，則去原文愈遠矣。」孫楷第指出本段應有誤植。王叔岷《集證》:「孫氏謂『鼻口之於芳味』以下十六字，乃《防慾篇》文誤入此篇者，是也。」正解釋了此意。而傅亞庶《劉子校譯》:「庶按：楊說謂有脫文，是。」

王念孫曾校明萬曆年間刻白口本，在參明萬曆蔣以化本有『七竅蔽於攻取』句，據增。作『攻取』乃承前『拔擢』而言，且『七竅蔽於攻取』又與下『血氣縻於趣舍』對言。」

寶曆本則作「七竅於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可知本有缺字。通過張紹仁的補校，可以發現兩件事，其一，「七竅於」三字後應有缺字。寶曆本是抄本，故而有漏字的情況。其二，王念孫所校「血氣縻於趣捨」，寶曆本作「志氣」。在文心雕龍中亦用志氣作為情慾連結的關節點，此志氣較血氣更合劉勰原意。故此處二書互校，更能找回原意。從蔣以化的校本等本改、修補，會使文意更完全。

〈專學〉:「當筭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張紹仁校：

藏本無當「筭之時」

「當筭之時」，「筭」同「算」義。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舊鈔、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崇文本並奪此四字。宋、覆宋、龍川鈔本並作「當筭之□」。餘本並作「當筭之時」。黃丕烈覆宋刻本校註：「□作際。」按：奕秋、隸首，兩例相對，上有「當奕之時」，下應有「當筭之際」方能相儷。「際」比「時」較勝，依宋本及黃丕烈校字改。

許建平《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證》：「案：『隸首之算』，所算者乃如何才能准確地射中鳴鴻。故『將發未發之間』，正是隸首激烈運算之際，此時專心於鴻，問以三五，其不知固宜也。若前加『當筭之時』，則於情理不合，鳴鴻尚未來到，試問隸首所算者何？此蓋後世淺學者因上奕秋例中有『當奕之時』四字，認爲前後必相儷，故妄加之。《劉子》非純爲四六，安能處處皆儷，羅本亦無此四字。兩敦煌本近古，蓋《劉子》原貌如此。」

林其錟認為許建平的說法不完全正確。正如奕秋之業在奕一樣，隸首之業在算，即今之數學，而不是「所算者乃如何才能准確地射中鳴鴻」也。「有飛鴻過者，彎弧擬之」，正是中斷了他的算思，故「問以三五，則不能知」。因此有「當筭之際」更合情理，故藏本應有缺。

〈因顯〉：「莫不相眄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句下，張紹仁校：

藏無「不」字

敦煌本、宋本、覆宋本、子彙、何允中本、程榮、程校本…皆有「不」字。藏本、影抄本、舊合字本，無「不」字。就版本發展史看來，原書當有「不」字。

〈心隱〉：「奚況世人而能推勝己耶」句下，張紹仁校：

藏無「勝」字，宋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而能推己邪」宋、覆宋、寶曆、程榮、盧校本、龍川、文淵閣、程校本、諸本有勝字，而道藏本無，傅亞庶謂：「有勝字義勝」據補。實際上，以宋本、寶曆本皆有的情況看，早期的本子應該有。

〈妄瑕〉：「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張紹仁校：

藏無「美」字，宋本有

「美丈夫」，宋、覆宋、寶曆本、程榮、顧、盧、龍川鈔、文淵、《畿輔》本並同。餘本同藏本並奪「美」字。就版本發展看來，早期版本當有「美」字，並且於意較合。

〈明謙〉：「故能以高就卑」，盧校改「故能以高而就卑」，張紹仁校：

疑當作無往不復、藏無「以」字、宋「以高而就卑」。

「以高而」，宋、舊鈔本同。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文淵、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高而」。程榮、紅杏、過校、程校作「以高」。盧文弨校作「高而」。本處有三種說法，王叔岷《集證》：「岷案：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高而就卑』並作『以高就卑』，與上文『以貴下民』相對，是也。」王按照句型改，據程榮本等刪「而」字，較合於文句句勢，當從王說改。

〈貪愛〉：「石乞諫曰」句下，張紹仁校：

藏脫「乞」字，宋本有

宋本、寶曆本皆有「乞」。明鈔、影鈔、吉府、顧、孫評、《五家言》、舊鈔、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津、舊合字、《道藏》本並奪「乞」字。楊明照《斠註》:「按:『乞』字當有。」就版本發展時間看來，乞字當有，後才脫字。

經統計，以上脫字的部份，我們觀察出：程榮本共脫字三字；宋本脫四字；藏本共脫十二字。可能是藏本的祖本有疑義，又或是校勘的失誤。結合和宋本對校來看，宋本是殘卷，所以殘缺的部分多。以篇章的脫字來看，藏本沒有宋本完整。

5、其他

〈九流〉:「道者，關尹、老聃、(龐涓)〔環淵〕、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句下，張紹仁校：

> 宋本次第如道藏，每家圈格接行如此刻本。藏本以道者居首，宋本先關尹後老聃

此次第反映程榮本、盧校本次第已有改之。而宋本和藏本的差異，在關尹和老聃之別，可作為刻本以意改動原句之證。也可看出編纂者，在思想本體的建構上，知道檢審用字或排序。

這個條目可看出張紹仁校對的精細程度，也可以看出他關注了字詞、版型格式、次第。雖未直接評論，但其實也內含評論的意義。

（三）、對讀盧校、子彙本及其他

1、對讀盧校

盧文弨（１７１７年－１７９６年），清朝中期著名學者、校刊學家、考據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學家、目錄學家、教育家。字召弓，一字檠齋，號磯漁，晚號弓父，「抱經」是其堂號，世稱「抱經先生」。盧文弨校程榮本，其序言以朱筆手書：「《道藏》本作《劉子》，有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註，淺陋無卒論耳。」又：「乾隆丙子春，盧文弨以程榮本校。癸卯夏六日，弓父又以《道藏》本校。」可見這本是程榮本為底，並以道藏本為校本。全書留有印章九枚。張紹仁對讀盧校時，還特別提出幾條批語，表示標注，此舉不但有強調的意味，另也有其用心，亦依上文分四類來談：

（1）、異體字

〈審名〉：「言以繹理」句下，盧校改為「言以譯理」，張紹仁校：

「譯」，「繹」

劉藏唐卷子、明鈔、《子彙》、吉府、蔣、舊鈔、《奇賞》、文津、《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譯」。盧文弨《拾補》：「『譯』，俗『繹』。」實際上宋本無此四字。覆宋本補寫作「繹」。「繹」、「譯」古通，張紹仁校此字，蓋繼承盧說。

〈明謙〉：「所以棄其姱驕，競垂世則也」句下，盧校改為「所以棄其誇驕，競垂世則也」，張紹仁校：

「姱」音「誇」

「姱」，宋、覆宋、程榮、盧、《畿輔》本並同。餘本並作「誇」。盧文弨校作「誇」。王叔岷《集證》：「岷案：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誇並作姱，古通。」陳應鸞亦認為二者相通，不必改。但張紹仁注「姱音誇」，只作音注。有意將姱視為正確的字形，特標音注，彰顯其地位。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總觀上述，張紹仁同意盧校改的：「繹」、「譯」古通，但不同意將「姱」改為「誇」。

（2）、別字

〈崇學〉：「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盧校改為「人學爲禮儀，絲以文藻」，張紹仁校：

盧曰：「雕」，藏本作「絲」，疑「緣」

盧文弨《拾補》：「《藏》本作『絲』，疑『緣』。」此處張紹仁保留盧校。「彫」，何藏唐卷子本做「則彫」。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舊鈔、孫評、《五家言》、《奇賞》、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絲」。蔣、顧、文津本並作「餙」。餘本作「雕」。

傅亞庶《劉子校譯》：「庶按：『絲』乃『飾』之借字。《廣韻》『飾』屬審母職韻，『絲』屬心母之韻。『飾以文藻』與上『繪以黼黻』，義正相對。」從版本看來，彫、雕古通。藏本作絲字，應是形誤。故王叔岷認為：「盧氏疑爲緣，臆說不足據。」

最早的伯三五六二卷便作「雕」，何藏唐卷子作「彫」。我們亦可由《文心雕龍・情采》：「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互證「雕」、「彫」同。就《文心》來校《劉子》原句，雕應更符合原文。

〈崇學〉：「不知智之深」句下，盧校改為「不知智之源」，張紹仁校本：

「深」作「源」，盧校

宋、覆宋、程榮、文淵、程校、紅杏、《畿輔》並作「深」。伯三五六二卷、何藏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唐卷子、寶曆、明鈔、影鈔、《子彙》、蔣、孫評、《五家言》、《奇賞》、文津、舊合字、《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源」。張紹仁引盧文弨的《拾補》:「《藏》作『源』。」並附錄於校本。此字可參楊明照《斠註》的解釋:「按『深』字非是。」王叔岷《集證》:「深，涉上文『深谷』字而誤。」故作源較佳。

〈崇學〉:「懸巖滴溜，終能穿石」句下，盧校改為「懸巖滴溜，終能穴石」，張紹仁校：

> 藏作「穴石」，義雖相似，下云「然而斷穿者」，不若藏作「斷穴」爲長，盧校

「穿」，伯三五六二卷、何藏唐卷子、宋、明 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孫評、《五家言》、龍川鈔、《舊》鈔本同。而《奇賞》、文津、舊合字、《道藏》、崇文本並作「穴」。下「然而斷穿者」，亦作「穴」。盧文弨《拾補》:「《藏》作『穴石』。 義雖相似，下云『然而斷穿者』，不若《藏》作『斷穴』爲便於讀。」張紹仁意見和盧校相同，亦即本句當作終能穴石，才能符合下文句意。

〈崇學〉:「自碎其掌」，盧校改為「自焠其掌」張紹仁校：

> 藏本「碎」；盧以「焠」

碎義難解，此處盧文弨的《拾補》應是繼承〈荀子解蔽〉:「有子惡臥而焠掌」。焠，是燒灼的意思，較符合原義，故盧校為焠。

〈遇不遇〉:「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諸焉」句下，盧校改為「典冠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諸焉」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冠」字皆盧改；「者」，宋本「也」

「典冠」宋本、覆宋本、道藏本等諸本皆作「典官」。盧校《韓非子》，改作典冠。楊明照校：「官，當作冠」是也。可從盧校改；而「也」，宋本同寶曆本也作「愛於己也」，故從宋本改，可符合版本發展原貌。

〈誡盈〉：「未有謙尊而不光」句下，盧校改為「未有挹損而不光」，張紹仁校：

「挹」，盧校「抱」

宋、覆宋、明鈔、影鈔、《子彙》、吉府、蔣、顧、龍川鈔、舊鈔、文津、舊合字並作「抱損」。《龍谿》、崇文本並作「挹損」。寶曆本、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作「謙尊」。盧文弨《拾補》：「『挹損』，誤『謙尊』。」王叔岷《集證》：「岷案：《百子》本『抱損』作『挹損』，與盧氏《拾補》合，是以『抱』乃『挹』之形誤。『挹損』猶『抑損』。若據《易・謙・彖傳》之文改之，不足據。」從文本看，盧校、王說並是，〈明謙〉有「在榮以挹損爲基」句，可為內證，故從盧校本改。

〈明謙〉：「明稱伐功，啟繇陳謨」句下，盧校改為「明稱伐功，咎繇陳謨」張紹仁校：

「伐」當作「我」

盧文弨《拾補》：「『伐』當作『我』。『咎』，誤『啓』。」，這段盧校可以分兩部分討論，一是「伐當作我」但諸本皆無作「我 」，不必從盧改；下句，「啟繇陳謨」，除了程榮本、何允中本、盧校本、龍谿本作「啟」外，諸本皆作「咎」。但張紹仁未校其字，包含道藏、宋本校訂時都沒有校出來，頗為可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大質〉:「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盧校改為「不可以利害移其情矣」，張紹仁校：

「趨」、盧校「移」

「移」，各本並作「趨」，程校本作「移」。盧文弨《拾補》:「『移』，誤『趨』。」王叔岷《集證》:「岷案：王謨本『趨』正作『移』。」就陳應鸞觀察，早本當作移，後本誤抄作趍，漸改為趨。盧校是，實際上作「移」義較合，故從盧校改。

〈風俗〉:「越之東有軫沐之國」句下，盧校改為「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張紹仁校：

見《列子》

「軫」，伯三七〇四卷作「輒」；傅校録許董鈔唐本作「輭」。吉府本作「轍」。盧文弨校作「輒」。《拾補》:「『輒』，誤作『軫』。」楊明照《斠註》:「按『軫』當作『輊』。」王叔岷《集證》:「岷案:『有軫沐之國』，盧氏據《列子》改軫為輒;……，似當作輒沐為是。」從版本發展看，敦煌本正作「輒」，盧改有據，當從之。

〈惜時〉:「今人進不知退臭腐榮華，剗絶嗜慾。」句下，盧校改為「今人退不知進臭腐榮華，剗絶嗜慾。」，張紹仁校：

「退」，盧校;「進」，盧校

盧文弨《拾補》說:「『退』，具誤『進』。『不知』下衍『退』。」而「進不知退」的「進」，紅杏、程校本並作「皆」。盧校本作「楷」。何本作「皆退不知」。影鈔、舊合字本並奪，只作「退不知」。蔣、顧、文津本作「進不知」。文淵本作「退不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知進」，餘本並作「進不知退」。王叔岷《集證》:「岷案：舊合字本作『今人退不知臭腐榮華』，與《拾補》合。是也。」就文意看「不知退」，當作「退不知」，與下文「進不能」相對成文，故從盧本改。

〈九流〉:「偕僑形反流分乖隔」句下，盧校改為「偝僑形反流分乖隔」，張紹仁註：

「偕」，盧校「偝」

「偕僑形反」，文淵本作「說殊形反」。盧文弨《拾補》:「『偝』，俱誤『偕』。」陳乃乾過校本校註:「蔣本『偕』硃筆改『偝』。」孫楷第《校譯》:「案當作『乖隔分流』，與『偝僑形反』相對爲文。」楊明照《斠註》:「按『偕』當作『偝』。」依盧校、楊明照說法合理，當從盧校改。

就上述數字比對，我們觀察到：當依宋本改共有２次；依程榮本改較合理有１次，其中是依盧文弨的再校有５次；依藏本改較佳則有２次；而考證的同時，我們還可從敦煌本比對，再依敦煌本修改有１次，而也可得出程榮本受宋本影響較高，祖本上可能相近處較多的相同結論。

（3）、虛字

〈觀量〉:「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蔑之，而體大者節目踈乎」句下，張紹仁校：

「而」、「之而」三字疑衍

查「而枝條」三字，《子彙》、吉府、顧、孫評、《五家言》、文淵、《龍谿》、崇文本並無「而」字。盧文弨《拾補》:「『而』，疑衍。」。「蔑之」，孫評、文淵本無「之」字。「而體大者」，蔣、文津本「而」在「者」下。盧文弨《拾補》:「『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而』二字疑衍。」陳乃乾過校本校註：「蔣本有『而』字。二『而』疑衍；『之』字亦衍。」王叔岷《集證》：「盧氏疑而字為衍文，是也；惟蔇下『之而』二字，之字蓋涉上下文而衍，而字似非衍字。」就版本發展看來，早期皆有「而」、「之而」，修改後不影響文意，不必從盧改。〈觀量〉篇的「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蔇之，而體大者節目踈乎」句，宋本及道藏本同程榮本具「而、之而」三字，三版本皆同。

綜觀上述統計出：程榮本與宋本、道藏本使用相同虛字共三字，盧校改欲刪去。可見得當虛字無實際作用之時，在清代考據校讎下，盧文弨採取的作法是刪去求精簡。

2、子彙本

明萬曆四到五年間，南京國子監刊周子義編的「子彙本」，特色是保留了音注，另外，《子彙本》雖不收袁註，卻從袁孝政的說法，將作者題為劉晝，也是《子彙本》一系共有的矛盾，張紹仁對校時，並未對校音注的部分，只重文字的差異，而且條目並不多，一共只有六條，分三類依序討論：

(1)、別字

〈法術〉：「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爲衷也。」句下，盧校改為「未爲忠也」，張紹仁校：

子彙本作「中」

查此句，劉藏唐卷子無「未有」、「化」三字，「因世」作「因勢」；次「治」作「理」。「衷」，宋、覆宋、程榮、文淵、盧、龍川鈔本並同。劉藏唐卷子作「折衷」。明鈔、影鈔、蔣、顧、舊鈔、文津、舊合字本並作「忠」。《道藏》作「忠」。盧文弨校作「忠」。餘本並作「中」。張紹仁單錄子彙本作「中」，應該是因為他只能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夠看見這三個版本。實際上，就敦煌本、宋本、寶曆本來看，都作「衷」，不需要從《道藏本》、子彙本改。

〈兵術〉:「無顧於後」句下，張紹仁校：

「後」，子彙作「死」

斯六〇二九卷無「無顧於後」四字。「後」,《子彙》、《奇賞》作「死」。王叔岷《集證》:「岷案:《尉繚子・武議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心書・出師篇》『軍中事，不由軍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傅亞庶《校譯》:「以上文考之，此『無顧於後』，當作『無君於後』。」查「無顧於後」諸本一致，且與上「無敵於前」儷，義亦自通，不必拘泥舊典輕易改動。故，就版本發展史上，作「後」是，與上「前」對言，不必從《子彙本》改。

〈貴速〉:「則蜚馳灌之」句下，盧校改為「則蜚馳灌火」，張紹仁校：

《子彙》作「灌」之

「火」,程榮、文淵、《龍谿》、《子彙》、崇文、程校本並作「之」。王叔岷《集證》:「作之,《喻林》引同，是也。作火，涉上文而誤。」就文本而言，當從子彙本改。

〈隨時〉:「非今日之所宜行也」句下，盧校改為「非異代之所宜行也」，張紹仁校：

《子彙》作「異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異代」，宋、覆宋、明鈔、影鈔、舊鈔、龍川鈔、文津、舊合字、《道藏》本並作「畢代」。《子彙》、蔣、顧、崇文本並作「異代」。程榮、文淵、紅杏、程校、《龍谿》本並作「今日」。就版本發展來看「異代。」較早，「畢」乃「異」之訛，故依子彙本改。

由對讀子彙本，可以看出當從宋本改共有２次；依子彙本修改有２次。而子彙本雖是後出的版本，許多從文意上的修正，就方法和結果論而言，仍有可參考之處。

（2）、脫字

〈妄瑕〉：「非可以影響」句下，張紹仁校：

子彙本影響下有「求」字、宋本無字

「影響」下有「求」字的有：《子彙》、吉府、何、文淵、《龍谿》、崇文本並作「影響求」。寶曆本及餘本並無「求」字，從上下文句看「影響求」與下「毀譽稱」相對，故楊明照《斠註》：「『求』字亦當有。」也說當有，可據《子彙》本補。

〈利害〉：「非好疾而愛毒，以破斫之患疾螫也」句下，盧校改為「非好疾而愛毒，以鈹斫之患疾其螫也」，張紹仁校：

《子彙》作「甚疾螫也」，「患」下當有「甚於」二字

「甚螫」，伯三七o四卷作「有甚疾螫」。覆宋、影鈔、程榮、盧、舊合字、《畿輔》本並作「疾螫」。明鈔、孫評、《五家言》、舊鈔、《道藏》本並作「疾其螫」。吉府、顧本作「甚瘕螫」。蔣、文津本並作「疾於瘕螫」。餘本並奪「於」字作「甚疾螫」。盧文弨《拾補》：「『之患』下當有『甚於』二字。」，此承上文，「疾」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瘕疾填胸」,「螫」指「蠆尾螫跗」。「甚於疾螫」與盧校合，故作「甚於疾螫」是，可從盧本改，不必從《子彙》改。

對讀子彙本後，會發現宋本共脫字句二字，藏本共脫二字，程榮本共脫字三字。可知子彙本的修正，補足了脫字的問題。

（四）、袁註的補充

漢魏本一系的《劉子》，本來就是幾乎沒有袁註的本子，存的註解不多，故程榮本留存的袁註很少，留的也是簡化過的袁註。張紹仁的校，把盧文弨補改的道藏本袁註與宋本比對。如：〈愛民〉:「昔太王居邠」句下袁註，程榮、孫評、文淵本全篇註脫，盧文弨手抄:「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十五代，孫居邠土，行仁愛於百姓，一年成市，兩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張紹仁校曰：

宋本小註雙行列正文，下後同。

此便是盧抄錄道藏本，張紹仁記錄了道藏本本來的形式，以為校注之用。值得注意的是，張紹仁用的是宋本，但盧抄的是藏本，才需另付錄宋本形式來比對。

又如〈兵術〉:「拽柴揚塵欒枝之譎」句下袁註程榮作:「晉國將也，兵少勢弱，使軍卒佯突柴動，衆望塵起，以謂晉兵甚盛也。」，盧校增補:「欒枝是晉國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柴動塵起，衆望唯見塵起，謂晉大有兵馬以動塵也」，張紹仁校袁註：

「拽」作「突」；末「塵」字誤「度」皆宋注

宋本「曳」作「突」。《道藏》、作「拽」。宋本「動塵」作「動度」。寶曆本作「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河」。《道藏》、影鈔本並作「動塵」。而文淵本：「欒枝是晉國將，兵少，使軍拽柴起塵，柴動塵起，楚望唯見塵起，謂晉大有兵馬以動塵也」。孫評本修改後袁註最簡，作：「欒枝，晉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木動塵起，衆見塵起謂晉大兵動塵也。」可見宋本袁註意義不確，故後本修改者多。張紹仁的死校法保留了宋本袁註，但判斷起來，袁註從藏本較完整。

換言之，張紹仁對了宋本跟藏本以後，推測就袁註來說，藏本比宋本可靠。

又如〈從化〉：「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夏之德陽而有霜霰。」一句，在「蕭丘」下有程榮本袁註：「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滅，其丘方千里，火偏中生。」「霜霰」下有程榮本袁註：「霰雨雜下也。」張紹仁校：

> 注中「徧」作「偏」；「方」作「萬」疑誤，下注中脫「雪」字。

這裡的注一「火徧中生」，宋本作「火偏中生」，徧作偏不同。另一個問題「其丘方千里」，宋本作「其丘萬千里」。張紹仁對「徧作偏」保留，而「其丘方千里」，則認為宋本作「萬千里」是不對的。從「疑誤」的用詞，可知張紹仁認為當從藏本。而原文因「蕭丘」二字於句型不協，疑由袁注增加出來的。查「而有寒炎蕭丘」，伯三五六二卷、劉藏唐卷子本並作「而有炎震」。蔣、顧、文津本並奪「寒炎」二字。孫詒讓《札迻》：「此以『寒炎』對『霜霰』，不當有『蕭丘』二字；下文別以『蕭丘寒炎』對『華陽温泉』，與此不同。疑此二字乃袁註誤入正文。」楊明照《斠註》：「按敦煌本是。『而有炎震』，與『而有霜霰』對。今本蓋涉下而衍。」王叔岷《集證》：「岷案：『而有寒炎蕭丘』，楊氏從敦煌本作『而有炎震』是也。此涉下文『而有蕭丘寒炎』而誤。」又：「孫氏疑『蕭丘』二字乃袁註誤入正文者，未審。」按孫、楊、王說並是。從兩敦煌本刪、改。

〈審名〉：「黃軒四面非有八目」之句下袁註：程榮本作，「黃帝使諸侯分理四方，因以為四面，即今之方伯也。」而盧校改：「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乃使諸侯至於四方，因以為四面，時人傳之言黃軒有四面，故言非有八目也。」張紹仁校：

黃軒注中為作名無「箇」字，「故」作「亦而」。

這是說宋本袁註裡，沒有故（箇字疑誤）字，而作「亦而」，和《道藏》：「故言非有八目也。」不同。而「亦而言非有八目」轉折詞作「亦而」，實有些不協，當從藏本。

〈審名〉：「周人玉璞，其實死鼠。」句下袁註，程榮本作：「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死鼠也，因謝不取。」盧校補曰：「周人，是周國人。周國貴玉璞。其人不識玉璞，傍道市人有人誑其謂死鼠為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綵裹之，於寶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是玉璞，卞和聞之，故往其家，借而觀之，乃死鼠也。卞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其人懷慚，并寶匣棄之也。」張紹仁校：

「聞之」以下宋本缺。

此處闕文甚多，可證明宋本袁註殘缺。張紹仁兩本參照，很快就發現道藏本的袁註較佳。

而〈鄙名〉：「曾子還軔」，程榮本脫註。盧手抄道藏本袁註：「軔，輪也，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另「亭名栢人，漢後夜遁」，程榮本亦脫註。盧手抄漢「後」改為「后」(「后」誤「後」)，並抄錄道藏本袁註：「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後果俠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王遂恕其罪，不以為怨也。」張紹仁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上注中無「而」字，下注中「俠」作「使」。

宋本作：「軔，輪也，曾子欲往鄭，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藏本於「至勝母里」前多加一個「而」字。下注宋本作：「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去後果刺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王遂恕其罪，不以為怨也。」宋本同寶曆本。而下注中「俠」應作「刺」，非「使」，此處為張紹仁誤校。

〈知人〉：「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程榮本亦脫註，盧手抄袁註：「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泛』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張紹仁校：

「泛」，宋作「逃於」。

宋本此句作：「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逃於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藏本作「泛五湖」，宋本作「逃於五湖」。寶曆本作「自遁五湖」。影鈔本同藏本。程榮、文淵本皆脫註。寶曆本語意最佳，可從寶曆本改。

故〈知人〉:「未報知己虛左之故，國士之遇也」程榮本脫註，盧手抄袁註：「虛左之故者，謂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豫讓以國士之禮也。」而在「空車內」旁，張紹仁校袁註：

注「謂空車內」，宋本作「千明空車已」五字，以做報。

宋本作:「虛左之故者，千明空車已左邊擬坐處也。目上遇者，即是智伯豫讓報國士之禮也。」藏本與宋本的差異在於「謂空車內」與「千明空車已」,「國士遇者」與「目上遇者」,「以國士之禮」與「報國士之禮」，故曰「以做報」。另,「國士遇者」與「目上遇者」張紹仁未校出。又，宋本作「千明空車已」，寶曆本作「汙明空車已」。疑寶曆本有誤，但語意上仍是藏本「謂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較通順。

〈適才〉:「雞鳴之客」程榮本句下脫註，盧校本藏本袁註:「馮驩爲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公之子，其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得菜。驩處下客之中。三年孟嘗君不識，驩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啓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還與孟嘗君說。君曰:『前我唯只有一狐裘，以獻王訖，如何更得？』時有客馮驩，夜入秦王宮中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知歡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齊爲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關未開，馮驩作雞鳴，關所雞盡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作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關。孟嘗君度關三十里，齊王來追之不及。張紹仁校袁注：

> 「馮驩」作「馮喧」;「得菜」作「食疎」;「啓」作「咨」;使者「還」與孟嘗君說,「還」作「依」;「唯只」有一狐裘，宋本作「進祇」;「以」獻王訖，宋本作「已」;夜入秦王宮「中」,宋作「內」;天未明「關未開」,宋本作「門未開」;乃開「關」,宋本作「門」;「齊王」來追之不及，宋本作「秦兵」。

而宋本作：「馮喧為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食疎，喧處下客之中三身，孟嘗不識，喧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咨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還與孟嘗君說，君曰：唯只有一狐裘已獻之王訖，如何更得？時有客馮喧夜入秦王宮內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懽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齊為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門未開，馮喧作雞鳴，關所雞盡鳴，作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門，孟嘗君度關三十里，秦兵來追之不及。」

查寶曆本與宋本同，就文章可看出來，「馮驩」作「馮喧」，宋本與戰國策音讀較合。「得菜」作「食疎」比起來，藏本「得菜」句型較協。「啓」作「咨」，宋本作「咨」有詢問的意思，於意較協。使者「還」與孟嘗君說，「還」作「依」，「依」有造「原樣」的意思，「還」有「再」、「回去」的意思，宋本和藏本意義不同。「唯只」有一狐裘，宋本作「進祇」，「唯」可能是「進」的筆誤，所以宋本應較早。「以」獻王訖，宋本作「已」。藏本「以」作「用來」解釋，宋本「已」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作「已經」來解釋，藏本較佳。夜入秦王宮「中」宋作「內」，「中」作「內」，兩者皆可。天未明「關未開」，宋本作「門未開」。乃開「關」，宋本作「門」，宋本「關」皆作「門」字，實「關」之意較符合原境，可從宋本。「齊王」來追之不及，宋本作「秦兵」，宋本意思較合。從字義上看來，藏本可能改寫過。

〈貴言〉：「必資榜檠以成弱弓。」句下袁註：「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而不正者也。」張紹仁校：

宋無「而」字

「榜檠選弓之器物」，《道藏》無此七字，程榮校本也沒有。宋本有此七字，但張紹仁沒有補此七字，張紹仁注意到的是沒有「而」字，乃從盧校之故。

〈貴言〉：「趙盈佩九言之箴。」程榮本句下袁註：「無姤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同，無徹禮，無嫉能，無移怒，無誅非德，無犯非義也。」盧於前校補：「箴，陳也。九言箴者」等七字，「無嫉能」改成「無儉能」，張紹仁校曰：

「孟」宋「盈」；注「陳」作「諫」；「儉」作「驗」

「孟宋盈」，宋、覆宋、程榮、蔣、盧、龍川鈔、舊鈔、《畿輔》本並同。文淵本作「趙鞅」，餘本「趙盈」作「趙孟」。盧文弨《拾補》：「『孟』，誤『盈』。」從盧改當作「孟」。趙孟，名志父，亦稱趙鞅、趙簡子，事見《左傳・定公四年》。從《龍谿》、《子彙》等本改。張紹仁的注乃在校正盧校改的地方，他發現宋本的陳作諫，儉作驗，便將其標示出來。查「箴，陳也。九言箴者，無始亂、無土寬、無恃寵、無雷同、無徹禮、無驕能、無遷怒、無好非德、無犯非義也。」這一段，宋本「陳」作「諫」，「始」作「姤」，「土」作「怙」，「驕」作「驗」，「遷」作「几」，「好」作「誠」。《道藏》、文津、影鈔本「始」作「姤」、「土」作「怙」、「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作「儉」,「遷」作「泛」,「好」作「誅」。程榮本無「箴，陳也。九言箴者」七字,「始」作「姤」、「土」作「怗」,「驕」作「嫉」,「遷」作「移」,「好」作「譏」,無「也」字。文淵本「土寬」作「怙富」,「雷同」作「違同」,「驕能」作「嫉能」,「遷怒」作「移怒」,「無好」作「無謀」,無上「箴，陳也。九言箴者」及末「也」計十字，但是張紹仁只有針對盧校作補充。

〈貴言〉:「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程榮本句下無袁註。盧校補：「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皋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已。」張紹仁校：

宋無「已」字

宋本作：「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皋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宋本差「已」字。孫評本無「也」字。但「枚皋之父」寶曆本作「枚乘之時」。從藏本、影鈔本作「也已」較完整。

〈傷讒〉:「昔人興讒於青蠅」句下程榮本脫註。盧校補：「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也。」張紹仁校：

樊豈弟，蕃凱悌；宋無「者」字

宋本作：「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於藩，凱悌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也。」藏本：「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也。」張紹仁校「蕃凱悌」三字，寶曆本作：「魏武公信讒詞,《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於藩，凱悌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也。」孫評、影鈔本「藩凱悌」作「樊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弟」，同藏本。但查宋本「藩凱悌」三字，同寶曆本，就版本發展來看，當從宋本。

〈傷讒〉:「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笞婦妐」程榮本無袁註，盧校補袁註：「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孤女，讒說云倫前時曾撾婦翁也。」張紹仁校注：

三娶孤女作娶三嫁婦，倫前，宋本「前」作「癡駮前」;「曾撾婦翁」宋本作「笞夫之兄」

查寶曆本作：「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人讒說云：『前時曾笞夫之兄也。』」疑有脫字，盧校從藏本於意較合，故從藏本改。

〈大質〉:「昔子閭之刼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程榮本句下袁註：「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劫子閭，謂曰：從我則免，否即殺。乃以白刃刺閭心，閭益兢不從也。」盧校本作：「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而子閭亦不同，故云：不趨利而逃害也。」張紹仁校袁註：

宋本注中無兩「者」字，而作心亦不同、下有亥字，趨下利字，從宋本補

查宋本：「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即免，不同我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心，子閭亦不同亥。故云不趨利而逃害也。」宋本無兩「者」字不影響文意。「刺子閭心」一詞可補程榮本註文。「亥」字當為誤寫。「趨下利字」從宋本補，於意較完足。孫評本袁註較簡略，無「謂子閭」三字。《道藏》、孫評、影鈔本兩「我」下並有「者」字。「乃以白刃擬刺子閭心」孫評、《道藏》、影鈔本無「心」字，程榮本有心字，盧校從藏本，故刪去「心」字。子閭亦不同矣，宋本「矣」作「亥」，疑有誤。孫評、《道藏》、影鈔本「子」上有「而」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矣」。故云不趨利而逃害也，《道藏》無「利」字，影鈔本「逃」作「迯」。藏本較宋本完足，當從藏本改。

〈大質〉:「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句下袁註:「烏號弓，以蘭桑木爲之」。黃帝殿前有桑一枝，上有長條，烏嘗飛其上嗚咽，帝見之，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爲弓，極美，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而遺弓，君臣見之，一時皆泣。又云:『南嶺山有枯木，烏每棲其上，因名烏號也。」盧補校袁註改為:「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烏起未高條返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群臣見之一時號哭，因名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枯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張紹仁校袁註:

宋本無別作鳴其條屈桂地還起上九字因曰烏三字作目名二字

查「烏號」，諸本皆有「之弓」二字，唯孫評、《道藏》、影鈔本無「之弓」二字，而程榮本、文淵本無「之」字，張紹仁未將宋本「之弓」二字校出來。而「是角桑之木爲弓也」，孫評、《道藏》、影鈔本皆同「角桑之木爲弓也」，唯影鈔本無「是」字，其他本作「蘭桑木」。「黃帝殿前有桑一枝」，寶曆本作「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鳴」，張紹仁校「集」作「在」，即「上有長條，烏飛在其上鳴」，而孫評本、影鈔本同道藏本，程榮、文淵本作「烏嘗飛其上嗚咽」。值得注意的是，盧補校與程榮本皆無「其條屈掛地還起」，然道藏本有，宋本亦有，但宋本「掛」誤作「桂」，而程榮本與盧校皆無此八字，應補。孫評本、《道藏》、影鈔本作「烏起未高條反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影鈔本「乃」上無「烏」字。「黃帝見之」，程榮、文淵本「黃帝」作「帝」，盧校程榮本亦改作「黃帝」。「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爲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孫評本無「故曰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烏號弓」五字，程榮、文淵本無「妙」字，盧校有。「《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而遺弓一張」，宋、《道藏》、影鈔本「而」作「人」。程榮、文淵本無「一張」二字，盧校有，孫評本兩句作「黃帝於鼎湖山仙昇，遺弓一張」。「君臣見之，一時號哭」，宋、孫評、《道藏》、影鈔本皆作「號哭」；程榮、文淵本「號呼」作「皆泣」，而盧校改為「號哭」。「因名烏號弓」，宋本「因」作「目」，無「烏」字，張紹仁特別校出來，《道藏》「名」作「曰」，影鈔本作「名之」。孫評本無「弓」字。程榮本無「因名烏號弓」五字，盧校本補上此句。程榮本：「又云：『南嶺山有柘木，烏每日在其上鳴』，盧校程榮本「柘」作「枯」，「日」作「棲」，無「在」、「鳴」二字。「因名之烏號弓也」，宋、《道藏》、影鈔本並無「者」字，寶曆本有，程榮本作「號弓也」，無「因名之烏」。孫評本註「又云」以下文字皆脫。從張紹仁校可看出來藏本較完整，而盧補校雖說是依藏本，但仍有「別作鳴其條屈掛地還起」未補，張紹仁未依盧補校，仍將此句補上，故仍是藏本版子較齊全。

〈和性〉：「夫歐冶鑄劍」程榮本袁註：「越王時姓聶名干將，善能歐治鑄劍。」盧校補：「越王鑄劍之人姓趙名干將，善能歐冶鑄劍。」張紹仁校曰：

> 趙宋作聶，末名上有治字。

查「『趙』宋作『聶』」一句，《道藏》、影鈔本「聶」並作「趙」，盧校從道藏本，而「越王鑄劍之人」程榮本簡化作「越王時」，文淵本簡化作「越王時人」，「善能歐治鑄劍」，張紹仁校「末名上有治字」實際上宋本「劍」下有「治名」二字，當作「善能歐治鑄劍治名」，《道藏》、影鈔本作「劍名」無「治」字。則此處一當從藏本，多「治」字無意義。

〈和性〉：「昔徐偃王軟而國滅」程榮本句下袁註：「周穆王西巡狩，聞徐子僭號，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鬬，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盧補校：「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張紹仁校：

詐下有心字。

宋本：「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心也。』道藏本此句作：「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宋本跟道藏本只差在「詐心」與「心」之差異，孫評本此句作「徐偃，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嘆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故無心字並不影響文意，當從藏本。而程榮本、文淵本作「周穆王西巡狩，聞徐子僭號，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鬬，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可看出來程榮本註是另外一個體系，和宋本、道藏本皆不同。

〈殊好〉：「蜚鼷甘烟」句下，程榮本袁註：「飛鼷好食火煙」，盧校補「飛鼷，鼠也，好食火炮爲美也」，張紹仁校袁註：

鼷鼠作生鳥、火炮作火煙

宋本本句作：「飛生，鳥也，好食火烟爲美也。」藏本作：「飛鼷，鼠也，好食火炮爲美也」，故張紹仁紀錄的宋本與藏本的差別為：宋本「鼷」作「生」、「鳥」作「鼠」，「火炮」作「火煙」，而盧校本同藏本。另，孫評本作「飛鼷，鼠也，好食火。」程榮本、文淵本皆作「飛鼷好食火煙」，可見和藏本意義相合。

〈兵術〉：「顓頊爭於不周」程榮本句下袁註：「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盧校補曰：「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四維絕，故西北傾，令日落西，工氏以腳踏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張紹仁校袁註：

落西，宋本西作高，東南界，宋作角

查宋本與藏本應有二個差別：宋本作「令日落高」，道藏本作「令日落西」，影鈔本作「今日落西」；地絕東南「角」也《道藏》、影鈔本作「界」。宋本作「令日落高」於意不合，當從藏本改。「角」與「隅」相對，從「角」，當從宋本改。

〈兵術〉：「援鼓之時」，程榮本袁註：「擊鼓杖也」，盧校改為「援鼓杖也」，張紹仁校曰：

藏本注在時下，宋本注在援字下作打鼓杖也

宋本「擊」作「打」。《道藏》本作「援，鼓杖也」，文津本無「也」字。而孫評、影鈔本註脫。傅亞庶校：「《子彙》本『時』小下註：『援鼓杖。』景《四庫》本『援』下有『桴』字，其下註曰：『擊鼓杖也。』『枹』原作『鼓』，《本子》本、《龍谿》本並作《枹》。以《子彙》本註文觀之，則此正當作『枹』。『援枹』乃鼓之常語，據改。」實際上，本文出自《尉繚子》：「援枹而鼓亡其身」，當為劉子所本，故從藏本較符合原意。

〈兵術〉：「故醑醪注流軍士通醉」句下程榮本袁註：「越勾踐行營有使獻酒一罇，踐曰：『餉吾此酒，衆不偏。』遂以酒瀉河中，軍士於下飲之，皆醉。」盧校改：「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罇酒，踐曰：餉吾此酒眾不偏。遂以酒瀉河中，隨水流下軍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醉飽也。」張紹仁校袁注：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瀉作寫

查「遂以酒瀉河中」，各本皆作「瀉」，唯宋本作「寫」，故因為通同字，當從藏本改。

〈觀量〉:「項羽不學一藝」句下程榮本袁註：「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盧校改：「楚王少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挈劍，只有一夫之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者也。」張紹仁校袁注：

少，作小，宋無者字

查「楚王少時」，宋本「少」作「小」，諸本皆作「少」。《道藏》、影鈔本無「擊」字，宋本有，張紹仁補，寶曆本亦有，故當補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者也」，宋本跟寶曆本無「者」，諸本皆有，據此可判斷寶曆本與宋本較接近。而諸本和藏本較相似。

〈利害〉:「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王」句下程榮本袁註：「雕陳園有鵲，尾長七尺。周持彈射之，心怵惕曰：『此乃王栗園，王勿知之，言我偷王栗。』於是挾彈而退」盧校補：「莊周雕陳園，有鵲尾長七尺且有怪，周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怵惕而驚曰：此是王栗園，今向內彈鵲王。忽知之言：我偷王栗。於是挾彈而退也。」張紹仁校：

宋本缺葉，心且止

查宋本缺「葉」，缺「心且」的後面，前文各本並同。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正賞〉:「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句下程榮本脫註，盧校補：「張伯松者漢時人，董仲舒前漢人也。」張紹仁校袁注：

宋無張字

宋本與寶曆本皆作:「伯松者漢時人；仲舒，前漢人也。」孫評、《道藏》、影鈔本「伯松」作「張伯松」，可知，越後來的本子都補上了姓氏。仲舒亦同，故孫評本「仲舒」作「董仲舒」當為後人加補。

〈正賞〉:「堂列黼幌，綴以金魄。」句下程榮本袁註:「幌是屏風別名。」盧校補:「幌是屏風之別名也。」張紹仁校袁注：

宋無之字

查宋本、寶曆本皆作:「幌是屏風別名。」無「之」字亦無「也」字，程榮本亦同；而藏本、影鈔本作「幌是屏風之別名也」。而孫評本註脫。就宋本同寶曆本看來，當無「之」、「也」二字，可見藏本虛字較多。

〈隨時〉:「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句下程榮本袁註:「木子也」，盧校補:「橡，木子也。菽，大豆也」張紹仁校袁注：

注，宋作非是大豆也。

查宋本作:「橡木子，非是大豆也。」，寶曆本同宋本，影鈔本作:「『樣』，木子也。菽，大豆也」影鈔本應為字誤，就語意來說，「非是大豆」實是一種很沒有意義的註解，大抵註解應當解釋是為何物、罕物，特別提「非是大豆」有為註而註的刻意。藏本在時代上是比宋本晚出的本子，亦即有可能是懷疑此條例之不必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要，進而改寫過。

〈兵術〉:「温辭一灑師人挾纊」句下程榮本袁註:「楚莊王出兵，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温辭慰勞，士卒聞之，身皆如挾纊綿。」盧校補:「楚莊王出兵，值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温辭慰勞，士卒聞其言，皆如挾細綿在身中温暖。」張紹仁校袁注：

纊，宋細

宋本與諸本皆作「皆如挾細綿在身中」,程榮本作「身皆如挾纊綿」,盧校補改「纊」為「細」，應該是從諸本改之故。

〈殊好〉:「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句下，程榮本註脫，盧校補:「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獨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競逐自死人臭，竟日聞氣不足也。」張紹仁校袁註：

宋無「獨」字,「來」,「夾」，作「逐自死人」下無「自死」字

宋本作:「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夾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競逐臭人，竟日聞氣不足也。」道藏本作:「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獨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競逐死人臭，竟日聞氣不足也。」盧補充了「自死」二字，於「競逐死人臭中」，變成「競逐自死死人臭」。可見得，宋本與藏本皆無「自死」二字，不必加字。又宋本「來」誤作「夾」。程榮、文淵本註脫。而孫評本作:「海畔有臭夫，一人樂聞之，競逐竟日不足也。」

張紹仁對袁註的評點,原則上就是把盧文弨補改的道藏本袁註與宋本比對，這麼一對，不但會發現袁註誤入正文的問題，也會發現宋本袁註常常有誤字，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如上文所提：「動度」誤作「動塵」，「其丘方千里」誤作「萬千里」，「趙盈」誤作「趙孟」，「瀉」誤作「寫」，「令日落西」誤作「令日落高」，「來」誤作「夾」，都是誤字；還有「打皷杖也」當改為「援皷杖也」。就完整性來說，宋本袁註也有闕文，如〈審名〉缺一大段；又像「虛左之顧者，謂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有些意義不確。又如：宋本「仲舒」，藏本作「董仲舒」，宋本「伯松」藏本作「張伯松」，都可看出來藏本更完整。而〈大質〉篇「別作鳴其條屈掛地還起」一例，也是藏本比較完整。

〈傷讒〉篇談第五倫的典故，宋本也語意不清，當從藏本解釋較確。又〈隨時〉的袁註：「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宋作「非是大豆也」這個註看起來太沒有必要，所以又被藏本改寫了。〈殊好〉中宋本作「生鳥」，藏本卻作「鼠」，完全是不同動物，而孫評本、程榮本、文淵本皆作「飛鼯」可見仍從藏本，當作是鼠類，便和宋本袁註差異更大。

又轉折詞也有生硬處，如「故言非有八目也」宋作「亦而言非有八目也」，另外，〈適才〉篇關於馮諼客孟嘗君一事，可以看出藏本在句型上，較為協調，但語意上兩者在動詞，連詞上多有不類之處，可見藏者可能是經修改成更通順的版本，而虛字上，藏本的「者」、「而」、「之」、「也」都比宋本多，而多餘的贅詞如〈和性〉篇在道藏本也因冗贅刪去「治」、「心」字。

由於依照時代看來，藏本是後出的本子，張紹仁的校法保留了宋本袁註的情況，也可見藏本與更後來的程榮本，對袁註的修改者多，但判斷起來，袁註從藏本較完整。

唯一兩個藏本袁註的缺失一是范蠡「泛五湖」的部分，宋本作「逃於五湖」，寶曆本作「自遁五湖」，而程榮、文淵本皆脫註，就文辭看來寶曆本語意最佳，可從寶曆本改。

通過張紹仁的評點，從袁註上的比較，會發現宋本袁註和寶曆本袁註相似度最高，但宋本袁註有些不精確難以解釋的地方，相對來說道藏本的袁註比宋本語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意更完整，而藏本袁註相對字數添補較多，包含虛字，漏句等都有增補，而程榮本袁註則是更有條件的修改過，和宋本、道藏已經很多不相似的地方。

（六）、其他

總觀張紹仁評點的部分，大部分是用來校刊版本差異，但也有兩條和版本無涉，故分在此類，其一是〈心隱〉:「貌愿而行慢」句下，張紹仁校：

愿，敬也，喜也。

這一條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張紹仁替字詞做了解釋，對於愿字，解釋為謹慎，喜悅之意。另〈兵術〉:「堯戰丹水」句下，張紹仁校：

案：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服南蠻

此條比較特殊的地方在於，張紹仁在此處補了一個案語，將堯戰於丹水的出處補上，認為這條是從《呂氏春秋》出來的，原因是此句程榮本袁註寫了:「未詳」，查宋本、孫評本、道藏本、影鈔本註脫；盧校:「『堯戰丹水』下註『未詳』，可刪」張紹仁的案語乃在補充袁註與盧校。

三、小結

總結張紹仁的評點，就異體字的部分，張紹仁點出了:「飾」跟「飭」;「絓」跟「掛」;「嶽」跟「岳」;「冥」跟「暝」;「後」跟「后」;「曜」跟「耀」;「包」跟「苞」;「知」跟「智」;「以修」跟「以脩」等字型上的差異。而藏本，則用了「斟」和他本的「斗」不一樣，盧校改程榮本則將「繹」改為「譯」,「姱」改為「誇」。當我們整理出來後，便是最基本可以幫助辨別本子的方式之一。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而就不同的別字，將張紹仁的評點《劉子》版本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統計可修正的部分：當依宋本改共有４４次，其中宋本有缺，則再依與其本子最近似的寶曆本改有４次；依程榮本改較合理則有２５次，其中又是依盧文弨的校者有１１次；依藏本改較佳則有８次；敦煌本有，則依敦煌本修改有３次；另外，有些在三本中，仍無法正確釋義、不夠完整的，我們還可以參考更後出的百子本修正共１次；子彙本修正共４次；以及將宋本、程本差異皆保留，難以評論好壞有三次，包含：「郊」與「地」;「芬」與「芳」;「芥」與「介」等。不妨依盧校改或保留原貌亦可。

這樣的統計數字，可指出的意義是：當《劉子》原文的三個版子不同時，從宋本為多，故可知宋本文字雖未經後人多加改隸，但也應此更完整，若能再延續咸伯恭的寶曆本的校注來看，會發現寶曆本與宋本最為近似，又甚少缺文，更可以看出寶曆本的價值。再從這些別字裡，統計程榮本與宋本、程榮本與道藏本的相合次數，發現和宋本相合卻不同藏本共４７次，而與道藏本相合，不予宋本相同的，則只有計１５次，故可推知程榮本受宋本影響較高，祖本上可能相近處較多。然而，由有多次的校正，出自後本的程榮本可知，宋本可能也有一些難以完整解釋之處，可能是當時刻書時，揀字或傳鈔的缺失，相對來說，程榮本的改正，其實也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張紹仁校對的部分，也包含了虛字的差異，總體來說，程榮本共使用虛字２３字;宋本使用虛字１７字;道藏本使用虛字１３次。這顯然牽涉虛字雖然無義，但和時代、版本校勘者的審美態度不無關係，通過統計，可為研究提供一個基礎，便於研究者進一步探討。從虛字的查核上，我們還會發現兩點，大部分宋本有的虛字，程榮本也有，相對來說，兩個版本比較接近，又程榮本更多了自己對虛字的補校，又見得後代對虛字的重視。

就字句的脫字來看，宋本共脫字１８次，藏本共脫１７字，但就宋本是殘篇來說，宋本殘缺的頁數雖多，但以篇章的脫字來看，藏本可能沒有宋本完整，而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程榮本的修正，雖也有脫字六字，但是經盧文弨校對過的版本，顯然是對文字的解讀上更為精細，故補足了很多脫字的問題。而子彙本的修正，補足了程榮本三個脫字的問題，也是後出版本在解讀上的進步。又由他重複提出盧校的說法來看，張紹仁在校勘工作中，十分注意汲取前人的經驗，充分加以運用，把別人校勘一書所作的校語、校記，加以傳錄，這樣就能汲取他人之長，為自己校勘提供幫助。

還有幾條值得關注的評點，如〈九流〉這個條目可看出來張紹仁校對的精細，也可以看出來他評點的觀察，除了包含字詞、版型格式、次第等，雖未評論，但其實也有隱約在評價之意。還有兩條評點，一條在釋義、一條點明典故出處，都是除了校勘字句之外的評點。

就袁註上的比較來看，會發現宋本袁註和寶曆本袁註相似度最高，藏本袁註相對字數添補較多，而程榮本袁註則是更有條件的修改過，很多條註釋都是大幅度的刪改，和宋本、道藏已經很多不相似的地方。可見得袁註在歷代出版的時候，經過很多次的修改，大概也是袁孝政註存疑的旁證。袁註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誰？後世的不停改易和修正，顯然不只是牽涉了對袁註內容的疑信，甚至在很多人的序跋裡也多次懷疑袁孝政是唐人的真偽，包含上文的：蔣以化、咸伯恭、盧文弨、張紹仁等，都覺得袁註內文非常可議，張紹仁甚至說：「不讀其文，焉知其謬」，來指責袁註的荒謬，故在作者爭議問題上，要相信袁孝政提出的劉晝說，立論的基礎顯然有點薄弱。

從張紹仁比對宋本和程榮本的評點中，如進一步從版本發展的時代來認識，和分析，就可以由異體字的差別，作為文字發展演進在版本上呈現的差異，並作為協助判別版本的依據，皆是因應時代改變的異體字型，通過張紹仁的評點，就可以看到這些字在版本發展的差異，幫助我們釐清各個本子的源頭，另外，盧文弨解釋異體字的部分，張紹仁都特別再校正一次，可見張紹仁對文字檢覈的用力之勤。

從上文分析來看：張紹仁評點《劉子》的方法，就是校讎中的「死校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原則上，一點一畫，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存原文。大致上以恢復古書舊觀為要，校出之脫、衍、訛，校出而不改易，目的在所校底本上保留其他版本面貌；他選了盧校本為底，抄之道藏本的袁孝政註，並且將宋本、道藏本、子彙本作為校本，而後羅列，再互為參校，多方購、求、借、鈔古書善本，謹而慎之，至再至三，以求盡美；他的作法並未擅改一字，反對憑主觀臆斷，妄改古書本來面目，流毒後世，不如不改；校書尤其以宋本、道藏為主，子彙本只改了部分，大體上認為宋本、道藏可信。可以說，經此法所校之《劉子》，可稱之為真正的善本。正如陳濬寬的整理：

> 死校派者，以顧廣圻、盧文弨、黃丕烈等為代表。他們堅持校勘需有版本依據，重視古本、舊本，不輕改底本，若遇異文，羅列待考。此即「不校校之」的校勘原則。「不校」並非真的不校，一來，是為了解決歷代傳刻校勘時常常「誤於校者」的弊端，「存不校之誤」，避免錯至無法校治；二來，是為了保存各本異文，待後人考辨原本之真而不妄改。是故，以不校之法校書乃是最謹慎求真之道。[14]

雖未提到張紹仁，但提到死校法的精神，是很正確的。版本性評點的功能，其實正是死校法的價值，也是避免主觀之誤的最好方法，但若讀者可由此評點，若進一步分析，便可以補足善本的優劣。而經統計，又可再探張紹仁的分析意義。

本章除了證明咸伯恭、張紹仁校註的價值外，也想提供一個分析「版本性評點」的方式，過去的評點，較重於文學性評點的研究，而忽略釋義、版本考據的分析，本章試圖進一步替傳統漢學的校勘與版本，提出新的操作方式，看見不同的可能。

---

[14] 陳濬寬，《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探析》（台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２０１１），頁６１。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結論

《劉子》一書的研究，因作者是劉勰的疑義，近二十年來逐漸被關注，遂成為龍學轉型期拓展的新戰場。本論文主要的關注點，在於：《劉子》作者的新考證、版本系統性的新梳理、進而分析明、清兩代的文學性評點與版本性評點等新內容，以完成《劉子》版本與文學評點的新探索。下文便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依章節進行說明，並提出反思，及未來可以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現況反思

研究《劉子》首要之務，便是確立作者是劉勰，分兩部份討論之：第一部份借陳志平最新論述《劉子》作者的文章，與林其錟、陳鳳金、朱文民、游師志誠的說法，再進行分析比對，進而從四點談《劉子》是劉勰著的原因。首先在歷史考據上，先引眾說，證明袁孝政註與張鷟認為是劉晝作的說法有誤。再來就目錄學著錄來看：距《劉子》成書時間越近的目錄，都顯示為劉勰所作，反而到了南宋，方有劉晝作的說法，於理亦不通；又，目錄分類失誤，錯認兩書性質不同，進而有作者的殊異之說，如能重新理解《文心雕龍》的子書性質，並內證二者，才能更看出兩書的相通性。第三、從用語的考證中，筆者以為陳志平先生從南、北方語彙來判准可能不構精確，不如從用語背後的思想來詮釋得當，例如朱文民先生指出《劉子》內容援引佛教經典，或游師指出《劉子》援引佛教思維方法，更能證明《劉子》絕不可能是詆佛的劉晝所作，反是精解佛理的劉勰，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最後回到目的性，本文覺得陳志平先生提出的為昭明太子登基所作值得再商榷，因為書成之時，昭明太子已經亡故，而朱文民先生提出應試而作，較有歷史信據；但就筆者觀察，也應該是劉勰經歷了學養、經驗、思想整合性的高峰，自然寫出的傳世作品。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二部份則援引「類感」論進行分析，發現劉勰《文心雕龍》的類感說，乃繼承漢代象數易學「宇宙論」和「性善情惡論」的體系而來，反對「任情失正」的創作，而是要通過情的洩導，療癒不平衡的體氣，進而「持人情性」、「控引情源」，達到一種原道的高度。此又和魏晉的任情重性的思維不同，造就劉勰非常獨特的創作觀。而《劉子》的感知模式和《文心雕龍》幾可吻合，不論是類感方式，對「神」的認知及重視，還有天人感應說、性善情惡的思考見地，皆和魏晉強調的「為文任情」的說法不同，這也可說是《文心雕龍》、《劉子》在當代的獨特性，並以此內證《劉子》的作者為劉勰。

本文的第三章旨在建構版本與評點本的新系統，此系統可說是「劉子學術史」上的基礎研究工程，目前就傅增湘、羅振玉、王重民、楊明照、傅亞庶、林其錟、陳鳳金、顧廷龍、許建平、陳志平……等諸位先生的努力蒐羅之下，版本總數多達６０種以上，故需先整理版系分類，了解版本差異，才能進一步看出校訂者如何認定作者、校釋字句、詮釋字彙、甚至評價《劉子》的問題，也才能為評點工作立下基礎。

目前唐寫卷存有九種寫卷本，保留了隋前、高宗、武后、太宗、憲宗到中晚唐的片段樣貌，除了在校證上可以參考和比對，還可知道《劉子》在學術流傳上，並未因時中斷，並從中原傳播至西域，可見其流傳之廣遠。

而宋後現存的版本又再分成四大體系，分別是：「舊合字本」一系、「子彙本」一系、「道藏本」一系、「漢魏叢書本」一系，分別是：

1、舊合字本（包含龍川精舍鈔、影鈔本）

舊合字本系統最早可推從南宋刊小字本來的，大體保留了袁孝政的註，但不從袁註的「劉晝」著書說，反題為「梁通事舍人劉勰」作，故也可以從此標注作者之名，來辨別和舊合字本相承的本子；後來，有些版本雖不題「梁通事舍人劉勰」傳，即接收了袁註，卻又不完全同意袁註的看法，故缺而不論作者姓名。如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果是後者，便可以再從卷數與行數來判斷其傳承關係。

（1）、南宋刊小字本《劉子》孫星衍、黃丕烈跋宋刻《劉子新編》十卷

（2）、黃丕烈校跋明覆宋刻《劉子新論》十卷

（3）、明龍川鈔本：龍川精舍鈔《劉子》

（4）、影鈔活字本《劉子》

（5）、傳鈔黃丕烈藏本《劉子》

（6）、明刊活字本

（7）、海寧陳氏景印明刻本《劉子袁註》十卷（簡稱舊合字本）

（8）、楊明照《劉子校注》，巴蜀書店１９８８年版

（9）、傅亞庶《劉子校釋》

（10）、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11）、舊鈔本

2、「子彙本」系統：

「子彙本」是《劉子》版本裡非常重要的系統之一，以諸子系統論《劉子》，可以說是看到《劉子》的用世之心，深切《劉子》著書之意：目前版本裡，首先可見元代蘇應龍輯《諸子瓊林》，保存了部分袁孝政注和音注，約有七千字，可以看出元時版本的局部情形。後到了明萬曆四年到五年間，南京國子監刊周子義編的「子彙本」，將《劉子》收入，未收袁註，並保留了《諸子瓊林》部分音注，成為重要的版本依據，後有陳乃乾校跋《子彙本》。子彙本的特色是保留了音注，上承《諸子瓊林》的系統，下開《百子全書》一系，故也可以從音注來判別何以《子彙本》為祖本，另外，《子彙本》雖不收袁註，卻從袁孝政的說法，將作者題為劉晝，也是《子彙本》一系共有的矛盾。

（1）、《諸子瓊林》

（2）、《子彙》本：萬曆五年（１５７７）南京國子監刊周子義編《子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本

（3）陳校《子彙》本：陳乃乾校跋明萬曆五年刊《子彙》本《劉子》二卷

（4）、光緒元年（１８７９）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

（5）、１９１２年湖北官書處重刊《百子全書》本（簡稱官書處本）

（6）、民國八年（１９１９）上海掃葉山房《百子全書》石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7）、１９６３年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景印《子書百家》本

（8）、１９６９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宋元明善本叢書》景印《子彙》本

（9）、浙江古籍出版社新編小四書影印《百子全書》本。底本為掃葉山房本。兩卷，也提「北齊劉晝孔昭撰」。

（1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本影印《百家類纂》

3、道藏本：

《劉子》書中的清神、去情、防欲……等工夫論述，也被道教奉為圭臬，納入系統。目前最早可見《劉子》被收入北宋道教經典叢書《雲笈七籤》－－《雲笈七籤》有小道藏之稱，是道藏經典的縮小版。《道藏本》的特色是保留了近乎完整的袁孝政注，卻不提作者，可以說是大體繼承了袁孝政的說法，但對作者之疑存而不論。歸屬於《道藏版》一系的有：《雲笈七籤》、《道藏本》、世恩堂刊本、蔣以化校本、道藏輯要、王叔岷校注，皆是由此本而來。雖然《道藏版》的袁註保存完整，而且還有音注，是最完善的注本，但勘校《道藏版》的勘校者們，不一定認同袁註劉晝作的說法，遂只保留注者，不署作者姓名，故只可從注的繁簡，看出來祖於《道藏》一系，下列說明其版本：

（1）、《雲笈七籤》

（2）、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3）、顧本：顧雲程校明萬曆世恩堂刻本《劉子》十卷

（4）、萬曆間蔣以化刊本（有評點）

（5）、葉子寅、許心扆跋，張紹仁題款，黃丕烈、陸拙生校並拔明抄《劉子新論》十卷。

（6）、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本

（7）、《四庫全書》文津閣本《劉子》十卷（簡稱文津本）

（8）、上海涵芬樓景印《道藏》本

（9）、１９７３年台北考正公司景印《道藏輯要》本

（10）、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道藏要輯選刊》本

（11）、傳世藏書本

（12）、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文物出版本社重印《道藏》本（１９９６年１版４次印刷）據涵芬樓《道藏》本影印。

（13）、王叔岷《劉子集証》

4、漢魏叢書本

明代程榮《漢魏叢書》本所收的《劉子》袁註則被有意識地改寫了：在字句上，刪減變成簡注；在作者上，亦不從袁註劉晝說，將《劉子》的作者定為劉勰。可見得程榮校本對袁註的評價不高，也不認可劉晝作。何允中勘刻的《漢魏叢書》本也提為劉勰撰。也就是說，如果是袁孝政簡注、又從劉勰說的版本，皆是程榮《漢魏叢書》一系，或與《漢魏叢書》一系相通，但有不同的是《廣漢魏叢書》，《廣漢魏叢書》沒有收袁註，也將作者提為「梁東莞劉勰」；有趣的是，和舊合字本（南宋本）一系題為：「梁通事舍人劉勰」，顯然在「稱號」上有意別之。

（1）漢魏叢書

a、程榮刊《漢魏叢書》本

b、黃丕烈校跋陸損之校明萬曆程榮刻《漢魏叢書》本《劉子新編》十卷

DOI:10.6814/NCCU201900182

c、盧文弨校跋明刻《新論》十卷

d、程遵岳校乾隆《重刊漢魏叢書》本《新論》十卷（簡稱程校本）

e、《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劉子》十卷（簡稱文淵本）

f、孫鑛評本：明刻孫鑛評《劉子》二卷

g、明刊《五家言合刻》鍾惺評《德言》二卷（簡稱《五家言》本）

h.清謹軒藍格鈔《劉子新論》

（2）增訂漢魏叢書本

a、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王謨刊《增訂漢魏叢書》本

b、陳乃乾過校本《新論》十卷（簡稱過校本）

c、光緒三年（１８７７）紅杏山房重修《子餘增訂漢魏叢書新論》十卷（簡稱紅杏本）

d、湖南藝文書局１８９４年《增訂漢魏叢書》本

e、宣統三年（１９１１）上海大通書局石印《增訂漢魏叢書》本（上海圖書館藏）

f、民國四年（１９１５）四川盧氏修補刊紅杏山房本（湖北圖書館藏）

g、林其錟、陳鳳金《劉子集校》

（3）《二十子家書》一系

a、隆慶沈津編《百家類纂》本

b、吉府本：萬曆六年（１５７８）吉藩崇德書院刊《二十家子書》本

c、嘉靖《十四子本》

d、巴蜀書社據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本

（4）《龍谿精舍叢書》

a、《龍谿》本《龍谿精舍叢書》本《新論》二卷（簡稱）

b、民國六年（１９１７）朝陽鄭國勛刊《龍谿精舍叢書》本

c、《諸子集成補編》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5）畿輔叢書本一系

a、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

b、民國二十二年（１９３３）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第５９５冊，底本為《畿輔叢書》本。

仔細搜集目前的版本，有完整的評點著述，又可再分成兩類：針對「文學性評點」作品的有：孫鑛評袁孝政簡註本評點、蔣以化評道藏本評點；針對「版本性評點」則有：咸伯恭的寶曆本評點、張紹仁校漢魏叢書本評點等。本論文便承此範疇，接續著第四章、第五章分析「文學性評點」、「版本性評點」。

第四章先談孫鑛評點《劉子》，孫鑛在明季新文學思潮脈絡底下，企欲翻轉宋明理學造就經典解讀的一元性，通過文學性的批評閱讀法，一方面重新解讀經、史、子，一方面建立文法性的新探索，使得《劉子》的文學趣味能被彰現出來。

孫鑛的評點模式可分成兩型，一類是基本型，將注意力集中在文法修辭上，標示文章的精妙之處，以供後人效法；另一類則加入了比較，突顯《劉子》的藝術特點與風格。其常用的關鍵字有「簡、鍊、疎暢、麗、雅、勁、奇」等，歸納其形式上，可看出孫鑛要求文字簡鍊，章句結構疎暢，句式精巧工麗；內容上喜歡善用典故堆砌的雅、利用對比製造的勁、還在題材上注意奇。《劉子》全書批語五十五條，竟無一條是負面評價，按理說，《劉子》為六朝文，正是孫鑛「周文漢詩」說批評為「近今」的起點，然而，《劉子》采掇先秦兩漢諸子之言，進而化為己用，正是這種能從經典中提煉，進而豐繕文采的方式，深得孫鑛的肯定，顯見《劉子》本身點石成金的文采。透過孫鑛評點《劉子》，我們可以發現兩處：其一，可發現《劉子》的文學性，不但在用字遣詞、章法結構，或是內容表意的特殊技巧，都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其二，孫鑛評點並不因時廢文，雖有「周文漢詩」說的復古論，卻不一概貶抑不合周文漢詩的文章。如此一來，我們便可借鑑於孫鑛的眼力，挖掘《劉子》的內涵，不但替《劉子》被張少康先生說成「文辭淺鄙」、「糟蹋劉勰」的說法翻案，找出《劉子》的文學價值，也通過孫鑛的閱讀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策略，深化《劉子》的內涵。

接著，我們要比較同是萬曆年間的蔣以化《劉子》評點，蔣以化的評點數量和質量雖然沒有孫鑛高，但藉由蔣評，仍可以發現幾個特殊之處：一、他在明代的時候，已經力駁眾議，認為《劉子》的作者必然為劉勰，和四百年後的學術考證幾然吻合，必然建構在對《劉子》和《文心雕龍》深入認識的基礎上，故我們可以從他所讚揚的地方，結合《文心雕龍》的理論，看出《劉子》如何實踐文心理論，更能夠看出他評《劉子》的「奇趣」。二、他表面著重在討論《劉子》如何結合文法創作出「奇」、「新」、「峭絕」的句子，但背後重點在如何「以正馭奇」的寫出「道要」、「精理」、並與「聖語合」的思想內容，反映出和劉勰一樣的通變主張。三、蔣以化評點《劉子》，有針貶時代的意義：在萬曆年間那樣追求「奇趣」的年代，通過《劉子》的奇處，闡揚背後的經典價值、與學古內涵。在《劉子》學術史上，蔣以化不但確信《劉子》是劉勰所作，還透過請嘉隆末五子中的李維楨為序，加上自己的評點，重新翻刻，試圖帶動《劉子》的討論，並且示範如何挑戰傳統子學作品的品讀，雖然在章法上，蔣以化還是不停顯現一種「奇趣」的審美觀，而這樣的挑戰，卻非背離正統，而是另一種將「新變」折衷進「傳統」的整合。

蔣以化使用了評點，去處理其在《劉子》所見的「奇」、「峭絕」之特色，某種程度上也為後代文學演變鋪路。在公安派準備大張旗鼓的萬曆年間，提供一種看似制衡，其實反是充實的可能，其討論順應了時代風氣的需要，才有更後來竟陵派鍾惺等人，在信心和信古的融合。蔣以化的評點，其實展演明末的文法學信古和通變的折衷，通過《劉子》展現蔣以化對於文章要求的想像，但也成就建構《劉子》學史重要的意義。

我們把兩人的評點拉回萬曆年間的背景，會發現孫、蔣都是復古派陣營的人，對於當代追求新變的聲浪不是完全認同，但又希望可以找出一種兼解的方式，於是《劉子》在兩人心中各自成為一種能融古鑄今的典範，兩人以文學性評點為《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子》解讀，深刻的看出除了說理明晰外，《劉子》的文學性價值極高，還有開創的可能。

第五章談「版本性評點」：清代以後，《劉子》一書，反而變成版本性評點更為突出。版本性評點方式跟清代重視實學、樸學有關，可看出評點者在選字、理字中，如何理解《劉子》的原文脈絡及其詮釋。研究者將版本評點作參照性的分析比對後，可以比較不同版本下《劉子》的語意的差異，亦可架構其學術史的脈絡。故第五章則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談咸伯恭（皆川淇園）的寶曆本評點研究，作者提為「梁劉勰著唐袁孝政註」，底本為應永寫本，推測抄寫時間在明代朱元璋洪武年間，可能為現存最早的並「完整」《劉子》版本。寶曆本因為底本時間早，和後來的流傳版本，在原文和袁註上都有不少差異，保留了更早的原貌，加上咸伯恭的版本評點，充分發揮了字句考證的重要性，對於後代《劉子》文本的章句訓詁，許多重要的字的爭議，比方說楊明照、王叔岷、傅亯庶、林其錟先生意見不合的地方，都可從寶曆本的原版，和咸伯恭評點的考據，作為再判斷的依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咸伯恭校本有些地方，於今本未見，都可以替今本增補。顯見咸伯恭寶曆本評點的價值極高，應給予咸伯恭評點一個應得的地位。

接著討論張紹仁評點，他利用盧文弨校的程榮本作底本，透過觀察道藏、宋本、子彙本與底本的不同，評點當中差異。總結張紹仁的評點，可分成幾個結論：就異體字的部分，張紹仁點出了：「飾」跟「飭」；「絓」跟「掛」；「嶽」跟「岳」；「冥」跟「暝」；「後」跟「后」；「曜」跟「耀」；「包」跟「苞」；「知」跟「智」；「以修」跟「以脩」；「斗」跟「斗」；「繹」跟「譯」，「姱」跟「誇」等字型上的差異，是最基本幫助辨別版系的方式之一，整理如附表一。

進一步統計版本別字的差異後，可看出來：當《劉子》原文的三個版子不同時，從宋本為多，故可知宋本文字雖未經後人多加改隸，但也應此更完整，若能再與寶曆本對校，會發現寶曆本與宋本最為近似，甚少缺文，又可證成寶曆本的價值很高。同時，也可推知程榮本受宋本影響較高，祖本上相近處較多。然而，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由有多次的校正，出自後本的程榮本可知，宋本可能也有一些難以完整解釋之處，可能是當時刻書時，揀字或傳鈔的缺失，相對來說，程榮本的改正，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從虛字的查核上，我們還會發現兩點：大部分宋本有的虛字，程榮本也有，除了上述兩個版本比較接近的結論外，程榮本更多了自己對虛字的補校，可見得後代對虛字的重視。

就字句的脫字來看：宋本共脫字１８次，藏本共脫１７字，但就宋本是殘篇來說，宋本殘缺的頁數雖多，但以篇章的脫字來看，藏本可能沒有宋本完整，而程榮本的修正，雖也有脫字６字，但是經盧文弨校對過的版本，顯然是對文字的解讀上更為精細，故補足了很多脫字的問題。而子彙本的修正，補足了程榮本３個脫字的問題，也看出後來版本在解讀上的進步。又由他重複提出盧校的說法來看，張紹仁在校勘工作中，十分注意汲取前人的經驗，充分加以運用，把別人校勘一書所作的校語、校記，加以傳錄，這樣就能汲取他人之長，為自己校勘提供有利的證據。還有幾條值得關注的評點，如〈九流〉這個條目可看出來張紹仁校對的精細，也可以看出來他評點的觀察，除了包含字詞、版型格式、次第等。比較特別的是有兩條評點，一條在釋義、一條點明典故出處，都是除了校勘字句之外的評點。

就袁註上的比較來看：我們從張紹仁的校註裡，看到袁註在宋本、道藏本、到程榮本的差異很大，宋本袁註和寶曆本袁註相似度最高，藏本袁註相對字數添補較多，而程榮本的改動最多，很多條註釋都是大幅度的刪改，可見得袁註的版本經過多次的調整。後世不停改易和修正，顯然不只是牽涉了對袁註內容的疑信，甚至在很多人的序跋裡，包含蔣以化，也都懷疑袁孝政其人的真偽，而盧文弨、張紹仁的補注，在序言中也否定袁註的價值，是故，在作者爭議問題上，要相信袁孝政提出的劉晝說，立論的基礎顯然有點薄弱，也可作袁孝政註堪疑的旁證。

從上文分析來看：張紹仁評點《劉子》的方法，即是校讎上的「死校法」，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原則上，一點一畫，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存原文。大致上以恢復古書舊觀為要，校出之脫、衍、訛，校出而不改易，目的在所校底本上，保留其他版本面貌；他選了盧校本為底，抄之道藏本的袁孝政註，並且將宋本、道藏本、子彙本作為參校本，而後羅列之，謹而慎之，至再至三，以求盡美；他的作法並未擅改一字，反對憑主觀臆斷，妄改古書本來面目；校書尤其以宋本、道藏為主，子彙本只改了部分，大體上認為宋本原文可信，道藏次之。可以說，經此法所校之《劉子》，可稱之為真正的善本。

相較於兩種版本評點，孫鑛和蔣以化文學性的評點，不但點出了《劉子》的文學性，兩家以復古為論據，卻能看出《劉子》如何融經鑄史的別出新裁；但清代「版本性評點」，不但可以補足善本的優劣，更能進一步了解傳統漢學的校勘與版本的操作方式，進而看見不同的可能，其意義和價值，亦不可小覷。

第二節　延伸思考與未來研究展望

通過本文的研究成果，可發現明、清不同的學風，影響著《劉子》評點者的評論角度，明、清兩代的《劉子》評點著作恰可看作兩個不同的群體，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帶著各自時代的鮮明特徵，也可看出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

本文所選的明代的評點者，孫鑛、蔣以化，重視以一己之情志主觀介入作品，喜分析作品藝術形式，這與當時的學風有關，人們每喜空談性理，而不究事情之原委隱曲；治學不以嚴謹見長，而以議論相高。文人讀書，也喜抒一己之情，發一己之見，重主觀鑑賞評析，而輕客觀考訂詮釋。即如復古派陣營的孫鑛、蔣以化，評論標準仍是藝術形式。然而，到了清代，包含日本漢學，也隨著學風的轉變，興起「死校法」這種扎實的版本性評點，以「著實」的校對作為詮釋文本的方式，可見，評點形態絕不僅僅是形式問題，也並不只是任由評點者隨心所欲，而是不同的學風，帶來評點視角的變化，它們又共同影響著評點者對評點形態的選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筆者分析評點過的袁註，大概可看出來，袁註在各個版本的差異很大（整理如附表二），但未涉及評點條目外的差異，若能仔細比對各本間的缺漏與差異，進一步分析更多版本的資料，了解袁註改動的痕跡，也許更能從考證的論據中，確認袁孝政註的真偽與流傳的差異，未來可以本論文為基礎上，進一步衍生探討。

又，本論文所採這些評點本，從序言、到藏書章，可看出經多次易手，如孫鑛評本，後則落入黃丕烈藏書，並有黃丕列校為善本，而蔣以化評本，後於光緒年間又進入沈韻滄手，實際上，如能進一步分析這些版本評點的收藏史，更能釐清學術集團的區塊與《劉子》流傳的學術地圖，對於劉子學的脈絡，定能有進一步建構。筆者礙於學力有限，未能進一步全面的分析《劉子》評點中的參與者的身分，有俟於下一階段，在進行更全面的討論。

此外，經由本論文對於諸家版本分析之後，認為寶曆本的版本價值非常高，若能依寶曆本為底本，幫助文字與文義的釐清，進而以此為基礎，作出思想性的比較分析，當更有意義，也才能真正將《劉子》版本脈絡，應用在義理的領域裡。

總之，本論文建立在作者、版本學術的基礎工作上，進行評點的分析和立論，但只是初探輪廓，如何更全面的和劉勰學術史進行對話，除了將《劉子》義理的更系統化、規模化外，劉勰如何因此書總結子家？以及總結深淺多少？都是值得進一步問的問題；還有，如何納入「史」的座標，研究《劉子》如何被建構和接受，成為真正的一種「學」術之範疇，還有待諸家齊力建構，也都是本論文未竟之處。

上述提問，延續本論文關注之處，有些涉及資料進一步統整和判讀，有些拓及進一步的理論建構，有些拓及《劉子》接受史的過程，筆者才力有限，疏漏與未完之處不少，補苴罅漏，俟諸來日，請前輩方家不吝指點賜教。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徵引與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１９９７年。

〔漢〕司馬遷撰．裴駰等三家注：《史記》台北：宏業書局，１９９５年。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附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等資料２２種》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二、《劉子》專類

（一）《劉子》相關著作

王叔岷：《劉子集證・自序》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江建俊校注：《新編劉子新論》，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3月。

王重民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第九冊．劉子新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6月台一版。

林其錟、陳鳳金輯校：《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上海：上海書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林其錟、陳鳳金：《劉子集校合編・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１２年。

林其錟、陳鳳金：《劉子集校合編・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１２年。

侯應南：〈《劉子》論述人才與教育〉，《新華社北京》（６月9日）。

陳志平：《劉子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傅亞庶：《劉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9月第1版，２０１０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楊明照校注：《劉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１９８８年4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楊明照：《新增劉子校注》，四川：巴蜀書社，２００８年。

楊明照校注，陳應鸞增訂：《增訂劉子校注》，成都：巴蜀書社，２００８年。

羅振玉編：《敦煌石室遺書百廿種．敦煌石室碎金．劉子殘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

（二）碩、博士論文

王薇寧：《劉子對道家思想的轉化與繼承》彰化：彰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２０１３年。

晁瑞蓮：〈《劉子》詞匯及語料價值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７。

陳家婷：〈《文心雕龍》與《劉子》文藝思想比較研究〉山東：山東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５年。

莊淑萍：《劉子思想研究》臺北：市立台北教育大學應用語文所在職進修班，２００６年。

張雅華：《劉子》的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在職進修班，２０１３年。

萬明：〈《劉子》的人才管理思想研究〉廣西：廣西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６年。

劉向輝：〈《劉子》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１年。

歐志祥：《《劉子》儒家思想研究》高雄：高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２０１５年。

蔡欣：〈《劉子》文藝思想研究〉江西；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５年。

（三）期刊與單篇論文

方介：〈《劉子・正賞》篇與《文心・知音》篇的比較〉，《中華文化復興月刊》，１９８４年9月。

皮朝綱，詹杭倫：〈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１９８４年。

朱文民：〈再論《劉子》的著作者為劉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第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０９年1月。

任朝霞：〈《劉子校釋》簡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５期）２０００年。

李軍：〈魏晉南北朝儒學教育理論的復興與發展－劉晝《劉子》教育思想初探〉，《孔孟學報》，１９９４年3月。

李政林：〈《劉子》作者為劉勰之說商榷〉，《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３０卷第3期）１９９９年9月。

李隆獻：〈劉子者問題再探〉台北：台大中文學報，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林其錟，陳鳳金，〈《劉子》兩鈔本考索〉（《文獻》第三期），１９８６年。

林其錟，陳鳳金，〈《劉子》「影宋抄本」辨正〉，（《文獻》第三期），１９８６年。

林其錟、陳鳳金：〈五卷本《劉子》和日本古代學者的論述〉，《文獻》（第４期）１９８９年。

周紹恒：〈從劉勰負《劉子》候沈約的故事看該書的作者　——《劉子》為劉晝所撰新證〉河南大學：《漢語言文學研究》（第３期）２０１６年。

祈志祥：〈試論劉晝的美學思想〉，《廣州大學學報》（第四卷第七期）２００５年七月。

涂光御：〈《劉子・貴農章》經濟思想考察〉，《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２００７年。

孫蓉蓉：〈關於劉勰「文集」的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５期）２００３年9月。

張辰，曹俊英：〈劉晝文藝觀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１９８９年。

陰曉儒：〈劉晝美學思想述評〉，《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４期），１９９１年。

陳志平：〈論孫星衍跋南宋小字本《劉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６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陳志平：〈《劉子》作者和創作時間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４期），２００７年7月。

陳志平、陳明華：〈《劉子》名稱考〉，《黃崗師範學院學報》（第２８卷第２期）２００８年4月。

陳志平：〈三十年劉子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１期），２０１４年。

陳應鸞：〈《劉子》作者補考〉，《文化遺產》（第三期），２００８年。

陳祥謙：〈《劉子》作者新証〉，《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１０卷第５期），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許建平：〈敦煌本《劉子》殘卷舉善〉《敦煌研究》（第3期），１９８９年。

許建平：〈敦煌遺書《劉子》殘卷校証〉《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第5期），１９８９年。

程天祜：〈劉子作者辯〉，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6期），１９８６年。

楊明照〈《增訂劉子校注》前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４期），２００１年。

榮新江：〈兩種流散的敦煌《劉子》寫本下落〉《書窗》（第1期），１９９３年。

蔡欣：〈《劉子》文藝範疇辨析〉，《嘉興學院學報》（第１９卷第１期），２００７年1月。

韓玉蘭：〈《劉子》與《顏氏家訓》比較〉，《青島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１９９６年。

譚家健：〈《劉子新論》新論〉，《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１７卷第２期），２００２年5月。

三、《文心雕龍》專類

（一）《文心雕龍》相關著作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王元化：《讀文心雕龍》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王更生：《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王更生總編定：《台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研究論著摘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王禮卿：《文心雕龍通解》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１９８６年。

沈謙：《《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台北：聯經出版社，１９７７年。

沈謙：《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台北：華正書局，１９９０年7月再版。

周振甫：《文心雕龍二十二講》四川：重慶大學，２０１０年。

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２０１０年。

戚良德：《儒學視野中的《文心雕龍》》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１４年。

黃霖編：《文心雕龍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游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系統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游志誠：《文心雕龍與劉子跨界論述》台北：華正書局，２０１３年。

游志誠：《文心雕龍五十篇細讀》台北：文津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游志誠：《劉子五十五篇細讀》台北，文津出版社，２０１９年7月。

楊明照主編：《文心雕龍學綜覽》上海：上海書店，１９９５年。

劉渼：《台灣近五十年「《文心雕龍》學」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

龔鵬程：〈從《呂氏春秋》到《文心雕龍》—自然氣感到抒情自我〉收於柯慶明，蕭馳主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９年。

（二）期刊與單篇論文

朱清：〈《文心雕龍》與漢代易學〉《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２５卷第6期）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林其錟：〈魏晉玄學與劉勰思想—兼論《文心雕龍》與《劉子》的體用觀〉，《許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昌學院學報》（第２７卷第４期），２００８年。

郁沅、羊列榮、謝昕：〈《文心雕龍》審美感應論探微〉收於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楊焄：〈從漢代易學論〈文心雕龍・隱秀〉〉收於徐中玉、郭豫適所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２４輯・中國文論的常與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蔡鍾翔：〈劉勰與緣情說一兼論魏晉南北朝時期情感的解放〉收於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北京：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四、其他書目

（一）書籍

王更生編：《蘇軾散文研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台北：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８年。

王書才：《文選評點略述》上海：上海古籍，２０１２年。

王新春《易學與中國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批評文學通史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王德威：〈序・詩與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收於鄭毓瑜著《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２０１２年。

左松超：《說苑集證》台北：編譯館，２００１年。

朱文民：《劉勰傳》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崑崙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朱曉海：《讀易小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何善盟：《魏晉情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２００７），頁１７２。

李鳳亮等著：《中國古典文論現代觀照的海外視野》台北：威秀資訊科技，２０１６年。

周立升：〈《參同契》建構的人天模型〉《兩漢易學與道家思想》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高雄：麗文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清〕邵廷采：《思復堂文集・附錄》（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２５１冊）台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

祝瑞開：〈「性理情」說與「中和」論〉《兩漢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１９８９年。

孫鑛：〈與余君房論文書〉《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１９７０年。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張濤：〈易學和秦漢思想的發展〉《秦漢易學思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

陳志平：《魏晉南北朝諸子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２０１７年。

陳垣：《史諱舉例》浙江：金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陳德興：《氣論釋物的身體哲學：陰陽、五行、精氣理論的身體形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

陳曉芬：《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１０年。

梁書弦《漢易卦氣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０７年。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台北：明倫出版社，１９６９年。

黃偉倫：《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２００６年。

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思潮》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趙俊玲：《文選評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熊禮滙：《明清散文流派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鄭毓瑜：〈從病體到個體：「體氣」與早期抒情說〉收於柯慶明，蕭馳主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下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９年。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２０１２年。

蔡鎮楚：《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

賴貴三：《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復古論法之風》台北：里仁書局，２００９年。

（二）碩博士論文

胡淑冰：《孫鑛〈詩經批評〉研究》新疆：新疆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６年。

張盼盼《孫鑛《左傳》評點研究》河南：河南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１４年。

陳濬寬，《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探析》台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２０１１。

（三）期刊

李忠達：〈晚明文學評點視域下的《藥地炮莊》〉，《清華學報》（第４８卷第４期），２０１８年。

曾守仁：〈冷人、幽器與鬼趣：試論鍾、譚的人、詩與批評〉，《文與哲》（第１８期），２０１１年6月。

龍向洋：〈簡論孫鑛的〈詩經〉評點〉《江西社會科學》（第二期），２００２　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附錄一、張紹仁校本的異體字差異

篇名			其它	備注
〈從化〉篇「鵕非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	宋本、寶曆本作「飭」	程榮本、龍川鈔、《龍谿》、崇文本作「飾」	伯三五六二卷、劉藏唐卷子作「飭」《子彙》本作「飾」	
〈知人〉篇「冠絓不暇取」	宋本、寶曆本作「掛」	程榮本作「絓」		
〈命相〉篇「五岳崔嵬有峻極之勢」	宋本、程榮本作「岳」	盧校本作「嶽」		
〈命相〉篇「夏孔甲畋於葨山，大風晦暝」	宋本、程榮本作「暝」	盧校本作「冥」		
〈命相〉篇「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	程榮本、寶曆本同餘本作「後」	宋本、盧校本、程校本、《奇賞》、文淵本、《龍谿》本作「后」		
〈妄瑕〉篇「以夫二儀七耀之聖」	宋、覆宋、程榮、盧、文淵、《畿輔》、龍川鈔本作「耀」	盧校本、餘本作「曜」		
〈妄瑕〉篇「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	宋本、寶曆本作「苞」	餘本作「包」		
〈慎言〉篇「智伯失言於水灌」	宋本、寶曆本、程榮本作「智」	盧校本、餘本作「知」		
〈貴言〉篇「必假櫛以修束」	宋本、盧校本作「脩」	程榮本作「修」		
〈妄瑕〉篇「蕭曹斗筲之吏」	程榮、《子彙》、文淵、《龍谿》本作「斗」	道藏本、盧校本、餘本作「斟」		
〈審名〉篇「言以繹理」	程榮本、盧校本作「繹」，覆宋本亦補寫作「繹」。	劉藏唐卷子、明鈔、《子彙》、吉府、蔣、舊鈔、《奇賞》、文津、《龍谿》、《道藏》、崇文本並作「譯」。		宋本脫此四字。
〈明謙〉篇「所以棄其姱驕，競垂世則也」	宋、覆宋、程榮、盧、《畿輔》、王謨本作「姱」	盧校本、餘本作「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附錄二、評點本的袁註差異比較

據林其錟先生的說法：自隋唐迄於南宋初年，所有《劉子》版本和文獻著錄，均沒有註文和註釋的記載。故，《劉子》有註始見於南宋的晁公武、陳振孫、章若愚、趙希弁、黃震、王應麟等六家，但是六家所錄不完全一致。

林其錟提到袁孝政註可能是後人偽作，提出五點質疑：一、註者傳記無評，來歷不明，林其錟考證敦煌寫卷，從唐初到晚唐五代，包含隨身寶等民間流行讀物，皆未提及袁孝政，包含陳振孫、章若愚的考據裡，亦考證不出袁孝政的生平事蹟，無法確認袁孝政是唐代人。二、迄至南宋初年，全無《劉子》袁註的紀載，考察歷史文獻，《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鄭樵的《通志・藝文略》、敦煌遺書的《雜抄》等，宋代《宋史・藝文志》也沒有錄袁孝政註，歐陽脩的《新唐書・藝文志》提《劉子》為劉勰作，完全也沒有錄「袁孝政註」，總此而言，林其錟認為：南宋初年以前，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劉子》「袁孝政註」，甚至南宋出現了「袁孝政註」的本子，正史的編者，比如：鄭樵、《宋史・藝文志》的編者，也不相信其可靠性，因而棄而不露。三、袁序、袁註在南宋出現之時，即為目錄學家質疑，《劉子》有註始見於南宋的晁公武、陳振孫、章若愚、趙希弁、黃震、王應麟等六家，但是六家所錄不完全一致，但南宋晁公武雖始錄袁說，卻云：「未知孰是」，陳振孫則說：「此書近出，傳記無稱，不知何以知其名晝而字孔昭也」這兩種質疑，其實說明了，晁、陳二說對袁孝政的說法採質疑態度。然而，他們的存疑，卻經後代改變成由疑變是，對作者、註者的訛傳，反而起了很大的作用。林其錟並指出，大多數的《劉子》版本都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而不冠「唐」字，又署題作者、註者「梁通事舍人劉勰撰，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北齊劉晝著，播州袁孝政註」，這種作者冠以朝代名，而註者卻不冠時代的不對稱題者，應該是因為對袁孝政是唐人說存疑，而有意為之。四、就異體字判別，宋代由於印刷進步，刊本漸多，文字趨於規範化，便減少了異體字的俗寫，就林其錟的統計，隋唐寫本異體俗字多，但至南宋刊本後，異體俗字數量便減少了，寶曆本作為域外刊本，遺存的異體俗字卻比南宋刊本多，但是袁註的異體俗字，卻明顯變少，林其錟認為，這是正文和註文的來源不一致，正文可能源於唐代五卷本，而註文卻是南宋本以後移入，作為袁註是南宋後才有的證據。五、袁註體裁和唐代註體不同，唐人註書沿襲漢人章句之學，採實名徵引多，送人實名徵引少，袁註的實名徵引在４２９條註文中，只有三條，可見不是唐人手筆。

就此五點看來，林其錟認為：「註者來歷不明，南宋以前未見註錄，始錄者明指『此書近出』，註文異體俗字與正文不成比例，袁註題材明顯與唐人註書體裁不同不相屬，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袁孝政非唐人，袁孝政《劉子註》實為宋人偽託」。[1]

[1] 林其錟：《劉子集校合編・前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頁１９－２６。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傳寫的本子有沒有問題，往往是經「通人」的整理，袁註在宋本問題很多，到了藏本變少了，就是再整理的優勢，而到了孫評本、漢魏叢書本，也變得更精簡，可見得整個明代對袁註有費心地改寫過。下列表格，整理本論文中，針對各家評點校出處，將袁註單獨比較，可做為袁註被大量改寫的證據，顯然在流傳的過程中，袁註的作者從來不只是袁孝政。

原文	宋本	程榮本	道藏本	寶曆本	子彙本	孫評本	盧校	影鈔本
〈辨樂〉:「歌之舞之，容發於音聲，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	註脫	註脫	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色。	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色。				
〈貴速〉:「故勢移而身逐」	註脫	註脫	註脫	睢在魏被饞，折脅摺齒，伏匿更名姓，入秦拜為客卿，因閒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太史公曰：『秦所以稱帝	註脫	註脫	註脫	註脫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於天下者，穰侯之功也，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激通〉:「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 」	註脫	雎從須賈使齊，齊賜金酒，以為私告國事，簀溺廁中，及為秦相，賈膝行謝罪。雎嘆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	註脫	張儀、范雎事並見《史記》』九字		註脫		註脫
〈隨時〉:「燕噲為義而滅 」	註脫	註脫	燕噲好行仁義，被妻弟趙	燕噲好行仁義，為其相子之		燕噲好行仁義，為趙襄子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襄子於會稽所滅之	所滅也		於會稽滅之		
〈清神〉篇：「故神靜而心和」			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青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垢不染穢，能靜其心神，身無損	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青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無躍，神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穢不染焉，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稱伯夷叔齊可謂清矣。		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則心若空虛，純白獨生而吉祥至矣。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累。故孔子言伯夷、叔齊可謂清矣。					
〈韜光〉篇：「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	註脫	註脫	凡一世萬物，好佩華美衒出於佳異、迴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者也。	凡一世萬物，好佩華美衒出於佳異、迴露才者，未有不可以此傷性毀命也。				
〈慎獨〉中有一句：「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曰：「蘧伯玉	同宋本		昏行，夜闇也；此明百王執禮不移。蘧瑗夜行乘車，至衛君門前過，下馬揖過而過衛君在內問之：乘車至門不聞行車		衛蘧瑗夜行，乘車至君門，下車揖門而過。衛君在門內聞之。『乘車至門不聞車聲，何也？』南子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也。」			之聲？夫人曰：必是蘧瑗也。		曰：『此必蘧伯玉也。』		
〈適才〉：「楚之士偷天下之大盜」	齊王攻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問謀畫計，不能卻齊君。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事，楚有市偷來詣子反門下，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事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衣不暇戴，自出迎之，遂		齊王攻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問謀畫計，不能卻齊君。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事，楚有市偷來詣子反門下，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事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衣不暇戴，自出迎之，遂	齊王攻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問謀畫計，不能卻齊君。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事，楚有市偷來詣子反門下，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事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衣不暇戴，自出迎之，遂與之語。後齊齊攻楚以為無計。市偷		齊王攻楚，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有市偷來語與子反曰：『聞軍好士，我是天下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出迎市偷。市偷乃密入齊營，偷齊幃帳與子反，子反送還於齊君。又盜齊將簪與子反，子反亦送還齊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與之語。後齊之攻楚以為無計。市偷於是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幃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君。至明夜，又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送還齊將。至明夜又入齊將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		與之語。後發兵攻楚以為無計。市偷於是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幃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君。至明夜，又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送還齊將。至明夜又入齊將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	於是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幃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君。至明夜，又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送還齊將。至明夜又入齊將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去，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懼，迴軍使還也。		王。又復偷其袍，子反覆送還之。使人謂齊將曰:『今夜軍若不去，將盜而軍頭。』齊將驚遁。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夜須去，君若不去，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懼，迴軍使還也。		夜須去，君若不去，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懼，迴軍使還也。					
〈崇學〉:「宣尼臨没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	廣川人，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兄弟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言苑〉:「大禹昌言」	註脫	《皐陶謨》:『禹拜昌言曰命。』	註脫	註脫		註脫		註脫
〈韜光〉:「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	註脫	註脫		凡一世萬物,好佩華美衒出於佳異、迥露才者,未有不可以此傷性毀命也。				
〈愛民〉:「昔太王居邠」	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十五代，孫居邠土，行仁愛於百姓，一年成市，兩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	註脫	同宋本			註脫	同宋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兵術〉:「拽柴揚塵欒枝之譎」	晉國將也，兵少勢弱，使軍卒佯突柴，柴動度起，以謂晉兵甚盛也。	晉國將也，兵少勢弱，使軍卒佯突柴動，衆望塵起，以謂晉兵甚盛也。	欒枝是晉國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柴動塵起，衆望唯見塵起，謂晉大有兵馬以動塵也	晉國將也，兵少勢弱，使軍卒佯突柴動，柴渡河起，以謂晉兵甚盛也。		欒枝，晉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木動塵起，衆見塵起謂晉大兵動塵也。	同道藏本	
〈從化〉:「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夏之德陽而有霜霰。」	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滅，其丘萬千里，火偏中生。	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滅，其丘方千里，火偏中生。						
〈審名〉:「黃軒四面非有八目」	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侯至於四方，因以為四面，時人傳之言黃軒有四面，亦	黃帝使諸侯分理四方，因以為四面，即今之方伯也。	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侯至於四方，因以為四面，時人傳之言黃軒有四面，故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而言非有八目也。		言非有八目也。					
〈審名〉:「周人玉璞，其實死鼠。」	周人，是周國人。周國貴玉璞。其人不識玉璞，傍道市人有人誑其謂死鼠為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綵裹之，於寶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是玉璞，卞和聞之（聞之以下宋本缺）	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死鼠也，因謝不取。	周人，是周國人。周國貴玉璞。其人不識玉璞，傍道市人有人誑其謂死鼠為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綵裹之，於寶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是玉璞，卞和聞之，故往其家，借而觀之，乃死鼠也。卞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其人懷慚，并寶匣棄之也。					
〈鄙名〉:「曾子還軔」	「軔，輪也，曾子欲往鄭，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	脫註	軔，輪也，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				同道藏本	
〈鄙名〉:「亭名栢人，漢後夜遁」	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	脫註	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	同宋本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去後果刺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王遂恕其罪，不以為怨也。		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後果俠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王遂恕其罪，不以為怨也。					
〈知人〉:「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	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	脫註	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	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迴車至蠡門入內			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逃於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		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	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自遁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			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		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泛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	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			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泛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	
〈知人〉:「未報知己虛左之故，國士之遇也」	虛左之故者，千明空車已左邊擬坐處也。目上遇者，即是智伯	脫註	虛左之故者，謂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	虛左之故者，汙明空車已左邊擬坐處也。目上遇者，即是智伯豫讓報			虛左之故者，謂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豫讓報國士之禮也。		豫讓以國士之禮也。	國士之禮也。			豫讓以國士之禮也。	
〈適才〉:「雞鳴之客」	馮喧為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食疎，喧處下客之中三身，孟嘗不識，喧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	脫註	馮驩爲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公之子，其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得菜。驩處下客之中。三年孟嘗君不識，驩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	同宋本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咨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還與孟嘗君說，君曰：唯只有一狐裘已獻之王訖，如何更得？時有客馮		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啓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還與孟嘗君說。君曰：『前我唯只有一狐裘，以獻王訖，如何更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喧夜入秦王宮內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懽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齊為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門未開，馮喧作雞鳴，關所雞盡鳴，作		得？』時有客馮驩，夜入秦王宮中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知歡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齊爲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關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門，孟嘗君度關三十里，秦兵來追之不及。		未開，馮驩作雞鳴，關所雞盡鳴；作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關。孟嘗君度關三十里，齊王來追之不及。					
〈貴言〉:「必資榜檠以成弩弓。」	榜檠選弓之器物，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不正者也。	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而不正者也。	同程榮本				同程榮本	
〈貴言〉:「趙盈佩九言之箴。」	箴，諫也。九言箴者,「無姤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	無姤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同，無徹禮，無嫉能，	箴，諫也。九言箴者，無姤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				箴，陳也。九言箴者,「無姤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同，無徹禮，無驗能，無几怒，無誠非德，無犯非義也。	無移怒，無譏非德，無犯非義也。	同，無徹禮，無儉能，無泛怒，無誅非德，無犯非義也。				同，無徹禮，無儉能，無移怒，無誅非德，無犯非義也。	
〈貴言〉:「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	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皋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	註脫	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皋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已。	枚乘，是吳王之臣，枚乘之時，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已。		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皋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已。	同道藏本	同道藏本
〈傷讒〉:「昔人興讒於青蠅」	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於藩，凱悌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也。	註脫	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	魏武公信讒詞，《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於藩，凱悌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也。		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	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也。	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也。			也。		
〈傷讒〉:「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笞婦妐」		註脫		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人讒說云：『前時曾笞夫之兄也。』			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孤女，讒說云倫前時曾撾婦翁也。	
〈大質〉:「昔子閭之刼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	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即免，不同我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心，子閭亦不同亥。故	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劫子閭，謂曰：從我則免，否即殺。乃以白刃刺閭心，閭益兢不從也。	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子閭亦不同矣。故			同道藏本	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而子閭亦不同，故云：	同道藏本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云不趨利而逃害也。		云不趨利而逃害也。				不趨利而逃害也。	
〈大質〉:「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	烏號之弓，是蘭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其上有長條，烏飛在上鳴，其條屈桂地還起上。黃帝見之，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	烏號弓，以蘭桑木為之。黃帝殿前有桑一枝，烏嘗飛其上鳴咽。帝見之，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而遺弓，君臣見之，一時皆泣。又云:「南	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鳴，烏起未高條返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	烏號之弓，是蘭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在上鳴，其條屈掛地還起上。黃帝見之，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而遺弓一張，君臣見		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鳴，烏起未高條返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黃帝於鼎湖山仙昇，遺弓一	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烏起未高條返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	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鳴，烏起未高條返彈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本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一張，君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仙人遺弓一張，君臣見之，一時號哭，目名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柘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	嶺山有桔木，烏每棲其上，號弓也。」	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一張，君臣見之，一時號哭，因曰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柘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	之，一時號呼，因名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柘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者也。」		張，君臣見之，一時號哭，因名烏號。(孫評本又云以下文字皆脫)	上得仙人遺弓，群臣見之一時號哭，因名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枯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	臣見之，一時號哭，因名之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柘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
〈和性〉:「夫歐冶鑄劍」	越王鑄劍之人姓聶名干將，善能歐治鑄劍治名。	越王時姓聶名干將，善能歐治鑄劍。	越王鑄劍之人姓趙名干將，善能歐治鑄劍名。					越王鑄劍之人姓趙名干將，善能歐治鑄劍名。
〈和性〉:「昔徐偃王軟而國滅」	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	周穆王西巡狩，聞徐子僭號，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	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			徐偃，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	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心也。	不忍鬪，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	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			嘆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	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	
〈殊好〉:「蜚鼯甘烟」	飛生，鳥也，好食火烟爲美也。	飛鼯好食火煙	飛鼯，鼠也，好食火炮爲美也			飛鼯，鼠也，好食火。	飛鼯，鼠也，好食火炮爲美也	
〈兵術〉:「顓頊爭於不周」	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四維絶，故西北傾，令日落高，工氏以腳	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	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四維絶，故西北傾，令日落西，工氏以腳				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四維絶，故西北傾，令日落西，工氏以腳	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四維絶，故西北傾，今日落西，工氏以腳踏東方，得地道絶，故水向東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踏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角也。		踏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				踏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	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
〈兵術〉:「援鼓之時」	打鼓杖也	擊鼓杖也	援鼓杖也		援鼓杖	註脫	援鼓杖也	註脫
〈兵術〉:「故醨醪注流軍士通醉」句下	越勾踐行營有使獻酒一罇，踐曰：『餉吾此酒，衆不偏。』遂以酒寫河中，軍士於下飲之，皆醉。	越勾踐行營有使獻酒一罇，踐曰：『餉吾此酒，衆不偏。』遂以酒瀉河中，軍士於下飲之，皆醉。	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罇酒，踐曰：餉吾此酒眾不偏。遂以酒瀉河中，隨水流下軍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醉飽也。				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罇酒，踐曰：餉吾此酒眾不偏。遂以酒瀉河中，隨水流下軍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醉飽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觀量〉:「項羽不學一藝」	楚王小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擊劍，只有一夫之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也。	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	楚王少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挈劍，只有一夫之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者也。	楚王少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擊劍，只有一夫之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也。			楚王少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挈劍，只有一夫之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者也。	同道藏本
〈利害〉:「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王」	莊周雕陳園，有鵲尾長七尺且有怪，周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宋本缺葉）	雕陳園有鵲，尾長七尺。周持彈射之，心怵惕曰:『此乃王栗園，王勿知之，言我偷王栗。』於是挾					莊周雕陳園，有鵲尾長七尺且有怪，周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怵惕而驚曰：此是王栗園，今向內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彈而退					鵲王。忽知之言：我偷王粟。於是挾彈而退也。	
〈正賞〉:「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	伯松者漢時人；仲舒，前漢人也。	脫註	張伯松者漢時人；仲舒，前漢人也。	同宋本		同道藏本	張伯松者漢時人，董仲舒前漢人也。	同道藏本
〈正賞〉:「堂列黼幌，綴以金魄。」	幌是屏風別名。	同宋本	幌是屏風之別名也。	同宋本		脫註	幌是屏風之別名也。	同道藏本
〈隨時〉:「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	橡木子，非是大豆也。	木子也		同宋本			橡，木子也。菽，大豆也	「樣」，木子也。菽，大豆也
〈兵術〉:「温辭一灑師人挾纊」	楚莊王出兵，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温辭慰勞，士卒聞之，皆	楚莊王出兵，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温辭慰勞，士卒聞之，身	同宋本	同宋本	同宋本	同宋本	楚莊王出兵，值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温辭慰勞，士卒聞其言，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如挾細綿在身中。	皆如挾纊綿。					皆如挾細綿在身中温暖。	
〈殊好〉:「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	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夾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競逐臭人，竟日聞氣不足也。	註脫	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獨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競逐死人臭，竟日聞氣不足也。			海畔有臭夫，一人樂聞之，競逐竟日不足也。	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獨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競逐自死死人臭，竟日聞氣不足也。	
〈兵術〉:「堯戰丹水」	註脫	未詳	註脫			註脫		註脫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附錄三、劉子匯評（含序跋）

一、明萬曆孫鑛評本

（一）、王道焜：北齊劉子序

甚矣哉！立言之難也，憑臆而敷，則率易而乏典雅；借古為鏡，則捃摭而鮮空靈。高其旨，多迂而無當；卑其論，□庸而無奇。質語也，似鄰於野；藻語也，履毗於蕪。約言之，每促節而寡致；長言之，患支離而無倫。求其辯不詭於理，文不揜其情，雖一家之言，而擅眾論之長者，無有也，惟北齊《劉子》者足稱焉。其右尊生也，非猶夫熊經鳥伸之說也，關身心性命之學。其尚嘉遯也，非猶夫膏盲泉石之流也，抱江湖魏闕之懷。其勉崇學也，非猶夫說鈴書肆之曲也，深會夫言詮未著之先。其論政治也，非猶夫補苴塗飾之迹也，豎經緯宇宙之義。其掄寸諝也，非猶夫搜揚仄陋之滯也，具協宣運會之識。其尚農畝也，非猶夫東作西成之事也，直探樹藝粒食之源。其講武事也，非猶夫觀兵振旅之略也，直凜凶器危事之慎。其貴謹言也，非猶夫囊括瓶守之緘也，闡天根玄嘿之朕。此其大略也。其它如《辨樂》，季札不能踰其妙；慨遇，史遷似未暢其辭；《妄瑕》得才難之心；《適才》明器使之旨；保身說備於《慎隲》知足理載於《誡盈》；標《風俗》，精五方之氣稟；論《類感》，明四體之貞淫；舉世法所先、道家所尚，一一皆畢論而無遺。且一篇之中，必互引典文，旁取事據，遣調既純，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闡理彌暢。讀之，其淺處令人解頤，深處令人起舞。又不淪偏駁，不墜玄虛，求之諸子中，不一二屈指者。加以袁參軍之註釋，孫太史之標評，連章比句，悉為分疏，妙旨微言，盡皆拈出。俾探玄珠者，不涉迷津；入武庫者，得案麾仗也。且子書至是日疊若積薪，能以此書居上，是在善讀書者。武林王道焜題。

（二）、書末道光年黃丕烈校跋

劉子宋刊本舊鈔校宋本明抄本，余藏凡三部，以明鈔本為最佳。是書名孫鑛評，袁孝政注，有無展圖記，又有五十五篇記，從校諸冊，可循善本。道光癸未端午後一日復翁手記。

二、明萬曆世恩堂蔣以化刻本

（一）、明李維楨蔣本劉子十卷敘

劉子敘　　雲杜大泌山人李維楨撰

孝昌蔣明府，上計京師，於道院中得《劉子》五十五篇，購以歸，授之剞劂，而屬不佞為之敘。按鄭樵《通志略》列之儒術，云三卷，梁劉勰撰，無篇目。馬端臨《經籍考》列之道家，篇與今合，云《唐志》十卷，謂為勰撰。而袁孝政稱劉晝撰，「晝傷己不遇，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乃謂勰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終不知晝為何代人。往歲參知都人李公嘗刻於吾邑中，邑人方伯劉公序之，考晝為北齊人，李鉉、魏收同時，定為晝撰。明府以其語類《文心雕龍》，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定為勰撰。不佞固莫能決也，而獨敘所以行是書之指曰：自宋諸儒以理學自命，直取濂、洛、關、閩，與鄒魯相承；而孔孟以後千四百年，含驗味道之士，諸所論著，率擯之餘分閏位，不與正統，甚者比僭王受誅。《劉子》是書何足辱宋儒脣吻哉！不佞竊以為非孔孟意也。孔子有言：「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及門之士，魯者、愚者、辟者、嗲者、狂者、狷者、簡者，互鄉闕黨，原壤、孺悲、公山弗擾、佛肸之屬，因材而篤，納約自牖，往者不追，來者不拒，猶物之在陭埴，惟其所為，如其人有一言之幾於道，寧置不錄乎？孟氏息邪說，放淫辭，號為嚴峻，然而逃楊墨歸儒者斯受之，不欲招入笠之放豚也；如其人非楊非墨而不叛於儒，寧棄不省乎？世有孔孟，而復有異端如楊墨，世有明孔孟之道如宋儒，而復有邪說淫辭，則火其書，人其人，夫復何辭？孔孟沒而微言隱，大義乖，火于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道術為天下裂久矣。劉子咀英吐華，成一家言，其大指不謬于聖人，是所謂千里一賢猶比肩，百世而遇猶旦暮也，而必屏諸門牆之外，無乃已甚乎？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孔子集大成而孟子大取人為善，言詢芻蕘、道在糠粃，皆是物也。彼學一先生之言，而暖暖姝姝，自以為適，則誠陋矣。儒者將材，官羣有總，掣千古而多設隧過為鍵韄，至令有一言之幾於道者，不得陳於前，何示人不廣也？假令劉子生處洙泗，時與聞善誘，庶幾備身通六藝之科矣。不佞懼夫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執宋儒之見以求多於是書者，而稍為之張大其說，是亦蒭蕘糠粃云耳，閱覽博物之君子或有采焉。

（二）、沈韵滄後記

劉子十卷五十五篇，又名新論。袁孝政為之序注。自明㠯來諸家刊本俱無注。乾隆間詔開四庫，廣採遺書，亦僅具漢魏叢書，無注本著錄，未睹袁注全書。是編為萬曆中虞山蔣氏從道藏錄出校刊，流傳極少。雖孝政原序已佚，而注文完善無闕，實為罕覩秘秩，稱足寶貴，蒨藏石琢堂殿撰家，今歸余齋云。

光緒癸未二月歸安沈韵滄記。

（三）、蔣以化書末刻劉子引

劉子初不知其為何代人，曩余偕伯兄讀書山中，喜括秘書語，偶得其繕寫半帙，見其語多見博士家言，拔其尤者已入所著《球瑯》中，而以不覩其全為歉。余見其分類鑄辭，尊仲尼，卑百家，一似《文心雕龍》語，謂必梁舍人劉勰所著也。壬辰以計事入長安，偶挾友人徘徊道院，覘其架上所積殘經，抽而讀之，居然《劉子》全帙也。余迫欲得之。道者曰：「此是《道藏》中所存遺經，何至勤官人所艷？」余戲答曰：「此非道家懺籙也，夫安得援儒入墨乎？」遂攜以歸付剞劂氏，刻於孝昌署中，欲與四方操觚者共之。會京山李太史雲杜與余善，走筆乞敘。而太史武庫百家，訂為北齊人劉晝所著，非勰也。詳具太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史敘中。然則《劉子》不惟余表章其書，且得太史表章其人矣，劉子可不謂遭乎哉！不者，劉子苦心著作，不令表見於世，而徒然槽櫪於黃冠緇服之手也，亦足悲矣。遂揭其概以引諸首。時萬曆壬辰冬日，海虞後學蔣以化仲學甫書於思補齋中。

三、清乾隆世恩堂刻本

（一）、吳騫世恩堂劉子跋

萬曆丙申長互前三日秀水項玄池詒

是書前後副頁俱有題字，不知即圖章之王子男否？項元池當是墨林後人，惜未詳其名。昔董文敏得王孟端墨竹卷於元池家，見《江村消夏錄》中，豈即其人邪？至《新論》昔人多疑其非書所撰，其書至南宋始出，又《北齊書》及《北史》並不言晝有《新論》，黃東發謂書中多避唐諱，疑是唐人偽託。予觀《九流》一篇，大都刺取《漢書．藝文志》中語，而昇道家於儒之上，則其為唐人顯然矣。作注之袁孝政亦無所表見，其注更多蕪陋，且不類唐人手筆，當更改之。乾隆乙巳清明日槎客吳騫識。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四、日本咸伯恭（皆川淇園）評點寶曆本

（一）、播磨清絢《劉子》序

文之污隆，以其代污隆。江左諸主，脂粉弄容，身同於婦女，即能文稱，纖艷有餘，氣象萎薾。亡論漢高、魏武，如羯勒僭位之語，佛貍與宋之書，亦求之江左。三百年蔑矣！迨乎遷洛，慕虛名，崇縟禮，政與文衰，則北與南同。氣運之使然乎！無奈之何乎！

夫軍旅大事，朝儀尚嚴肅，固矣。然高澄之檄蕭主，任昉之彈劉整之類，鶩巧逞麗，義則黷矣，是殆以文為戲，可歎矣！上以是率，風之尚草，滔滔者天下皆崇駢麗之文，文則文，謂彬彬何？

《劉子》，劉勰所作，取鎔《淮南》，自鑄其奇，即辭勝掩理，推諸其時，無怪耳。雖然，人平日食稻魚，病則服藥。《尚書》、《周官》，而左氏修書，而班馬猶之稻魚；如《呂覽》、《淮南》，藥籠中物，而斯亦可以充。取材助博，簡在其人，乃亡傷於駢麗。

友人咸伯恭校而授諸梓，問序予，因書而歸之。如作者之辯，校訂之由，伯恭序而盡矣。

時　　寶曆戊寅之春　　播磨清絢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二）、咸伯恭《劉子》序

《劉子》，雜家者流，其論無所不有，曷不可傳也？昔者不韋聚客，而《呂覽》作；淮南招士，《鴻烈》出焉。此二書其文踳駮不一，世且傳之而不倦矣。《劉子》雖作乎後世，其綜覈眾理，發於獨慮，獵集群語，成於一己；文已佚麗，義又融貫，其連類比物之閒寧無可觀者哉？余是以取之云。

《劉子》或號曰《新論》，而劉子舊斥其人不定：或曰劉孝標，《唐志》曰劉勰，馬氏《通考》載陳氏語，引袁孝政此書舊《序》則云：「晝傷己不遇，天下陵夷，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劉晝豈齊之為《六合賦》者邪？顧此徒斷簡見之，且安知其名晝非字孔昭也？蓋鄭樵作《通志》，高似孫作《子略》，並取其勰之作也，以二子之博洽而莫之議也，從之為善。勰，梁人，字子昭。孝政者，相傳唐人，為播州錄事參軍，而其始末不詳，或曰名政，亦未知孰是也。

丁丑冬，京師之刻《劉子》者，廣索異本，得應永寫本，就予校之。明版諸本，《註》皆闕者，此獨歸然，余既哀乎其遺文，而惜其所以存也，乃正其誤訛而疑其闕焉。

寶曆八年戊寅正月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三）、城南滕璋：書《劉子》後

洛人刻《劉子》者，請校余友咸伯恭，伯恭用應永寫本讎對勘正而付梓矣。蓋余初讀孟軻之書，或未釋然，質諸荀卿書，而後無疑焉。乃讀諸子百家，言雖異，總之不離乎道也，何後世之訾訾也？譬之得兔而忘蹄，深造以道，則左右逢原，於書何擇？伯恭之意蓋亦然也。而其寫本者，復藏諸菅廟書府，以存其舊云。寶曆戊寅春，城南滕璋識。

五、清嘉慶張紹仁校盧文弨程榮本

（一）、張紹仁校跋於書後

嘉慶辛未年四月，訒盦居士取餘姚盧氏抱經堂善本，手校於綠筠廬，盧氏所據乃道藏本也。佛誕日記。

昔度抱經堂校于此以為佳本也，今見道藏本始知盧氏所校多未詳盡，今仍用朱筆補校。盧氏以其註淺陋，置而不論，茲得讀之，果辭句極繁蕪鄙譾，序事多差誤無稽，實不足取。然不讀其文，焉知其謬，明人所刻皆佚，其註即此本中略存梗概，亦經後人竄改，並非原本面目。余惜古書之日就湮沒也，因悉錄之復知黃蕘翁有從殘宋刻校本，借來覆勘宋本藏本，並有謬偽。是在讀者互相印證，舍短取長，闕其可疑，擇善而從，可也。道光癸未初夏重校時有作，輟十月始畢，張紹仁記於讀異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一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孫評）啟口便有倫眷。故神靜而心和，（　袁註　）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青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真，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以伯夷叔齊可謂清矣。（寶曆本袁註）心靜無勞，汝形閑靜，不擾其性清者，去塵遠穢，故天青而白日照，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無躍，神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穢不染，焉靜其心神，身無損累，故孔子稱伯夷叔齊可謂清矣。（咸註）針對袁註：神清無躍四字疑衍。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袁註）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瞻彼不闕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闕，空也，止也。（寶曆本袁註）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澹伎不闕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闕，空也，止也。（　咸註　）至當作止（袁註）「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無損累，則心若空虛純白獨生，而吉祥至矣」（黃丕列註）舊本無此評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　咸註　）昧一作爍。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欲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寶曆本袁註）韓娥善歌，欲入齊唱歌，行至雍門遇雪糧盡，欲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杖擊之，韓娥遂悲哭，雍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為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娥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又三日忘其食也。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眾以拔擢而能清心神哉！（袁註）韓娥善歌，欲入齊唱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唱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杖擊之，韓娥乃悲哭，雍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為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娥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袁註）鵠是姦黠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寶曆本袁註）鵠是奸黠之鳥，故人皆是以射之，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孫評）證喻警策動人。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血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寶曆本作耳目誘於聲色（　咸註　）一本無誘字。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蔽於攻取寶曆本作七竅於則精神馳騖。（咸註）一本七竅弊於攻取。（張紹仁校）藏本無七竅云云，六字亦不空格。，則精神馳騖而不守；血氣縻於趣舍，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德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袁註）昔堯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寶曆本袁註）昔堯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一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袁註）慾者，貪愛之原，奢淫之本也。故夏癸商辛以慾亡國，慶封智伯以慾亡家，皆由不防微慮遠，積小成大也。故太公六韜曰：兩葉不去將尋斧柯，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此為小之不除，禍之大也。（寶曆本袁註）慾者，貪愛之原，奢淫之本也。故夏癸商辛以慾亡國，慶封智伯以慾亡家，皆由不防微視遠，積小成大。故太公六韜曰：兩葉不去將尋斧柯，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此為小之不除，禍之大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慾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

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蔣以化評）凡言性處皆與聖語合。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還自害。（蔣以化評）抱字新。故蝎盛則樹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袁註）肥肉美酒腐腸之藥。（寶曆本袁註）肥肉美酒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機。（孫評）至言可垂經史。（袁註）疎受曰：貧賤當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於是掛冠東都門外，辭老歸家。群公送者千人，庾信曰：群公別二疎，二疎者，疎受兄弟也。故曰：兩疎見機解組誰逼。書曰：居寵思危，佛惟畏也。（寶曆本袁註）疎受曰：貧賤當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於是掛冠東都門外，辭官歸家。群公送者千人，庾信曰：群公別二疎，二疎者，疎受兩兄弟也。故曰：兩疎見機解組誰逼。書曰：居寵思危罔，佛惟畏也。（咸註）針對袁註：佛當作不。此五者，所以養生，亦所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蔣以化評）二句更妙于前二句。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于處之異也。（黃註）文與宋本不同，刪字太夥。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燋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孫評）取物廉則累目寡。靡麗之華，不以滑性，（蔣以化評）滑字奇。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

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虻嚙膚，則通宵失寐。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虻。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太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蔣以化評）句勁。

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脆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蔣以化評）木喻脆火喻微。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熛章華，（袁註）煽，火焰飛也。熛者，火燃也。楚有章華之臺甚高大，楚王好勇放火燒此臺，令士卒救之有功者，准陳頭賞勞，於是士卒悉以塗塗其身，爭入火救之。故曰：煽熛章華之臺者也。（寶曆本袁註）熛者，火焰飛也。煽者，火燃也。楚有章華之臺甚高大，楚王好勇放火燒此臺，令士卒救之有功者，一准陳頭賞勞，於是士卒悉以塗塗其身，爭入火救之。故曰：煽熛章華之臺也。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欲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襞情卷欲，（蔣以化評）四字新。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不能塞情先於未形，（袁註）兌者眼也，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不見色慾也。禁慾於脆微，雖求悔恡，其可得乎？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一

去情章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袁註）情者利害之根，是非之主。非情則物無所疑，有情則應而成礙，故須去之也。（寶曆本袁註）忘情則物無所疑，有情則應而成礙，故須去之也。（孫評本袁註）忘情則物無所疑，有情則應而成礙，故須去之也。（蔣以化評）起得直峭。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礙。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

是以媒揚譽人，（袁註）媒揚，為媒之人，不知何代人也。而受譽者不以為德；取庸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蔣以化評）奇妙之談疊。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蔣以化評）堪聽。何者？無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也，（蔣以化評）也字增得妙。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袁註）鵜鸕鷀鳥，亦名胡污，澤烏是也。復讐者不怨鏌鋣（袁註）鏌鋣劍名也，聞魚腸、屬鏤、干將、芙蓉、流彩、蓮花、明月、七星皆劍名也。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袁註）令人分財物者，財動足也。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於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於不廉也。

今人目若驪珠，（袁註）驪珠，黃帝時明目人也，百步之外，視於秋毫，秋毫者，兔毫之端末也。心如權衡，（袁註）權衡者，秤是也。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模刻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嚮之評者，與鏡無殊。（蔣以化評）佳句峭絕。然而嚮怨今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故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蔣以化評）喻言至此，真絕妙奇文。飄瓦擊人，虛舟觸己，（張紹仁手校本）藏本作虛心，子彙作舟。雖有忮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故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為名尸（袁註）尸，主也，雖然若但遇然不為此名尸，亦不為此圖謀之府，故無際也。（寶曆本袁註）尸，主也，雖然若但遇然不為此名尸，亦不為此圖謀之府，故無際也。，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蔣以化評）一篇但言情之為害，至末方收去情上來，結構甚佳。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一

韜光章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孫評本袁註）韜，藏也。凡人當須隱質滅形，自求多福也。（寶曆本袁註）韜，藏也，太公作書名曰六韜者：龍韜、虎韜、豹韜、麟韜、鳳韜，張顯(剴)曰：人當韜韞以待價，非自衒也。（袁註）韜，藏也，太公作書名曰六韜者：龍韜、虎韜、豹韜、人韜、驊韜、騮韜、鳳韜，張顯(剴)曰：人當韜韞以待價，非自衒也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袁註）凡人當須隱質滅形，自求多福也。（寶曆本袁註）凡人當須隱質滅形，自求多福也。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傷性毀命者也。（孫評本袁註）凡世上萬物，好佩華美，衒示於佳異，迴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者也。（寶曆本袁註）凡一世萬物，好佩華美，衒出於佳異，迴露才者，未有不可以此傷性毀命者也。寶曆本作不可以此傷性毀命者也。（咸註）針對袁註：可字疑衍。是故翠以羽自殘，（袁註）孔雀毛至青黃蔥翠，堪為器用，多被世人取之。（寶曆本袁註）孔雀毛衣青黃色，亦堪為器用，多被世人取之。龜以智自害，（袁註）神龜負圖而出，人取鑽灼之，則知吉凶之兆也。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孫評）此喻類見，然自是切醒，筆機洒脫，伯仲蒙莊。若使翠斂翮於丹丘之林，（袁註）南方去中國九千里有火山鳳出處也。（寶曆本袁註）南方去中國九千里有火山鳳出處也。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袁註）暘谷在日出處也，書曰：出暘谷而天下明，無所不照者也。（寶曆本袁註）暘谷在日出處也，書曰：出暘谷而天下明，無所不照者也。則鑽灼之悲不至；（孫評）羅羅清疎。丹伏光於春山之底，（袁註）春山是荊山之別名。多出玉硃砂者也。（寶曆本袁註）春山是荊山之別名。多出玉硃砂者也。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嵒，則剖琢之憂不及。（孫評本袁註）明邱去中國九萬里，鳳出處也，暘谷，日出處也，春山，荊山之別名，出硃砂。故窮岩由岫之梓楩，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磊硊，麒麟戲其下，鵷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孫評）絕似漢魏賦語。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光隱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讐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故周鷄斷尾，獲免於犧（袁註）周文王欲殺雄雞以祭廟，其雞知毛色合度，乃自齕其尾，於是尾斷不中祭祀神明不歆，遂免死也（咸註）針對袁註：文王可疑。；山狙見巧，終必招害。山狙，靈獸，善能避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見巧，王問左右曰：誰善射？對曰：惟有養由基善射，王令由基射之，由基至調弦捻箭，山狙即抱樹而啼，知由基神射無避劍，必見死也。（孫評本袁註）周文王欲殺雄雞以祭廟，其雞知毛色合度，乃自齕其尾，於是尾斷不中祭祀神明不歆，遂免死也。山狙，善能拍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見巧，王問左右曰：誰善射？對曰：惟有養由基善射，王令由基射之，由基至調弦捻箭，山狙即抱樹而啼，知由基射不能避也。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孫評）勘得透破，故懇切乃尔。（蔣以化評）風逸。

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府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一

崇學章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形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傳；傳言之妙，非學不精。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繅以為絲，織為縑紈，繢以黼黻，（日本寶曆八年刊本，沒有黻字（咸註）其黼當作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為禮儀，絲以文藻，（張紹仁手校）盧曰雕藏本作絲疑緣。）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繅，則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孫評本袁註）黃帝使伶倫氏，於崑崙山西嶰谷之曲，採竹為律管，其竹黃似金，吹之聲合鳳音，故言鳳音不彰也。（寶曆本袁註）黃帝使伶倫氏，於崑崙山嶰谷之陰，採竹為律管，其竹黃似金，吹之聲合鳳音無異，故言鳳音不彰者也。（袁註）黃帝使伶倫氏，於崑崙山西解谷之曲，採竹為律管，其竹黃似金，吹之聲合鳳音無異，故言鳳音不彰者也。）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煉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袁註）戎在西夷在東，其人言語各異不同，初生之時，孩子啼之，聲無有別異，及其長大言語各別，乃是教習使之學，教然異者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寶曆本袁註）戎在西夷在東，其人言語各異不同，初生之時，孩子啼之，聲無有別異，及其長大言語各別，乃是教習使之學然異。（孫評）文中呼應法。（蔣以化評）以客形主文章之要。）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內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嶺，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深（張紹仁手校本）深作源盧校。）。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簳質勁，非筈羽而不美；（寶曆本袁註）美者，東吳會稽出竹，質正性緊，堪為箭簳，雖復端直，須要括羽簇之也。（袁註）吳者，東吳會稽出竹，質正堅緊，堪為箭簳，雖復端直，須要括羽簇之也。）越劒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譿慧，（咸註）譿一作慧。）非積學而不成。沿淺以及深，披暗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汎濫善也。（孫評本袁註）會稽出竹，質正堅緊，堪為箭簳，雖復端直，須要括羽簇之也。

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寶曆本寫情纏典索（咸註）索一作素。）不可以一讀能也（蔣以化評）二疑是一。）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寶曆本袁註）初如小豆粒，長大徑寸，光明一室人，能積學及成明神，智自明如斯（孫評本袁註）靈也。（袁註）初如小豆粒，長大徑寸，光明室人，能讀學及成明神，智自明如斯也。）珠，徑寸之珠，鐃鐸屬以木為舌，觀消長之有漸，則知學不可以驟成也。）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鐸舌如指，（孫評本袁註）以銅為之，以木為弓。（袁註）以銅為之，以木為舌。）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穴石；（咸註）枚乘曰：泰山之溜穿石單極之便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鉅漸靡伎然也。（張紹仁手校本）藏作穴石，義雖相似，下云然而斷穿者不若藏作斷穴為良。盧校。）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恡百金，而迎醫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蔣以化評）句尖。）故宣尼臨歿，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孫評本袁註）董仲舒，廣州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寶曆本袁註）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也。（袁註）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讀書七年，不窺園圃，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咸註）乘馬不知牝牡非仲舒事。可疑。）有子惡卧，自焠其掌；（張紹仁手校本）藏本碎慮以焠。（袁註）有子是有若也，讀書惡睡，自刺碎其掌也。（袁註）有子是有若也，讀書惡睡，自刺碎其掌也。）蘇生患睡，親錐其股。（孫評本袁註）有子，有若也。蘇生，蘇秦也。（袁註）有子，有若也。蘇生，蘇秦也。）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伊傭人而可怠哉？（蔣以化評）傭疑是庸。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一

專務章六（黃註）宋疑誤。

學者出於心也，心為身之主，（寶曆本袁註）心稟五常，嗜好不一，或謀經史、或愛琴書，時慕遊俗，時希恬靜，莫主故曰出於心也。（袁註）心稟五常，嗜好不一，或謀經史、或愛琴書，時慕遊俗，乍希恬靜，莫不由心，故出心也。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訟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其心，而後理義入焉。

夫兩葉王道焜本作兩棄（黃註）字疑誤掩目，（寶曆本袁註）目主明，耳主聽，兩葉掩目則無所觀也。耳主聞，若雙珠塞之，則寂寞無聞也。則冥默無覩；雙珠填耳，（寶曆本袁註）耳主聞，若雙珠塞之，則寂寞無所知也。（袁註）目主明，耳主聽，兩葉掩目，則無所睹也；耳主聞，若雙珠塞之，則寂寞無聞也。必寂寞無聞。（孫評）兩葉雙珠子中傳句。葉作目蔽，珠為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寶曆本袁註）心在於內，物在於外，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既無視聽，心隔於內，故云視聽內隔。固其宜也。（孫評本袁註）既無視聽，心隔於內，故云視聽內隔。（袁註）心在於內，物在於外，目不見色，耳不關聲，既無視聽，心隔於內，故云視聽內隔。而離婁察秋毫之末，（寶曆本袁註）離婁是黃帝時人，目明百步，視見秋毫。秋毫者，毫端末毛也。（袁註）離婁是黃帝時人，目明百步，視見秋毫。秋毫者，兔毫端末毛也。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孫評本袁註）離婁，黃帝時人，視見秋毫。季子，吳公子季札，善能別樂識存亡，清角木聲雍和養育之聲，樂中有此聲其寧，無者其國亡也。季子聽樂專用心於耳（袁註）季子是吳之公子季善能別音，聽樂識在一，清角聲，角是水，聲雍和養育之聲，樂中有此聲，其國寧也，若無此，不用其目，故不見嵩岱之形也。其國亡也，季子入外國，聽樂成此聲，專用心於耳，不用其目，故不見嵩山、岱山之形也。（袁註）季子，吳公子季札善能別音，聽樂識在一，清角聲，角是水，聲雍和養育之聲，樂中有此聲，其國寧也，若無此，其國亡也，季子入外國，聽樂成此聲，專用心於耳，不用其目，故不見嵩山、岱山之形也。視不關耳而耳不聞；（寶曆本袁註）目主見，而耳不能見，專心騁於目，必滯其耳，則聽不聞故也。（袁註）目主見，而耳不能見，專心騁於目，必滯其耳，則聽不聞故也。聽不關目而目不見者，何也？（寶曆本袁註）耳主聞，而目不能聞而束心於耳，必忘其目，則視不見由心不兩用故也。（袁註）耳主聞，而目不能聞，專心於耳，必忘其目，則視不見由心不兩用故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寶曆本袁註）離婁用心則棄耳，用耳則棄心，心溺者沒溺於視聽者也。（袁註）離婁用心則棄耳，用耳則棄心，心溺者沒溺於視聽者也。

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而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而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剞劂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孫評本袁註）剞，方刀也，今之剞像矩劂圓刀也。今之鏤刀像規。規者圓，矩者方，雖執方圓之手，運而不能成也。（寶曆本袁註）剞，方刀也，今之剞象規劂圓刀也。今之刻鏤刀曲也，象規。規圓者，矩者方，雖執方圓之手，運而不能成也。一云剞掇，是黃帝時捷疾能走人也，俗云剞掇律疾也。（袁註）剞，方刀也，今之剞像規劂圓刀也。今之刻鏤刀曲也，象規。規者圓，矩者方，雖執方圓之手，運而不能成也。一云剞掇，是黃帝時捷疾能走人也，俗云剞掇律疾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也，（寶曆本袁註）奕秋是古之善碁人名也，因善博奕，乃得姓奕也。（袁註）奕秋是古之善碁人名也，因善博奕，乃得姓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咸註）一作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傾心聽之，將聞未聞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深微，情有蹔闇，笙滑之也。（孫評）雖屬子輿，故案句自妍美。（孫評本袁註）猾，亂之也。（寶曆本袁註）猾，亂狡也。（袁註）猾，亂狡也。（蔣以化評）此猾字更新更典。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際，（張紹仁校）藏本無當筭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剛不知也。非三五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明者，用心一也。（孫評）好摹寫。

夫蟬之難取，而黏之知掇；（寶曆本袁註）仲尼過楚，見傴僂者承蟬如掇，仲尼嘆曰：巧哉。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咸註）一本無專與不專也。（蔣以化評）句可補詩註。（寶曆本袁註）后妃歎曰：君得君子，將共治國，不知祭祀之時以過，專與不專則斯見也。（袁註）后妃歎曰：君得君子，將共治國，不知祭祀之時以過，專與不專則斯見也。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之者，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而散矣。

劉子卷二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辨樂章七

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孫評本袁註）樂有五聲之節，中和之紀，緩急相須。（寶曆本袁註）樂有五聲之節，緩急相及，須與得之和之聲也。（袁註）樂有五聲之節，緩急相及，須使得中和之聲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寶曆本袁註）樂則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詞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與樂器同，而詞述不一，樂隨詞變曰奏，而更歌，故謂之歌詞。今亦謂之歌雅也。（袁註）樂則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詞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與樂器同，而詞述不一，樂隨詞變曲奏，而更歌，故謂之歌詞。今亦謂之歌雅也。歌之舞之，樂發於音聲，（寶曆本袁註）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色。（咸註）發字疑衍。（袁註）歌則聽其音聲，舞則觀其容也。形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寶曆本袁註）師曠歌，知南風之不競，季子聽樂議陳國之先亡，審宮商、察音律、五降既止，不使手煩，淫聲亂起而亂正聲，先王惡其亂則制雅樂以道之，其曲彈了，手煩不止，為之淫聲，正聲為雅樂，煩手亂聲為之淫樂，淫是亡國亂世之音也。（袁註）師曠驟歌，知南風之不競，季子聽樂議陳國之先亡，審宮商、察音律、五降既止，不使手煩，淫聲亂起而亂正聲，先王惡其亂則制雅樂以道之，其曲彈了，手煩不止，為之淫聲，正聲為雅樂，煩手亂聲為之淫樂，淫是亡國亂世之音聲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寶曆本袁註）詭，詐也，先王之為樂也，所以有限節。故樂者有五音之節，為聲有遲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限既了，則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不容，更復彈作以為淫聲，故曰：五降不息，則非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雜聲者則是鄭衛之聲，此聲是亡國亂世之聲音，故云使其聲和音倫而不詭也。（袁註）詭，詐也，先王之為樂也，所以有限節。故樂者有五音之節，為聲有遲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即了，則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不容，更復彈作以為淫聲，故曰：五降不息，則非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雜聲者則是鄭衛之聲，此聲是亡國亂世之聲音，故云使其聲和音倫而不詭也。使其曲繁省而廉均，（寶曆本袁註）先儒所說繁多也，省，藏也，廉，少也。樂有淫樂、有雅樂，作之者須辨別識之，使其音倫而不詭，使其樂聲而有倫貫，此欲不使不有詭詐也，其曲繁多乃須藏省，遣廉直均平，感人之善心、辨貴賤、定尊卑、易人情、移風俗，每一舞各有於數，故以舞為文，即不言為武也。（袁註）先儒所說繁多也，省，減也，廉，少也。樂有淫樂、有雅樂，作之者須辨別識之，使其音倫而不詭，使其樂聲而有倫貫，此欲不使有詭詐也，其音繁多乃須減省，遣廉直均平，感人心善惡、辨貴賤、定尊卑、易人情、移風俗，每一舞各有於數，故以舞為文，即不言為舞也。足以感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情也。（孫評本袁註）師曠驟歌，知南風之不競，季子聽樂議陳國之先亡，審宮商、察音律、五降既卒，手煩不止，為之淫聲，先王惡其亂則，
制雅樂以道之，辨貴賤、定尊卑、易人情、移風俗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孫評本袁註）先王舞雲門以祀天，舞咸池以祭地，舞簫韶以祭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是謂五帝。夏商周是謂三王。（寶曆本袁註）先王舞雲門以祀天，舞咸池以祭地，舞簫韶以祭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是謂五帝。（袁註）先王舞雲門以祀天，舞咸池以祀地，舞簫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是謂五帝。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寶曆本袁註）夏殷周是後三王也。（袁註）夏殷周是後三王也。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寶曆本袁註）謂其聖德如雲自門而出，故曰雲門也。（袁註）謂其聖德如雲自門而出，故曰雲門也。，顓頊曰《五莖》（寶曆本袁註）言其德披萬物盡有根莖。（袁註）言其德披萬物盡有根莖。，帝嚳曰《六英》，（寶曆本袁註）言其德披萬物盡有英華。（咸註）一（袁註）言其德披本無帝字。萬物自有英華。堯曰《咸池》，（寶曆本袁註）咸，皆也。池，布也。言其聖德皆遍布天下也。舜曰《簫韶》，（寶曆本袁註）簫，肅也。言其道德肅肅，敬慎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堯之大功德。書曰：簫韶九奏、鳳凰來儀、已上是五帝也。（袁註）簫，肅也。言其道德肅肅，敬慎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堯之大功德。尚書曰：簫韶九奏、鳳凰來儀、已上是五帝也。禹曰《大夏》，（寶曆本袁註）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言其德廣如天、勤苦為名，而能不為困，似大廈之屋，能蓋覆於民也。（袁註）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言其德廣如天、勤苦為民，而似大廈之屋，能盡覆於民。湯曰《大濩》，（寶曆本袁註）言其道德廣大，救於黎民，除其邪虐，亦能防護，徧布天下，養育黎民，故以稱大護也。（袁註）言其道德廣大，救於黎民，除其邪虐，亦能防護，徧布天下，養育黎民，故以稱大濩也。武王曰《大武》，（寶曆本袁註）言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以號其樂名大武，此後三王，合前八代，天道各異，沿革不同，立樂象於興時制國，不相倣襲。（袁註）言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號其樂名大武，此後三王，合前八代，天道各異，沿革不同，立樂象於興時制國，不相倣襲。此八代之樂所以異名也。（孫評本袁註）言天道各異，沿革不同，立樂象於興時制國，不相倣襲。先王聞五聲，播八音，（寶曆本袁註）播，言被也。故皆以舞為主，而被以音聲，其作歌在堂，而舞在庭，樂必先歌後舞，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舞在堂上謂歌其舞曲然也。（袁註）播，言被也。是其以舞為主，而被以音聲，魯作歌在堂，而舞在庭，樂必先歌後舞，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舞在堂上謂歌其舞曲然也。非苟欲愉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寶曆本袁註）律管有十二以應十二月。（袁註）律管有十二以應十二月。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寶曆本袁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八風皆有節，言音之所守有其分守，各有次序。（袁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八風皆有節，言音之所守有其分守，各有次序。通九歌之分。（孫評）說得洪偉。（孫評本袁註）律管有十二以應十二月。五等之聲皆諧曰和，皆平曰調，樂有九奏：金奏擊金，謂之鐘鎛也，作樂先歌肆夏，先擊金為初，次歌文王之樂。九奏者，九夏也。是曲名：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驁夏、陔夏、肆夏也。王出奏，王夏兩軍相見奏肆夏，牲出奏昭夏，四方來賓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養奏族夏，公出奏驁夏，賓醉而出奏陔夏，是為九奏，亦云九歌，亦云九成，故曰簫韶九成。（寶曆本袁註)樂有九奏：金奏擊金，請之鐘鎛也，晉人作樂先歌四夏為初，先奏金，次歌文王之樂。九奏者，九夏也。九夏是曲名：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驁夏、移夏、四夏也。王出奏，王夏兩軍相見奏昭夏，牲出奏昭夏，四夷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養奏族夏，公出奏驁夏，賓醉而出奏陔夏，是為九奏，亦云九歌，亦云九成，故曰簫韶九成。（袁註）樂有九奏：金奏擊金，謂之鐘鎛也，晉人作樂先歌肆夏為初，先奏金，次歌文王之樂。九奏者，九夏也。九夏是曲名：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驁夏、陔夏、肆夏也。王出奏，王夏兩軍相見奏肆夏，牲出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養奏族夏，公出奏驁夏，賓醉而出奏陔夏，是為九奏，亦云九歌，亦云九成，故曰簫韶九成。（咸註）周禮鐘師奏九夏一王夏二肆夏三韶夏四納夏五章夏六齊夏七族夏八該夏九鰲夏。奏之圓丘，（寶曆本袁註）祭天於圓丘，圓丘者築壇於丘，其形圓，故曰圓丘，今在國南郊也。（袁註）祭天於圓丘，圓丘者築土為之，其形圓，故曰圓丘，今在國南郊也。則天神降；用之方澤，（寶曆本袁註）祭地處也，築土為壇，故曰方澤，在國北郊。（袁註）祭地處也，築土為壇，其形方，故曰方澤，在國北郊。則幽祇昇。（孫評本袁註）圓丘者築土圍之，其形圓，故曰圓丘，在國南郊祭天處也。明者天神，築土為壇，其形方，故曰方澤，在國北郊祭地處也。幽祇地神。（寶曆本袁註）明者天神，幽祇地神。（袁註）明者天神，幽祇地神。擊拊球石，即百獸舞；樂終九成，（寶曆本袁註）九成者，九奏也。（袁註）九成者，九奏也。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寶曆本袁註）周魯商皆有盛德，此皆是周魯商之盛德也。（袁註）周魯商皆有盛傳，此皆是周魯商之盛德也。

明王既泯，（寶曆本作明主，（咸註）主一作王。）風俗陵遲，雅樂殘廢，（寶曆本袁註）明王周公也，至魯哀公時禮樂殘廢，樂人亡走所往不同。古者天子諸侯食皆奏樂，有小樂人太師名摯，是第是第一食奏；樂人走往於齊亞飯干，是第二食奏，樂人奔於楚繚，是第三食奏，樂人走於蔡缺，是第四食奏，樂人走於秦方叔，能擊鼓(石)走入河內之地。播鞞武其人善播搖鼓因名鞞武，走入漢水內居；少師名陽其人善擊磬，人名襄並俱走入東海，其代為禮廢樂崩、樂人皆去也。（袁註）明王周公也，至魯哀公時禮樂殘廢，樂人敔(亡)走所往不同。古者天子諸侯食皆奏樂，各有樂人太師名執，是第一食奏；樂人走往於齊亞飯干，是第二食奏，樂人奔於楚繚，是第三食奏，樂人走於蔡缺，是第四食奏，樂人走於秦方叔，能擊鼓(石)走入河內之地。播鞞武其人善播搖鼓因名鞞武，走入漢水內居；少師名陽其人善擊磬，人名襄並俱走入東海，其代為禮廢樂崩、樂人皆去也。（咸註）針對袁註：其人善三字疑衍。溺音競興。（寶曆本袁註）溺淫也，男為陽女為陰，女常從男，則女是陽家物，謂人受用氣有過度者，陰過則冷，陽過則熱，以女陽物，故曰：熱則成六種疾也。言此如蠱心至惑亂昏狂失性名為蠱疾，令人溺於女色失其常性，猶沒水而謂之溺，沒嗜於慾亦與溺水相似，故淫溺常言也。（袁註）溺淫也，男為陽女為陰，女常隨男，則女是陽家之物，謂人受用氣有過度者，陰過則冷，陽過則熱，以女陽物，故曰：熱則成六種疾也。言此如蠱心志惑亂昏狂失性名為蠱疾，令人溺於女色失其常性，猶如沒水謂之溺，沒嗜於慾亦與溺水相似，故淫溺常言也。故夏孔甲作《破斧》之歌，（寶曆本袁註）夏甲時天子作破斧之歌，歌者嗚呼有疾命矣夫。（袁註）夏甲時天子作破斧之歌，歌者嗚呼有疾命矣夫。始為東音；（孫評）語多典雅，樂記之羽翼耶，鼓吹耶。（孫評本袁註）東音者，東方木主角是雍和治性之音也。（袁註）東音者，東方木主角音也。其角音是雍和治性育養之音也。（袁註）東音者，東方木主角是雍和治性育養之音也。殷辛作靡靡之樂，（寶曆本袁註）殷辛者紂王也，靡靡者是長夜飲曲名，此是桀紂王時淫樂之名也。（袁註）殷辛者紂王也，靡靡者是長夜之曲名也，此是桀紂王時淫樂名也。始為北聲。（孫評本袁註）殷辛，紂王也，靡靡者長夜之曲名也，北聲是紂王淫樂。（寶曆本袁註）北聲是紂王淫樂之聲是也。（袁註）北聲是紂王淫樂之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寶曆本袁註）溱洧者是鄭衛兩國二水之間，桑中是君王淫荒之地，君王淫荒，化被人間男女奔淫二野合契合之處。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袁註）溱洧者是鄭衛兩國之間，二水名桑中，是君王淫荒之地，鄭衛君王淫亂，化被人間男女奔淫野合契會之處。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楚、越之俗好勇，（孫評本袁註）楚王好勇士皆樂死。（寶曆本袁註）楚王好勇，放火燒楚甘泉宮，令士卒救火，如戰陳有功者賞，無功者罰，士卒以泥塗身爭救火，被燒殺三千餘人也。（袁註）楚王好勇，放火燒焚甘泉宮，令士卒救火，如戰陣有功者賞，無功者罰，士卒以泥塗身爭救火，被燒殺三千人也。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嘆，（寶曆本袁註）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不愁也。（袁註）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不愁也。聽之者泫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燋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孫評本袁註）辛紂不道，樂師抱琴投濮水而死，師涓從濮水過，聞濮上有樂聲，聽而取之，至晉乃作此樂，師曠曰：此是濮上之樂，亡國之音。（寶曆本袁註）紂王無道，樂師抱琴投濮水而死，衛國樂人名師涓從濮水過，聞濮水上有樂聲，聽而取之，至晉乃作此樂，晉國樂師名師曠，啟王曰：此是濮水上樂，是亡國之樂，後乃廢不日也。（袁註）紂王無道，樂師抱琴投濮水而死，衛國樂人名師涓從濮水過，聞濮水上有樂聲，乃聽而取之，至晉乃作此樂，晉國樂師名師曠，啟王曰：此是濮水上樂，是亡國之樂，後乃廢不用也。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寶曆本孫評）音諫康。之色，（孫評）頗娟媚。（孫評本袁註）延年者，李延年也。姿色艷異，武嬖之，任為協律都尉，令造新聲。延年起舞而歌曰：南國有佳人，美者顏如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不再得。靡嫚者，妖冶之色也。（寶曆本袁註）靡嫚者，有妖冶之色，延年者，李延年也。姿顏美艷，武帝嬖之，任為協律都尉帝，令造新聲。延年於是起舞而歌曰：南國有佳人，美者顏如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顧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武帝寵之，問左右曰：天下更有美人乎？對曰：延年有一妹，極端正姿容絕代。帝即詔之，美貌無匹，遂納為夫人。時人語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袁註）靡嫚者，有妖冶之色也，延年者，李延年也。姿顏色艷，武帝嬖之，任為協律都尉帝，令造新聲。延年於是起舞而歌曰：南國有佳人，美者顏如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武帝寵之，問左右曰：天下更有美人乎？對曰：延年有一妹，極端正姿容絕代。帝即詔之，美貌無匹，遂納為夫人。時人語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湣願未寒之服。（孫評本袁註）雍門，齊樂人也，為齊王彈秋風，入松柏曲聲極慘悽，王寒思著纊服。（寶曆本袁註）雍門樂人者，齊人也，為齊王彈秋風，入松柏曲聲極慘悽，奏曲之時，王寒思著纊服也。（袁註）雍門樂人者，齊人也，為齊王彈秋風，入松柏曲聲極慘悽，奏曲之時，王寒思著纊服也。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寶曆本袁註）荊軻為衛人也，往秦與太子燕丹報讐，欲殺秦王。去至易水上，太子送之與其餞別。宋如意為擊筑，荊軻拔劍起舞而歌曰：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感得白虹為之貫日，殺秦王不得，荊軻身死於秦宮不得復還也。（袁註）荊軻為衛人也，往秦與太子燕丹報仇，欲殺秦王。去至易水上，太子送之與其執別。宋如意為擊筑，荊軻拔劍起舞而歌曰：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其精誠感天得白虹為之貫日，後殺秦王不得，荊軻身死於秦宮遂再不得還也。聞者瞋目，髮直穿冠。（孫評本袁註）荊軻衛人也，為太子燕丹報仇，欲殺秦王。太子送至易水上之與其執別。宋如意為擊筑，荊軻拔劍起舞而歌曰：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趙王遷於房陵，（寶曆本袁註）趙悼襄王之子，名遷，貶於房陵之地，心常憶念故鄉也。（袁註）趙武，靈王之子，犯事貶於房陵之地，心常思憶故鄉也。心懷故鄉，作《山木》之謳。（寶曆本袁註）坐唱曰謠，行唱曰謳，其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袁註）坐唱曰謠，行唱曰謳，其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孫評本袁註）趙武靈王之子，犯事貶於房陵之地，心常思憶故鄉，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袁註）趙武靈王之子，犯事貶於房陵之地，心常思憶故鄉，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桓帝聽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寶曆本袁註）漢桓帝也，楚琴者，楚秦曲，有相怨曲辭，桓帝聽之，聞其長怨慘悽，帝遂乃悲酸者也。（袁註）漢桓帝也，楚琴者，是楚秦曲，曲有相怨曲辭，桓帝聽之，聞其哀怨慘悽，帝遂乃悲酸也。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樂乎？」（孫評本袁註）楚琴有楚姬怨，漢桓帝聞之，為之感惻。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為樂也（寶曆本作：所以非為樂也（咸註）非字疑衍。）。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歔欷，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亦何樂之有哉？

今怨思之聲施於管絃，聽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像而和樂興焉。（孫評）說感召有似咱答。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使人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為詩頌以宣其志，鐘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為樂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二

履信章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寶曆本袁註）人無信不立，故曰去食存信。《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袁註）人無信不立，故曰去食存信。《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於人，辟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檝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知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檝而行舟也。（孫評）以信喻舟以為層迭，分疏宛轉詳細。是適郢土而首冥山，（寶曆本袁註）郢土在南，冥山在北。（袁註）郢土在南，冥山在北。背道愈遠矣。

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蔣以化評）豚魚，江豬也，起則風玉時刻，不爽故易曰信及豚魚。信之所及也。（寶曆本袁註）豚魚者是周易中孚彖辭。主信卦卜得此兆，所期必會畋獵，必得故主信也。（袁註）豚魚者是周易中孚卦名。主信卦卜得此兆，所期必會畋獵，必得故主信也。允矣哉，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袁註）齊桓與魯莊會于柯，曹劌手劍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仲顧公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公下與之盟，曹子標劍而去，栢公亦不怒，信著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孫評本袁註）晉文侯伐原令士卒，齋三日糧，糧盡即還。圍三日而原不降，文侯欲還，有人云城中糧盡，明旦將降，君可留待降。文侯曰：我與士卒約三日糧盡即還，今若不還是無信也，得城失信吾不為也，遂收軍還。原氏聞之請降，諸侯自此歸附，由其伐原之信也。（寶曆本袁註）晉文將兵士伐原氏，令士卒人賫三日糧，糧盡即還。至彼圍原氏城三日而原氏不降，文公欲還，有人來降說云城中糧盡，明旦將降，君可留待降。文公曰：我與士來契約三日糧盡即還，今若不還是無信也，得城失信吾不為也。遂收軍還。原氏聞之請自降，諸侯自此歸附，由如伐原之信也。（袁註）晉文侯伐原令士卒，齋三日糧，糧盡即還。圍三日而原不降，文侯欲還，有人云城中糧盡，明旦將降，君可留待降。文侯曰：我與士卒約三日糧盡即還，今若不還是無信也，得城失信吾不為也，遂將軍還。原氏聞之請降，諸侯自此歸附，由其伐原之信也。吳起不虧移轅之賞，（孫評本袁註）吳起，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有人能移此轅著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起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畝，黃金五百斤。時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募人伐秦歲尅。（寶曆本袁註）吳起者，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著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起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畝，黃金五百斤。時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此則不虧移轉之賞也。（袁註）吳起者，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著西門者，給土田宅一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起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畝，黃金五百斤，時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募人伐秦歲尅。此則不虧移轉之賞者也。魏侯不乖虞人之期。（孫評本袁註）虞人，掌山澤之官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遇大雨左右諫止之，文侯曰：「吾不急於禽獸，吾與虞人期恐失信也。」（寶曆本袁註）虞人，掌山澤之官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遂遇大雨左右諫止之，文侯自言：「不急於禽獸，吾與虞人期恐失信。」遂冒雨以起也。（袁註）虞人，掌山澤之官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遇大雨左右諫止之，文侯曰：「吾不急於禽獸，吾與虞人期恐失信也。」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卉木不長，卉木不長則長嬴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候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孫評）語經內景變化彼則典質此則鮮芬。

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焉。齊候不信，曰：「使柳季云是，（寶曆本袁註）柳季是魯國有信之人也。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免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 射以邑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矣。」

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馳聲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願一飲醼，以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公子，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

夫商鞅，秦之柱臣，寶曆本作強秦之柱臣。（咸註）一本無強字。名重於海內，貪詐偽之小功，棄誠信之大義，一為不信，終身見尤，卒至屠滅，為天下所笑也。嗚呼！無信之弊，一至於此，豈不重乎？

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寶曆本作信之行也（咸註）行一作符。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為貴，必抗信而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莅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為行，其德大矣。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二

思順章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寶曆本袁註）天象，五星如連珠，日月似合璧。（袁註）天象，五星如連珠，日月似合璧。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為美，美於順也。夫為人失，失在於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蹇利西（張紹仁手校）西改東。南，（寶曆本袁註）蹇者，易卦。坎上艮下謂之蹇。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不安也，故謂蹇，地，勢也。地形東南下，西北高，水性趨下，就地勢順也。有人卜得此卦，宜向東南行，故取順則不從逆也。（袁註）蹇者，易卦。坎上艮下謂之蹇。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不安也，故謂蹇，地，勢也。地形東南下，西北高，水性趨下，就地勢順也。若人卜得此卦，宜向東南行，則取順則不以逆者也。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違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嚮澗，則為易下之流；激波陵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趣順，矧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

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寶曆本袁註）孟說是列國時勇士多力之人也。（袁註）孟說是紂時勇士多力人。尾斷臏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縻以尋絢，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於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

司馬蒯聵，天下之攻擊劍者也。令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況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則雖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乎，其可得乎？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雖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蔣以化評）愈平愈奇。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蠢可以立名；反道為務，雖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二

慎獨章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也，若可離，則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足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循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

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豈以隱翳而迴操？是以戒慎目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孫評本袁註）衛蘧瑗夜行，乘車至君門前，下車揖門而過，衛君在內聞之，乘車至門，不聞車聲，何也？南子曰：此必蘧伯玉也。（寶曆本袁註）昏行，夜闇也，此明百王執禮不移，蘧瑗夜行，乘車至衛君門前，過，下車揖過而過，衛君在內問之乘車至門，不聞行車之聲，夫人曰：必是蘧瑗也。（咸註）寶曆本作下馬揖門過而過，針對袁註：過而之過字疑衍。（袁註）昏行，夜闇也，此明伯玉執禮不移，蘧瑗夜行，乘車至衛君門前，過，下車揖門而過，衛君在內，聞之乘車至門，不聞行車之聲，衛曰：必是蘧瑗也。顏淵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寶曆本袁註）越王與范蠡吳王囚之石室，乃行君臣之禮，不改易也。（袁註）越王與范蠡吳王囚之石室，乃行君臣之禮，不改易也。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而不失君臣之禮。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孫評本袁註）缺野耕，其妻餉食，禮如賓王。（寶曆本袁註）冀缺是晉國農人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冀缺在坰野耕田，其妻餉食，冀缺見妻，乃行賓主之禮義而不作虧也。（袁註）冀缺是晉國農人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冀缺在坰野，耕於田，其妻餉食，冀缺見妻，乃行賓主之禮不虧也。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寶曆本袁註）西北隅謂之屋漏。（袁註）西北隅謂之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

孔徒晨起，為善孳孳；東平居室，以善為樂。（寶曆本袁註）東平王名蒼，有人問曰：君以何為樂？答曰：蒼以善為樂也。（袁註）東平王名倉，有人問曰：君以何為樂？答曰：倉以善為樂也。故身恒居善，剛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媿於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三

貴農章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

故農祥晨正，辰集娵訾，（寶曆本袁註）農者耕種之稱，旦正月，祥，吉也。農吉之月，謂是正月旦也。（袁註）農者耕種之稱，旦正月，祥，吉也。農吉之月，謂是正月旦也。陽氣憤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於東郊，（寶曆本袁註）用上亥日。后妃躬桑於北郊。（寶曆本袁註）用上巳日。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孫評）酷似戴禮。《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孫評）閱世要乏不效子家立靈。

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璧，沙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飢也。（蔣以化評）充字易療字何如。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孫評）與坡翁喜雨亭記識水券。何異畫為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

霜雪巖巖，苫蓋可以代裘；（寶曆本袁註）苫，茆也。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茆蒙，蒙者，女人之衣曰：蒙，今江東亦呼茆為蓋也。（袁註）苫，茆也。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茆蒙，蒙者，女人之衣曰：蒙，今江東亦呼茆為蓋也。室如懸磐，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所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並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寶曆本孫評）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蝥；食葉曰：賊，此四虫者皆為人之災也。（孫評）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蝥；食葉曰：賊，此四蟲者皆為人之災也。一時為災，如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咸註）今一作令。其為螟螣，亦以甚矣！（孫評本袁註）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蝥；食葉曰：賊。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黃丕烈校註）鈔本賦作費字。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無害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三

愛民章十二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君者，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陰陽為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則無掉尾之魚，土埆則無葳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小弦絕（張紹仁手校）宋脫小絃絕此三字。則大弦闕矣。（張紹仁手校）闕作開。宋作闕。

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寬宥刑罰，以全民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也；（張紹仁手校）藏無也字宋有。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先王之治也，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罻羅；霜露未沾，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禽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生人而不愛之乎？

故君者，其仁如春，其德如雨，澤潤萬物，則人為之死矣。昔太王居邠，（寶曆本袁註）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十五代，孫居邠上，行仁愛於百姓，一年成市，兩季成邑，三季成國，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袁註）太王是周太王也，古公，亶甫也。后稷十五代，孫居邠上，行仁愛於百姓，一年成市，兩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然者，仁愛有餘也。（張紹仁手校）宋本小注雙行列正文下後同。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寶曆本袁註）夙沙，國名也。仁愛不足者，而人傳之來歸舜，又云舜伐之，沙國之人背君而來，舜未審將何為善也。（袁註）夙沙，國名也。仁愛不足者，而人傳之來歸舜，又云舜伐之，沙國之人背君而來，舜未審將何為善也。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地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地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民不盛矣。（張紹仁手校）萬「民」，宋本「人」。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三

從化章十三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也，風鶩東則東靡，風鶩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也，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下虛也。上所好物，下必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

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羔裘，羣臣皆衣牂羊；（寶曆本袁註）牂羊者，言是老羊皮，又云：母羊皮也。（袁註）牂羊者，言是老羊皮，又云：母羊皮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趙武靈王好鵕鸃，國人咸冠鵕冠。紫非正色，牂非美毳，（張紹仁手校）非美作羊毳。儒非俗服，鵕非冠飭，（張紹仁手校）〔盧〕改飾宋作飭。而競親服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張紹人手校）饑宋作餓。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鬥蛙，（寶曆本袁註）越王勾踐好勇，習兵欲伐吳，招集天下壯士，乘車於路，乃見一蛙在車轍中，努身似拒車輪，越王於是下車而揖之，於是壯士皆悉向之，遂滅吳。此明勇士之甚也。（袁註）越王勾踐好勇，將兵欲滅吳，招集天下壯士，乘車於路，乃見一蛙在車轍中，勢身似拒車輪，越王於是下車而揖之，於是壯士皆悉效之，遂滅吳。此明勇士力之甚也。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眾。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注中滅吳滅作伐。。

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姦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 或謂上化而下不必從，（張紹仁手校）藏本無「者」「以」二字，宋本有二字。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獨縱，殷紂之時而三仁獨貞，（張紹仁手校）三「人」，宋作仁。漢文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辭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炎震，夏之德陽，而有霜霰。（袁注）霰，雨雜下也。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張紹仁手校）注中偏作偏。方作万疑誤。下注中脫雪字。

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咸註）三十斤為鈞漢志，四鈞為石，石重百八十斤，漢書注：凡稱石者，言其量也。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化，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位，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眾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晏嬰躬儉，猶日國奢，奢者眾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寶曆本袁註）華陽是南地名，屬梁州，出溫泉也。（袁註）華陽是南地名，屬梁州，出溫泉也。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寶曆本袁註）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滅其丘方千里，火偏中生。（袁註）蕭丘，山自生之火，常以春起秋滅其丘方千里，火偏中生。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為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三

法術章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為治之樞機也。（張紹仁手校）機，宋無。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為靈，主以術為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斷為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偽既動，則立法以檢之。（寶曆本袁註）檢猶正也，設令教導以示人正法也。（袁註）檢猶正也，設令教導以示人正法也。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能棄法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孫評本袁註）苗民不服，舜執干戚舞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寶曆本袁註）苗民不服，舜以執干戚舞於兩階間，苗民自服。尚書云：七旬有苗格。（袁註）苗民不服，舜以執干戚舞於兩階間，苗民自服。尚書云：七旬有苗格。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孫評）故世師古不泥古。

立法者譬如善御，必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禦轡，以其從勢。故能登高赴險，無覆轍之敗；（寶曆本袁註）如車雜行，猶無覆墜也。（袁註）如車雜行，猶無覆墜也。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擾轡也，人猶馬也，理猶軌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之循理也。（張紹仁手校）藏本無之字。宋本無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

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孫評）常人可與守常，難於更狀。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礙寒暑，一藥治痤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寶曆本袁註）宋人乘船失劍於水，刻舟記之，待船至彼方始求之。（袁註）宋人乘船失劍於水，刻舟記之，待船至彼方始求之。守株而待免也。（寶曆本袁註）有驚兔觸株而死，有人過而得之，竟日不去，專守此株，待更兔來觸株而死者也。（袁註）有待驚兔集株而死者，人遇而得之，竟日不去，專守此株，更待兔來集株死者。

故法者，為治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為治之本，在於因世。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為忠也。（張紹仁手校）子彙本作中。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三

賞罰章十五

治民禦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平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

故天以晷數成歲，（寶曆本袁註）行一周而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行度，各治其數，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疾一月一周天。（袁註）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行度，各有其數，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國以法教為治。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施於上則治民於下。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温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民善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姦也。 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姦。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姦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事寡而功眾也。

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蔣以化評）口思。。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養民，（咸註）養一作愛。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孫評）恬雅之文，悠然可味。

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复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寶曆本作駈民，（咸註）駈一作臨。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信，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之賞罰，（張紹仁校）無一字。非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善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嚮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三

審名章十六

言以繹（張紹仁手校）譯。理，理為言本；名以訂實，實為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棄理，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遣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

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而實逾反，（張紹仁手校）藏本無二而字。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成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張紹仁手校）轉以之上宋本缺。以此象彼，謂犬似玃，（寶曆本袁註）大猿五百歲則自善能化美女。（袁註）大猿五百歲則自善能媚美女。玃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緗，（寶曆本袁註）淺黃色也。（袁註）緗，淺黃色也。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寶曆本袁註）青色也。（袁註）青色也。，紺似黑，則白成黑矣。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孫評本袁註）黃軒，軒轅黃帝也。時人傳言黃帝四面，故言非有八目也。昔（寶曆本袁註）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侯至於四方，國明四面，時人傳之言皇軒有四面，而非言有八目也。（袁註）黃軒，是軒轅黃帝也。治國乃使諸侯至於四方，因以為四面，時人傳之言黃軒有四面，故言有八目也。（張紹仁手校：黃軒注中為作名無箇字，故作亦而。）夔之一足，非有獨脛。（寶曆本袁註）呂氏春秋曰昔哀公謂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莊子云：夔之一足，其行踽踽者也。（袁註）呂氏春秋曰昔哀公謂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夔一人則足。（張紹仁手校）莊子云夔之一足，其行踽踽者也。周之玉璞，其實死鼠；（孫評本袁註）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死鼠也。謝不取。（寶曆本袁註）周人，是周國人也。周國貴玉璞，其人不識玉璞，傍道市人有人欺之，謂死鼠為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綵裹之，於窖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是玉璞，卞和聞之，故往其家，借而觀之，乃死鼠也。卞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其人懷慙，并窖匣棄之也。（袁註）周人，是周國人。周國貴玉璞，其人不識玉璞，傍道市人有人誑其謂死鼠為玉璞，賣與周人。以五綵裹之，於寶匣藏之，天下人謂其實是玉璞，卞和聞之，故往其家，借而觀之，乃死鼠也。卞和笑之曰：此是死鼠，非玉璞。其人懷慚，并寶匣棄之也。（張紹仁手校）聞之以下宋本缺。楚之鳳凰，乃是山雞。（孫評本袁註）楚人以十金得山雞，謂是鳳凰，將獻其君。經宿而山雞死，楚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楚王感其欲獻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雞之金十倍。（寶曆本袁註）楚人得山（袁註）楚人得山雞，見五色花文，謂雞，見五色毛文，謂是鳳凰，以將獻其君。行至半途，見野田中甚多，乃問之人曰：此是山雞。楚人懷慙而退走歸。是鳳凰，以將獻其君。行至路中，見野田中極多，乃問之人曰：此是山雞。楚人懷慚而退是歸。愚谷智叟，而蒙頑稱。（孫評本袁註）昔有賢人，隱於愚谷，自號愚公。時人謂實是愚人，後知是賢智之人。（寶曆本袁註）昔有賢人，隱在愚谷，自號愚公。時人聞之謂之實是愚人，後知是賢智之人。（袁註）昔有賢人，隱於愚谷，自號愚公。時人謂之實是愚人，後知是賢智之人。黃公美女，乃得醜名。（孫評本袁註）黃公有美女，常謙辭毀之，以醜醜之名，布年遇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則國色也，然後知黃公好謙。（寶曆本袁註）黃公美女，年三十不嫁，姿容端正，有人問其女，黃自謙曰：女醜不嫁。此人謂之實醜，後納為妃，時人始知其美麗也。（袁註）黃公有美女，年三十不嫁，姿容端正，有人問其女，黃公謙曰：女醜不嫁出。人謂之實醜，後納為妃，時人始知其美麗也。魯人縫掖，實非儒行。（孫評本袁註）縫，大也。大掖之衣，單衣大袂也，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寶曆本袁註）縫，大也。大掖之衣，單衣大袂也，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哀公見孔子服與士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然故問之也。（袁註）縫，大也。大掖之衣，單衣大袂也，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哀公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之為儒服，然設問之。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孫評本袁註）竽似笙，有三十六管。齊宣王好之，吹竽者三千人，其時解吹竽者得俸祿，東郭處士不知音，陰求俸祿，虛一竽往干之。（寶曆本袁註）竽似笙，有三十六管，齊宣王好聞吹之。門下吹竽者三千人，其時解吹竽者得俸祿，東郭處士解褐在其中，虛執一竽於殿上，貪求俸祿，宣王死，成王立方欲一一閱之，東郭吹竽謬，遂走終身不出。（袁註）竽似笙，有三十六管，齊宣王好聞吹之。門下吹竽者三千人，其時解竽吹者得俸祿，東郭處士解褐在其中，虛執於唇，貪求俸祿，宣王死，成王立乃遣一一聞之，東郭吹竽謬，遂走終身不出也。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攬美稱，愚谷 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名。（孫評）總論其上。

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黃丕烈校註）沒起下。聞野丈人，謂之田父；（孫評本袁註）野丈人，世人徒徇其名，謂是田父。（寶（袁註）野丈人是藥名，世曆本袁註）野丈人是藥名，世人從虛，謂之是田父也。人從虛，謂之是田父也。河上姹女，謂之夫人；（孫評本袁註）姹女，藥名，今之甑帶是也，世人不審其實，謂是婦人。（寶曆本袁註）姹女是藥名，（袁註）姹女是藥名，今之甑帶是今之甑帶是也，世人不審其名，謂之是婦人。也，世人不審其名，謂之是婦人。堯漿、禹糧，謂之飲食；（孫評本袁註）堯漿是樹木中水也，禹粮是赤土中極赤之土也，昔禹治水飢乏粮，乃取此土食之，故言禹粮。世人不審其名，謂是今之飲食也。（寶曆本袁註）此亦是藥名，堯漿是樹木中水也，禹粮是赤土中極赤之石也，昔禹治水飢之乏粮，乃取此土食之，故言禹粮。世人不審其名，謂之是今之飲食也。（袁註）堯漿是樹木中水也，禹粮是赤土中極赤之土也，昔禹治水飢乏粮，乃取此土食之，故言禹粮。龍膽、牛膝，謂之為肉；（孫評本袁註）皆藥草名，世人謂是龍牛之肉也。（寶（袁註）此是藥草之曆本袁註）皆是藥艸之名，世人不審謂是龍牛之肉也。名也，世人不審，為世人不審其名，謂是今之飲食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是龍牛之肉也。掘井得人，謂人自土而出；（孫評本袁註）宋人掘井，乃云：吾家掘井得一人。時人不曉，謂是人從土出，傳之國中。國君聞而問之，宋人對曰：臣家住去水遠，每日遣一人汲水，自掘井來，日餘一人之工，臣謂掘井似得一人，非是土下得人也。（寶曆本袁註）宋國有人家堀井，乃云：吾家堀井利得一人。不曉謂是人從土出，皆悉傳之國。或聞之而問之，宋人對曰：臣家堀井得人者，往去水遠，每日遣一人汲水，自堀井來，每日餘一人之工，臣謂掘井似得一人，非是土下得人也。（袁註）宋人掘井，乃云：吾家掘井得一人。時人不曉，謂是人從土出，傳之國中。國君聞而問之，宋人對曰：臣家住去水遠，每日遣一人汲水，自掘井來，日餘一人之工，臣謂掘井似得一人，非是土下得人也。三豕渡河，云彘行水上。（孫評本袁註）魯人讀史，不知字錯，云三豕渡河。人問其義焉在？魯人曰：彘行水上。子夏聞之，乃謂之曰：晉君己亥日渡河，寫者錯己字作三，亥字作豕。魯人不信往晉問之，晉君果是己亥日渡河，始知其字之錯也。（寶曆本袁註）魯人讀史記不知字錯云：三豕渡河？有人問曰：其義焉在？魯人曰：彘行水上。子夏聞之，往觀，乃謂之曰：晉君己亥日渡河，寫史記者錯己字成三，亥字作豕。魯人不信，遂往晉問之，曰：晉君乃是己亥之日渡河，始知其字實謬錯也。（袁註）魯人讀史記不知字錯云：三豕渡河？有人問曰：其義焉在？魯人曰：彘行水上。子夏聞之，往看，乃謂之曰：晉君己亥日渡河，寫史記錯己字成三，亥字作豕。魯人不信，遂往晉問之，晉君乃是己亥日渡河，始知其字實謬錯也。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寶曆本袁註）狐是野狗，狸是野豚。合而為一；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寶曆本袁註）蛩蛩前足長，巨虛後足長，其獸出鷹山，見人即巨虛負蛩而走也。因其詞煩，分而為二。（張紹仁手校）藏本無而字。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攷其實；弗審其詞，而（張紹仁手校）詞而以上宋缺葉。不察其形。

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偽，實無所蔽其真，此謂正名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四

鄙名章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故名有好醜。名有好醜，則言有善惡。（咸註）閔元年傳晉獻俟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万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賜畢万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万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忮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則害於實矣。

昔畢萬以盈大會福，（寶曆本袁註）畢萬是畢公之後，文公之臣，名萬言大也，魏者亦言大也，後必有魏邑，萬後果為卿，至於周末，葉魏國文侯即位，此後果王也。（袁註）畢萬是畢公之後，文公之子，名萬言大也，魏者亦言大也，後必有魏邑，萬後果為卿，至於周末，乘魏國文侯即位，此後果王也。晉仇以怨偶逢禍。（袁註）晉國太子名仇怨，偶後生一子名成師，成師長大殺仇也。（袁註）晉國太子名仇怨，偶後生一子名成師，成師長大殺怨偶也。（殺一作煞）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兇。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雀者以為有爵位之象。（張紹仁手校）宋本無以為有三字。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蟬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捨；里名勝母，曾子還軫；（孫評本袁註）軫，輪也，曾子欲往鄭至勝母里，惡其名遂旋車而迴也。漢后，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栢者迫也，必逼迫於人。遂去，後果有貫高事。（袁註）軫，輪也，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旋車而迴也。亭名柏人，漢后夜遁。（袁註）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後果俠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王遂恕其罪，不以為怨也。（張紹仁手校）上注中無而字下注中俠作使。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蟢、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民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張紹仁校）藏無其字。宋本亦無。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張紹仁校）宋本無家字。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似悲也。莊里有人，（寶曆本作在里有人，（咸註）在里可疑。）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耨，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蔣以化評）奇想。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四

知人章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孫評本袁註）驥，良馬也；駑駘，鈍馬也，孫陽，國之善相馬者。（寶曆本袁註）驥，龍馬也；駑駘，鈍馬也，孫陽，國之善相馬。（袁註）驥，龍馬也；駑駘，鈍馬也，孫陽，國之善相焉。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張紹仁手校）宋本無神機二字。莫能分也。（孫評）軒豁法麗，可壓淵於士不遇賦。

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故孔方諲之相馬也，（孫評本袁註）孔方諲，秦人也，伯樂舉之為穆公相馬，三月始歸，穆公問曰：得馬否？方諲曰：得矣，馬在沙印。穆公曰：何如？諲曰：牝而黃。及其馬至壯而驪，穆公怒召伯樂責曰：子何妄舉人也，毛牝牡不辨，何相馬之能？伯樂對曰：孔方諲相馬得其精，不在其麤，後乘之，果日行千里。（寶曆本袁註）孔方諲，秦人也，伯樂舉之為穆公相馬，三月始歸，穆公問曰：得馬否？方諲曰：得馬矣，馬在伶秋。穆公曰：何如？諲曰：牝而黃。及其馬至驪而牡，穆公怒召伯樂責曰：子何妄舉人也？毛色牝牡不辨，有何相馬之能？伯樂對曰：孔方諲相馬得之精，不（袁註）孔方諲，秦人之伯樂舉之，為穆公相馬，三月始歸，穆公問曰：得馬否？方諲曰：得馬矣，馬在沙上。穆公曰：何在其鹿，後乘之，果日行千里也。如？諲曰：牝而黃，及其馬至壯而驪，穆公怒召伯樂責曰：子何妄舉人也？毛色牝牡不辨，有何相馬之能？伯樂對曰：孔方諲相馬得之精，不在其麤，後乘之，果日行千里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袁註）薛燭，秦人也。天下別劍之人，為吳王相劍，知是寶器也。（寶曆本袁註）薛燭，秦人也。天下別劍之人，為吳王相劍，知是寶器也。（張紹仁手校）藏無也字。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張紹仁手校）蛟龍宋本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孫評本袁註）薛燭，秦人善別劍。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孫評本袁註）文種，越人，文種從門前過於狗竇中吠之，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鮑龍，賢人也，與仲尼同時也。（寶曆本袁註）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厄，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自遁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形象，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袁註）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竇中吠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迴車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泛（張紹仁手校：泛，宋作逃於）五湖釣魚，自喻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遂鑄金為蠡像，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未經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也。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寶曆本袁註）鮑龍是賢人，與孔子同時也。（袁註）鮑龍是賢人，與仲尼同時也。堯之知舜，不違桑陰；（寶曆本袁註）堯當舉舜於服澤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樹陰不移，堯即知舜是聖人，堪為天子，政以讓位與也。（袁註）堯舉舜於雷澤之陰，與舜語於桑下，桑陰不移，即知舜是聖人，堪為天子，故以讓與也。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孫評本袁註）堯舉舜於雷澤之陰，與舜語於桑下，桑陰不移，即知舜是聖人，堪為天子，故讓位也。文王出獵，占獵所得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呂望，遂與同車而還。（寶曆本袁註）文王出遊獵，占今日獵，合得一物，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見呂望，王與同車而還者也故云也。（袁註）文王出遊獵，占今日獵，合得一獸，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呂望，王與同車而還。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音聲之妙感而動於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孫評本袁註）昔人隳雍，善能察賊得於眉捷之間，趙子曰：吾聞知淵中之魚者不祥，未幾，雍果被賊害。（寶曆本袁註）昔人姓隳名雍，善能察賊視眉睫之間，即知是賊。趙子謂曰：吾聞之人目大明暇，見泉下魚必凶，未經季，隙雍果被賊殺也。（袁註）昔人隳雍，善能察賊得於眉捷之間，趙子曰：吾聞知淵中之魚者不祥，未幾，雍果被賊害。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孫評本袁註）陳平，陽武郡人也，漢楚滅秦平，在項羽麾下，羽不能寶曆袁註）陳平，陽武郡用，遂背楚投漢，魏無知荐之漢祖，用為護軍，遂出奇謀以定天下。（本　戶牖人也，小時家貧在村作社頭，分肉甚平，父老謂之曰：陳孺子分肉極平。陳曰：使平得宰相遣天下如此肉，平後值漢與楚爭滅秦，陳平在項羽下作將軍，項羽不能用賢，平遂背楚來投漢高祖，漢相魏無知舉於高祖，高祖用為護軍，遂破楚滅秦，說六奇之謀以定天下兮服，故言棄楚歸漢也。（袁註）陳平，陽武郡戶牖人也，小時家貧在村作社頭，分肉甚平，父老謂之曰：陳孺子分肉極平。陳曰：使平得宰相遣天下如此肉，後值漢與楚爭滅秦，陳平在項羽下作將軍，項羽不能用賢，平遂背楚來投漢，漢相魏無知舉於高祖，高祖用為護軍，遂破楚滅秦，說六奇之謀以定天下兮，故言棄楚歸漢也。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孫評本袁註）蕭何荐信於高祖，用為治粟都尉，信卑之亡之黑水，何聞信亡，遂自逐三日乃還，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終亡也。高祖拜為大將軍，滅趙破魏，席捲三秦，平定海內，皆信之功也。（寶曆本袁註）韓信，淮陰人，家貧不事生業，好帶長劍，後亡於黑水，得為連敖之官，犯事十二人，皆被誅，誅至信，信仰視刀人滕公謂公曰：欲定天下而殺壯士乎？滕公聞之，遂不斬，將見蕭何。何薦於高祖，祖用為治粟都尉，信以官小，又棄高祖逃走，蕭何聞信走，遂自逐三日乃還。何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終亡也。高祖用為大將軍，乃滅趙破魏，席卷三秦，平定海內，信之力也。（袁註）韓信，淮陰人，家貧不事生業，好帶長劍，後亡於黑水，得為連敖之官，犯事十二人，皆被誅，誅至信，信仰視刀人滕公謂公曰：欲空天下而殺壯士乎？滕公聞之，遂不斬，將見蕭何。何荐於高祖，高祖用為治粟都尉，信以官小，又棄高祖逃走，蕭何聞信走，遂自逐三日乃還。何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終亡也。高祖拜為大將軍，乃滅趙破魏，席卷三秦，平定海內，信之功也。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夫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鑒。

故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鷟鴟；見其首者，名曰鴮鷅，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翩然一翥，翻翔雲搏，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孫評）文采陸離。

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張紹仁手校）昏宋作流。禹為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荊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寶曆本袁註）櫛者，風刷人之體如梳櫛髮也。（袁註）櫛者，風刷人之體如梳櫛髮也。淋驟雨，面目黧皯，手足胼胝。冠掛不暇取，（張紹仁手校）絓宋作掛。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於海，（張手紹仁校）宋無西被於流沙句。生民免為魚鱉之患。於是眾人咸歌詠，始知其賢（孫評）典雅。。

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張紹仁手校）朴宋本材。，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眾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張紹仁手校）宋本無其字。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眾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難，未易遇也。

侯生，夷門抱關之吏也，見知於無忌；（孫評本袁註）侯生，名嬴，魏人也。夷門大梁之東門肆小吏也，魏公子無忌欲見侯生，盛設坐席延魏貴臣未飲之間、先乘車往生家請生同載至市中，生停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兒朱亥，其人賢隱在屠肆，生欲與語請停車少時，生遂下車，（寶曆本袁註）侯生，魏人也，名牛，夷門是大梁之東門，與亥語良久不至，市人皆罵侯生，公子都無嗔色，遂上車共至公子家，眾客驚訝，始知侯生之賢。其時侯生知夷門之關賤隸謂奴僕也，魏公子無忌意在禮賢，欲見侯生，恐天下士矣，盛設坐席延魏貴臣，未飲之間，忌乘車造侯生家請迎侯生，與同載至市中，侯生於是停公子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兒朱亥，其人賢官不達，隱在屠肆，生欲與，請公子其停車。少時，生遂下車與朱亥語久而不來，市人皆罵侯生小人，停公子車於市，侯生偷視公子，公子都無嗔色，知公子無忌賢，遂來上車共至公子家，眾客各驚，方始知侯生是賢人也。（袁註）侯生，魏人也，名嬴夷門是大梁之東門，其時侯生知夷門之關賤隸謂奴僕也，魏公子無忌意在禮賢，欲召見侯生，恐天下士至，盛設坐席延魏貴臣，未飲之間，忌乘車往侯生家請迎侯生，同載至市中，侯生於是停公子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兒朱亥，其人賢宦不達，隱在屠肆，生欲與語，請公子且停車。少時，生遂下車與朱亥語久而不來，市人皆罵侯生小人，停公子車於市，侯生偷視公子都無嗔色，知公子無忌賢，遂來上車共至公子家，眾客各驚訝，始知侯生是賢人也。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異（張紹仁手校）異，藏作知，宋本作異。於智伯，（孫評本袁註）豫子，豫讓也，先事范中行，後事智伯，智伯被趙襄子所殺，讓欲為智伯報讐，詐為賤隸，伏襄子廁中，襄子入廁心動，使人搜廁，見讓乃捨之，讓又漆身吞炭毀形易貌，伏劍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乃曰：必豫讓也。搜之果是豫讓。怒曰：前於廁中吾已捨子，今日更為，汝罪當死，且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讓曰：中行以眾人待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臣願得大王身上衣，死無恨。襄子遂解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叫呼以劍擊衣，自刎而死。（寶曆本袁註）豫子，豫讓也。先事范中行，范中行反，智伯殺中行，豫讓轉事智伯，智伯後被趙襄子所殺，讓欲與智伯報讐殺襄子，詐為賤隸，伏襄子廁中，襄子欲入廁門，忽心動怪之，使人搜廁中，乃見讓身邊挾劍，問之，讓曰：吾智伯臣也，欲為智伯報讐，故來至此。襄子曰：烈子也，遂捨之。讓後漆身吞炭，毀形易貌，欲殺襄子，其妻不識。友人識之曰：子欲殺襄子，何不先事襄子，而後殺之，豈不可乎？何故自損，何由得近襄子也？讓曰：豈有食人之祿，懷惡於人，吾不為也。乃候襄子出伏于橋下，欲殺襄子，怒讓罪曰：前於廁中，吾亦捨之，今伏更為汝，罪當死。子先事范中行，智伯殺范中行，子何不為中行殺智伯，而欲殺我，何也？讓曰：我事范中行，只以眾人禮待我，我以眾人禮報之，智伯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禮報智伯，至此無恨，臣願大王與身（袁註）上衣，以劍擊之，則就死。襄子遂脫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叫呼，以劍擊衣，襄子當被擊衣之時，心中不喜，從擊衣之後漸患，未終百日乃至死也。　豫子，豫讓也。先事范中行，范中行反，智伯殺中行，豫讓轉事智伯，智伯後被趙襄子所殺，讓欲為智伯報讐殺襄子，詐為賤隸，伏襄子廁中，襄子欲入廁門，忽心動怪之，使人搜廁中，乃見讓身邊挾劍，問之，讓曰：我是智伯臣也，欲為智伯報仇，故來至此。襄子曰：烈子也，遂捨之。讓後漆身吞炭，毀形易貌，欲殺襄子，其妻不識。友人識之曰：子欲殺襄子，何不先事襄子，而後殺之，豈不可乎？無故自損，何由得近襄子也？讓曰：豈有食人之祿，懷惡於人，吾不為也。乃候襄子出伏劍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使人搜之，乃是讓。襄子怒讓罪曰：前於廁中，吾以捨之焉，今復由為汝，罪當死。子先事范中行，智伯殺范中行，子何不為中行殺智伯，而欲殺我，何也？讓曰：我事范中行，只以眾人禮待我，我以眾人禮報之，智伯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禮報智伯，至此無恨，臣願大王與身上衣，以劍擊之，則就死。襄子遂脫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哇呼，以劍擊衣，襄子當被擊衣之時，心中不喜，從擊衣之後漸患，未經旬日乃至死也。名尊而身顯，合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寶曆本）地一作郊。（張紹仁手校）郊，宋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寶曆本袁註）虛左之顧者，汙明空車內已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遇豫讓，以國士之禮也。（袁註）虛左之顧者，識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遇豫讓，以國士之禮也。注謂空車內宋本作千明空車已五字以作報。世之烈士，願為賞者授命，（張紹仁手校）為賞已下宋本缺葉。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徒自悲夫。（寶曆）夫當作矣。（孫評）悲憤滿楮。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四

薦賢章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檝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檝，則無以濟；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托造父之乘，（寶曆本袁註）造父，是穆公時善御之人也。（袁註）造父，是穆公時善御之人也。附越客之舟，（寶曆本袁註）越客是越人，其居在海國，善能乘舟也已。（袁註）越客是越人，居於海上，善能乘舟。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寶曆本袁註）山名，蓬萊在海中，仙人所居處也。（袁註）山名，蓬萊在海上，仙人所居處也。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慾望背摩青天，臆槍絳煙，終莫由也。寶曆本作路莫由也，（咸註）路一作終。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搆；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寶曆本作流睦睦之美，（咸註）美一作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孫評本袁註）晉趙鞅欲伐衛，知仲尼在衛，即折其謀，不敢伐衛。叚干木，魏賢人也，文侯常問國政，秦欲伐魏，左右曰：魏有賢人叚干木，未可伐也。秦人止兵不伐。（寶曆本袁註）晉趙鞅將兵欲伐衛，聞仲尼在衛，乃即折其謀策，不能伐衛也。（袁註）晉趙鞅好兵，欲伐衛知仲尼在衛，乃即折其謀策，不敢伐衛也。王木處魏，秦人罷兵；（寶曆本袁註）段干木是魏賢人也，魏文侯常往其處問國政，秦欲伐魏，左右諫曰：魏有賢人段干木，文侯日往其家論諸政，未可伐之者也。秦人空止矣不能伐魏也。（袁註）叚干木是魏賢人也，文侯常問政，秦欲伐魏，左右曰：魏有賢人叚干木，未可伐也。秦人止兵不伐。宮奇未亡，獻公不寢；（寶曆本袁註）宮奇是虞公之子，晉獻公欲滅虢，以奇馬垂棘之寶，將獻於虞假道，宮奇諫曰：虢是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晉人謂獻公曰：宮奇懦弱之人，必不能強諫，雖諫虞君未足用也，但多許寶貝必剋晉君，差人多許寶貝，虞君貪財受之，宮奇於是遂止，晉之君滅虢，因迴軍併討虞國而歸。（袁註）宮奇是虞公之子，晉獻公欲伐虢，以騎馬垂棘之璧，將獻於虞假道，宮奇諫曰：虢是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晉人謂獻公曰：宮奇懦弱之人，必不能強諫，雖諫虞君未足用也，但多許寶貝必剋晉君，差人多許寶貝，虞君貪財受之，宮奇遂亡，晉君滅虢，因迴軍并討虞國而歸。子玉猶存，文公側坐。（寶曆本袁註）晉文公與子玉戰，大敗子玉，文公自變色，側身而坐，畏子玉賢人，將有別計而圖己。（袁註）晉文公與子玉戰，大破子玉，文公自變色，側身而坐，畏子玉賢人，將有別計而圖巳。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孫評本袁註）晉獻公欲伐虢，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獻虞假道，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宮之奇亡去，晉遂滅虢併虞而歸。晉文公與子玉戰，大破子玉，文公變色，側身而坐，畏子玉賢人，將圖己也。

夫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孫評本袁註）趙有美璧秦王欲以連城易之，故曰：連城璧。（寶曆本袁註）連城璧，是趙國璧玉也，秦王欲連十五城，與趙買也。（袁註）連城璧，是趙國玉璧也，秦王欲連十五城，與趙買也。夜光之珠，潛輝合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蠹材於幽岫，腐智於柴蕣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人臣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冑；智苟能謀，奚妨粃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囚虜，擢能於屠販，（孫評本袁註）秦用由余，齊用管仲，皆囚虜也。太公屠牛於朝歌，樊噲屠狗以自養，朱亥作屠兒，灌嬰販繒綵，皆屠販見用也。（寶曆本袁註）文王用太公，太公屠牛於朝歌，高祖用樊噲，樊噲殺犬賣，無忌用朱亥作屠兒，灌嬰販繒綵，高祖用之，此皆屠販兒用也。（袁註）文王用太公，太公屠牛於朝歌，高祖用樊噲，樊噲殺犬賣，無忌用朱亥，朱亥作屠兒，灌嬰販繒綵，高祖用之，此皆屠販見用也。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讐，（孫評本袁註）祈奚內舉其子，外舉讐人，故言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讐也。（寶曆本袁註）祈奚內舉其子，外舉讐人，故言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讐也。（袁註）祈奚內舉其子，外舉讐人，故言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隱讐也。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孫評）筆力遒勁。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豈無管仲，鄭豈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排賢為不肖。（寶曆本袁註）骨肉相似，言不似其先祖。（袁註）骨肉相似，言不似其先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孫評本袁註）北郭搔家貧，無以養親，晏子知其賢，每分粟與之，後晏子為齊君所逐，北郭搔遂自刎其頸於齊廷，明晏子之無罪。齊君於是復進晏子為齊相。（寶曆本袁註）北郭搔家貧，無以養親，晏子知其賢，每分粟與之，後晏子為齊君所逐，北郭搔遂自刎其頸於齊君之廷，明晏子無罪。齊君於是再進晏子，復還齊相也。（袁註）北郭搔家貧，無以養親，晏子知其賢，每分粟與之，後晏子為齊君所逐，北郭搔遂自刎其頸於齊君之廷，明晏子無罪。齊君於是再進晏子，復還齊相也。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張紹仁手校）進藏作顯。仲尼謂之竊位；（孫評本袁註）展禽即柳下惠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寶曆本袁註）展禽名柳下惠，三為士師無喜色，三已之無恨色，孔子知其清潔，乃以女妻之，時人始知其賢也。（袁註）展禽名柳下惠，嘗為士師無喜色，王已之無恨色，孔子知其清潔，乃以無女妻之，時人始知其賢也。（寶曆本）針對袁註：孔子妻之可疑。公孫弘不引董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寶曆本袁註）公孫是公孫弘，董生是董仲舒也。汲黯是漢相，公孫弘知董生賢而不舉，黯以為妒賢者。（袁註）公孫是公孫弘，董生是董仲舒也。汲黯是漢相，公孫弘知董生賢而不舉，黯以為妒賢士者也。汲黯將為妬賢；虞丘不薦叔敖，（孫評本袁註）楚莊王朝諸臣與虞邱子語，日晏乃退，樊姬謂王曰：退朝何晏也？莊王曰：與賢人語故晏也。樊姬曰：賢人者誰？王曰：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曰：妾雖不肖，幸執箕箒，所進者十人與妾同類，而虞邱子為相十年，其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專君之寵，竊君之權，如孫叔敖而不進是為不肖，何為賢人？莊王以告虞邱，虞邱伏罪遂進孫叔敖為相楚國大理。（寶曆本袁註）虞丘者，楚相。楚莊王朝諸臣，因與虞丘語久之，日晏不退。樊姬下殿而逆之，謂王曰：君朝何以晏？莊王曰：我與賢人語，故晏也。樊姬曰：賢人是誰？王曰：虞丘也。樊姬於是掩口而笑曰：妾雖不肖，幸執箕箒，妾所進者十人，與妾同類，而虞丘子為相十年，其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爭君之寵，竊君之權，知孫叔敖賢而不（袁註）虞丘者，楚相。楚莊王朝諸臣，圖與虞薦，是不肖耳，何謂賢人？莊王以告虞丘。虞丘曰：小臣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為相，楚國大重，叔敖之力也。丘語久之，日晏乃還。樊姬下殿而迎之，語王曰：君朝何以晏？莊王曰：我與賢人語，故晏也。樊姬曰：賢人是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於是掩口而笑曰：妾雖不肖，幸執箕箒，妾所進者十人，與妾同類，而虞丘子為相十年，其所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爭君之寵，竊君之權，知孫叔敖賢而不進，是以不省，何謂賢人？莊王以告虞丘。虞丘曰：小臣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為相，楚國大治，叔敖之力也。樊姬貶為不肖；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乞於中路。（孫評本袁註）東閭先王曾相齊，坐事而退，徒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伸致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寶曆本袁註）東閭者，東閭先生，曾相齊侯，坐事而退，徒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伸援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袁註）東閭不達，髦士不正於路，歸東閭者，東閭先王，曾相齊使坐事而退，徒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伸致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故為國入寶，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張紹仁手校）相宋本規。後代之明鏡矣。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四

因顯章二十

夫火以吹爇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為（張紹仁手校）宋本成。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也，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凡（張紹仁手校）宋本此。火、鏡，假吹、瑩也。

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孫評本袁註）樗里，秦惠王地名，莊居在樗里，號樗里子，滑稽多智，時人號曰智士。賈誼，洛陽人，善攻文藻，時謂賈生洛陽才子。（寶曆本袁註）樗里是樗里子也，是秦惠王弟名族，居在樗里，號曰智囊也。賈生者，姓賈名誼，洛陽人，富於（袁註）樗里是樗子也，是秦王惠弟，名莊，居在樗里，號樗里子，滑稽多智，時人號曰：智囊文藻，時人謂之曰：賈生洛陽才子，終軍山東之英妙也。也。賈生者，姓賈名誼，洛陽人，富於文藻，時人謂之曰：賈生洛陽才子，終軍山東之英妙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馳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寶曆本袁註）季布，漢時人也。曹丘見之曰：寧得季布之一諾，不用黃金百斤。（袁註）季布，漢時人也。曹丘見之曰：寧得季布之一諾，不用黃金百斤。未離於凡虜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

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寶曆本）已當作比。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今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馬駑駘，今成駃騠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為之顧眄者也。

夫樟木盤根鉤枝，瘿節蠹皮，輪囷擁腫，則眾眼不顧。匠者採焉，制為殿梁，塗以丹漆，畫為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眄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為之容也。

荊磎之璧，夜光之珠，薦之侯王，必藏之於玉匣，緘之於金滕。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眄以愕，（張紹仁手校）藏無不字。按劍而怒。（寶曆本袁註）蛇銜夜光之珠，欲報隋侯，若闇以投之，隋侯取愕，乃按劍而怒欲斬之，所以為無因而至故也。（袁註）蛇銜夜光之珠，欲報隋侯者，闇以投之，隋侯怪愕，乃按劍而怒欲斬之，所以為無因而至故也。何者？為無因而至故也。（張紹仁手校）宋無也字則字有以字。若無所因而至，則良馬勞於駔闠，（孫評本袁註）駔者，古之合市人。（寶藏本袁註）駔者是古之合市人。闠者是馬行前空地也。（袁註）駔者，古之合市人。闠者是馬行至前空地也。美材朽於幽谷，璧珠觸於按劍。若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樟木光於紫殿，（張紹仁手校）樟宋本槃。珠璧擎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閨，而無所因，則未有為之聲譽，先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寶曆本袁註）猶捫虛而欲縛風，捫者，摸也：摸虛而欲縛風也。（袁註）猶捫虛而欲縛風，捫者，摸也：摸虛而欲縛風也。煎湯覓雪，豈可得乎？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五

託附章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雁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以希凌霄之遊，（寶曆本作以絺凌霄之遊，絺一本作希。）（張紹仁手校）絺宋作希。蹶鼠附於蛩蛩，（張紹仁手校）宋作蚩蛩。以攀追日之步；（孫評本袁註）雁門廣武縣夏屋山有蜚虫，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名為蹶鼠。（寶曆本袁註）西方有比肩之虫也，其名為蟨蛩，蟨鼠前而兔後，趨即頓走則顛蛩。蛩鼠後而兔前，前高不能取食，葉負蟨食之，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其名為蹶鼠也矣。（袁註）西方有比肩獸也，其名為之，蟨鼠前而兔後，趨即頓走則負蛩。蛩鼠後而兔前，前高不能取食，故葉負蟨食之，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其名為蹶鼠也矣。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孫評）工麗。以夫鳥獸蟲卉之智，（袁註）盧曰此書多用以夫。(張紹仁手校)志宋本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袁註）奚藏作何。（張紹仁手校）宋本奚。而無托附以就其名乎？

故所託英賢，則身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寶曆本袁註）日初出貌也。（袁註）旭，日初出貌也。則目察輕塵；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江湖，必也沉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託沉也；（黃丕烈校註）沉浮迅蹇，如喻綽有慧心。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瀾，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u>樓季</u>足捷，追越奔兕，（寶曆本袁註）樓季是古之能走人，追日奔如光故言之也。（袁註）樓季是古之能走人，追日奔光故言也。（張紹仁手校）宋作進首奔如，光故言之也。若駕疲羸，則日不涉一舍，（寶曆本袁註）三十里為一舍「馬羸」者是天后之馬也。（袁註）三十里（張紹仁手校）為一舍「馬羸」者是天后之馬者也。（咸註）針對袁註：天后之馬未詳。宋無者字。非其脛遲，所託蹇也。（孫評本袁註）樓季，古之能走人，二十里為一舍，疲羸者，疲憊之騾馬，不善走者也。以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

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綾紋，（張紹仁手校）綾宋本綾。雖陶匠逞妙，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剔幕，（寶曆本袁註）音莫，軍勝還謂之凱旋，剔幕，剔除去也。（袁註）音莫，軍還而謂之凱旋，剔幕，間除去也。則巢破子裂者，（張紹仁本）作巢破子裂是，（張紹仁手校）是宋作者。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莖，紩之以絲髮，珠圓羅縐，寶曆本作珠圓羅網（咸註）網一作縐。雖女工運巧，（張紹仁手校）工宋本子。不能為之，可謂固矣。（孫評）緩紋羅縐語可稱創發。然虻風欻至，（寶曆本袁註）虻風是東風也。（袁註）虻風是東風也。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孫評本袁註）軍還謂之凱旋，剔幙，除去帳幙也。虻風，東風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為美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五

心隱章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寶曆本袁註）二十九年為程限也。（袁註）二十九年為程限也。三光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隱其跡；（張紹仁手校）宋本有限。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張紹仁手校）藏本無以字，宋有以。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伏於內，情伏於裏，（張紹仁手校）裏宋本袁。非可以算數測也。

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而不可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寶曆本袁註）愿，敬也，喜也。（張紹仁手校）愿，敬也，喜也。性懁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

日在天之內，而光在人之外，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得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外之於內，（張紹仁手校）外宋作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寶曆本袁註）同其時代，生在魯也。（袁註）同其時代，生在魯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徒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張紹仁手校）藏作文，盧校改聞。夫子為政，何以先誅之？」子曰：「賜也，退！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達而險，（寶曆本袁註）很佞也，若聞辨論巧，詞論亦佞也。一本居論注誤也。（袁註）詖，佞也，若聞辯論而詞論亦佞也。一本居論注誤也。行僻而堅，（寶曆本袁註）語利急如焠鋒，強也，剛也，急利也。（袁註）詞利急如焠鋒強也，剛如急利也。言偽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寶曆本袁註）博言澤語。（袁註）博言澤語。有此五偽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張紹仁手校）宋為見作而。知人之難也。

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薺苨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寶曆本袁註）蘼（袁註）蘼蕪者蕪者是今之芎藭。是今之芎藭。俗之常情，莫不自貴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於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平，未能虛己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窺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謂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奚況世人，而能推勝己耶。（張紹仁手校）藏無勝字，有。是以真偽綺錯，賢愚雜揉，自非明哲，莫能辨也。（寶曆本袁註）如少正卯為魯大夫作亂之謀，孔子為魯司寇，謂魯定公曰：勇而有謀，此亂天下也，君可殺之。定公誅少正卯也。（袁註）如少正卯為魯大夫作亂之謀，孔子為魯司寇，語魯定公曰：勇而有謀，此亂天下也，君可殺之。定公誅少正卯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五

通塞章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致。遇泰遇伸，不盡睿智；遭否會屈，不專庸蔽。（張紹仁手校）蔽藏作敏，亦可疑。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即壅；遇及於伸，才壅即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張紹仁手校）豈宋本非。勢苟就壅，（張紹仁手校）苟宋本蔽。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目，極於煙際。（孫評）較荀子登高而招等語，此尤鉏鍊。嚮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目非暴昧，（咸註）目一本作日。而聞見局者，（張紹仁手校）局宋本扃。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孟賁，（袁註）古之多力人也。目非離婁，（袁註）古之明目人也。而聲徹眺遠者，其勢通也。

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臥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袁註）徐令之子高祖風為定遠侯也。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忸，言為飛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形消貌悴，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孫評）比狀牢騷景色。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孫評本袁註）朱買臣少時貧賤，負薪行歌，後為會稽太守，佩錦還鄉。王章苦寒牛衣而泣，後為廊廟之臣。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搏哉！及其勢伸志得，或衣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寶曆本袁註）朱買臣少時貧賤，採樵後乃仕漢，得為本郡太守，佩錦還鄉也。王章少時貧賤，坐牛衣而泣，後仕漢得為京兆尹，常為廊廟之臣者是也。（袁註）朱買臣少時貧賤，採樵後乃人漢，得為本郡太守，佩錦還鄉也。王章少時貧賤，臥牛衣而泣，後於漢得為京兆尹，常為廊廟之臣者也。或合縱於六國之內，（寶曆本袁註）蘇秦，字季子，洛陽人也。與張儀同仕鬼谷先生，二人才學一等。蘇秦初時歷說六國三年而歸，黃金用盡，名位無聞，乃歸入門，神情忸怩。嫂不為盛飲，妻不為下機，父母兄弟不與語，秦遂於家中更讀太公陰符之書，數月又出仕事趙，得為丞相。于時六國微弱，常懼秦侵，惚朝於秦，秦王欲吞六國，自以為橫。蘇秦謂趙王曰：今者天下以秦為橫，六國為縱，今莫俱事秦，如秦興兵，六國共擊之，其國自安秦，國無事。趙王遂許之。秦乃即說六國，與韓魏燕齊趙楚合縱，不事於秦，經二十年其後，蘇秦死，張儀相秦，又遂說六國云：蘇秦為人言語反覆，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久與六國合縱不事於秦，非久長之計也。以春秋論之，小不事大，非安國之基，於是破縱入橫後被秦總併吞，遂至始皇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毒被神明，始皇死後死葬於驪山，三世至子嬰降漢高祖於軹道者也。（袁註）蘇秦，字季子，洛陽秦州人也。與張儀同事鬼谷先生，二人才學一等。蘇秦初時歷說六國三年而歸，黃金用盡，名位無聞，乃歸入門，神情沮忸。嫂不為盛飯，妻不為下機，父母兄弟不與語，秦遂家中更讀太公陰符之書，數月又出事趙，得為丞相。于時六國微弱，常懼秦侵，惚朝於氣，秦又主縱六國以拒秦，秦人欲吞六國，自以為橫。蘇秦謂趙人曰：今者天下以秦為橫，六國為縱，今又莫供事秦，如秦興兵，六國共擊之，其國自安秦，國無事。趙王遂許之。秦乃即說六國，與韓魏燕齊趙楚合縱，不事於秦，經二十年甚後，蘇秦死，張儀相秦，又來說六國云：蘇秦為人言語反覆，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久與六國合縱不事於秦，非長久之計也。以春秋論之，小不事大，非安國之基，於是破縱入橫後被秦總併吞，遂至始皇焚燒詩書，坑殺學士，毒被神明，始皇後死葬於驪山，三代至子嬰降漢高祖於軹道者也。或懸旌於崑崙之外，（孫評本袁註）蘇秦說秦而歸，黃金用盡，面目黧黑，形容憔悴，嫂不為炊，妻不下機，父母兄弟不與言，遂發憤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朞年揣摩成，乃說六國合縱拒秦。班超少時貧賤，嘗為人傭書，慷慨投筆出伐西戎，封定遠侯。（寶曆本袁註）班超少時貧賤，嘗為人客雇為書，遇漢伐匈奴，超投筆入幕伐於西域，遂得勳効封為定遠侯。三十年後方得還鄉，去時少壯，歸時髮白也。（袁註）班超少時貧賤，嘗為人客雇為養，逮漢伐匈奴，超投筆將兵伐於西域，遂得勳効封為定遠侯。三十年後方得還鄉，去時少壯，歸時髮白也。當斯之時也，容彩光液，（張紹仁手校）液宋本「火夜」。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之汎長風，（張紹仁手校）快宋本漂。鴻宋鴟。風宋本波。沛若吞舟之縱大壑，（張紹仁手校）巨魚宋本吞舟。何異順風而縱聲，（張紹仁手校）縱宋本飄。登峰而長曬。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為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

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紐而氣腐。（張紹仁手校）紐，宋本紐無紐，與韜同字，氣腐下。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胔，（張紹仁手校）胔宋本卉。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污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五

遇不遇章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應遇，（張紹仁手校）難宋本應。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張紹仁手校）愚宋本遇。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也。

昔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張紹仁手校）以。藏有宋無。覺而問之，知典冠有愛於己也，（張紹仁手校）冠字皆盧改。者宋本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得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鴟墮腐鼠，非虞氏之慢；（寶曆本袁註）虞氏時置酒登樓而宴，時有游俠之客從樓下過，正值老鴟在天半遺一腐鼠，復值虞氏興樂際聲大笑，俠客謂是樓上人故墜此腐鼠，從上下之故將打俠客以為笑樂，俠客乃怒滅虞氏也。（袁註）虞氏姑妹登樓而醮，時有游俠之家從樓下過，正值老鴟在天半遺一腐鼠，復值虞氏興樂之際齊聲大笑，俠客謂是樓上人故墮此腐鼠，從上下之故將打俠客以為笑樂，俠客乃誅滅虞氏也。瓶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俠客大怒，而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寶曆本袁註）邾君是邾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醉而起，邾君守門人心生惡害，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邾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邾君性急欲取器仗殺射姑，顛落火坑墜火而死。射姑免死也。（袁註）邾君是邾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醉而起，邾君守門人就射姑乞酒錢，射姑不與，守門人心生惡害，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邾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邾君性急欲取器仗殺射姑，翻落火坑墮火而死矣。射姑免死者也。遇不遇也。（黃丕烈校註）皆用遇不遇作結讀之省無限侘傺。（孫評本袁註）虞氏姊妹登樓而晏，有游俠客從樓下過鴟在天半遺一腐鼠，適值虞氏興樂之際，齊聲大笑，客謂虞氏故墮腐鼠以為笑樂乃誅滅虞氏。邾君與射姑飲，守門人就射姑乞酒錢，射姑不與，守門人心生惡害，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邾君醉起而見，問曰：此地何故？守門人曰：射姑尿之。邾君心疑反杖殺守門人。齊之華士，棲志丘壑，（張紹仁手校）棲宋本栖。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世幽居而文侯敬之。（寶曆本袁註）魏文侯往干木之閭而軾之，文侯曰：此非干木閭，吾聞干木不肯事寡人，何敢不敬？干木廣於德，寡人廣於地；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地財不如德義，寡人以師禮事之何況敬乎？遂致厚祿。後聞秦欲侵魏，司馬廣沮諫曰：魏有干木，其人豐於德義，文侯敬之必得人心，未可侵也。遂即止於兵不侵也。（袁註）魏文侯往干木之門而軾之，文侯曰：此非干木閭，吾聞干木不肯事寡人，寡人何敢不敬？干木廣於德，寡人廣於地；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地財不如德義，寡人以師禮事之又何況敬乎？遂致厚祿。後聞秦反，秦司馬唐沮諫曰：魏有干木，其人豐於德義，文侯蔽之必得人心，未可侵也。遂即止兵不侵也。（張紹仁手校）世宋本代。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寶曆本袁註）董仲舒是廣州人也，讀書通於羣籍，問無不知，仕於漢朝，位至太中大夫也。（袁註）董仲舒是廣州人也，言書通於群籍，問無不知，仕於漢取位至太中大夫也。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寶曆本袁註）田千秋，田，姓，名千秋，年八十，漢武帝年老心多憚為羣臣厭，禱遣江充專求巫蠱之氣，江充與太子不善，恐武帝崩太子立，遂因此為姦，造銅人埋右街牀下，乃使師巫詐言宮中有蠱氣奏帝，帝遣江充就宮掘牀下，得銅人，云是太子厭帝，太子懼得罪，或謂太子曰：今者江充與師巫掘得銅人，不知實有耶！無以自明可執江充窮治推問取其實，於是太子遂發兵襲殺江充，以火炙胡巫，告令曰江充詔枉太子帝，其時在甘泉宮中，劉屈釐走報帝曰：太子反殺江充。帝即遣屈釐將兵來圍太子，太子以兵拒之戰於長安，太子奔走一月餘日，田千秋上表救太子云：江充不仁，姦僞誣枉，太子無反狀，子竊父兵將以救難，太子無罪可命追之。帝年老思憶太子，自遣人追於太子，太子死。帝感千秋拜為丞相，所為一言取相。劉屈釐領三輔之兵左馮翊右扶風及京兆與太子戰，太子敗績奔湖城自經而死後，知太子無逆心遂起思子臺也。（袁註）胡關三老姓田名千秋，年八十，漢武帝年老心多憚為群臣厭，禱遣江充專求巫蠱之氣，江充與太子不善，恐武帝崩太子立，遂於在言太子造銅人埋在御床下，乃使師巫詐言宮中有蠱氣奏帝，帝遣江充就宮掘床下，得銅人，云是太子厭帝，太子博士懼得罪乃謂太子曰：今者江充與師巫掘得銅人，不知實有耶！無以自明可執江充等推問取其實，於是太子遂發兵襲殺江充，以火炙師巫，皆疑承江充詔枉太子帝，其時在甘泉宮中，劉屈釐走報帝曰：太子反殺江充。帝即遣屈釐將兵來圍太子，太子以兵拒之戰於長安，太子走奔一月餘日，田千秋上表救太子云：江充不仁，姦僞誣枉，太子無反狀，子弄父兵以將救命，大正無罪可命追之。帝年老思憶太子，自遣人追訪太子，太子已死。帝感千秋拜為丞相，所為一言取相。劉屈釐欽三輔之兵左馮翊右扶風及京兆與太子戰，太子敗績奔出城自縊而死後，知太子無逆心遂起思子臺也。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孫評本袁註）漢董仲舒下帷讀書，博通羣籍，位止大中大夫。江充以巫蠱誣奏太子，太子奔死田千秋表訴其冤，帝感悟拜千秋為丞相。

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張紹仁手校）瘤宋本宿。醜而蒙幸，（寶曆本袁註）瘤，瘿也。齊國有瘿瘤之女在田採桑遇齊王出遊，諸人悉來看王，唯瘿瘤女不看，王使人問曰：人皆看王，女獨不看，何也？女答曰：奉父母命祇令採桑，不令看王，所以不敢看王也。於是王曰：此女是賢人。欲以車載還國，女曰：王欲載去不敢有辭，今若隨王去是奔走之女，是以不去。王後乃將財帛往聘之，將入宮。諸妃及後宮人等聞王納妃，悉來看之。見是一醜瘿瘤之女盡乃大笑之，後王寵幸之也。（袁註）瘤，瘿也。齊國有瘿瘤之女在田採桑遇齊王出遊，諸人悉來看王，唯瘿瘤女不看，王使人問曰：人皆看王，女獨不看，何也？女答曰：奉父母之命祇令採桑，不令看王，所以不敢看王也。於是王曰：此女是賢人。欲以車載還國，女曰：王欲載去不敢有辭，今若隨王去是奔走之女，是以不去。王後乃將財帛往聘之，將入國。諸女及後宮人皆聞王納妃，悉來看之。見是一醜瘿瘤之女盡乃笑之，後王最寵幸之者也。遇不遇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五

命相章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禀於天，相須而成也。

人之命相，賢愚貴賤，脩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星三光，或應龍跡氣夢，（張紹仁手校）應藏作感。宋本應。生宋及。降及凡庶，亦禀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兇宿則兇。受氣之始，（張紹仁手校）凶宋本匈。胎宋本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移，（張紹仁手校）宋本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蝸感瑤光貫月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張紹仁手校）藏脫虞字。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張紹仁手校）藏本狐星盧校改弧。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張紹仁手校）嶽宋本岳。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劍，（寶曆本袁註）風胡是秦時別劍人也。（袁註）風胡是秦時別劍人也。（張紹仁手校）劍宋本刃注同。孫陽之相馬，（寶曆本袁註）孫陽即伯樂，善能相馬也。（袁註）孫陽即伯樂，善能相馬者也。（張紹仁手校）宋本著無者字。覽其機妙，不亦難乎？（孫評本袁註）風胡，秦人，善別寶劍。孫陽即伯樂，善能相馬。

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骈骭，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並齒，孔子反宇，顏回重瞳，皋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勾踐長頸鳥喙，猶蛇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黃丕烈校註）即重瞳鳥喙，中原有兮，別人未能參識萬質之素，咸唐舉想辨之不啻黑白。爰及眾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服知其有後；（寶曆本袁註）穀子，魯君之子。穀，姓也。初生兒上豐（袁註）穀，魯君之子也。穀，姓也。初生兒上風下，叔興善相，占之曰：此人有王者相，後果主於魯。兒與豐，周易卦也。衛青方額，黥徒明其富貴；（寶曆本袁註）衛青父與公主侍婢私通生青，後長成，公主家自有大奴之兒欺於衛青，令共黥奴牧馬，黥徒謂青曰：子額方應貴。青曰：今為奴僕有何貴乎？後善騎射，漢家欲滅匈奴，青乃應募征討匈奴有功，漢封為大將軍建幕府。（孫評本袁註）穀子，魯君之子。穀，姓也。初生兒上豐下，叔興善相占之，曰：此人有相後果王於魯。兒與豐，周易卦也。衛青父與公主家婢私通生青，後長成令共黑奴牧馬，黥徒謂青曰：汝額方應貴。青曰：今為奴僕有何貴乎？後善射騎，征討匈奴有功，拜大將軍建幕府。（袁註）衛青父與公主家婢私通生青，後長成，公主家自有大奴之兒欺於衛青，令共黥奴牧馬，黥謂青曰：汝額方應貴。青曰：今為奴僕有何貴乎？後善騎射，漢家欲滅匈奴，青乃應募征討匈奴有功，漢封為大將軍建幕府。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孫評本袁註）亞夫姓周，太尉勃第三子也。為將軍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必主餓死，後坐事在獄七日，不食而死。（寶曆本袁註）亞夫姓周名亞夫，周勃弟三子也。（袁註）亞夫姓周名亞夫，是太尉第三子也。為細柳將軍許負相為細柳將軍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後主餓死，亞夫後坐事在獄不食，七日而死，如許負言也。之曰：縱理入口後主餓死，亞夫後坐事在獄七日，不食而死，如許負之言也。（張紹仁手校）於宋本其。羊石聲豺，叔姬鑑其滅族。（孫評本袁註）羊鮒，晉大夫。初生之時，其祖母叔姬往視之，聞兒哭啼聲，姬曰：此子豺聲，必當滅族。至長果大亂晉，被晉殺之盡滅其族。（寶曆本袁註）羊古鮒為晉大夫。初生之時，其祖母叔姬欲往看，聞小兒啼作豺聲，姬曰：此兒豺聲，必當滅族。遂迴不看。至長大果亂晉，後竟被晉殺之盡滅族矣。（袁註）羊鮒者為晉大夫，初生之時，其祖母叔姬欲往看，聞小兒啼作豺聲，姬曰：此子豺聲必當滅族。遂迴不看。至長果大亂晉，夏五月被晉殺之，盡滅其族也。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富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夏 孔甲畋於萯山，大風晦暝，（張紹仁手校）冥宋本暝。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張紹仁手校）後宋本后是。是子不詳，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為餘子，誰敢殃之？」子長析薪，斧斬其左足，遂為大閹。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寶曆本袁註）文帝夢見落井而得鄧通救之後蒙寵幸也。（袁註）文帝夢見落井而得鄧通救之後蒙加於寵用。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孫評本袁註）文帝夢見落井鄧通救之故加寵用。子文之生，妘子棄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為楚相。（孫評本袁註）妘本，祝融之後，子文即鬬伯比之子，伯比父早亡隨母歸舅家，乃姦妘子之女生子文，妘子之妻恥女不嫁而生子，遂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說。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所生，我恥之故送於山中。妘子迎歸養之，配女與伯比，楚人呼子文為鬬穀烏菟，仕至楚相。（寶曆本袁註）妘本是祝融之姓也，子文即是鬬伯比之子也，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妘子之家，後長大乃姦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恥女不嫁而生子文，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妻悅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袁註）妘本是祝融之後，不知姓也。子文即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將與伯比。楚人呼子文為鬬穀烏菟，仕至楚相者也。 是鬬伯比之子也，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姦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之妻恥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說，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將其女配與伯比。楚人呼子文為鬬穀烏菟，仕至楚相者也。 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豬圈中，豬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黃丕烈校註）較后稷鳥覆翼事尤奇。

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覬於多貪。（張紹仁手校）分貧宋本多貪。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六

妄瑕章二十六

天道混然無形，（張紹仁手校）天宋本大。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張紹仁手校）子彙影響下有求宋本無字。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乎訾也。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之變，（張紹仁手校）薄，宋本謫。五星有孛彗之妖；（張紹仁手校）孛，宋本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卑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齊桓有貪淫之目，（張紹仁手校）淫，宋本婬。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跡，管仲有僭上之名。（孫評）天地聖賢俱有缺陷。（張紹仁手校）僭，宋本愆。以夫二儀七曜之聖，（張紹仁手校）曜，宋本耀。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誹謗；桓、文、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張紹仁手校）儒，宋本庸。奚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吝耶？（張紹仁手校）奚，宋無。

是以荊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寶曆本袁註）海中龍王頷下有明月之珠，其龍在九淵下，嘗有近海之人，有一小兒過值龍道開，得入龍宮中，又值龍睡，偷於頷下，取得明月珠，持出天下無價，內有微纇，海人見更入九重淵被龍螫之。（袁註）海中龍王頷下有明月之珠，其龍在九重淵下，嘗有近海之人，有一小兒過值龍道開，得入龍宮中，又值龍睡，偷於頷下，取得明月珠，將出天下無價，內有微纇，海人恐兒更入九重淵被龍毒之，方呼兒對面以明月珠撲碎之也。然馳光於千里，（寶曆本作馳光於千載，（咸註）載一作里。）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者也。（孫評）馳光飛價文氣軒舉。（張紹仁手校）宋有以字無者字。今志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畫空而尋跡，（張紹仁手校）宋本盡。披水而覓路，（張紹仁手校）覓，宋本見。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張紹仁手校）棄，宋本弃。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夏之庖廚；傅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駔（蔣以化評）駔音臧上聲。（寶曆本袁註）干木，晉國人。儈馬交買之人也，隱才不仕，文侯知其賢，來聘干木之家，干木坐不起，文侯側立不敢辭倦，乃聘干木為國相。後秦簡公欲伐魏，謂干木大賢，文侯任為相，秦公懼不能申謀策，遂自罷兵而止也。（袁註）干木，晉國人。儈賣交買之人也，隱才不仕，文侯知其賢，往聘干木之家，干木坐不起，文侯側立不敢辭倦，乃聘干木為國相。後秦簡公欲伐魏，謂干木大賢，在文侯為相，秦公怕不能用謀策，遂自罷兵而止也。。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跡不免污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

昔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寶曆本袁註）吳起，衛人，向楚求仕，齧母臂為誓九年還鄉，九年未終，其母遂亡，楚朝卿相讒王曰：吳起觀亡不歸遷葬，此不孝也，豈得為相乎？吳起歸家持孝三年畢，乃往魏求仕，文侯用為西河太守，文侯先被秦奪五城，吳起乃為文侯復五城，於是伐秦，復魏五城，乃更北征燕趙並歸於魏，此者盡是吳起一人之功動也。（袁註）吳起，衛人，向楚求仕，齧母臂為誓九年還鄉，九年未還，其母遂亡，楚朝卿相讒王曰：吳起親亡不歸遷葬，此不孝也，豈得為相乎？其吳起歸家持孝三年畢，乃往魏求仕，文侯用為西河太守，文侯先被秦奪五城，吳起乃為文侯復五城，於是伐秦，復魏五城，乃更北征燕趙并歸於魏，此者吳起之功也。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讒之曰：「平雖美丈夫，（張紹仁手校）藏無美字。宋本有。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踈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張紹仁手校）奇，宋本策。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閼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寶曆本袁註）范增，是楚王大臣。項羽將兵圍漢彭城，陳平設謀，多將珍寶與楚王大將，楚王知乃欲斬大將，范增諫曰：此是陳平之謀，王勿誅之。王曰：攻戰之士所寄非輕，受他財寶，豈為臣子！遂殺之。范增疽發而死，平又刻木作女，羅綺衣之，安於城云：是漢之美女，欲將與單于，單于妻閼氏聞之心妬忌，恐寵愛美女，遂開陳放漢軍而出，此皆陳平之謀計也。（袁註）范增，是楚王大臣。項羽將兵圍漢王城，陳平設謀，多將珍寶與楚王大將，楚王知乃欲斬大將，范增諫曰：此是陳平之謀，王勿誅之。王曰：攻戰之士妄寄非輕，受他財寶，豈為臣子！遂殺之。范增疽發而死，平又刻木作女，羅綺衣之，安女於城上，云：是漢之美女，欲將與單于，單于妻閼氏聞之心妬忌，恐寵愛美女，遂開陣救漢軍而出，此皆陳平之謀計也。（張紹仁手校）增，宋作曾。高祖棄陳平之小愆，採六奇之大謀；文侯舍吳起之小失，（張紹仁手校）侯，宋作王。而取五城之大功。嚮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而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張紹仁手校）好，宋作婬。陳平陷身於賄盜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張紹仁手校）乃謂下宋有之字。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睹縟錦一寸點，乃全匹而燔之。

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戚 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以人之小惡忘其大美，（張紹仁手校）宋作以人之小惡棄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

牛躅之霪，不生魴鱮；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澤，不辭污穢；（張紹仁手校）穢，宋作疾。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張紹仁手校）宋無以字。包作苞。無作至。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大略是也，（張紹仁手校）藏本、宋本皆無大字。雖有小過，（寶曆本）作雖有小疵，咸註：疵一作過。（張紹仁手校）過，藏作疵。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衡門小操，（寶曆本袁註）橫木為門，謂巷頭之門也。（袁註）橫木為門，言巷類之門。未足與論大謀。樊、灌，屠販之豎；蕭、曹，斗筲之吏，（寶曆本袁註）蕭，蕭何；曹，曹參也。少時皆作庸吏，艱貧不可計也。（袁註）蕭，蕭何；曹，曹參也。少時皆作庸吏，艱貧不可計也。（張紹仁手校）斗，藏作「豆斗」。英布，刑墨之隸，（寶曆本袁註）隸，僕也。王宮之中門，每門四人，晨昏開閉，守禁刑人墨者使之守門，非在家守門之。衛國君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為離衛，離衛者兩人，一人左一人右，相離而行。二戈在前，二戈在後，以自防衛。英布，姓英名布，少時相師占之曰：先被黥後必王。黥者墨刑之罪。英布後果坐法被黥，作守門之賤隸，布乃笑曰：相者言其實也。後項羽與高祖爭天下，封英布九江王者也。（袁註）隸，僕也。王宮之中門，每門四人，晨昏開閉，守禁刑人墨者使之守門，非在家守門之。衛國君離宮，即名宮門之衛，以為離衛，離衛者兩人，一人左一人右，相離而行。一戈在前，二戈在後，以自防衛。英布，姓英名布，少時相師占之曰：先被黥後必王。黥者墨刑之罪。英布後果坐法被黥，作守門之賤隸，布乃笑曰：相者其實也。後項羽與高祖爭天下，封英布九江王者也。周勃，俳優之任。（寶曆本袁註）俳優是戲伎之名。晉語有優旃，《史記・滑稽列傳》有優旃，皆善為戲者名。急就篇云：倡是優，優是笑，俳優一物二名，如今散樂口為可笑之語。周勃少時是俳優伎兒，解吹簫及諸管絃，每與人送喪以俳優卑賤之事，後為漢高祖右丞相，才越朝廷莫能過也。（袁註）俳優者，是戲伎之名。晉時有優旃，《史記・滑稽列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戲著名。急就篇云：唱是優，俳是笑，俳優一物二名，散樂戲為可笑之語也。周勃少時是俳優伎兒，解吹簫及諸管絃，每與人送喪以俳優卑賤之事，後為漢高祖右丞相，才越朝廷莫能過也。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孫評本袁註）英布少時，相者曰：被黥而王。布果坐法被黥後助漢滅楚封為九江王。黥者，墨刑之罪也。周勃少解吹簫及諸絃管為優俳技兒，每與人送喪後為漢右丞相。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寶曆本袁註）鄒是齊人，為梁父賊，後為景公大臣，梁父地名也。（袁註）鄒是齊人，為大梁赤眉賊，後為景公大臣，梁父地名也。而為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略得也。（孫評本袁註）鄒是齊人，為大梁赤眉賊，後為景公大臣，梁父，地名。袁精目、（寶曆本袁註）袁精目，楚人也。飢餓在道而卧，有人與其食三哺之，乃問曰：子是何人而與我食？其人曰：我是胡丘盜父，精目曰：子既是胡丘盜父，我不食不義之食。乃兩手據地，而吐出其食而死也。（袁註）袁精目，楚人也。飢餓在道而卧，有人與其食而哺之，乃問曰：子是何人而與我食？其人曰：我是胡丘盜父，精目曰：子既是胡丘盜父，我不食不義之食。乃兩手據地，鮑焦，（寶曆本袁註）即鮑叔也，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荷擔挈畚，而拾木實為食。子貢過之於道謂之曰：子何故至此？焦對曰：吾嘔吐出其食而死也。鮑焦，聞不已知而道不已求，是悴行也。上不用而求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悴廉毀而求利不已，吾之所愧也。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享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況復食蔬菜哉？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遂棄其身立於橋下，投洛水之上而死。魯仲連曰：鮑焦不能從容於世而自取死，非為人也。（袁註）即鮑升也，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荷擔挈畚，而拾木實為食。子貢過之於道謂之曰：子何故至此？焦對曰：吾聞不已知而道不已求，是悴行也。上不用而求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悴廉毀而求利不已，吾之所愧也。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享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況復食蔬菜哉？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遂棄其身立於梁下橋，投洛水之上而死。魯仲連曰：鮑焦不能從容於世而自取死，非為人也。厲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申而大略屈也。（孫評本袁註）袁精目，楚人也。飢餓於道，有人以食哺之，問曰：子是何人而與我食？其人曰：我是胡邱盜父。精目曰：子既是胡邱盜父，我不食不義之食。乃兩手據地吐出其食而死。鮑焦即鮑升也，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荷擔挈畚而拾木實為食。子貢過之於道，謂之曰：子何故至此？焦曰：吾聞不已知而道不已求，是悴行也。士不用而求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悴廉毀而求利不已，吾之所媿也。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享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況復食蔬菜哉？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遂投洛水死。伯夷、叔齊，冰清玉潔，義不為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寶曆本袁註）楊朱為人養性以避利害，人謂之曰：取子身上一毛以利天下如何？朱曰：天子之事非一毛可濟。若墨子為人以身為天下，從磨頂至踵以利天下，則能為之，此二子行殊而立名一也。（袁註）楊朱為人養性以避利害，人謂之曰：取子身上一毛以利天下如何？朱曰：天子之事非一毛可濟。若墨子為人以身為仁，從頭磨至足以利天下，則能為之，此二子行殊而立名一也。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蹈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為百代之鎔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劉子卷六

DOI:10.6814/NCCU201900182

適才章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張紹仁手校）棄，宋本弃。紫貂白狐，製以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荊玉，此毳衣之美也；黶菅蒼蒯，（張紹仁手校）黶宋本壓。編以蓑芒，（張紹仁手校）笠，宋本芒。葉微疎纍，黯若朽穰，此卉服之美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如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孫評）筆端華彩，允稱賦手。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挽舟，（袁註）引索貌也又云：正舟木也。（袁註）引索貌也又云：正舟索者也。則歌噓與，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知噓與之宜也。

卞莊子之升殷庭也，鳴佩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知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噭吹噴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蛇銜之珠，（寶曆本袁註）隋侯是隋國之侯，於路見一青蛇被傷，隋侯取蛇將歸宅中，以藥治之，以肉飼之。蛇瘡得差，遂放令去。經三日乃銜明月之珠來報隋侯，隋侯所謂蛇欲害，乃拔劍欲斬之，細見之乃見蛇銜明月之珠始知蛇來報恩也。（袁註）隋侯是隋國之侯，於路見一青蛇被傷，隋侯取蛇將歸宅中，以藥治之，以肉飼之也。蛇瘡得瘥，遂放令去。經三月乃銜明月之珠來報隋侯，隋侯謂言蛇欲害己，拔劍欲斬之，及細視之乃見蛇銜明月之珠知蛇來報恩也。百代之傳寶也，以之彈鴞，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獲穗，曾不如鉤鐮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孫評）以文疎秀。

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寶曆本袁註）孔子游於太山，馬佚犯食野人禾，野人捉馬不還。孔夫子令子貢往取，子貢以文藻之辭取馬，野人不用此語，後令馬圉往取，乃用質直言取之，語野人曰：東海至西海之禾並是君禾，馬若不食還食何物？野人聞之乃還馬。馬圉是掌馬人也。（袁註）孔子遊於太山，馬佚犯食野人禾，野人捉馬不還。孔夫子令子貢往取，子貢以文藻之辭取馬，野人不用此語，後令馬圉往取，乃用直言取之，語野人曰：東海至西海之禾並是君禾，馬若不食還食何物？野人聞之乃還馬。馬圉是掌馬人也。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孫評本袁註）孔子出遊馬佚食野人禾，野人捉馬不還，孔子令子貢往見野人。子貢語以文藻之辭，野人不聽乃令馬圉往圉語野人曰：東海至西海之禾並是君禾，馬若不食還食何物？野人聞之遂以馬還。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鍤，（張紹仁手校）宋本脛作頸。鍤宋本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張紹仁手校）宋本準作准。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乃便效才，（張紹仁手校）效作効。各盡其分而立功焉。（黃丕烈校註）天刑之民一人調劑以為藥籠世物。商歌之士，（寶曆本袁註）甯戚初仕於齊，佯為商歌，見桓公乃扣角而歌，歌曰：浩浩之泉，好養之魚，懷德不忘乃咨將軍者乎。（袁註）甯戚初仕於齊，佯為商人，見桓公乃扣角而歌，歌曰：浩浩之泉，游游之魚，雞鳴之客，（袁註）馮驩為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家有客三千，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食疎，處下客之中三年，孟嘗不識，驩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抵咨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依與孟嘗君說，君曰：我有一狐裘已獻王訖，如何更得？時有客馮驩夜入秦王宮內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懽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齊為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馮驩作雞鳴，關雞盡鳴，作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門，孟嘗君度關三十里，秦兵來追之不及。（袁註）馮喧為孟嘗君之客，孟嘗君，齊之公子，其家有客三千人，上客得肉、中客得魚、下客得菜，喧處下客之中三身，孟嘗不識，喧乃彈琴而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食無魚。君進之以魚。又琴歌曰：大丈夫歸去來兮！出無車。君又進之以車，後孟嘗君入秦，被秦王囚之，欲殺孟嘗，孟嘗遣人咨秦王夫人求救之。夫人曰：孟嘗君先獻王一狐白裘，若更與我一狐裘，我令放君去。使者還與孟嘗君說，君曰：唯只有一狐裘已獻之王訖，如何更得？時有客馮喧夜入秦王宮內盜取狐裘，得出送與夫人，夫人得之懽喜乃謂王曰：孟嘗君是齊之公子，王若殺之與齊為怨，不如放之。王信夫人之言，遂放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又慮盜事發，遂夜走還齊國。至秦關天未明門未開，馮喧作雞鳴，關所雞盡鳴，作犬吠犬亦吠，其關吏聞雞鳴犬吠乃開門，孟嘗君度關三十里，秦兵來追之不及。（張紹仁手校）宋無人字。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至於適道排難，其揆一也。（孫評本袁註）甯戚飯牛見齊桓公扣角而歌，桓公舉之，孟嘗君之客有雞鳴狗盜之雄。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袁註）齊王攻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同問謀畫計，不能卻齊軍，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士，楚有市偷，來詣子反門下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衣不暇帶，自出迎之。遂與之語，後齊齊攻楚，楚王忙然是懼，以為無計，市偷於是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帷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軍。至明夜又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送還齊將。至明夜又入齊將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去，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懼迴車使還也。（咸註）針對袁註：後齊二字疑衍。（袁註）齊王攻楚，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楚王君臣同謀畫計，不能卻齊軍，子反少時好愛伎道之士，楚有市偷，來詣子反門下曰：我聞君好愛伎道之士，我是天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衣不暇帶，自出迎之。遂與之語，後齊發兵攻楚，楚王茫然是懼，以為無計，市偷於是密入齊軍營中，偷齊將帷帳送與子反，子反差人送還齊軍。至明夜又往齊軍營偷齊將簪，送與子反，子反送還齊將。至明夜又直入齊將營中，偷齊將袍送與子反，子反又送還齊將，使者謂將曰：今夜須去，君若不還，今夜來取你頭。齊將驚怕迴車便還也。而能卻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望風而退也。（孫評本袁註）齊王攻楚，楚遣子反將兵拒之，有市偷來語子反曰：聞君好士，我是天下之市偷。子反聞之冠不暇戴出迎市偷，市偷乃密入齊營偷其幃帳與子反，子反送還齊軍，又盜齊將簪與子反，子反亦送還齊王，又復偷其袍，子反復送還之，使人謂齊將曰：今夜君若不去，將盜爾君頭。齊將驚遁。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寶曆本袁註）魯使季孫朝於晉侯，晉侯以為季孫有罪，對諸侯而執之，於後囚勘無罪欲放之。季孫愧而不還，謂晉君曰：當妄執我之時，對諸侯云我有罪。今既無罪可集諸侯知我無罪，貽我可還不然我不還。晉君羞之無由得返。晉大佞之臣字叔魚，詐作計，親附季孫謂季孫曰：吾意不樂。季孫曰：何為不樂？魚曰：吾聞晉侯於其處脩館令君處之。季孫信之，遂夜走還魯。叔魚大佞而能返歸季孫。（袁註）魯使季孫朝於晉侯，晉侯以為季孫有罪，對諸侯而執之，於後推勘無罪欲放之。季孫愧而不還，謂晉君曰：當妄我之時，對諸侯云我有罪。今既無罪可集諸侯知我無罪，貽我可還不然我不還。晉君羞之無由得返。晉有大佞之臣字叔魚，詐作計，親附季孫謂季孫曰：吾皆意不樂。季孫曰：何為不樂？叔魚曰：吾聞晉侯於別處脩一館令君處之。季孫信之，遂夜走還魯。故叔魚大佞而能返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張紹仁手校）辨送本辯。不至恐懾（寶曆本袁註）失意怯怖懾伏之也。（袁註）失意怯怖懾伏之也。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為大益，豈可棄耶？

《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張紹仁手校）自宋本相。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奚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

夫檉柏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樑，小者為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張紹仁手校）賢宋本用。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甚難□。（蔣以化評）。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六

文武章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毯，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臥簟，非怨讐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裋、秋露灑葉而剔筍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懾然而棄武，（寶曆本袁註）大捷也。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為人用，文武異材，為國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寶曆本作或題盆榼（咸註）題有本作提），或執瓶盂，其器方圓，形體雖返，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寶曆本袁註）墨翟，宋人。外理九經，內練方術，魯來攻宋，遣工輸魯斑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火衞燒工輸雲梯，魯九攻宋，拒工輸之巧有極，墨子之拒有餘，工官魯斑以絕代之巧，終為墨子之困。墨子忽來往宋之城為救危不得息，腳有重趼而往者也。（袁註）墨翟，宋人。外理九經，內練萬術，魯來攻宋，遣公輸魯般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火具燒公輸雲梯，魯凡攻宋城，托公輸之巧有極，墨子之拒有餘，公輸魯般以絕代之巧，終為墨子之困。墨子來往宋城救危不息，腳有重趼而生者也。干木在魏，身不下堂。（寶曆本袁註）魏之隱士，姓段名干木，魏文侯人其家，與共言。坐息終日，文侯腳胝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德，吾腳胝不敢伸。秦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也。（袁註）魏之隱士，姓段名干木，魏文侯往其家，與共言。坐語終日，文侯腳胝而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德，吾腳胝不敢伸。秦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為績平焉。（孫評本袁註）墨翟，宋人。外理九經，內練萬術，魯遣公輸般攻宋，墨子往來救之，腳生重趼。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績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寶曆本袁註）大袖之衣也，今之人衿衣服也。（袁註）大袖之衣也，今之敝衫衣服也。未若戴金冑而擐犀甲也。（孫評）筆甚有勁。嬴、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三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慚忸，一世之間而文武遞為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

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寶曆本袁註）嗤，笑也。（袁註）嗤，笑也。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六

均任章二十九

器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有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即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

故鶡鵬一軒，（寶曆本袁註）鶡鵬一云鷦鷯，是西方鳥也。南方鳥曰鳳凰，北方鳥曰幽昌。鵬鳥本是北溟之魚，其名曰鶡，鶡化鵬，鵬一飛九萬里，翼厲青天，足蹠浮雲也。（袁註）鶡鵬一云大鵬，是西方鳥也。南方鳥曰鳳凰，北方鳥曰幽昌。鵬鳥本是北溟之魚，其名曰鶡，鶡化鵬，鵬一飛九萬里，翼勵青天，足蹠浮雲。（蔣以化評）鶡鳥本處滄溟之角横厲寥廓，（袁註）寥，空也。廓，大也。背負蒼天，足蹠浮雲，有六翮之資也。（孫評本袁註）北溟有魚其名曰鶡，化而為鵬，一飛九萬里，横厲，飛也。寥，空也。廓，大也。騕豫一騖，（寶曆本袁註）騕豫，神馬，日行千里。騰光萬里，（孫評本袁註）騕豫，龍馬名。騕豫，龍馬名。（寶曆本袁註）騕豫馬是龍之子，神馬也。騕豫之子曰驥也。之子，神馬也。騕豫之子曰驥也。（袁註）跳躍神馬名也，騕豫馬是龍絕塵掣徹，有迅足之勢也。（黃丕烈校註）漢武天馬歌無此奇矯。今以燕雀之羽，而慕沖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寶曆本袁註）覬，望也。勢不能及，亦可知也。

故奔蜂不能化藿蠋，（寶曆本袁註）食豆葉之虫。（袁註）食豆葉之蟲。而能化螟蛉；（寶曆本袁註）食桑葉之虫也。（袁註）食桑葉之蟲也。越雞不能伏鵠卵，而魯雞能伏之。夫藿蠋與螟蛉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蠋大，越雞小也。

夫龍蛇有飛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狹德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夫子發割雞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寶曆本袁註）子皮使尹何為邑宰，子產道其才薄，放出製錦之諫曰：未能操持，何製錦也。（袁註）子皮使尹何為邑宰，子產道其才薄，放出製錦之諫曰：未能操持，何製錦也。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孫評本袁註）子皮使尹何為邑宰，子產道其才薄，故出製錦之諫曰：未能操持何製錦也。

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六

慎言章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必有謫蝕之變；地文失，必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蔣以化評）突起陡絕。

故口者，言語之門戶；（張紹仁手校）語之宋本缺葉止。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己，不可遏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唯鋒刃，其所傷者，不唯喉舌。（張紹仁手校）不惟喉舌，校曰：惟宋本慎。下俱同。故天有捲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孫評本袁註）周公廟中鑄金人，為三緘其口，書其背曰：是古人之慎言人也。佻言，輕言也。訧，過也。（寶曆本袁註）周公廟中鑄金人，為三緘其口，書其背曰：我是古人之慎言人也。（袁註）周公廟中鑄金人，為三緘其口，書其背曰：是古人之慎言人也。所以警佻言，（寶曆本袁註）輕言。（袁註）輕言也。訧，過也。防口訧也。（寶曆本袁註）訧，過也。

口舌者，患禍之官，（張紹仁手校）官，宋本宮。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繫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出不可復追。（張紹仁手校）非，宋本出。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誡樞機，《詩》刺言玷。（寶曆本袁註）玷，瑕也。（袁註）玷，瑕也。斯言一玷，非礪諸所磨；樞機既發，豈駭電所追？（孫評）能新陳語。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埏鎔。明者慎言，故無失言；暗者輕言，身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張紹仁手校）知宋本智注俱同。韓魏躡其肘足；（孫評本袁註）知伯與韓宣子、魏武子共伐趙襄子，灌朝歌水淹襄子城三年，知伯與韓魏登登看水，知伯失言曰：滏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魏所都也；安邑，韓所都也。宣子聞語以肘肘武子，武子以足躡宣子。出曰：知伯欲以水灌我等，不如先圖之。於是使人約襄子共滅知伯，襄子乃斬知伯頭以漆之，用為穢器。此不慎言之失也。（寶曆本袁註）智伯與韓宣子、魏武子共伐趙襄子，洪魏朝歌水淹襄子城三年，智伯與韓侯、魏侯登高看水，智伯出言曰：絳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平陽則魏侯所都；安邑則韓侯所都。二子聞此語，宣子以肘肘武子肘，武子以足蹈宣子足便出。宣子為武子曰：智伯欲以水灌我，等趙亡我則其次，不如先圖之。二侯於是乃使人告襄子曰：軍明日卯時出兵與智伯交戰，我二軍各引兵共滅智伯，襄子乃斬智伯頭以漆之，用為穢器。正為不慎言（袁註）知伯與韓宣子、魏武子共伐趙襄子，灌朝歌水淹襄子城三年，知伯與韓侯、魏侯登高看水，知伯失言曰：滏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之失也。陽。平陽則魏侯所都，安邑則韓侯所都，二子聞此語宣子以肘射武子，武子以足躡宣子足使出。宣子謂武子曰：知伯欲以水灌我等，趙襄子則其次，不如先圖之。二侯於是乃使人告襄子：君明日卯時出兵，與知伯交戰，我二軍各引兵兩頭，即滅知伯。襄子乃斬知伯頭以漆之，用為穢器。此為不慎言之失也。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匕箸。（孫評本袁註）魏武，曹操也。漢末微弱，袁紹起兵於關東，孫權據吳，劉璋在蜀，曹操竊窺神器，一旦，操與玄德同食，謂玄德曰：天下英雄唯君與曹，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本初，袁紹字也。玄德聞言大驚，已當食乃失匕筯，恐操知有圖天下之志也。（寶曆本袁註）魏武，曹操也。漢末天下微弱，四下英雄競起。袁紹起兵於關東，孫權據吳，劉璋在蜀，曹操亦欲窺天下位。劉備，字玄德，有大志。來過曹操，與同食。而謂曰：天下英雄，惟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為數。本初，袁紹字也。劉備聞操言，不覺心驚恐操知備欲圖天下之心，正食乃失匕筯，背操走入徐州。後來荊州滅，劉璋後稱蜀，王西蜀。曹操王西魏，孫權王南吳，天下為三國者（袁註）魏武，曹操也。漢末天下微弱，四下無主，英偉並起。袁紹發兵於關東，號東晉；孫權據吳，劉璋在蜀，曹操亦欲窺天下位。劉備，字玄德，也。　有大志。來過曹操，與同食。而謂曰：天下英雄，惟君與操。本初之後，不足數也。本初，袁紹字也。劉備聞操言，不覺心驚恐操知備欲圖天下之心，正食乃失匕筯，背操走入徐州。後來荊州滅，劉璋後稱蜀，王西蜀。曹操王西晉，孫權王南吳，天下為三國者也。是以頭為穢器，（寶曆本作頭充穢氣（咸註）充一作為。）師馳徐卅，地分三晉，土割岷蜀，亡敗長釁，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碣公謀而終夜獨寢，（孫評本袁註）韓昭諡，侯爵名。棠碣地名，爵號公。昭侯與堂碣公語，公謂昭侯曰：為人主者，言泄左右，亦如玉卮置酒。昭侯於是終夜獨寢，恐有夢語露於妻妾也。（寶曆本袁註）韓昭諡，侯爵號。棠碣地名，公，爵號。韓昭侯與堂碣公語，棠碣公謂韓侯曰：為人主者泄左右，亦如玉卮無當。韓公於是終夜獨寢，惡有夢語露於妻妾也。（袁註）韓昭諡，侯爵名。棠碣地名，公，爵號。韓昭侯與堂碣公語，棠碣公謂韓侯曰：為人主者，言泄左右，亦如玉卮置酒。韓公於是終夜獨寢，惡有夢語露於妻妾也。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洩於左右也。（孫評本袁註）孔光為漢司空，人對溫室，左右問曰：溫室庭前有何樹木？孔光不對，其意不欲令內事外知也。（寶曆本袁註）孔光為漢司空，曾內出外，左右問曰：溫室庭前有何大木？孔光別論餘事，不對溫室之樹，其意不欲令使內事外知也。（袁註）孔光為漢司空，曾內出外，左右問曰：溫室庭前有何樹木？孔光別論餘事，不對溫室之樹，其意欲不令使內事外知也。

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然後言，則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言。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劉子卷七

貴言章三十一

越劍性銳，必托槌砧，以成純鈞；楚柘質勁，必資榜檠，（寶曆本袁註）榜檠，造弓之器物。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不正者也。（袁註）榜檠選弓之器物。正弓所用以定曲直矯而不正者也。（張紹仁手校）宋無而字。以成弹弓；（孫評本袁註）弹弓，天子所用之弓也。（寶曆本袁註）畫弓天子所用之弓也。（袁註）畫弓天子所用之弓也。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

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張紹仁手校）以修束於脩。心暗於自照，則假言以榮行。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策，寶曆本作行之所以榮（咸註）榮一作策。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皆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惠，不亦倒乎？

為衣冠者，己手不能製，則知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

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璧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孫評本袁註）陳國徵舒作亂，而殺陳君。楚莊王聞之，將兵往陳而殺徵舒，改陳國為郡，使其子守之。其臣申叔諫曰：王今得徵舒餘地，欲以為郡使子守之，四方諸侯聞之不為王伐惡，為王貪其地也。王何不訪陳侯裔，立為主安政理國。楚王用其言，訪其裔立之。（寶曆本袁註）陳國徵舒作亂，而殺陳君。楚莊王聞之，將兵往陳而殺徵舒，將其陳國欲以為郡，（袁註）使子守之。四方諸侯聞之不言王為陳伐惡，道王貪其地而伐徵舒。王何不使於外訪陳後胤，立為王令之理國。楚王用其言，訪得後胤立為主也。　陳國徵舒作亂，而殺陳君。楚莊王聞之，將兵往陳而殺徵舒，改陳國為郡，使其子守之。其臣申叔諫曰：王今得徵舒餘地，欲以為郡使子守之，四方諸侯聞之不言王為陳伐惡，道王貪其地而伐徵舒。王何不令使於外方訪陳後裔，立為主安政理國。楚王用其言，訪其裔立之。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孫評本袁註）范獻，晉卿也。殺晉大夫欒友惡其子報讐，問舟人曰：見欒友之子乎？舟人曰：君還晉修晉之政令，雖欒友之子其若何？君若出入無不修國政，今我舟中之人與欒友子無異，君何問焉？獻遂以田萬畝賜舟人以貴舟人之片說也。（寶曆本袁註）范獻，晉卿也。殺晉大夫欒支，後欲出游，恐欒支之子報也，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欒支之子乎？舟人曰：君還晉修晉之政令，雖欒支之子其若君何？君若出又無度，不修國之政令，我舟中之人何與支子異，君何問焉？獻子遂以田萬畝賜舟人，以貴舟人之片說也。（袁註）范獻，晉卿也。殺晉大夫欒友，後欲出遊，惡其子報讐，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欒友之子乎？舟人曰：雖欒友之子其若何？君若出入無度，不修國之政令，今我舟中之人與欒友子無異，君何問焉？獻遂以田萬畝賜舟人，以貴舟人之片說也。季路抱五慎之誡，趙盈佩九言之箴。（孫評本袁註）九言箴者：無姤亂，無怙寬，無待寵，無雷同，無徹禮，無儉能，無汎怒，無誅非德，無犯非義也。（寶曆本袁註）箴，陳也。九言箴者：無始亂，無土寬，無恃寵，無雷同，無徹禮，無驕能，無遷怒，無好非德，無犯非義也。（袁註）箴，陳也。九言箴者：無姤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同，無徹禮，無嫉能，無移怒，無誅非德，無犯非義也。（張紹仁手校）作趙孟，孟，宋盈。注陳作諫，儉作驗。以此觀之，（張紹仁手校）由，宋以。軒璧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孫評本袁注）越人，扁鵲也。人齊見桓侯有疾，曰：公疾可理。公曰：老醫欲以不患者為已驗。扁鵲出。明日又見告桓公曰：君疾可治。桓公曰：無疾可治。後見桓公乃走。公患劇，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鵲來見桓公謂曰：我前日不患，君欲理病，今者既患，君何棄我而去？扁鵲曰：初見君病在皮膚，鍼灸可治。次見君病在飢血，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可治，我故走去。桓公曰：善，此良醫也，以禮遣之。（寶曆本袁註）越人，扁鵲也。于時來人齊，見桓侯有疾曰：公疾可理。公曰：醫者欲以不患者為己功。扁鵲出，明日又入，見桓公曰：君疾可治。桓公曰：無疾可治。後日又來見桓公乃反走。扁鵲去後，公思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鵲則來見桓公，謂曰：我前者不思，君欲治病，今者吾病，君何棄我而去？扁鵲曰：其初見君病在皮膚，鍼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臟腑，湯（袁註）越人，扁鵲也。于時來齊，見桓侯有疾曰：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可治，我故亦去。桓公曰：此善良醫。以禮發。桓公於是竟卒也。公疾可理。公曰：老醫欲以不患者為己驗。扁鵲出，明日又入，見告桓公曰：君疾可治。桓公曰：無疾可治。後見桓公乃走。扁鵲去後，公患劇，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鵲既來見桓公，謂曰：我前日不患，君欲理病，今者既患，君何棄我而去？扁鵲曰：初見君病在皮膚，針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肌血，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可治，我故走去。桓公曰：此善良醫也以禮發。桓公於是竟卒也。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孫評本袁註）枚乘，吳王臣。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聽，遂至滅國。（寶曆本袁註）枚乘，吳王之臣。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袁註）枚乘，是吳王之臣，枚皋之父，吳王作亂，枚乘諫之不用其言，遂至滅國也已。（張紹仁手校）宋無已字。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藥；藥字作蔽字（蔣以化校評）蔽疑是救字。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意表，從善如轉圓，遣惡如讐敵。（寶曆本）遣一作違。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帝堯建招諫之鼓，（張紹仁手校）堯下本脫，子彙本作置。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誡慎之鼗。（寶曆本袁註）鼗，木鼓也，貫而搖之，又作鞀也。（袁註）鼗，小鼓也，貫而搖之，又作鞀也。以聖哲之神鑑，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耶？

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芻蕘，奚況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如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七

傷讒章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妒。性美以成德為恆，情妒以傷人為務。（張紹仁手校）性，宋情。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功；（張紹仁手校）則，宋即。毀必舉過，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舉者寂寞而讒者喧嘩。（孫評）徒取增美快心譽無舛毀矣。

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張紹仁手校）為宋成。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孫評）曲狀貝錦伎倆。墨子所以泣素絲，（孫評本袁註）墨子，墨翟也。悲絲元素白被色染，隨變為青黃，猶好人被讒成惡也。（寶曆本袁註）墨子者，墨翟也，悲蠶絲元白，被化色染而隨色變乃為青黃，如人被讒亦成惡。（袁註）墨子者，墨翟也，悲蠶絲元素白，被他色染而隨色變為青黃，好人被讒亦成惡也。（張紹仁手校）泣宋悲。楊朱所以泣岐路；（孫評本袁注）楊朱，宋人見岐路即慟，謂可南可北。（寶曆本袁註）楊朱，宋人也，其人因行，忽見岐路而慟哭之，謂此路歧，曾有幾人分別也。（袁註）楊朱，宋人也，與人同行，忽見歧路，即慟哭之，謂此路歧，曾有幾人分別也。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讒言於青蠅，（孫評本袁註）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也。（寶曆本袁註）魏武公信讒詞，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凱悌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也。（袁註）魏武公信讒詞，詩刺言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黑者也。（張紹仁手校）針對袁註（宋無者字）。譬利口於刀劍者，以其點素成緇，（寶曆本袁註）緇，黑色也。（袁註）緇，黑色也。刀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喙跂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哆唇鋸齒者，（袁註）哆，處紙尺。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妒才智之在己前，譽富貴之在己上。（張紹仁手校）其，宋已。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辭作。（張紹仁手校）無之字。故揚娥眉者，為醜女之所妒；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孫評）徹忌此心曲炯為秦鑑。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孫評本袁註）直不疑，前漢人，時讒其盜嫂，既未嘗有兄，何得有嫂而盜之。（寶曆本袁註）直不疑，前漢人也。或讒其盜嫂。不疑曰：我未嘗有兄，何得有嫂而盜之者也？（袁註）直不疑，前漢人也。于時讒說之逐嫂。其人既未嘗有兄，何得有嫂而盜之者也？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其撾婦翁。（孫評本袁註）第五倫，後漢人，三娶孤女。讒云：倫前時曾撾婦翁也。（寶曆本袁註）娶，婚禮也。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人讒說云前時曾笞夫之兄也。（袁註）娶，婚禮也。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孤女，讒說云倫前時曾撾婦翁也。（張紹仁手校）宋作「而世人笞婦妐」。此皆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讐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耶？

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孫評）風□。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張紹仁手校）但宋無而不下知字，藏無，宋有。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郄、費雙滅。（孫評本袁註）無極姓費，子常姓郄，俱為晉大夫。晉君欲往子常家，無極誑子常曰：晉君愛兵，明日來，子宜置精兵於門內，晉君必喜。子常信之，遂貯兵以待。晉君至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先入觀望。無極入便出，啟曰：子常具精兵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後乃知無極之詐，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常蒙謗，郄費雙滅者也。（寶曆本袁註）無極，姓費，楚人，為晉大夫，子常姓郄，亦為晉大夫，與無極同事晉。晉君欲往子常家，無極誑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來向子家，子宜置精兵於門內。晉君來到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先入候。無極望入門內便出來，報曰：子常門內貯精兵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是無極之教，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袁註）無極，姓費，楚人，為晉大夫，子常姓郄，亦為晉大夫，與無極同事晉。晉君欲往子常家，無極誑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常蒙謗，郄費雙滅也。來向子家，子宜置精兵於門內，晉君來見，必當懽喜。子常信之遂貯兵於門內以待晉君來，晉君果至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先入觀望。無極入門內便出來，啟曰：子常門內具精兵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乃是無極之教，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常蒙謗，郄費雙滅者也。讒諂之流弊，（張紹仁手校）之，作於。一至於斯。嗚呼！世之君子，可不慎諸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七

慎隙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可防；其成也，不可悔。（張紹仁手校）可，宋自。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

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於大也；跨阜垤而好顛蹶者，（寶曆本袁註）蟻土高曰垤，土高寸曰封。（袁註）蟻土高曰垤，土高寸曰封。輕於小也。苟慎其步，雖履險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躓。（寶曆本袁註）夷，平也。（袁註）夷，平也。智者，識輕小之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懍懍（寶曆本袁註）敬懼也。（袁註）敬懼也。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袁註）敬懼也。（張紹仁手校）懍懍宋。

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張紹仁手校）軸，宋車。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隤，（張紹仁手校）隤，作陁，宋。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由於璺。（蔣以化評）璺音問器破而未離謂之璺。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洩突，致灰千室。（孫評）簡鍊譬策類箴銘。怨之始也，微於隙璺（袁註）江學反。，及其危害，大於牆劍。禍之所傷，甚於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

《夏書》（張紹仁手校）夏書以下宋本缺葉。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禍輕而至重，深仇不必危，而睚眥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卷水蹶木，而入血脈不為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

故漢祖免貫高之逆，（寶曆本袁註）貫高為趙王相，欲殺高祖於栢人亭，高祖行至栢人亭欲宿心動，問左右：此名何處？左右曰：此是栢人亭。高祖曰：栢人亭者，逼迫於人。遂即夜遁，得免貫高之害。後人告高祖曰：貫高於栢人亭，欲殺高祖，貫高之徒黨，聞告二十一人皆自害，貫高曰：今並自取死，無人明趙王無罪。獨不死，既高祖將貫高付獄，獄吏打一千鞭餘，終不變言趙王不反，高祖乃自問取其實狀，貫高乃報高祖趙王不反，乃赦趙王，亦釋貫高。貫高曰：欲殺大王有何面目食人之祿？為人之臣？遂絕吭而死也。（袁註）貫高為趙王相，欲殺高祖於栢人亭，高祖行至栢人亭欲宿心動，問左右：名何亭？左右曰：此是栢人亭。高祖曰：栢人亭者，逼迫於人。遂疾夜遁，得免貫高之害。後人告高祖曰：貫高於栢人亭，欲殺高祖，貫高之徒黨，齊告二十人皆自死，貫高曰：今並自取死，無人明趙王無罪。於是一人告高祖，高祖將貫高付獄，獄吏打一千鞭餘，終不變言趙王不反，高祖乃自問取其實狀，貫高乃報高祖趙王不反，乃放趙王，亦釋貫高。貫高曰：欲殺大王有何面目食人之祿？為人之臣？遂坑而死者也。魏后洩張繡之仇，（孫評本袁註）魏后，曹操也，與袁紹爭天下。張繡，袁紹將，與曹操戰得操愛子遂斬之，後袁紹兵破繡來投操，許褚謂曰：不可，未聞殺人愛子而欲投之者。繡曰：曹君為人大志，我殺其子私讐也，其後必能吞吳。遂投。曹操乃指其面曰：使我著大信於天下者子也。任以為將。（寶曆本袁註）魏后是曹操也。與袁紹爭天下，張綉是袁紹下軍，將與曹操格戰。捉得曹操愛子遂斬之。後袁紹破兵馬離散，綉來投於操。許褚謂之曰：與君當投於吳。綉曰：不可。褚曰：若何不可？殺人愛子，如何投之？繡曰：曹君為人大志必能併天下之位，我殺其子，私讐也，其後必能吞吳。大丈夫可再辱乎？遂投操。操得綉撫其背曰：使我著大信於天下者子也。任以為將，泄其先罪，泄，漏也，隱漏其先罪者也。（袁註）魏后是曹操也。與袁紹爭天下，張繡是袁紹下軍，將與曹操格戰。得曹操愛子，遂斬之。後袁紹破兵馬離散，繡來投於曹操。許褚謂之曰：與君當投於吳。繡曰：不可。褚曰：君何不可？殺人愛子，如何投之？繡曰：曹君為人大志必能併天下之位，我殺其子，私讐也，其後必能吞吳。大丈夫可再辱乎？遂投操。操捉得繡來，乃指其面曰：使我著大信於天下者子也。任以為將，泄其先罪，泄，漏也，隱漏其先罪也。韓信削少年之辱，（孫評本袁註）韓信，淮陰人也，不事生業。常帶劍於淮陰。市中有少年辱之曰：君帶劍能殺人，可殺我？若不能，可從我跨下過？韓信熟視少季，計殺之無益屈身過跨下。後為大將軍，召市中少年與之一效官。（寶曆本袁註）韓信，淮陰人也，不事生業，不營一食，好帶長劍於淮陰市也。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過？韓信聞之久視於少年，計殺之無益，屈身從跨下過。後高祖任為大將軍，信召市中少年，詔之曰：汝昔年欺我，今（袁註）韓信，淮陰人也，不事生業，不營一食，好帶長劍於淮陰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日可欺乎？少年乞命。信免之罪，與之中尉官也。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可從我跨下過？韓信聞之久視於少年，計殺之無益，屈身從跨下過。後高祖任為大將軍，信召市中少年，詔之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乎？少年乞命。信免之罪，與之一效官也。安國釋田甲之慢。（孫評本袁註）安國，韓安國也。為梁太史，作法在獄中，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儻燃，我即溺之。後安國得釋，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必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寶曆本袁註）安國，是韓安國也。為梁國之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遂見安國，安國笑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溺之？田甲驚惶無已，遂與田甲廷尉。　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然否？田甲曰：寒灰儻然，我即尿其上。於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九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笑謂曰：寒灰今日然，汝何不尿其上？田甲愧前罪，驚惶無已，遂與田甲廷尉之官，今之司馬是也。（袁註）安國，是韓安國也。為梁太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然否？田甲

DOI:10.6814/NCCU201900182

曰：寒灰儻然，我即尿其上。自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必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笑曰：寒灰今日然，汝何不尿其上？田甲愧前罪，驚惶無已，遂與田甲廷尉之官，今之司馬是也。此皆遇英達之主、（張紹仁手校）宋本缺葉皆遇止。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為仇也。魯酒薄而邯戰圍，（孫評本袁註）六國時楚霸，諸侯皆來朝楚，趙亦朝。楚皆上牛酒，獨趙王酒美。楚王遣吏索趙王酒，吏乃以魯侯薄酒易之，進王曰：趙王酒。楚王飲之大怒曰：來後輕我一也，酒薄輕我二也，諸侯會罷，遂乃興兵圍趙邯鄲。（寶曆本袁註）六國之時楚霸，諸侯紛來朝楚，趙亦朝楚。皆上牛酒，趙王酒美，楚王吏來就趙王美酒訖，始乃以楚王美酒，楚王曰：楚王未得，故不與吏。乃於趙王上酒訖，吏乃以魯侯薄酒換趙王美酒。告楚王曰：趙王薄。楚王飲之大怒曰：到來（袁註）六國之時楚霸，諸侯皆來朝楚，趙亦朝楚。皆上牛酒，趙王酒在後輕我一也，酒味大薄輕我二也。諸侯會罷遂乃興兵圍邯鄲，邯鄲即趙王之城也。　美，楚王吏來就趙王索酒，趙王不與，此酒未上，楚王曰：楚王未得，故不與吏。乃於趙王上酒訖，吏乃以魯侯薄酒換趙王美酒。楚王飲之大怒曰：到來後輕我一也，酒來又薄輕我二也。諸侯會罷遂乃興兵圍邯鄲，邯鄲即趙王之城也。羊羹偏而宋師敗，（孫評本袁註）宋使華元將兵伐衛，將戰，殺羊為羹以會將士，有御車人羊斟不得羹，與鄭戰，羊斟者謂華元曰：前日之羹，子為政，（寶曆本袁註）宋使華元將兵伐鄭，明日欲戰，乃殺羊為羹，以會將士。有取車人羊斟不得羹，明日與鄭戰，羊斟者謂華元曰：此昨日之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引華元車奔鄭軍中，宋軍大敗。華元被鄭囚，宋人以金銀珍寶贖華元，彼語羊斟曰：前者車奔入鄭為是馬佚而子不禁（袁註）宋使華元將兵伐鄭，明日欲戰，乃殺羊為羹，以會將士。有御車人羊斟不得羹，明日與鄭戰，羊斟者謂華元曰：前日所以言者，恐宋軍誅羊斟也。　之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引華元車奔鄭軍中，宋軍大敗。華元被鄭囚，宋人以金銀珍寶贖華元，彼語羊斟曰：前者車奔入鄭為是馬佚而子不禁所以言者，恐宋軍誅羊斟也。邱孫以鬥雞亡身，（孫評本袁註）邱昭伯與季平子鬬雞，平子為其雞作金距，昭伯以芥子粉灑其雞翼，飛著平子雞眼，雞便退走。後知之責邱孫曰：君何以芥子粉雞翼，損我雞眼？昭伯曰：君雞何以著金距？各相忿怒，遂興兵（寶曆本袁註）邱昭伯與季平子鬬雞，平子為其雞作金距，昭伯以芥子粉洒其雞翼，使芥子粉飛著平子雞眼，雞便退走。平子於後方知大戰，平子遂殺昭伯。責邱孫曰：君何以芥子粉雞翼，令著我雞眼？昭伯曰：君雞何以著金距？各相忿怒，遂興兵大戰數日，平子乃殺昭伯也。（袁註）邱昭伯與季平子鬬雞，平子為其雞作金距，昭伯以芥子粉灑其雞翼，使芥子粉飛著平子雞眼，雞便退走。平子於後方知乃責邱孫曰：君何以芥子粉雞翼，損我雞眼？昭伯曰：君雞何以著金距？各相忿怒，遂興兵大戰數日，平子乃殺昭伯。齊侯以笑嬪破國。（孫評本袁註）晉遣大夫郄尅使齊，尅足跛齊侯欲謔之於廊下設幕，郄尅跛而上（寶曆本袁註）晉遣大夫郄尅聘齊，尅腳跛齊侯欲嘲之，遂於廊下安幕，使嬪竊居於幕殿，嬪妾於幕中一時大笑，尅被笑忿怒還晉，興兵伐之，遂破齊國。中，初郄尅跛而上殿，嬪妾於幕中一時大笑，尅被笑忿怒還，乃將兵以伐齊國，遂破齊國。此皆輕小事破國亡身者。（袁註）晉遣大夫郄尅聘齊，尅腳跛齊侯但欲謔之，遂於廊下設幕，郄尅跛而上殿，嬪妾於幕中一時大笑，尅被笑忿怒還晉，乃將兵以伐齊國，遂破齊國。此皆輕小事破國亡身者也。皆以輕蔑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

代之暗者，皆以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鄰，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七

誡盈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張紹仁手校）作陽極而降，陰極而升，註：陰陽，宋無此二字。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寶曆本袁註）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人驕則亡，器滿必覆，以誡名篇之義也。（袁註）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人驕則亡，器滿必覆，故以誡名篇之義也。勢積則損，財聚則（張紹仁手校）必。無人字情字。宋道藏子彙有人字。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理之恆情也。

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孫評本袁註）周公廟中有祭器，常傾欹不正，號曰：欹器。太滿則傾，不滿則欹，惟平則正。孔子見之問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欹器。孔子曰：我聞欹器滿則傾，虛則欹，平則正。孔子嘆曰：古之人制之，戒人慎傾滿，使各得其分也。（寶曆本袁註）周公廟中有祭器，常傾欹不正，號之欹器。方滿則傾，不滿亦欹，惟平則正矣。孔子於周公廟見之問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欹器。孔子曰：我聞欹器滿則傾，不滿則欹，有之乎？答曰：有之。然孔子乃使子貢取水試之，盛水滿則傾，不滿亦欹，惟中則正。孔子於是發歎改其心監曰：古人制之，以戒後代人須慎滿，使各得其中分也。（袁註）孔子見於魯柏公廟有欹器焉，問守者曰：此何器？曰：正坐之器。曰：吾聞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云正。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盈者哉。鑑《損》《益》而歎息，（寶曆本袁註）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貢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損，喜之以是歎也。（袁註）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損，喜之以是歎也。此察象而識類，睹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滿之危；（張紹仁手校）滿藏作泛。宋誤之。處存而不忘危，必履太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挹損而不光，（張紹仁手校）挹盧校抱。驕盈而不斃者也。

聖人知盛滿之難持，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睿智，而志愈下，富貴廣大而心愈降；勳蓋天下而情逾惕，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飢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德處于謙光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暗，是謂損而不窮也。（孫評）莊鍊似左。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七

明謙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以高就卑。（張紹仁手校）疑當作無往不復。藏無以字。宋以高而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冲，聖人之謙也。（孫評）爾雅之辭。

《易》稱：「謙尊而彌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己，以高從卑，（張紹仁手校）從宋下。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張紹仁手校）上文以謙承易詞此不伐亦承老子語而申明之。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常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慊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為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張紹仁手校）常宋怕。故能以善下物，情恆存善，故欲以善勝人。

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托謙，豈非矯乎？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舍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謙。故夏禹昌言，明稱我功；（張紹仁手校）伐當作我。咎繇陳謨，云說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

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善；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典，（張紹仁手校）伐宋作發。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誇，（張紹仁手校）誇音誇。競垂世則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七

大質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悽，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為之衰；大熱煊赫，（張紹仁手校）煊宋本煊。焦金爍石，而炎氣不為之熾者，何也？（孫評）雖非創論，無有鑑鈍。有自然之質，而寒暑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

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為利；死必合義，不足為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脅而變其操，（張紹仁手校）協宋本勛。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閭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孫評本袁註）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而子閭不從，故云：不趨利而逃害也。（寶曆本袁註）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心，子閭亦不同矣，故云：不趨利而逃害也。（袁註）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又劫子閭，謂子閭曰：同我者即免，不同我者即殺。乃以白刃擬刺子閭而子閭亦不同，故云：不趨利而逃害也。（張紹仁手校）宋本注中無兩者字而作心亦不同下有亥字。趨下利字從宋本補。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孫評本袁註）崔杼殺齊君，使人將鐵鉤鉤晏嬰項欲共為要誓，晏子終不同亂。（寶曆本袁註）崔杼殺齊君，使人將鐵鉤鉤晏嬰項欲與立盟，共為要誓，晏子終竟不同崔杼作亂也。（袁註）崔杼殺齊君，使人將鐵鉤鉤晏嬰項欲與立盟，共為要誓，晏子終竟不同崔杼作亂也。不可以利害移其情矣。（張紹仁手校）趨盧校移。

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為作，乃無異於眾人。及至處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鐘山之玉，（寶曆本袁註）鍾山在會稽也。（袁註）鍾山在會稽也。寒嶺之松，比之瑠珉梓柳，無殊也；（孫評本袁註）瑠珉似玉入火即銷，梓是楸柳。（寶曆本袁註）瑠珉似玉入火即銷，梓是楸柳，是楊柳也。（袁註）瑠珉似玉入火即銷，梓是楸柳，是楊柳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潤不改，（張紹仁手校）潤宋本藏無。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眾木也。

故袒褐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捷露焉；（張紹仁手校）梗宋本捷。子彙便。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孫評）文氣鈍而宕。（孫評本袁註）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烏起未高條返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仙昇遺弓一張，群臣見之一時號哭，因名烏號。（寶曆本袁註）烏號之弓是蘭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在上，鳴其條屈掛地還起上。黃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而遺弓一張，群臣見之一時號呼，因名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枯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者也。（袁註）烏號是角桑之木為弓也。黃帝殿前有桑樹，上有長條烏飛集其上，烏起未高條返彈烏，烏乃號，因名烏號。黃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為弓，極美妙。故曰：烏號弓。說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一張，群臣見之一時號哭，因名烏號弓。又云：南嶺山有枯木，烏每日在其上鳴因名之烏號弓也。（張紹仁手校）宋本無別作鳴其條集屈桂地還起上九字。因曰烏三字作目名二字。勁銳之質，卓然易見，猶因人獲顯，況乃志行難睹，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八

辨施三十七

夫山皋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張紹仁手校）宋本脫下潭字。處世非為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疏之者，無惠人之資也。（孫評）世風通弊，立為道破。今富而儉吝，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疏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遏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難；貪而儉嗇，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孫評）纖巧有詩趣。挈瓶丐水，執萑求火（寶曆本袁註）草似龍鬚可為席，人用埔火也。（袁註）草似龍鬚可為席，人用埔火也。，而人不吝者，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張紹仁手校）無而字。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吝，不足故也。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惡行；惠及四鄰，人之善義。善惡之行，不出於性情，而繫於飢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窶乏則仁惠廢也。（寶曆本袁註）窶，貧也。（袁註）窶，貧。

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寶曆本）疑衍求字。相人者，失在於貧，求恩惠之跡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孫評）一結為貧士吐氣。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躄藥，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八

和性三十八

夫歐冶鑄劍，（寶曆本袁註）越王鑄劍之人姓聶名干將，善能歐冶鑄劍。（袁註）越王鑄劍之人姓趙名干將，善能歐冶鑄劍。（張紹仁手校）趙宋作聶。本名上有冶字。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袁註）疊也。（寶曆本袁註）疊也。急者敗於懼促。（袁註）懼，急。（寶曆本袁註）懼，急。故鑄劍者，使金不致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懼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和也者。

昔徐偃王軟而國滅，（寶曆本袁註）徐國名偃是王名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心也。（袁註）徐國名偃是王子也，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臨死之時曰：吾但好行文德，不知人有詐也。（張紹仁手校）宋本詐下有心字。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孫評本袁註）徐偃好行仁義，善修文德，不專預備，後被鄰國破之。歎曰：吾但好行仁德，不知人之詐險也。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寶曆本袁註）晉大夫姓陽名處父，為性太剛，後被晉君所殺也。（袁註）晉大夫姓陽名處父，為性太剛燥，後被晉君所殺也。（張紹仁手校）商宋本作簡。致宋本作取。鄭子陽以嚴猛致斃，（寶曆本袁註）鄭國之君，性太嚴猛，為臣下所殺也。（袁註）鄭國之君，性太嚴猛，為臣下所殺也。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寶曆本袁註）楚令尹，性寬，白公所殺也。（袁註）楚令尹，性寬，楚王所殺也。邾莊公懼而自禍，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違皮以自緩；（寶曆本袁註）姓西門名豹，六國時為鄴縣令，性急取韋皮而佩之。韋皮大寬，故佩之以自戒其性者也。（袁註）姓西門名豹，六國時為鄴縣令，性急取韋皮而佩之。韋皮大寬，故佩之以豹秉其性也。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寶曆本袁註）晉陽太守，為性緩也。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也。

故陰陽調，天地和也；剛柔均，人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強弱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強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張紹仁手校）藏無而字。宋有。柔而抑其強；強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迕物而有悔吝者也。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八

殊好章三十九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虯結，猨狖之所便也，（孫評）語多幽致。人上而慄；《五音》《六律》，《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鼯甘煙，（孫評）短語奇麗可稱寸錦。（孫評本袁註）飛鼯，鼠也，好食火。（寶曆本袁註）飛鼯，鳥也，好食火烟，為美也。（袁註）飛鼯，鼠也，好食火炮，為美也。（張紹仁手校本）鼯鼠作生鳥，煙作烟，火炮作火煙。走貊美鐵，（孫評本袁註）貊，獸名，好食鐵。（寶曆本袁註）獸好食鐵為美。（袁註）獸好食鐵，為美也。雲雞嗜蛇，（孫評本袁註）鳥似雞高三尺，食蛇為美。（寶曆本袁註）鳥似雞高三尺，亦曰鷲雞，食蛇為美也。（袁註）鳥似雞高三尺，亦曰鷲雞，食蛇為美也。人好芻豢。（寶曆本袁註）食草曰芻，食米曰豢。（袁註）食草曰芻，食米曰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人之與人，共禀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形，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粗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黃丕烈校註）其混人禽處□□別人禽處意都在言外。

赬顏玉理，盼視巧笑，眾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魁貌（袁註）魁，醜貌也。，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黃丕烈校註）爾不礙雅。（張紹仁手校本）貿，宋本賀。炮羔煎鴻，臛蠵臑熊，（孫評本袁註）蠵似龜臑，即熊掌也。（寶曆本袁註）蠵是龜，臑是蹯即熊掌也，煮熟以蜜淹之可食。（袁註）蠵是龜，臑是蹯即熊掌也，煮熟以蜜淹之可食也。眾口之所嗛也。（寶曆本袁註）以其味美故也。（袁註）以其味美故也。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張紹仁手校）熊宋本龍。《陽春》《白雪》，《嗷楚》《採菱》，（寶曆本袁註）皆是曲名。（袁註）皆是曲名。眾耳之所樂也，而漢順帝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捶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憺（寶曆本袁註）恬靜薰香。（袁註）恬靜薰香。，春蘭秋蕙（寶曆本袁註）盡是香草。（袁註）盡是香草。，眾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孫評本袁註）海畔有臭夫一人樂聞之，競逐竟日不足也。（袁註）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獨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自死海人聞之，競逐死人，竟日聞氣不足也。（袁註）海人者，其人在海畔住，樂聞死人極臭之氣。有一人來海邊，其人受性身作死人臭，海人聞之，競逐臭人，竟日聞氣不足也。（張紹仁手校）宋無獨字作逐自死人下無自死字。芳宋本芬。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眾相反，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蕕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八

兵術章四十

太古淳樸，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張紹仁手校）宋無世薄時作淳。則爭起而戰萌生焉。（張紹仁手校）闕宋萌。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咸註）按涿鹿下脫注文：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而蚩尤作亂，不用命乃徵師戰于涿鹿之野，擒殺蚩尤四十四字。，顓頊爭於不周，（孫評本袁註）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柱，天柱傾、四維絕故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寶曆本袁註）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柱傾，天柱跌、四維絕，故西北傾，今曰：共工氏以腳踏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角也。（袁註）不周山名，在西海，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傾，天柱跌、四維絕故西北傾，令日落西，工氏以腳踏東方得地道絕，故水向東流。俗云：天傾西北隅，地絕東南界也。（張紹仁手校）落西宋本西作高。案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蒲服南蠻。東南界宋界作角。堯戰丹水，（寶曆本袁註）未詳。舜征有苗，（寶曆本袁註）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袁註）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夏討有扈，（寶曆本袁註）有扈氏賊侮五行，怠棄三正，啟召六卿以征之，大戰於甘。（袁註）有扈氏賊侮五行，怠棄三正，啟召六卿以征之，大戰於甘。殷攻葛伯，（寶曆本袁註）書曰：葛伯仇餉，湯一征自葛載。（袁註）書曰：葛伯仇餉，湯一征自葛載。周伐崇侯。（寶曆本袁註）崇侯虎蔑侮父兄、暴虐百姓，文王伐之，三旬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袁註）崇侯虎蔑侮父兄、暴虐百姓，文王伐之，三旬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

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蔣以化評）知。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眾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張紹仁手校）而宋作不。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孫評）剴切讀之振人神氣。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兇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枹（寶曆本袁註）擊鼓杖也。（袁註）援鼓杖也。之時，（張紹仁手校）宋本注在援字下作打鼓杖也。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張紹仁手校）後子彙作死。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鑑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孫評本袁註）居山陵之戰不逆高，水草之戰不涉深，平地之戰不涉虛險。（寶曆本袁註）若山陵之戰不逆高，水中之戰不涉深，平地之戰不涉虛險。（袁註）居山陵之戰不逆高，水草之戰不涉深，平地之戰不涉虛險。（張紹仁手校）列宋別。練人謀者，（張紹仁手校）明人者無謀字。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敵，嚴以鎮眾；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製勝也。是以萬弩上彀，（張紹仁手校）上宋齊。孫臏之奇；（孫評本袁註）魏遣龐涓為將來伐趙，趙投於齊，齊遣孫臏往救。孫臏至彼與涓交戰，兵尚少不敵，龐涓遂退。自弱涓曰：我知齊人怯未戰而退。於是龐涓越齊軍，孫臏逐於馬陵險阻之上，伏弩萬張皆發，其日龐涓敗死。（寶曆本袁註）魏遣龐涓為將來伐趙，趙請救於齊，齊遣孫臏往救。孫臏至彼與涓交戰，兵士不敵，龐涓遂退示弱。涓曰：我知齊人怯來戰而退。於是龐涓越齊軍，孫臏遂於馬陵險隘之上，伏弩萬張皆悉上弦，彀箭齊射，其日龐涓大敗被殺者也。（袁註）魏遣龐涓為將來伐趙，趙投於齊，齊遣孫臏往救。孫臏至彼與涓交戰，兵尚少不敵，龐涓遂退。自弱涓曰：我知齊人怯來戰而退。於是龐涓越齊軍，孫臏遂於馬陵險隘之上伏弩萬張，皆悉上弦，彀箭齊射，其日龐涓大敗被殺者也。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孫評本袁註）燕攻齊七十城並下，燕將語田單曰：不急降即破城。田單曰：待我明日來降。燕將許之。是夜田單乃禦刃牛角畫牛身，作龍文衣五彩，穿地道以油灌牛尾，臨時放火燒尾，牛從地道出奔突燕軍，田單襲殺，燕軍大敗。（寶曆本袁註）齊將善守城，燕攻齊，齊有七十城並輸燕軍。田單在即墨城中破燕軍，圍城守之不降，燕將語田單曰：汝可急降不然吾當破城盡誅。田單曰：待我明日來降。燕將遂寬一夜。田單乃於城內掘地道、內水牛千頭，禦刃劍戟縛置牛角上，畫牛身、作龍文衣五綵，夜穿地道將燭以油灌之，縛於牛尾，臨欲相攻，一齊放火燒牛尾，獨遣牛從地道出，牛尾燒死搪挨燕軍，並皆破散，走死無路，田單發兵逐後狎背趨殺，燕軍大敗。（袁註）齊將善守城，燕來攻齊，齊有七十城並輸燕軍。田單在即墨城中破燕軍，圍城守之不降，燕將語田單曰：汝可急降不然吾當破城盡誅。田單曰：待我明日來降。燕將遂寬一夜。田單乃於城內掘地道、內水牛千頭，禦刃劍戟縛置牛角上，畫牛身、作龍文衣五綵，夜穿地道將燭以油灌之，縛於牛尾，臨欲相攻，一齊放火燒牛尾，獨遣牛從地道出，牛尾燒死搪挨燕軍，並皆破散，走死無路，田單發兵逐後狎背趨殺，燕軍大敗。囊土壅水，韓信之權；（孫評本袁註）漢引兵伐趙，楚救趙，韓信令軍各囊沙以壅灘水上流，與楚戰佯敗走，楚兵逐之，渡水未半，信遣人決水遂大敗楚軍。（寶曆本袁註）漢將引兵伐趙，楚來救趙，信令軍人各負土兩袋以壅淮水斷河，遂渡水與楚戰佯敗退，楚兵逐之，渡水一半，信遣人於灘頭決破土袋，軍多半不得回被信所破，楚軍大敗退也。（袁註）漢將引兵伐趙，楚來救趙，信令軍人各負土兩袋以壅淮水斷河，遂渡水與楚戰佯敗退，楚兵逐之，渡水一半，信遣人於灘頭決破土袋，軍多半不得回被信所破，楚軍大敗退也。曳柴揚塵，欒枝之譎；（孫評本袁註）欒枝晉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木動塵起，眾見塵起謂晉大兵動塵也。（袁註）欒枝是晉國將，兵少使軍卒佯拽柴，柴動塵起，眾望唯見塵起謂晉大有兵馬以動塵也。（張紹仁手校）拽作突、末塵字誤度皆宋注。舒軍豕突，尹子之術；（孫評本袁註）將軍載豬以向軍營也。（袁註）將軍載豬以向軍營也。雲梯煙浮，魯

DOI:10.6814/NCCU201900182

生之巧。（孫評本袁註）魯攻宋城使魯般造雲梯仰攻。（袁註）魯攻宋城使魯般造雲梯也。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眾擊寡，以明攻昧。

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黃丕烈校註）□□說來內兵家要言石畫。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製敵，仁以得人。故謀能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而明不及朧月者，（張紹仁手校）者宋無。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黃丕烈校註）左稱攻城易，攻心難，此亦一證。今求同心之眾，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而不懼，履冰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搶白刃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眾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張紹仁手校）饑宋飢。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簞醪注流，軍士通醉；（孫評本袁註）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樽酒，踐曰：餉吾此酒眾不徧。遂以酒瀉河中隨水流下，軍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醉飽也。（袁註）越王勾踐行營，有使獻一樽酒，踐曰：餉吾此酒眾不徧。遂以酒瀉河中，隨水流下軍士於下飲之，皆聞水作酒味，俱醉飽也。（張紹仁手校）下宋作士。瀉作寫。溫辭一灑，師人挾纊。（孫評本袁註）楚莊王出兵遇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溫辭慰勞，士卒聞其言皆如挾纊綿。（袁註）楚莊王出兵遇天大雪，三軍皆凍，王以溫辭慰勞，士卒聞其言在身中溫暖，皆如挾纊綿。（張紹仁手校本）纊宋細。苟得眾心，則人競趨死。以此眾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孫評本袁註）得眾心如吳起為卒吮疽，其卒即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之類是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八

閱武章四十一

《司馬法》曰：（寶曆本袁註）司馬穰苴法也。（袁註）司馬穰苴兵法也。「國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寶曆本袁註）屢也。戰則民彫，不習則民怠。（寶曆本袁註）怠，懈怠也。彫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以修戎器，戒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鄰，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眾也。還歸而飲至，告於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孫評）疎暢有勢。

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鼓鐸以通其耳；（寶曆本作以逆其耳（咸註）逆一作通。）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疏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

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孫評本袁註）吳人教宮人妃女皆令習戰，盡中規矩之節。（寶曆本袁註）吳人教宮人妃女皆令相戰，盡中規矩之節。（袁註）吳王教宮人妃女皆令習戰，盡中規矩之節也。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張紹仁手校）習作相。宋無也。鏌鋣不為巧者銳，不為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必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袁註）五湖是越水湖，越人好水戰也。（寶曆本袁註）五湖是越水湖，越人好水戰也。（張紹仁手校）藏無皆宋有。劍刃加肩，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

是以逄蒙善射，（張紹仁手校）藏無以字宋有以。不能用不調之弓；（寶曆本袁註）逄蒙就羿學射，盡羿之術，故言善射。（袁註）逄蒙就羿學射，盡羿之術，故言善射。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孫評本袁註）造父，趙簡子七代祖，為周穆王御馬而上崑崙。（寶曆本袁註）造父是趙簡子七代祖，周穆王時人。為王御馬而上崑崙山。（袁註）造父是趙簡子七代祖，周穆王時人。為王御馬而上崑崙山。般、倕善斫（寶曆本袁註）神農時巧工也。（袁註）神農時巧工也。，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逸是懼，奚據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閒鄰，大閱簡眾，繕修戎器，（袁註）繕即戰治。為國豫備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八

明權章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

人之於事，臨危制變，量有輕重，衡之平，亦猶此也。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論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張紹仁手校）論，宋無。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堂棣之華，（張紹仁手校）唐，藏作棠。宋作唐。反而更合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父，（張紹仁手校）宋本八卷缺第六葉而捽起至貴速篇者以止。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周公之誅管叔，（寶曆本袁註）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使管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疑公不利於孺子，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袁註）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使三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疑公不利於孺子，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石碏之殺子厚，（寶曆本袁註）石碏，衛大夫，子厚作亂，石碏殺之。（袁註）石碏是衛大夫，而子厚作亂，石碏殺之。季友之酖叔牙，（孫評本袁註）季友，魯莊公同母弟，叔牙異母弟。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同母兄，莊公欲立季友，不立異母弟，季友乃於黔無牙兄家置酒，而與叔牙共飲。以酒酖叔牙，黔牙曰：飲則死矣。叔牙飲之而死，季友立叔牙子以繼父位也。（孫評本袁註）季友是魯莊公同母弟，叔牙是異母弟。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同母弟兄，莊公欲季友，不立異母弟，季友乃於黔無牙兄家置酒，而與叔牙共飲。以酖酒與叔牙，謂牙曰：飲同死矣。叔牙飲之而死，季友立叔牙子以繼父位也。（袁註）季友、慶父皆魯莊公弟也。公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才尚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般即位，慶父弒之，季友奔。立閔公，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弒之。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季友乃立僖公，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友遂殺慶父、鴆叔牙。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取不告，弦高矯命者，（孫評本袁註）弦高是鄭國商徒，將財璧欲向外國興販，路逢秦軍欲來伐鄭，弦高於路遇之，乃謂秦軍曰：鄭君知秦師來，而遣我將珍璧物來獻。秦師乃言鄭君知之必有預備軍兵將來。遂取其財便迴軍止伐，鄭乃得存，此弦高之計權却秦士也。（袁註）弦高是鄭國商徒，將財寶欲向外國賣販，路逢秦軍欲來伐鄭，弦高於路遇之，乃謂秦軍曰：鄭君知秦師來，而遣我將珍寶物來獻。秦師乃言鄭君知之必有預備軍兵待來，遂取其財便迴軍止伐鄭，鄭乃得存，此者弦高之計權却秦師也。（袁註）弦高是鄭國商徒，將財璧欲向外國興販，路逢秦軍欲來伐鄭，弦高於路遇之，乃謂秦軍曰：鄭君知秦師來，而遣我將珍璧物來獻。秦師乃言鄭君知之必有預備軍兵將來，遂取其財便迴軍止伐，鄭乃得存，此弦高之計權却秦師也。以絕祀之罪重於不告，矯命之過輕於滅國，權之義也。

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寶曆本作權之於用（咸註）權之於用一作權之輕重。猶甲冑之衛體也。介冑禦寇而不可常服；權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貴速章四十三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決謀成同，遲緩為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為貴；智能決謀，以疾為奇也。

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燃熛室，則飛馳灌火；（張紹仁手校）子彙作灌之。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熛颺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張紹仁手校）宋本缺葉者以止。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疾至也，窮日而取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也，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知者齊矣。

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寶曆本袁註）吳起相楚，用法嚴厚，盡削楚公子貴族官爵，貴族以此惡之，楚王卒太子未至，貴族欲殺吳起，吳起走入王宮伏王屍後，貴族射不中，吳起聞太子至，乃拔箭以插王屍，方始開門見太子曰：貴族射王屍。太子聞之，盡誅貴族，此是報讐吳起之功速也。起欲討讎，而插矢王屍；（孫評本袁註）吳起相楚，用法嚴厚，盡削楚公子貴族官爵，貴族以此惡之，楚王卒太子未至，貴族欲殺吳起，吳起奔入王宮伏王尸後，貴族射之不中，吳起聞太子至援，射箭以插王尸，方始開門見太子曰：貴族射王尸。太子聞之，盡誅貴族，此報讐。吳起之功速也。（袁註）吳起相楚，用法嚴峻，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起走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太子立，盡誅射起而并中王尸者。陽虎在圍，魯人出之，（孫評本袁註）陽虎，季氏家臣，桓子季氏之孫。虎囚桓子，魯人以其族亂誅之，桓子得出使囚陽虎，魯人在門守虎，虎語魯人曰：汝但放我，我自福汝。於是放虎，虎得出自曳弋傷所圍放之人，桓子責問陽虎所在，其人又曰：陽虎出以弋傷臣，臣投不獲，是遲也。（寶曆本袁註）陽虎是季氏家臣，桓子是季氏。陽虎曰：桓子，魯人以其族亂討之。桓子得出便囚陽虎，魯人在門守虎，虎語魯人曰：汝但放我，我自福汝。於是放虎，虎得出自曳弋傷所守門之人，桓子責問陽虎所在，其人曰：陽虎出以弋傷臣，臣捉不獲，卒以此被賞是報德之速也。（袁註）陽虎是季氏家臣，桓子是季氏。陽虎曰：桓子，魯人以其族亂討之。桓子得出便囚陽虎，魯人在門守虎，虎語魯人曰：汝但放我，我自福汝。於是放虎，虎得出自曳弋傷所守門之人，桓子責問陽虎所在，其人曰：陽虎出以弋傷臣，臣捉不獲，卒以此被賞是報德之速也。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一仇得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寶曆本袁註）張祿即范雎也，雎在魏被讒鞭之三百，偽死送於廁中，後報讐須賈也。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咸註）按身逐下脫注文，雎在魏被讒，折脅摺齒伏匿，更名姓，入秦拜為客卿，因聞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太史公曰：秦所以稱帝於天下者，穰侯之功也，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七十九字。晁錯之穴壖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孫評）雖捃摭已事，然□□服確悚人。（孫評本袁註）漢內使從南出，向省不便而內使府在壖垣之內，晁錯遂穿壖垣牆在東門出向省，申屠嘉丞相因奏晁錯，欲殺之。錯乃知過，先自入奏見王，訖王並知錯，穿壖垣東出，向省不以為過，申屠嘉後奏錯穿垣合死。王曰：此乃壖垣墻非過也，晁錯不致於事。（寶曆本袁註）是漢帝內使府從南出，向省不便而內使府在壖垣之內，晁錯遂穿壖垣作東門出向省，申屠嘉是丞相因奏晁錯，欲殺之。錯乃知過，先自入奏見帝說，帝並知錯，穿壖垣東出，向省不以為過，申屠嘉後始奏錯穿垣合死。帝曰：此乃壖垣墻非過也，晁錯不致於辜，申屠悔恨遂乃自憤而死也。（袁註）是漢帝內使府從南出，向省不便而內使府在壖垣之內，晁錯遂穿壖垣作東門出向省，申屠嘉是丞相因奏晁錯，欲殺之。錯乃知過，先自入奏見帝說，帝並知錯，穿壖垣東出，向省不以為過，申屠嘉後始奏錯穿垣合死。王曰：此乃壖垣墻非過也，晁錯不致於辜，申屠悔恨遂乃自憤而死也。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觀量章四十四

夫註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駐，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有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抬蝨，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蝨故也。

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睹<u>僬僥</u>之節，（寶曆本袁註）僬僥國名，其國人長三尺也。（袁註）知非<u>防風</u>之脛；（孫評本袁註）焦堯國其人長五尺，防風國其人長四丈。（寶曆本袁註）防風國名，其國內人長四丈也。（袁註）防風國名，其國人長四丈也。（張紹仁手校）注弃在防風之脛下。宋作防思。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睹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

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螻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秤薪而爨，（寶曆本袁註）楊朱為性褊而有細碎。非苟為艱難，由性褊吝而細碎也。（袁註）楊朱為性褊而細碎。<u>項羽</u>不學一藝，（孫評本袁註）楚王少嘗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去學劍，謂劍一人敵，乃學萬人敵。（寶曆本袁註）楚王少時叔父遣學書，書未成，羽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擊劍，只有一夫之敵，願學萬夫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不學劍也。（袁註）楚王少時父遣學書，書未成，乃言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歸學挈劍，只有一夫之力，乃學萬人之敵，後與漢爭天下，故言不學書而學劍者也。（張紹仁手校）宋無者字。<u>韓信</u>不營一餐，寶曆本作韓信不營一食，（咸註）一食下脫注文：不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十四字。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u>晉文</u>種米，（孫評本袁註）晉文學外國種米，種雖不生，言其志大也。（寶曆本袁註）晉文學外國種米，種雖不生，言其志大也。（袁註）晉文學外國種米，種雖不生，言其志大也。<u>曾子</u>架羊，（孫評本袁註）魯國曾參學外國人剝羊皮，用土種之，雖不生，其志大也。（寶曆本袁註）魯國曾參學外國人剝羊皮，用土種之，雖不生，言其志大也。（袁註）魯國曾參學外國人剝羊皮，固土種之，雖不生，其志大也。非性暗惷，不辯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u>智伯</u>，庖人亡炙一篋（孫評本袁註）晉王相也。身為庖廚，為王炙肉亡失一篋，而王則知是其志小不務其大，後被趙王誅而不能知也。（寶曆本袁註）智伯，晉王相也。身為庖廚，謂王炙肉亡失一篋也，而王則知言其志小不務其大，後被趙王誅而不能知之也。（袁註）是晉王相也。身為庖廚，為王炙肉亡失一篋也，而王則知是其志小不務其大，後被趙王誅而不能知也。而即知之，<u>韓</u>、<u>魏</u>將反而不能知；（孫評）句甚雅潤。<u>邯鄲</u>、<u>子陽</u>，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寶曆本袁註）邯鄲王園中失一顆桃即知之，及至被囚謀殺而不能知，言志在小而不能謀大也。其自忘也而不能知。（袁註）邯鄲王園中失一顆桃，王即知之，及至被臣謀殺而不能知，言志在小而不能謀大也。（袁註）邯鄲王園中失一顆桃，王即知之，及至被臣謀殺而不能知，言志在於小而不能謀大也。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其大者也。

夫釣者，雖有籊竿纖綸，芒鉤芳餌，增以<u>詹何</u>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孫評）句甚雅潤。（孫評本袁註）詹何，古善釣人。以蠶絲為綸，屈針為鉤，串米為餌，垂之於萬仞之潭，乃獲盈車之魚，而綸不絕，而鉤不曲，而竿不屈也。（寶曆本袁註）詹何是古時善釣之人。以繭絲為綸，屈針為鉤，半米為餌，垂之於萬仞之淵，乃獲盈車之魚，而綸不絕，而鉤不伸，而竿不撓也。（袁註）詹何是古時善釣之人。以繭絲為綸，屈針為鉤，串米為餌，垂於萬仞之潭，乃獲盈車之魚，而綸不絕，而鉤不曲，而竿不屈者也。弋者，挾<u>繁弱</u>之弓，貫<u>會稽</u>之箭，加以<u>蒲苴</u>之巧，（孫評本袁註）蒲苴，楚善射弋楚人也。（寶曆本袁註）楚國善射弋之人也。（袁註）蒲苴，楚國善射弋之人也。不能與罻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胔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孫評）構思小巧。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樟之植，百尺而蒔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蔇，（寶曆本袁註）多於質也。（袁註）蔇多質條也。（張紹仁手校）而之而三字疑衍。而體大者節目疏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滉瀁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隨時章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御，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藝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貿章甫者，不造閩越，（寶曆本袁註）南海有二國名：閩、越也。（袁註）南海有二國名：閩、越也。炫赤舄者，（寶曆本袁註）舄，履也，草履也。（袁註）舄，履也，草履也。不入跣夷，（孫評本袁註）獠之名，頭不加巾，足不躡履也。（寶曆本袁註）獠人之名，頭不加冠，足不躡履也。（袁註）是獠之名，頭不加巾，足不躡履也。知俗不宜也。（孫評）筆致俊逸。故救飢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袁註）橡，木子也；菽，大豆也。（寶曆本袁註）橡，木子，非是大豆也。（張紹仁手校）注宋作非是大豆也。；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寶曆本袁註）短綆是折繩也。（袁註）短綆是折繩也。。非樣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飢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

昔秦攻梁，梁（張紹仁手校）梁宋本不重。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其能去也，非異代之所宜行也。（張紹仁手校）作：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校曰：子彙作異代。（咸註）異代一作今日。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飢而與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孫評）偏能論快，為卓者領此。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張紹仁手校）強國以下，宋本缺三葉。威服諸侯。以孟軻之仁義，論太王之去邠，而不合於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義之不可行，而刻削之為美，由於淳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合縱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

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巵；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掛杙。非鏡笄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孫評）語有諧趣。庖丁解牛，適俗所須；（孫評本袁註）庖丁，晉文時庖廚人。（寶曆本袁註）庖丁，文惠君庖廚人。（袁註）庖丁，晉文時庖廚人。朱泙屠龍，無所用功。（孫評本袁註）朱評用千金於泰龍氏學屠龍術，雖學無所用也。（寶曆本袁註）朱泙用千金於豢龍氏學屠龍，雖用千金學得，於俗無所用也。（袁註）朱泙用千金於泰龍氏學屠龍術，雖用千金學得，於俗無所用也。苛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孫評本袁註）樂無益，若男為之廢農耕，婦為之廢機織，故言非樂也。（寶曆本袁註）樂是無益，若男為之廢農耕，若女為之廢機織，故言非樂也。（袁註）樂是無益，若男為之廢農耕，若婦為之廢機織，故言非樂也。往見荊王，衣錦吹笙；（寶曆本袁註）隨俗所宜。（袁註）隨俗所立。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而削，（孫評本袁註）哀公好儒行，被晉滅之。（寶曆本袁註）哀公好儒行，為晉所滅也。（袁註）哀公好儒行，被晉所滅也。代君修墨而殘，（孫評者袁註）墨者，儒也。代國君好行仁義，以國為讓，讓者受之，遂放代君，放於人間，乃至於老死也。（寶曆本袁註）墨者，儒也。代國君好行仁義，以國為讓，讓者受之，遂放代君於人間，乃至於老死者也。（咸註）針對袁註：人當作民。（袁註）墨者，儒也。代國君好行仁義，以國為讓，讓者受之，遂放代君，放於人間，乃至於老死也。徐偃公行仁而亡，（孫評本袁註）偃公好行仁義，被楚王所滅也。（寶曆本袁註）偃公好行仁義，為楚王所滅也。（袁註）偃公好行仁義，為楚王所滅也。燕噲為義而滅。（孫評本袁註）燕噲好行仁義，被趙襄子於會稽滅之。（寶曆本袁註）燕噲好行仁義，為妻弟趙襄子所滅也。（咸註）針對袁註：妻弟趙襄子當作其相子之。（袁註）燕噲好行仁義，被妻弟趙襄子於會稽所滅之。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風俗章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自厚薄，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為之俗焉。

楚、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孫評）語氣俯仰得子長憑弔之致。陳 太姬無子好巫祝，其俗事鬼神以祈福；（孫評本袁註）太姬，周穆王長女胡姬，為陳侯夫人，無子好事鬼神祈福，欲求有子，國人見之敬事鬼神也。（寶曆本袁註）太姬，周穆王長女胡姬，為陳侯夫人，無子好事鬼神祈福，欲求有子，國人見之競事鬼神也。（袁註）太姬是周穆王長女，名胡姬，為陳侯夫人，為無子好事鬼神祈福，欲求後嗣，國人見之敬事鬼神也。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侍妻妾於賓客。（孫評本袁註）燕丹太子欲使荊軻入秦殺秦王，與荊軻納為賓客，禮納於後宮使妃妾事之，後燕國習之，若有賓客者皆遣妻妾事之，為重禮卻非禮也。（寶曆本袁註）燕丹太子欲使荊軻入秦殺秦王，與荊軻結為賓客，禮納於後宮使妃妾事之，後燕國習之，若有賓客者皆遣妾侍之，為重禮卻非禮也。（袁註）燕丹太子欲使荊軻入秦殺秦王，與荊軻結為賓客，禮納於後宮使妃妾侍之，後燕國習之，若有賓者皆遣妻妾侍之，為重禮卻非禮也。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為俗也。

越之東，有軫沐之國，（張紹仁手校）見列子。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後埋其骨，謂之為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則聚柴薪而焚之，煙上熏天，謂之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親戚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無足怪也。（孫評）癡事可滋談柄。

是以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利害章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恆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為害，害之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

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痤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細害至巨害除也。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孫評）章法三轉下有勢。（張紹仁手校）患下當有基於二字。菖蒲去蚤蝨，而來蚰蜒；（寶曆本袁註）菖蒲是香草，蚰蜒是百足之虫也。（袁註）菖蒲是香草，蚰蜒是百足之蟲也。礬石止齒齵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弭，必至生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唯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填胸，而不敢破，蠆尾螫跗，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破斫之患甚於疾螫也。（咸註）一無甚字。（張紹仁手校）子彙作甚疾螫也。鴆酒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爐，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虓虎在前，（寶曆本袁註）三目虎亦母虎。（袁註）三目虎亦母虎。地有隋珠，（咸註）隋珠下脫注文隋侯珠也四字。雖貪如盜跖，（寶曆本袁註）盜跖，柳下惠弟。則手不暇拾，懸彀嚮心，路有西施，（咸註）西施下脫注文吳王妃也四字。雖淫如景陽，（寶曆本袁註）是楚國大婬人，仕至大夫。（袁註）是楚國大婬人，仕至大夫也。則目不暇視。（孫評）說理透露使人貪癡之志銷，今惟袁石公有之。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孫評本袁註）踱，柳下惠弟也，景陽楚大夫有淫癖。（袁註）踱是柳下惠弟。昔齊有貨美錦於市者，盜於眾中而竊之。吏執而問之曰：「汝何盜錦於眾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孫評本袁註）雀兒初生皆口黃，孔子見羅人問之：即見黃口小雀不獲大雀，何也？答曰：小雀貪餌易獲，大雀奸猾不貪食餌故難獲也。（寶曆本袁註）雀兒初生皆口黃，孔子見羅者問之：黃口小雀易獲，大雀難獲，何也？答曰：小雀貪餌易獲，大雀姦黠不貪食餌故難獲也。（袁註）雀兒初生皆口黃，孔子見羅人問之：即見黃口小雀不獲大雀，何也？答曰：小雀貪餌易獲，大雀奸猾不貪食餌故難獲也。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周。（孫評本袁註）莊周過雕陵之園，有鵲尾長七尺，周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怵惕而驚曰：此是王栗園，今向內彈鵲王。忽知之言：我偷王栗。於是挾彈而退也。（咸註）王一作周。（寶曆本袁註）莊生之郪陵園，有鵲尾長七尺目有徑寸，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怵惕而驚曰：此是王栗園，今尚因彈鵲王。忽知之謂：我偷王栗。於是挾彈而退也。（袁註）莊周雕陳園，有鵲尾長七尺且有怪，周持彈入園欲彈此鵲，心且怵惕而驚曰：此是王栗園，今向內彈鵲王。忽知之言：我偷王栗。於是挾彈而退也。（張紹仁手校）宋本缺葉心且止。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暗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禍福章四十八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兇。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

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孫評本袁註）吳王闔閭與越王勾踐戰於會稽山下，闔閭大勝，兵士還國，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後被勾踐見百姓困苦，於五湖興兵來滅吳，吳兵敗績，初起臺（寶曆本袁註）吳王闔閭與越王勾踐戰於會稽山下，闔閭大捷，兵士還國，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後被勾踐見百姓困苦，於為福而後變為大禍也。　五湖興兵來滅吳，吳兵敗績。初起臺為福而後變為大禍也。（袁註）吳王闔閭與越王勾踐戰於會稽山下，闔閭大捷，兵士還國，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後被勾踐見百姓困苦，於五湖興兵來滅吳，吳兵敗績。初起臺為福而後變為大禍也。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孫評本袁註）越王在五湖起兵伐吳，吳軍大敗也。（寶曆本袁註）越王在五湖起兵伐吳軍大勝也。（袁註）越王在五湖起兵伐吳軍大敗也。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孫評本袁註）戎王以其強盛滅幽王，後被幽王孫於酒樽下執而殺之。（寶曆本袁註）犬戎倚其強盛滅幽王，後被幽王孫於酒樽下執而殺之也。（袁註）戎王倚其強盛滅幽王，後被幽王孫於酒樽下執而殺之。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孫評本袁註）陳公子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禮待之，又聘與女為妻是為福也。（寶曆本袁註）陳公子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禮起之，又娉侯女為妻是為福也。（袁註）陳公子出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禮待之，又與女為妻是為福也。禍福迴旋，難以類推。

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孫評本袁註）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兒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兒復失左眼。後楚攻宋，宋人戰死並盡，唯其人父子目盲並得存於命也。（保力袁註）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時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時復失左眼。後楚來攻宋，宋人盡授作兵，戰死盡，唯有此父子目盲並得存於命也。（袁註）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時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時復失左眼。後楚來攻宋，宋人盡授作兵，戰死盡，唯有此父子目盲並得存於命也。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而至保身之福。（孫評本袁註）塞翁家有牡馬忽逸胡中，三年引胡地群馬而歸，其人子乘，乘之墜馬折足。後胡來侵塞北，人盡充兵無一生還者，惟此人以跛免是因禍成福也。（寶曆本袁註）塞北人家有一匹胡馬，其馬走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群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隨折腳。後胡來侵塞北，塞北人盡充兵與胡戰，無一得返，並被胡殺，唯有此人父老子腳折免胡兵得存，故因禍成福也。（袁註）塞北人家有一匹胡馬，其馬走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群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隨折腳。後胡來侵塞北，塞北人盡充兵與胡戰，無一得返，並被胡殺，惟有此人父老子腳折免胡兵得存，故因禍成福也。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

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於朝。（孫評本袁註）桑穀惡木。（寶曆本袁註）拱，聚也。桑穀並是惡木，木生於朝而為妖怪矣。（袁註）共，聚也。桑穀並是惡木，木生於朝而為妖怪。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寶曆本袁註）詩云：鳶飛戾天，鵬鳥之屬。玉篇云：鳶鴟是貪惡鳥也。（袁註）詩曰：鳶飛戾天，鵬鳥之屬。玉篇云：鳶鴟果貪惡鳥也。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

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兇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行，則禍轉為福。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

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其身；妖見不為戚，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貪愛章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殪；（寶曆本袁註）殪，害。小恡，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恡則大禍必至。

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險，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金，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孫評）簡勁似老子。

楚白公勝，其性貪恡，（孫評本袁註）楚國白勝作逆，起兵據荊國，殺楚令尹子西。（寶曆本袁註）是楚國白縣白公，名勝，作逆。起兵來據荊國，殺楚令尹子西也。（袁註）楚國白縣主白公，名勝，作逆。起兵來據荊國，殺楚令尹子西也。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眾。石乞諫曰：（張紹仁手校本）藏脫乞字。宋本有。「今患至，國將危，不固。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眾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眾，出府庫之寶以賦人，（張紹仁手校）賜，藏作賦。宋作賜。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己有，而欲有之。以此小恡而大禍生焉。

寒土有獸，其名曰豹，（孫評本袁註）五句山中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生角當心、聲如嬰兒、貪婪，人謂之饕餮。（寶曆本袁註）此五勾山中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生角當心、聲如嬰兒、大貪，楚人謂之饕餮。獸好磨其角，令利不知反憤其心，心氣內結而死也。（袁註）此五句山中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生角當心、聲如嬰兒、大貪婪，世人謂之饕餮。獸好磨其角，令利不知反憤其心，心氣內結而死也。生角當心，（張紹仁手校）生宋作其。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寶曆本袁註）梟是陰禽在穴中而居，養子，子長先食其母而始飛。今鴟鴞也。詩云：鴟鴞鴟鴞，往歌來哭，云先吉後凶，此吐梟鳥是也。（袁註）吐梟是陰鳥在穴中而居，養子，子長先食其母而始飛。今之鴟鴞也。詩云：鴟鴞鴟鴞，往歌來哭，云先吉後凶，此吐梟鳥是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張紹仁手校本）貪石牛藏作迎秦牛。宋作貪石。牛愈近而身轉危，何異豹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據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也。

是以達人睹禍福之機，鑑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恡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去貪恡之萌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九

類感章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於晉，（孫評本袁註）晉時蜀地銅山崩，天下銅器鐘聲盡鳴應之也。（寶曆本袁註）晉時蜀地銅山崩，天下銅器鐘聲盡鳴應之也。（袁註）晉時蜀地銅山崩，天下銅器盡鳴應。溢、澠共川，色味異質，（孫評本袁註）晉時張華別味，晉王取淄渑二水合以為羹，將與張華。華云：此淄澠二水味也。（寶曆本袁註）晉時張華別味，晉王汲淄渑二水汩以為羹，將與張華，華喫即云：此羹有淄渑二水味也。（袁註）晉時張華別味，晉王取淄渑二水合以為羹，將與張華。華曰：此羹有淄澠二水味也。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

是以飛行者，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孫評）靈樞理解鴻烈文心。故日夏至而鹿角解，（寶曆本袁註）夏至日，鹿角解。冬至日麋角解也。（袁註）夏至日，鹿角解。冬至之日麋角解也。月虧而蚌蛤消，（孫評本袁註）蚌蛤月晦即生珠，月朔變成蛤，古之常也。山海經：日月虧而蚌蛤消。（寶曆本袁註）蚌蛤月晦即生珠，月朔變成蚌，古之常也。淮南子曰：月生而蚌消。消言不生。（袁註）蚌蛤月晦即生珠，月朔變成蛤，古之常也。山海經曰：月虧而蚌蛤消。消言生。麒麟鬥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絃絕，新穀登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孫評本袁註）昔伯益造井穿井時，感得龍雨上九天玄雲降，威彌天下也。（寶曆本袁註）昔伯益造井穿井時，感得龍雨上九天玄雲降，而天下雨也。（袁註）昔伯益造井穿井時，感得龍雨上九天玄雲降，威彌天下也。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孫評）似月令而語奇狀。（孫評本袁註）陽燧，火鏡也，映日火即墜落。（寶曆本袁註）太陽是日，陽燧火鏡也，火鏡映日，火即墜陽應之也。（袁註）太陽是日，陽燧火鏡也，火鏡映日，火即墜落應之也。（張紹仁手校）宋無文字落作陽。方珠運握而太陰水，（孫評本袁註）方珠水精，映月即出水。（寶曆本袁註）少陰是月方珠，水精用珠作水鏡，映月即水出應也。（袁註）少陰是月方珠，水精珠將作水鏡映月，即水出應也。類感之也。

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於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云鳥日鳴；（孫評本袁註）鳴，日鳥也。狀似雞，好食蛇也。（寶曆本袁註）鳴，日鳥也。狀似雞，好食蛇也。（袁註）鳴，日鳥也。狀似雞，好食蛇也。旦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雞必夜應；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為兌禽，（孫評）似班漢中淫讖奇古之極。（孫評本袁註）兌為金，主雞也。（寶曆本袁註）兌為金，主雞也。（袁註）兌為金，主雞也。金為兵精，馬者離畜，（孫評本袁註）離為火，主馬也。（寶曆本袁註）離為火，主馬也。（袁註）離為火，主馬也。火為武神。干戈戢興，（孫評本袁註）逆悖勃之象也，倒懸人首於戈上，為之梟首者也。（寶曆本袁註）迎勃之象也，倒懸人首於戈上，為之獲首也。（袁註）逆悖勃之象也，倒懸人首於戈上，為之梟首者也。介駟將動，（孫評本袁註）介甲而禽獸應之。（寶曆本袁註）介，甲也。（袁註）介甲。而禽獸應之。蛙鳴於野，鱉直於淵；（黃丕烈校註）蛙鳴鱉應焦贛易林用此二語少發。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木搖，鼓羽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十

正賞章五十一

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張紹仁手校本）於作是。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跡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跡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

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為巧，摹犬馬者難為工，何也？鬼魅質虛，而犬馬形露也。質虛者，可托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托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為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孫評）賞評情理，妙字疏得層迭。

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悕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孫評本袁註）張伯松者漢時人，董仲舒前漢人也。（寶曆本袁註）伯松者漢時人，仲舒前漢人也。（袁註）張伯松者漢時人，董仲舒前漢人也。（張紹仁手校）宋無張字。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為亞（張紹仁手校本）宋本脫劣字。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善惡混揉，真偽難分，摹法以度物為情，（張紹仁手校）宋本無摸字。信心而定是非也。

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為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懇，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偽易辨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

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為鯉也；（張紹仁手校本）宋本秦客不重。既覺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張紹仁手校本）託作必。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張紹仁手校本）捧作棒。此為未識玉也。郢人為賦，託以靈均，（寶曆本袁註）靈均是屈原。（袁註）靈均是屈原也。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為未知文也。（孫評）識真者僅爾，數賢見真偽雜糅，終無極紀。故以蛇為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為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寶曆本袁註）是秦人善別美玉者也。易牙善能別味，鍾子期善能別樂音，皆位至大夫也。（袁註）是秦人善別美玉者也。易牙善能別味，鍾子期善能別樂音，皆位至大夫也。以郢賦為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

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各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苟相反，瞳睛殊也。堂列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為焰火，非黼幌狀移，（孫評本袁註）幌是屏風別名。（袁註）幌是屏風之別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名也。（張紹仁手校本）宋無之字。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嚮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樹，求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為小，以能為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者，不亦反乎？

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孫評本袁註）人送黍飯來餉孔子，孔子不喫諸食，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曰：黍是五穀之長，故先飯黍。（寶曆本袁註）人送黍飯來餉孔子，孔子喫諸食，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曰：黍是五穀之長，故先飯黍。（袁註）人送黍飯來餉孔子，孔子不喫諸食，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曰：黍是五穀之長，故先飯黍。子游裼裘而諺，（袁註）傳，博言也。曾參指揮而哂。以聖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為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為嘆息也。

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前聞，明鑑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為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張紹仁手校）芥作介。不掩螢蠋之光，可謂千載一遇也。（孫評）快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十

激通章五十二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寶曆本作則眺望遠（咸註）眺字一本作則欲二字。（張紹仁手校）宋作眺。）臨浚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偽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疾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

是以楩柟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疴，以銜明月之珠。（孫評本袁註）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袁註）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鳥飛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寶曆本袁註）秦穆公使人造弓三年乃成，穆公用射不能穿一札，欲殺弓工，工有一女來見穆公謂公曰：妾父造弓竟年，辛苦此柘生在朝陽之山，妾父一日三迴而看其作者，黏以春膠，披以麋筋箭之束簳作弓，三年而始得成。王今用射不穿一札，是妾父合得死。妾聞凡射之法左手如格虎，右手如杖枝，右手發，左手不知，王自不索射，何欲殺妾父？穆公聞語乃取弓，當虎圈而射之，矢踰山過於彭城之東。勁過石梁，其箭久雖沒其羽，猶能未盡其弓之力也。（袁註）秦穆公使人造弓三年乃成，穆公用射不能穿一札，欲殺弓士，士有一女來見穆公謂公曰：妾父造弓竟年，辛苦柘生在朝陽之地山，妾一日三迴而看其作者，黏以春膠，披以麋筋箭之樹簳作弓，三年而始得成。王今用射不穿一札，是妾父合得死。妾聞凡射之法左手如格虎，右手如杖枝，右手發，左手不知，王自不解射，何欲殺妾父？穆公聞語乃取弓，當虎圍而射之，矢踰於山，過於彭城之東。勁過石梁，箭久沒其羽，猶未盡弓力也。（張紹仁手校）宋無下則字。斯皆乃瘁以成文明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飆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寶曆本袁註）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之印乎。（袁註）秦見昆弟前倨後恭，喟然嘆曰：一人之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且使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五十畝，我至終不佩六國相印也。）主父無親友之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孫評本袁註）蔑，輕也，主父名偃，楚人也。好學家貧為親知朋友所凌侮，後漢得為卿相，遂得五鼎奏鐘，而食食邑三百戶也。（寶曆本袁註）蔑，輕也，主父名偃，楚人。好學家貧為親知朋友所凌，後事漢得為卿相，遂列五鼎奏鐘，而食食邑三百戶也。（袁註）蔑，輕也，主父名偃，楚人也。好學家貧為親知朋友所凌侮，後漢得為卿相，遂得五鼎奏鐘，而食食邑三百戶也。）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袁註）儀遊說不遇，往趙謁蘇秦，秦見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儀怒入秦為客卿。）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咸註）之心下脫注文，張儀范雎事並見史記九字。）甯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孫評本袁註）甯越家貧，為人傭作，年可三十，篤學十五年，人息不息，人寢不寢，學而得達。威王聘為師也。（寶曆本袁註）甯越家貧，為人庸作，年可三十，考學十五年，人息不息，人寢不寢，學而得達。威王聘為師也。（袁註）甯越家貧，為人傭作，年可三十，篤學十五年，人息不息，人寢不寢，學而得達。威王聘為師也。）班超憤而習武，（咸註）習武下脫注文班超事見前注六字。）終建西域之績。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

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越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鼯之足也。（孫評）文氣亦俊達。）以險而陟，（張紹仁手校）陟作涉。）然後為貴；以難而升，所以為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十

惜時章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寶曆本袁註）釭是燈柱也。（袁註）釭是臺燈柱也。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騕褭迅足，（寶曆本袁註）神馬也。（袁註）神馬。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寶曆本袁註）貽，遺。（袁註）貽，遺。為不朽也。（孫評）說得暢然使心動，嗒然使心灰。

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恡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踵趼而不休；（孫評本袁註）老子弟子問道於老聃也。（寶曆本袁註）老子弟子問道於老聃也。（袁註）老子弟子問道於老聃也。仲尼棲棲，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皆行其德義，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皆不知退臭腐榮華，（張紹仁手校本）退。盧校。劃絕嗜欲，被麗弦歌，（張紹仁手校本）被作彼。取媚泉石。進不能披策樹勳，（張紹仁手校本）進。盧校。毗贊明時，空蝗粱黍，（孫評本袁註）似蝗蟲而能食黍也。（寶曆本袁註）似蝗蟲而性食黍也。（袁註）似蝗蟲而能食黍也。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孫評本袁註）蟬近秋而悲怨伸之也。（寶曆本袁註）蟬近秋而悲怨之也。（袁註）蟬近秋而悲怨呻之也。蕭瑟於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嚮西峰，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沾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十

言苑章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玉屑盈匣（張紹仁手校本）庫。，不可琢為珪璋；剉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孫評）起句軒豁。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孫評本袁註）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雖其行直而禮悖也。（袁註）葉公曰：吾黨有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雖其行直而禮悖也。蒼梧讓兄，（孫評本袁註）倉梧，國名。其國人娶得端正妻而讓於兄，納之為嫂，雖讓而非禮也。（袁註）蒼梧，國名。其國人娶得端正妻，而讓與兄，納之為嫂，雖讓而非禮也。信讓悖也；弦高矯命，（孫評本袁註）弦高，商人也，矯詐為君命，猶為順也。（袁註）弦高，商人也，矯詐為君命，猶為順也。大禹昌言，（咸註）昌言下脫注文：皋陶謨禹拜昌言曰俞，九字。誕伐順也；謂牧圉似桀、紂，艴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為輕。（黃丕烈校註）似說國策生王之類，不狀死士之壘翻來。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袁註）女無夫曰孀婦也。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

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俱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感怨。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淒然而秋，凋零者不憾；榮凋有命，困遇有期。故春蕊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蔣以化評）精理。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木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簪珥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歸於枯朽。山抱玉則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剝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人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曝，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蔣以化評）道要。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鉥，不能斫斷，其善斫者，非斧鉥也。畫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黛飾容，欲以為艷，而動目者稀；揮弦繁弄，欲以為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曲不和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衷而形於聲。（張紹仁手校本）宋藏作中。宋本中。故強歡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故雷霆必塞耳，掣電必掩目，為仁則不利，為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飢；售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跖之徒，賢於盜跖而鄙仲尼。

運屈而恚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公儀嗜魚，（寶曆本袁註）公儀名修，魯相也。立性好食魚也。（蔣以化校本袁註）公儀是姓，楚人也，其性好食魚也。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眾同也；文王嗜膽，曾皙嗜棗，膽苦棗酸，聖賢甘之寶曆本作二子甘之（咸註）二子一作聖賢。，與眾異也。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孫評）論此之意欲人貴審能處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

劉子卷十

九流章五十五

道者，鬻熊、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挹為德，卑弱為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為治也。（孫評）九流覺墨者雜者兩論卓勝。（寶曆本）一本道家出儒後。（張紹仁手校）宋本次第如道藏，每家圈隔接行如此刻本。藏本以道者居首。宋本先關尹後老聃。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術，游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父之類也。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為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

名者，宋鈃、（寶曆本袁註）秦公子春秋云秦士也。（袁註）秦公子春秋云秦士也。尹文、惠施、公孫龍之類也。其道主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別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損本就末，分析明辨，苟析華辭也。

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兼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鬥。然而薄者，其道太薄，儉而難遵也。

縱橫者，闕子、（寶曆本袁註）闕子名子，我齊大夫善于兵也。龐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人，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

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張紹仁手校）取與作羽興。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繫心也。

DOI:10.6814/NCCU201900182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氾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為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

觀此九家之學，雖旨有深淺，辭有詳略，俏僑形反，（張紹仁手校）作俏僑形反，盧校俏。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踪為賢；三子殊行，等跡為仁。（孫評）總論透宗。

道者玄化為本，儒者德化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禮教為訓。若以教行 於大同，則邪偽萌生；使無為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蔣以化評）儒術以濟世取道術以周身。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0182